

春秋程傳補序

春秋一經出於夫子手筆蓋窮理盡性之書也自漢以來諸儒誤以傳爲經專門學習紛紛互袒三傳明而經愈晦又自類例之說盛舉一事立一例執例以求經甚且屈經以就例某褒某貶拘拘

序一

於一字之間使夫子大道爲公之心流爲意必固我之私豈善讀經者哉近世甘泉湛氏乃謂春秋魯史舊文列國之報也夫子特筆而書之云爾審如其言則竊取之義謂何游夏何以不能贊一詞此又矯妄之過也自伊川程子之傳



出而春秋之旨始明胡氏傳之所本也其書考事不盡憑三傳而不盡離三傳取義不盡拘類例而不盡屏類例隨事窮理因理正性當日之功罪見矣邵子以春秋爲盡性之書讀此不益信哉但其書未竟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閣筆

序二

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然終非完編而又詞義高簡後學未能盡窺余於是廣集諸儒之說妄爲補之其高簡者重復申明缺畧者細爲繕補然一採諸儒之長不敢輕據一得至於揆微索隱刪煩芟蕪頗費苦心歷寒暑而書成或曰胡

傳既本程子固有完書何事復補曰胡氏當王氏罷春秋之後宋室已微感時觸事別具深情視程傳稍有煩詞矣或曰程子以傳為案經為斷胡謂程傳不盡憑三傳曰此非程子之言記者之誤尹和靖已力辯之三傳乃解經之文春

序三

秋乃魯史之綱夫子之所手裁寧以三傳為案哉朱子因程子有傳不復註春秋其推尊者至矣學者而欲明是經也豈可以程傳為未完之書而忽之哉康熙九年庚戌春閏二月退谷孫承澤

識時年七十有八



伊川程子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高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

原序四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原序五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 序

伊川程子經說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為萬世王制之所折衷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顏子為邦之道可見

經說六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或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
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胡氏安國曰程氏嘗為春秋傳然其說甚略於
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
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
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
之說為證

汪氏克寬曰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至子程
經說七

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
義炳如日星微辭與旨瞭然若視諸掌胡文定
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
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

按胡氏汪氏皆宗子程子胡氏之傳自元人
已列於學宮以之取士家傳戶誦而汪氏之
纂疏明永樂間全用之改名為春秋大全人
竟不知有纂疏矣汪氏字德輔新安人元末
教授鄉里洪武元年聘脩元史史成辭歸

春秋程傳補目

第一卷 第二卷

隱公 桓公

第三卷 第四卷

莊公上 莊公下 閔公

第五卷 第六卷

僖公上 僖公中

第七卷 第八卷

僖公下 文公上

目錄八

第九卷 第十卷

文公下 宣公上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宣公下 成公上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成公下 襄公上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襄公中 襄公下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昭公上

第十九卷

定公

昭公下

第二十卷

哀公

孫煇較

目錄九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學

隱公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史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一

啖助纂例曰始於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革禮之失為後王法也
鄧元錫經釋曰春秋之始魯隱何也曰魯隱平王之末也周之不競自平王東遷始矣蓋昔者周公建東都崇文德茲殷焉而周復都豐鎬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周之遂東也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冀周之復西也經書城成周不書城京師之不於東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基於豐鎬而東遷雒邑宗周之重失矣唯然則始於平王之初年可也而遲之其終何也君子之於王統也閔閔乎如農夫之望歲也及乎拭目以視傾耳以聽并心一氣跋而待也周雖東庸不冀其反於西乎此下泉之所以為寤歎黍離之所為靡靡搖搖也故遲之以歲時至平王之終曰無冀矣王統莫屬矣故托始於隱以天道

正王統屬六文著教焉正次王王次春而繫之
元元大也一大之謂天謂一為元明王道一天
也春天時月王
正天人之合也

元年春王正月

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
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
于天求端于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
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于天以正天下而
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
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二

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
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于
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
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
義各不同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
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既非王
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
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

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
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胡安國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
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削即位者以隱公內不
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也
朱子曰春秋正朔事此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
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
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承王朔之義
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
呂祖謙集解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
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
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
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
經釋曰時夏時月夏正三代所共曰百王不能
易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商不易月也
秦史稱元年冬十月則知秦亦不易月也夏以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五

寅正商以丑正周以子正以正迭用亦各以其
時所尚為歲首行朝饗頒政教焉示不相沿已
也乃時月日壹稟於天行夫安可得易哉故周
禮稱正歲亦稱正月其正歲建子月也其正月
建寅月也時月不易之大效也
邵寶簡端錄曰先儒謂春秋以夏時冠月愚
謂春秋以天時正周月吾從周乎吾從天乎從
周周之諸侯之分也為萬世計者不從天而奚
從
愚按詩經如七月流火諸篇又如僖公三年春
正月不雨夏四月
不雨皆用夏時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
盟而不信則臯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

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

劉敞權衡曰凡記會盟于王法所不得為者皆貶也若以初入春秋結信於魯故得實之則桓十七年盟趙又何為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四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鄆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段之疆使之疆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啖氏纂例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王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五

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辯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賤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况於宰乎

趙匡纂例曰天子而賤妾母是啓僭也家鉉翁傳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也責宰所以責王也簡端錄曰昔者夫子序書夏商周稱王春秋周

世也繫王于天則何以異於書或曰為萬世立法也或曰不然於是有僭王者不天之繫則無以著無二之義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

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趙氏纂例曰盟者刑牲而徵嚴于神明者也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教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

蔡汝楠劄記曰及宋人盟于宿隱公之私也隱公之初魯猶強間于齊宋鄭之間相為侯附然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六

宋鄭不兩合而皆以齊為主齊為宋則附齊而援宋齊為鄭則附齊而援鄭既盟宋矣石門與艾之盟與齊鄭成而渝宋之盟隱公之私甚矣易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蓋隱公之謂矣張溥傳斷曰經惡私盟始於蔑慮參盟始於宿公七年伐邾十年伐宋二盟尋叛坎性加書宰足信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

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

鄰國爾

劉敞意林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七

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不日者諸說不一以史闕為是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春秋華戎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會戎非義也

孫復發微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况會戎哉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彼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八

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王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眾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甲師眾曰某師將甲師少曰某人不知眾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為暴况入人之國乎

胡傳曰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

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

胡傳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胡傳曰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肯何謹乎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在魯故稱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九

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伯姬惠公之女也通音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事故也書者皆記禮之失伯姬歸於紀為不親

迎而來迎非卿又為叔姬待年而書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

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

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季本私考曰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紀近于齊為其所迫而於莒有唇齒之勢故相要盟蓋衰世不得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

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

之義矣

范甯穀梁註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故不書地

胡氏安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

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與汪克寬纂疏曰凡伐而不言戰皆受伐之國自

服而不待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罪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

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

無事則存天時天時脩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

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

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

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胡寧通旨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

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

知其可畏而加慎焉則免况日者眾陽之宗至

災與異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然

而先儒以為異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曆美者得

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雖有常度

則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或食於前

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祥此則人為所

感之不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日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言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之既者於以見雖常度不可免而人為所感之不同如此則其應亦隨之不可專歸之數而無恐懼修省以答天災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

惡大罪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楊時經解曰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

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

世官政由是改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

尹氏見其世繼也

程傳本之公羊公羊傳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之也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左氏以尹氏為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何據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十一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

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

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

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

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陳傳良後傳曰外特相盟不書必闕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昔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矣天下之無三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

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經翼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隱公于宋弔送無至可不謂善雖乎乃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十一

來求賻是計而不弔也不書葬是葬而不會也厚於與國忍於無君公之罪在不宥矣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大矣而奪取其土

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與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按胡傳本之趙氏纂例及孫氏發微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

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丙

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胡傳曰削公子而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汪氏纂疏曰程子胡文定二義蓋互相發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

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樓諸侯以伐鄭固為臯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胡傳曰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治亂賊之黨與也

秋鞏帥師

以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臯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臯均也鞏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丁

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傳斷曰州吁修怨于鄭宋殤公伐之陳蔡從焉不討賊而黨逆宋之罪也宋公來乞師公從衆仲之言辭之正矣鞏固請而不能禁帥師往會宋之罪移而之魯矣鞏與弑隱公子帥師先去其公子宣公新莖亂衛于始立亦先去其公子春秋之微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

胡傳曰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趙氏泂以為實是再舉祖左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覲為可日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罷于王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告于

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

而請泄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

碣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

也舉國殺之也

胡傳曰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傳斷曰吁二月弑君九月方討為期也久傳者

猶有不足之辭焉其得從者由宋魯陳蔡助之伐鄭欲定其位也胡傳罪鄰國有以哉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六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

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

受命于天子猶受命于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

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

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胡傳用穀梁語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傳斷曰衛人立晉晉能得衆傳並有譏為無王

命也州吁弑君其宜殺也天下知之衛宣得衆其不宜立也天下不知也春秋辨焉天下之君

臣父子定矣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胡傳曰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簡端錄曰魚者漁也故此于狩而加觀焉狩者人君之所有事也狩之過則有書焚咸丘者矣

夏四月莖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

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

子易簣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

忠孝者肯為乎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七

陸淳纂例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

秋衛師入郟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

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失其道也

經翼曰郟居魯衛間春秋以紀魯事維王室為主故凡外事而有係于周魯者則書魯衛郟本

兄弟之國衛晉乘亂得立不知尊王之義居喪之禮而毒衆臨戎侵陵同姓魯為諸姬望國隱

公不能講信恤睦故春秋特書罪衛且譏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

為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

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

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

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

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胡傳曰因其來購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贈因其

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

定矣簡端錄曰考者何始成而祀也仲子何以有宮

隱公以孟子入惠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別立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六

獻六羽何以書初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其僭一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

邑為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為王也

螟

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程子無傳

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

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莖之加一

等夫是之謂稱補

傳斷曰春公觀魚冬彊卒前錄其諫後傷其死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高閔集註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

取之也私考曰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邾人主兵與鄭伐

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于鄭莊而

剪馮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長葛屬鄭而近許

六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九

春鄭人來輸平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

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

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程傳依左氏輸左作渝更成也

胡傳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

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胡與程

傳不同李蕪諸傳會通曰胡氏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

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

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

不憚屈已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

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為取

郟取防之仇矣

蔡氏劄記曰鄭人來輸平翬伐鄭未久也而遽來輸平鄭伯之謀也鄭既輸平魯可以違宋矣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亦鄭謀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吳澂纂言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艾魯地齊侯至艾與魯為盟為鄭結魯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胡傳曰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辛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

其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矣

傳斷曰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氏權衡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

娣歸不書閱其無終也

叔姬惠公之女伯姬之娣蘇氏轍曰書叔姬賢之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胡傳曰滕侯書卒不書葬者魯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也

夏城中丘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壬

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

作與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

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

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

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

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

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

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

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啖氏纂例曰凡興作必書重民力也觀其時而是非昭矣私考曰中丘近莒為城以備之且為向之外應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三

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春秋權衡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齊侯非不愛其弟也迷於其義故以愛為害矣

秋公伐邾

左氏傳為宋討也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王樵輯傳曰鄭人輸平宋魯之交離矣至是鄭又平宋魯慚於宋而忌鄭之合乃為宋伐邾以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深非凡伯有失節之

八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三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張洽集註曰垂衛地近于魯私交以擅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高氏集註曰是時齊將平宋衛于鄭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取寓焉
經真曰宋衛本仇鄭而黨魯者也一旦魯許鄭平則宋衛衛魯而親齊故遇垂不惟謀鄭亦以謀魯自是齊黨日盛魯勢日衰實自隱公始

三月鄭伯使死來歸祔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

邑近於魯曰昉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

不朝故欲以昉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

昉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

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私考曰前年鄭雖納平于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昉結之昉田近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為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也

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昉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

呂氏大圭曰左氏言以昉易許經文未見以昉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也

庚寅我入昉

入者內弗受也

用穀 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趙氏纂例曰我入昉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程子無傳

蔡宣公也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

同盟故以名赴隱猶杞桓公與成公同盟而以

名赴襄公也 補

辛亥宿男卒 程子無傳

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 補

卒書曰赴也隱公元年宿當與魯盟故來赴魯往平故書卒則稱名乃策書常體凡不書名皆闕文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為王也盟與鄭絕也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何以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

呂氏大圭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觀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于畿甸之近境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私考曰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宋衛欲致齊以絕鄭故為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為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

陳氏後傳曰有參盟然後有王盟然則王盟之與其亦有感于私黨分而約劑亂也其後盟王不作而諸侯之主復相參錯矣故參盟者無王之盟也非以三國為限也但始于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為參耳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趙氏纂例曰葬不名者葬時舉諱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

臣盟義非安也

趙氏纂例曰昔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屈禮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是也陸淳纂例曰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特書公所以譏公之失禮明非大夫之罪也蔡氏劄記曰昔小國也與之盟將有事于鄭矣而固藩籬

螟

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經翼曰三年之中兩書螟災國事可知矣隱公徒往來於宋鄭間反復詛盟何為哉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五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胡傳曰書名未賜族也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

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

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

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張氏傳斷曰南季來聘天王之使至魯者於此而三魯無一答是故詳王使所以著隱罪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

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

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

非常為大亦災也

挾卒 程子無傳

未賜族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七

夏城即

書不時也

張氏傳斷曰公七年城中丘後伐邾今城即後伐宋大眾將動土功再興魯固無能也而恃城春秋知其不振矣

秋七月 程子胡氏俱無傳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補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家氏傳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於宋又為同盟今魯啗于歸昉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

伐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霸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防于此
張氏傳斷曰防之會左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來告伐宋此亦從鄭人來告之辭書之要觀周鄭交惡祭足帥師宋殤即不共王職無禮未若鄭莊甚也隱公五年邾人伐宋鄭以王師會之今伐宋亦稱王命鄭實叛王其伐人也必以王為辭彼得自解于諸侯者惟在六年之一朝而即扶王以名兵何其詐也魯望國也與中國諸侯會自防始始從齊以基中國之霸終從吳以開戰國之爭春秋于公會尤疏疏夫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為師期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夫

汪氏纂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倍鄭合謀而夾出師之期經傳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私考曰鞏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于此而其事則責成於魯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

子與四年同

張氏傳斷曰鞏不待公命先會齊鄭無君之志見矣賊在內而爭于遠昧小利而忘大憂明年弑于窩氏宜哉春秋于鞏去其族齊侯鄭伯與鞏會則貶稱人直治魯賊兼為二國遠嫌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音奸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王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左氏註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家氏傳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防之故為鄭所役鞏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高氏集註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遽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夫

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

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

取三國之眾其殘民也甚矣

會通曰程子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眾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舉而兼四國恐過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取者盡虜而俘之非取戴也戴方見伐未為所得鄭何取戴之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

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

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高氏集註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鄭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而日而又人之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

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辛

胡傳曰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吳澂纂言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于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為王非內為王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趙氏纂例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咨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

長亂階也

劉氏意林曰伐宋敗宋取郟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顛更而在蕭牆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鞏諸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寤氏鞏

使賊弑公于寤氏立桓公而討寤氏有死者人

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

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壬

無臣子也

胡氏傳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簡端錄曰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今日公薨不地不葬者何文定之論允矣桓則惡矣隱於何有隱雖非嫡而在庶為長惠欲立桓私心也然未有成命也隱于處具列事理告諸天父從義而不從君之義自無與焉夫何不可既王繼義及與聽自上義已無與焉夫何不可既不當然則當辨之于早卒成讓國之節亦庶幾能免于難今也依違于攝讓之間遲疑于授受之際此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實弑而書薨何實乎君終于路寢正也餘皆非正然而必書焉以著之今皆不書公穀所謂不忍者是也討之復之何與於葬以不葬為義義安在乎縱賊不討視仇不復而甘心事之一時臣子是

皆與乎弑者也皆與乎弑則葬之者誰與故雖
葬猶不葬也必魯有臣子討焉復焉而後葬焉
是謂成葬

歐陽文忠脩曰魯隱公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
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
孰謂息始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
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
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
年而薨則左氏何
從而知其攝耶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三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學

桓公

元年

胡傳曰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
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

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實與聞乎

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一

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程傳用公羊穀梁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
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
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
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
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
家氏傳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
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
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
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
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
也諫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為
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

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以求之復加以
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

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黃澤補註曰歸祊後復書我入祊重取地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爲內諱也簡端錄曰加璧焉鄭伯必得之許也非祊薄於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旣與許田又爲盟也

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

罪大矣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二

胡傳曰番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夫弑逆之人鄭與之盟以定其位無俟貶絕而惡自見

王氏箋義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

秋大水

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

沴乃其宜也

汪氏纂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溢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

冬十月 程無傳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爲年 補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

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

未嘗亡也人臣處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

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胡氏通旨曰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弑隱公而自立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所以治桓會於稷以成宋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王之不王故桓亦不之王也十年復書王者天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三

道人事十年一變而篡弑之惡則不可滌故復書王者所以治桓罪番世法也十八年桓已死矣後書王者明弑君之罪雖其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簡端錄曰督將弑虜而憚孔父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今先弑以及孔父之處爲君故也及以上下不以先後

黃氏春秋翼曰宋虜公旣立日慮鄭莊納馮與兵構怨無有寧歲孔父爲國大臣不能勸導以義坐視其疲民以逞於是國人怨虜公併惡孔父矣華督宋之強族實爲馮黨遂先殺孔父而弑虜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孔父先死而日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處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外之也首朝

桓公之罪自見矣

胡傳曰桓公篡弑滕先隣國而朝之故降稱子以正其罪

朱子語錄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請惡惡止其身耶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何休公羊註曰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四

胡傳曰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於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虜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

徐氏邈曰宋雖已亂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否則受成亂之責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

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路器置于

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

強致之也

胡傳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

家氏傳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郕鼎納於太廟專責魯也聖人秉筆誅奸曰成宋亂曰取郕鼎曰納於太廟所以明刑書示後世皆特筆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壽非侯文誤也及紀

侯大夫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胡傳曰紀侯來朝無貶者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主非為桓立而朝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用左氏

胡傳曰楚僭稱王憑陵江漢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五

纂疏曰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兆杏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嚮觴其關于天下

簡端錄曰春秋之初諸侯盟尚少也自是而後則漸眾矣伯與而世道降其可見於是乎是故有不告則書之有不聞則書之有不書書則春秋存之史實錄也春秋有王道焉

九月入杞

將帥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高氏集註曰桓弑君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邾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

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

我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

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戎或

能知也

張氏集註曰春秋王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未嘗以至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也

程子之傳精矣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木

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

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贏成昏于齊也

胡傳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杜氏左註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

善之

程傳胡傳俱從公羊公羊曰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作紀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張氏集註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胡傳曰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七

而行亦無嫌也

王氏箋義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齊侯出疆送女公遣會之皆非義也

胡傳曰以公子翬往逆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謹是公之行重在齊侯不在姜氏豈

禮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

胡傳曰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彼苟之刺光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傳斷曰昏姻國之大事亦常事也獨桓娶夫人書之者數會贏匪媒昏也逆女不親迎而使大夫也會謹為齊侯而出也夫人至公受姜氏于謹也非獨于魯數書即僖公送女女既嫁使大夫聘問咸具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詳其始僖公愛女無圍關之教桓公失禮光傲苟之刺皆於是見之桓既篡就速成宋亂求昏於齊輩為之逆齊侯至謹桓親會之而受夫人魯君臣之結援大國至矣卒喪桓者姜氏也豈非天哉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八

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

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

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胡傳曰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眾皆當書于郎遠也

胡傳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

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本劉氏意林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胡傳曰宰渠率也渠氏伯壽糾其名也太宰聘弑君之賊特貶而書名春秋責相之意

何氏公羊註曰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諫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程傳本此左氏疏曰春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九

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史闕文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己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

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

均矣

左氏註曰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
來告故書時紀不與會故畧言如也
劉氏意林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
害而疾之與襄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
效也故云兵無憐
於志鎮鄒為下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
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
而使其子代行使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十

胡傳曰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
之弱者以害公選
家氏傳曰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年
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
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
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復再聘焉
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
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
高氏集註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
侯莫從桓以篡立懼諸侯討已因紀之故而為
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此見桓
公以紀之婚姻結好於王以掩大惡其日使仍
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與國事
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史失之耳 補

城祝丘

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
之補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
侯不可敵王也於繻狄不書戰繻狄不能抗王
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十一

胡傳曰王不伐魯宋而伐鄭非天討也三國言
從王者明君臣之義王卒不書敗者存天下之
防
簡端錄曰天子討而不伐今桓王於鄭乃自伐
焉失王體矣鄭可討乎曰可抑尤有甚焉者魯
宋是也鄭蓋次之舍魯宋而獨鄭焉事失王道
矣故不以王討書雖然王不可以不尊若曰王
以諸侯伐鄭不太夷乎故曰從王伐鄭所以存
君臣之分也而不從者之罪亦著矣若夫伐之
是非則固在王
不在諸侯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
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耳成
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

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粦

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

書

簡端錄曰凡王所建皆曰太廟太學之類是也凡王所舉皆曰大大蒐大閱之類是也魯謂書責之也

蚤

蝗也既早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十三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

遂不復

六年

春正月實來

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

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

其正也實不稱州亡其國也

家氏傳曰夫以外諸侯入脩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於王恩所以為圖存之計勢窮理極處之可也今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實來皆所

以賁州公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

家氏傳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啟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陸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至冬而後來則不能無譏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十三

其國乎

王葆集傳曰大閱天子之禮備制妨民故聖人謹而日之春秋翼曰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李氏會通曰程子以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為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者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庄國之大事故書

劉氏權衡曰公羊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

蔡氏劄記曰十二公惟莊公適且長書子同生謹副也

冬紀侯來朝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十四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黃氏經翼曰邾之會謀齊難也公既不能故今來朝謀王命也公又不為請則紀亦何賴於魯而昏姻之約無乃秦越之視乎然魯之不敢遽為紀請者以魯之有藉於齊猶紀之有藉於魯紀密則齊疎是以掣肘而未敢輕動於是謀昏王室之議起矣則不獨紀有所庇而魯亦將以自結于周矣乎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各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劉氏意林曰淫獵之過也古者謀不逐奔追不越防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十五

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纂疏曰經文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得其旨
春秋翼曰穀鄧皆近楚之國迫於荆楚故不遠千里而來附自是曹邾牟葛等國相繼來朝皆穀鄧為之招耳使魯亦能率諸小國以朝天王又焉知齊晉鄭衛諸侯不相繼以朝周耶奈何晏然受穀鄧等國之朝而視周天子竟如弁髦也卒之漢東諸侯楚實盡之而魯亦為楚考王所滅惜哉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

也

胡傳曰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續書也此從左氏註左言曰此夏之仲冬非為過而書

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續也

劉氏意林曰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謂若此者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

也

胡傳曰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家父幸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六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脩

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邾以小國鄰魯即隱公與儀父盟於箴者也時

祀穀鄧俱朝而邾不至故有此伐補

孫氏發微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反以兵伐人之國故直稱伐邾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杜氏左註曰今

八月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已

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逆王后無使諸侯

為王之理諸儒皆云桓王娶后于紀命魯王之

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

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

王專逆后于紀故曰遂

陳氏後傳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讖也莫甚于逆后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罪祭公且罪魯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七

劉氏意林曰祭公之來命魯以昏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待于三公三公大任也非

所當輕使也任之大而使之輕使祭公得繼其義專命不報遂行如紀由輕重不相副也故王

以輕使為失而祭公以遂行為專君令過則臣事放矣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

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

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

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胡傳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劉氏意林曰道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子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王之聽筮諷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觀君子也未觀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愴愴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夏四月

秋七月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六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

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意林曰古者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坐不至與享食不為糜祭祀不為尸不敢乘父之車不敢衣其衣所以示民有親也如之何以諸侯朝哉此後世所以多子亂也

張氏傳斷曰曹世子來朝書名書使朝諸侯不惡於朝京師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非禮也

程傳至此而終後以經說補之經說不多再

集諸儒之說以補之視原文稍有芟改故不

註姓氏

十年

春王正月

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

補

胡傳曰十者盈數也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于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意林曰春秋尊尊親親者也其於禮義刑政無所不為法非專為魯而已今桓公不受命當是時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獨春秋貶之爾故謂之無王春秋貶之謂之無王以此明天下則無乃傷于親親尊尊之意歟故于其甚極也諱而存之無甚乎六師移之之可諱矣

庚申曹伯終生卒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九

未同盟而赴以名

補

夏五月莖曹桓公

小國始卒當卒月莖時而卒日莖月者曹伯年

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魯恩錄之

尤深

補

按左傳云曹太子來朝待以上卿之禮享之樂奏而數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夫攝君之事不為不尊上卿之禮不為不隆射始之意念深矣莖不愆期知禮哉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

而不遇也補

張氏集註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挑丘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

愆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為王甚其惡

也伊川經說

意林曰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嘗有得已而先之者也

傳斷曰魯桓篡弑齊則成之且與之昏鄭忽爭班魯未為失齊則伐之且為之首罪不待貶而見

經異曰齊之仇魯以魯庇紀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羊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

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

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補

春秋翼曰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假道于曹故歸復盟其地以堅後約耳戰稱爵者三君

壓境有畏懼之意焉盟稱人者鄭衛係同姓之邦齊係舅甥之國無故而來無功而去輕忽而貶之也

而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同盟於元年赴以名補

傳斷曰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時莊公成君已二十二年矣桓公十一年卒凡在位四十三

年強且久諸侯莫若也身方沒而公子互爭昭公忽鄭曼之子厲公突雍姑之子祭仲有寵

於鄭莊公而立忽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則誘執仲而立突突立忽奔鄭乃不靖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補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鄭莊公之迫脅以逐君

罪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圭

高氏集註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逐忽矣詩刺祭仲謂之權臣而公羊因為可與權豈不異哉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伊川經說

劉氏意林曰突內因強臣之力赤外援戎狄之眾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桀之

才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挾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

絕禍本禁首惡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伊川經說

忽以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于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已是以不爵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補

呂大圭春秋或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子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屢盟長亂數會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補

高氏集註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三

亦製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

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伊川經說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之盟為平宋也補

經翼曰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也但宋屢求于魯左氏乃云公

欲乎宋鄭何也蓋是時齊鄭為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因計魯與宋合則宋無魯規而鄭受其害故其欲平鄭于宋者意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不書葬魯不會補

公會宋公子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

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

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慙屈

已往來宋地與之會春秋詳書以譏之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故

公與鄭伯盟而謀伐之十二月伐宋戰于宋罪

在魯矣補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羨文也補

簡端錄曰日同而地異故兩書焉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

于宋是也補

陳氏後傳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畧之也于是欲平宋鄭替歲之間于折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三

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

主而先于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于宋獨取

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仇也齊人合三國以攻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補

趙氏纂例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蓋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呂氏或問曰紀以番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

三月莖衛宣公

意林曰燕入春秋來未嘗與諸侯之會也未嘗交玉帛之使也其孤特僻陋之效可見於此矣殆不能守其國家幸而為穀之盟與中國通曾未旋踵也而反伐所與盟之國是慢於信而薄於義甚矣而不知惡者終於後奪滅亡而不復序是以春秋貶而賤之

既與衛人戰曷為莖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

古人以莖為重也衛宣未莖朔乃即戎又不稱

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補趙氏纂例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深也

夏大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三

陰盛之災補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

報怨也補

無冰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

補

夏五

闕疑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伊川經說

張氏傳斷曰公會鄭伯于曹修武父之盟也鄭使弟語來盟修曹之會也桓執厲墓同惡屢盟

春秋無子辭焉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未

補

乙亥嘗

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

之餘而嘗不恭甚矣

補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宋

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昉于此故五國

之君皆貶人之

補

春秋翼曰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

曹者也今鄭既背齊黨魯則齊亦背鄭黨宋相

持之勢也以者左提右挈之謂夫齊強于宋何

亦聽其節制深仇鄭也仇鄭則嫉魯可知而紀

之後患亦既胎於此矣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

補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莖齊僖公

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

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莖之事

齊僖之存于戈歲尋卒則會莖如禮比事以觀

不貶而惡自見

補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伊川經說 春秋翼曰祭仲以被執立突則思逐突而復忽

者未嘗一日忘也然非離突焉之好則勢有掣

肘而計無所施故立突之後即制其權柄而以

為突畫絕宋之策突亦從其謀畫而日稱兵以

伐宋及宋受毒已深而有渠門大達之報則宋

鄭之好絕輔車之勢分仲固得以遂其謀突亦

自此悔其禍矣此雍糾之所以遭也然不能誅

之于宋莊輔立之時而欲誅之于宋援既絕之

後亦晚矣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乎稱
爵稱名見突已成爲君而仲擅逐之罪仲也不
日逐而曰奔見信任權

奸竟成噬臍罪突也

蔡氏劄記曰祭仲逐突不書所謂出君之臣其
罪易知也忽曰復歸曰世子微意亦可見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

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說 伊川經

張氏集註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
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衍
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
嘗爲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劉氏意林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稱子
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夫

非以謂忽雖失道乎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
命于天子者也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
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子之
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

許叔入于許

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

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補

按隱公十一年魯及齊鄭人許許莊公奔衛鄭
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
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
力不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補

張氏傳斷曰齊魯不睦久僖公薨襄公新立魯
復與通而夫人亂與公薨於齊也其斯會爲之
乎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賻修臣子之職

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

重也補

杜氏諤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獨來則損其
壽二國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賤之蓋三國班
見所以
人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夫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

壽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

以見義不容也伊川經說

家氏傳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
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魯桓與突同惡
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
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
正之不
能保也

簡端錄曰突出奔蔡入于櫟稱鄭伯者於是突
既君其國矣不曰鄭伯而何以哉忽復歸鄭曰
鄭世子忽忽世子也此春秋之名實也然忽
之出口鄭忽突之歸曰突忽復歸曰復歸突復
歸曰入于櫟此
春秋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將納厲公也補

張氏傳斷曰艾之會謀定許也袤之會將納鄭厲公而伐昭公也鄭莊入許實合齊魯許叔居許東偏乘鄭剛以入齊魯又會艾以定之從莊于生背莊于死魯誠不義抑其各猶曰定人之國也昭嬀而厲庶昭正而厲篡祭仲殺雍糾厲出奔蔡昭得反國率諸侯以定之魯之責也厲據櫟逼鄭大都為害昭不能堪魯遂助強使弱果于不義覆之會成宋亂袤之會輔鄭通桓公亂賊之首宜相濟也

春秋翼曰鄭莊納馮以亂宋宋莊納突以亂鄭出爾反爾問不容髮天道好還可畏哉

十有六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手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補

孫氏發微曰未能納突故復會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伊川經說

張氏傳斷曰十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矣今又會于曹而伐鄭蔡亦與焉伐鄭者何納厲公也厲公不義魯再助之兩書伐鄭皆先會而後伐為魯諱也高氏集註曰宋初伐突期于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伊川經說

胡傳曰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

冬城向

城向言冬通後月之辭雖不失時亦見桓公勞

民於所不當爭之地補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補

衛侯朔之奔左傳以為二公子逐之公殺以為得罪天子以左為正左傳曰初衛宣公烝于夷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手

姜生惡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宜姜與公子朔構惡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日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惡子至日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桓公為紀求平於齊也補

張氏集註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江氏纂疏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遠遷紀三

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紀之削
弱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尋蔑之盟也補

吳氏纂言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諭
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
年至桓十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
欲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
而公與之盟也

汪氏纂疏曰下書伐邾則越盟不待貶而惡自
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內稱及微者也齊稱師大衆也戰不言敗勝負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三

敵也補

私考曰左氏言疆事也蓋齊襄以魯助紀欲示
聲威故遣大衆壓於魯境疆吏得公命而遂與
期戰也不書侵實未嘗侵掠也左氏以爲齊人
侵魯蓋民俗之恒稱耳吳氏微曰盟黃未幾而
齊來侵境乎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

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補

何氏公羊註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
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

無怨心故
賢而字之

劉氏意林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
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而
季爲顯矣

顯矣

癸巳葬蔡桓侯

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補

胡傳從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
請謚也

張氏傳斷曰桓侯之卒羸無足重於春秋能重
蔡者季也季之讓賢於獻舞之立矣是故獻舞
立不書季
歸則書

歸則書

及宋人衛人伐邾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三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皆越之盟補

許翰春秋解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
焉二月與邾爲越之盟而八月伐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官失之也補

私考曰以杜元凱長曆推之此庚午日也然而
不書蓋闕文耳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補

簡端錄曰桓公之世月或稱王或不稱王者何
蓋謂王綱不振王法不行若無王也而王號猶

建王澤猶存故或書焉望之也或不書焉責之也王之稱天不稱天其義亦然說者必以始終存及久近為詞則失之鑿矣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

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獸矣

伊川經說

杜氏預左傳註曰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

曰遂

胡傳曰與者罪在公也春秋翼曰桓公此行專為黃之盟不足以庇紀故又為濼之會以姜氏之言足以取信于襄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書

而平紀難故與偕行即有申繻之諫而不聽及會于濼或襄公一一如約桓公深有德于姜氏遂與如齊豈料有意外之變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曰薨于齊則不得終正寢矣曰喪至自齊則不

能成喪禮矣此直著其失也不曰弑而曰薨者

不敢斥君之惡不忍言君之慘也此微以全其

義也

補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巳丑莖我君桓公

賊在異國故可莖

補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莖仇在外也劉氏意林曰賊未討也而書莖春秋豈忘其君乎夫春秋之道將以為天下教後世必不忘其君苟不忘其君則桓公之書莖者賊既討也當是之時魯人却尸以讓于齊曰請得彭生除君之惡亦徒知彭生之賊云爾齊強而魯弱故君子以為討矣若使魯人知彭生之賊賊由齊侯齊侯之賊賊由夫人則必不以謀彭生除君惡而春秋亦必不以殺彭生莖桓公矣知之有詳畧故怨亦有深淺文應其事事如其理決獄聽訟之法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書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學

莊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

補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高氏集註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弒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不言氏姓貶之也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十

補用穀梁李庶氏曰此條公穀之說皆佳而穀梁尤精

意林曰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為人
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
之文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命莊公王誓昏而公不辭故交譏之

補

張氏傳斷曰單伯魯大夫也逆王姬魯王昏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王之周之同姓魯其首也然齊魯誓也則斬衰而接父誓天子命之諸侯受之上下交譏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王姬館于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

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

故特築之于外然不若辭而弗王之為正也

補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諸侯日卒正也

補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

故云爾

補

意林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法甚矣

高氏集註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二

天子天子錫之敝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王昏故追錫桓公以寵之魯桓已葬矣

王姬歸于齊

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

補

陳氏後傳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為再書以莊公之于齊不可與相為禮也

齊師遷紀邢鄆部

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補

二年春王二月

葬陳莊公

魯往會之故書補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莊公初立捨同仇之齊而先有事於無罪之小

國又以尊屬王兵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春

秋所以譏也補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卒不志此何以志我王之故比之內女

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是

服姊妹之服也周禮有為王后齊衰不杖期之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三

文未聞有主昏王女之服莊公昧禮甚矣補

吳氏纂言曰禮經本無為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嬌齊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糒

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補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

也補

高氏集註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為衛侯魯輒與兵會仇讐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補

胡傳曰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忘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四

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故

書字貴之補

胡傳曰紀季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不書名者不得已而為之非其罪也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公次于滑齊滅紀魯欲救之而不能也齊為魯

讎魯為紀王魯但從齊不能救紀無為貴魯矣補

四年

胡傳曰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

補

家氏傳曰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姓氏
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

三月紀伯姬卒

伯姬惠公之女隱二年紀裂繻所逆者內女嫁

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

齊葬伯姬起也

補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五

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

也

鄭伯蘇子由以為子儀胡傳以為突諸儒辯之
以胡傳為正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失死不反則宜名也

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

以罪齊而閉紀也

補

胡氏通旨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
之而不顧也使其第以邑入齊請後立廟已則
委國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
與敗北出奔者異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滅人之國逐人之君而徒葬其夫人所謂似禮

而非者也

補

伯姬逆以僂綸則不得正其始葬以齊襄則不
得正其終所遭亦甚危矣故春秋纂例曰內女
之葬不書書
者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讎會獵也

補

五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六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故稱齊師如者往其

軍內不行會享之禮羞恥之心亡矣載驅之詩

所刺其在茲乎

補

秋邠黎來來朝

邠曹姓黎來各也上世出于邾國以其近宋為

宋所侵故朝魯以求庇僖七年齊桓為請於王

進命為小邾子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不敢貳

焉書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補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伊川經說

程子用穀梁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吳氏纂言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七

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

善子突則善王命也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族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劉氏意林曰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肩為貴之曰天下方無道嚴奪貴少凌長天子不能禁者死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為事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

夏六月衛侯朔大子衛

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

名書入伊川經說

意林曰朔故嘗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張氏傳斷曰子突周之下士貴而書字朔衛之故君貶而書名王人書救不書敗衛侯書入不書復權衛定矣

秋公至自伐衛

魯莊抗王命而納朔不與其至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八

驥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以齊首之分惡于齊也補

高氏集註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于三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為首惡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

齊志齊侯入魯地也補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

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

宋子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恒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勝君不君臣不應也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一歲再會爲惡益遠是故明年冬齊侯有無知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九

之難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次郎以俟陳蔡陳蔡不至而治兵爲伐郕也郕

魯之同姓未嘗有讐魯急伐之者迫於齊人之

命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郕畏齊不

畏魯也二國同討齊獨納郕齊役而食魯可以

逞公反託慕臯陶欲務修德以待抽師而還懼

齊深矣夫暴師露衆贏糧景從功成而不與歷

三時而後還魯莊亦愚矣故書次書及書還皆

譏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襄公見弑于無知天之禍淫也

胡傳曰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信公不以公孫之道待之使恃寵而當國也

汪氏纂疏曰齊襄之弑石之紛如殉難而死春秋不書胡傳責其從君于昏不以死節許之此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十

千古定案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之辭也蓋無

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不稱君

者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蕪

小白子糾襄公之子小白長當立齊大夫奉子

糾非正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蕪伐齊納糾也

趙氏纂例曰納警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

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

當有齊國也于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

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

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

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莒既納糾以為

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 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十一

朱子曰程子以小白為兄以薄昭之言為證也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管仲不此無害於義而小白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

秋七月丁酉莖齊襄公

無知已誅故可以莖 補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

小勝負不書 伊川經說

左氏疏曰公以夏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莖襄公便是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策不

稱公戰公敗為公諱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

取殺之重之也 補

張氏傳斷曰小白已先入齊乾時之戰公喪戎路齊請魯討糾殺於生賓鄭莊公之克段也使

餽其口於四方而已春秋猶惡其志存於殺齊襄公未立世子小白子糾先入者勝小白既為

君矣糾避焉可也必取而殺之是糾罪薄于太叔而小白忍于鄭莊也莒之盟魯許納糾敗于

乾時即聽小白而殺糾其初盟也

冬浚洙

浚者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十二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之戰傳稱齊師敗績而春秋書敗齊師敗

之云者以詐戰之法施之也 補

汪氏纂疏曰或謂莊公與魯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忘之也嗟乎使莊公于即位之初悉索敵

賊以問罪于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志狙詐何有于敵

警苟以為敵警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警也

二月公侵宋

潛師掠地曰侵時魯與齊仇宋與齊合故有此

舉况宋閔以莊二年嗣位未嘗有隙於魯徒為齊故乘勝以侵其疆是滋怒于齊而樹敵于宋也豈謀國之道哉補

三月宋人遷宿

宿介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于魯而遷之補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十三

以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歟補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者楚之本號夫為國以禮禮以別嫌明微蔡哀公不賓于息媯息侯怒告楚故楚伐之實憑

陵中夏之始也莘蔡地獻舞出降春秋書此罪獻舞之不能死守社稷楚人之罪不待言矣補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欲伯中國譚與宋衛諸國鄰近將立威于譚以殷勢震懾中夏耳然立國之始不修德禮以輯睦與國而勞民動衆虐小侮弱識者已知無遠大之圖矣書滅惡齊也補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宋與齊為黨乘丘之敗齊固不能釋恨于魯但方滅譚立威將圖會盟中原故遣宋人侵魯且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十四

防魯之躡其後也補

秋宋大水

公使吊之故書補

春秋翼曰水陰也宋屢興師所以有大水之災也魯莊數敗宋師災則遣吊雖意未必誠亦可謂知禮矣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乃桓王之季女伯歸齊襄季歸齊桓皆不書親迎說者謂得禮不書夫婚姻人道之始親逆所以別嫌明微也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可

以常事例之乎於此見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君

臣夫婦之倫俱失矣補

王氏集傳曰王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王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歸于鄒者紀

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補

劉氏意林曰紀侯之死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以鄒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析地以求利此與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五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宋萬之弑閔公據左氏與公羊為君臣相虐也

此可戒矣仇牧殺于門太宰督殺于東宮之西

死難同而獨書牧者督于桓公二年春弑殤公

至今始見殺其逃死也久矣削太宰督而後仇

牧之賢著春秋筆削之旨也補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莖著陳人與賊之罪補

簡端錄曰八月弑十月奔有臣子知討賊者如是乎故雖得賊猶不得也

傳斷曰萬奔陳宋人賂陳人執而醢之不書而書奔陳者宋人逸賊陳人受賊蓋兩責之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故會于北杏以

平之補

家氏傳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眾望之所同屬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會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其

金仁山氏曰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

張氏傳斷曰滅遂之師雖以不會北杏為名抑滅則甚矣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齊桓欲霸先滅二小國春秋權

與霸豈得已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盟于柯魯始及齊平也齊桓修霸必先以義動

諸侯欲重於諸侯必先得魯北杏之會宋陳蔡

邾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霸成矣反

稷之會而為北杏忘長勺之敗而為柯盟桓之
所以能為諸侯王也補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春秋之法將尊師眾曰某帥師將甲師眾曰某
師將甲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
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眾也其賦
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
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七

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伊川經說

伐宋者以宋人背北杏之會也補

胡傳曰其稱人者將甲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
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
嘗動大眾出侵伐或以為貶齊稱人諱矣

夏單伯會伐宋

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自畏桓故使單伯

會伐補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桑土牖戶

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擄繼以
國破楚熊貲與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霸業未
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也補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宋與齊成也雖冬會鄆宋之成已在單伯會伐
之時桓公之伐宋也不動大眾但修文告示薄
伐踰時而服則已焉此宋桓公所以從齊獨固
也補

十有五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八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
以示重慎是以盟則眾信莫敢渝也補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
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補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

邾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邾補

鄭人侵宋

桓十四年冬左傳載宋人伐鄭焚渠門及大逵報宋之戰也鄭厲公處櫟二十年心豈忘之故

一旦復國遽與修怨之師是忘宋舊恩而背齊

新約也三國有辭於伐矣補

齊初霸亟平魯宋以魯為宗國宋為王者之後也加意於二國為圖霸之始故伐鄭之後而隨伐鄭結宋也姜氏再如結魯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九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背鄆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補

杜氏左註曰為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
家氏傳曰鄭突以庶築嬭昭得逐國突復據櫟以逼之昭以狄死突之為也齊桓當請於王以正其罪今為宋而伐之非各也

秋荆伐鄭

齊方圖霸楚亦浸強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荆

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而桓公不能討聖

人詳書之以累桓也補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

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

與之故書同伊川經說

胡傳宗程子曰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何也魯首叛盟惡失信也同盟志同欲也
吳澂纂言曰齊自北杏以後有會無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

邾子克卒

邾子克卒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十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桓公十七年公

及邾儀父盟于雉凡再同盟皆書字今卒稱子

者北杏之會邾人在焉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

也知春秋所以進邾即知春秋所以狄荆矣補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為鄭用事之臣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請齊

謝罪齊人執之補

按左傳曰鄭不朝也公穀曰書甚佞也李氏曰左氏是甚佞之言無据

夏齊人殲于遂

十三年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

而殺之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補

許翰春秋解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若其君不誦也齊人滅遂齊人殲於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特書逃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魯首叛盟

受其逋逃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補

冬多麋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三

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

言多以災書也補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以為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補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追追又無其獲邊境

不備候不在疆所以為諱補

意林曰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况又不勝乎凡君之

於其民也固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矣豈坐視之待其燃且沒而施哉

秋有畝

螽螽與蜚害禾稼畝則害人補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三

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

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

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

往盟為遂事伊川經說

經翼曰公子結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魯與陳未聞有婚姻之約何以為媵此必結之族女嫁于陳而結私往媵者鄆衛地適陳所經之道結于鄆偶聞齊宋之謀乃去其媵事遠自檀盟故書曰媵陳人之婦著私交也曰遂與盟著專擅也

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肆淫于父母之國而復之莒惡益甚矣補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伊川經說

經異曰齊合宋來伐為納鄭詹故是其本謀陳人為結失廢故亦與焉則公子結匿謀誤國之罪莊公納于啟曩之尤均著之矣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 補

夏齊大災

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三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學

莊公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篡弑竊國而春秋始終君之且復書其卒葬

何也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

世之所由亂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十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補

冬十有二月莖鄭厲公

鄭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突始終書壽卒

日莖月者左氏以其有納惠王之功也然謚之

曰厲鄭人不能諱其篡奪之實也 補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

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肆大青譏失刑也譏擅命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用自天子肆自天子夫刑非君

擅命非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夫人姜氏行惡賊殺桓公薨葬備禮又謚曰文

莊公念母而過魯人不能正也是不如鄭人之

謚厲公矣 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陳人殺公子御寇傳不著其罪是殺無罪也稱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二

人以惡專殺也 補

簡端錄曰禦寇陳世子也未命于王故曰公子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款也殺者宜公而歸之

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庄異詞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

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伊川經說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

也 伊川經說

吳氏纂言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已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

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

襄公之女狗母意而忘父仇何以奉案盛入先君之

廟乎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逾年而還為求昏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三

祭叔來聘

不曰使曰來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 補

陳氏後傳曰聘不稱使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信崩葬

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為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

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

方逆蓋齊難之 伊川經說

意林曰觀社與觀漁一也觀社稱如觀漁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

境內不可
以言如

荆人來聘

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補

陳氏後傳曰荆楚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公欲速成昏故觀社未幾而又如齊然齊桓以昏姻之國兩君相見禮多而費繁于是至穀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四

以遇禮見若邂逅者然蓋以簡省便民不無厭魯之情矣補

蕭叔朝公

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叔本朝齊因公穀自不得不見小國不敢與大國抗禮况前此未嘗相

見故行朝禮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禮也補

意林曰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如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正

者乎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補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補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公生三十有六年矣制于文姜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

惡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五

之也補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取非禮之制加于宗廟以飾夫人故斥言桓宮

惡莊也補

莖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恒事也書之者不正其親迎于齊也補

秋公至自齊

親迎先至非正也補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

補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男女同見非禮也何以見其同見贊同則見同

矣男女之別國人之大節也補

張氏集註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覲同贊是失男女之別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六

大水

陰盛所致補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侵曹而羈出赤歸是逐羈納赤者戎也戎在

曹南界曹莊公卒赤奔于戎羈不能君戎挾赤

侵曹羈奔赤歸非獨戎罪亦曹臣罪也補

郭公

郭公之疑公穀以為曹赤杜氏云闕文近是補

郭公先儒以為郭云胡傳從之以管子為據劉氏激意同胡傳其說曰郭云亡國之亡也未嘗

不以其取亡之也而獨謂郭云何哉郭之所

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惡

不惡也而郭之亡善善而惡惡善善而惡惡則

賢賢而亡此天下之所疑故聖人慎之也善善

而不能無貴於知善矣惡惡而不能去無貴

於知惡矣不能用之蔽至於怨不能去之蔽至

於亂怨亂之興焉有不亡者乎故五穀之種非

不美也其為不熟不如稗莠治國亦猶五穀五

穀不成何處而善哉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

友冬亦報聘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七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犯逆天子命故去堊補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天下之變也諸侯救日禮也然鼓當于朝

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于社用牲

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補

杜氏左註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以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

書歸以志禮之失也補

杜氏左註曰伯姬莊公女穀梁曰其不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肯不鼓則鼓與

牲二事皆失故譏之補

高氏集註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禱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宜王必以側身修行爲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友爲莊公母弟桓公之子故後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八

世列爲三桓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

始事也補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爲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補

夏公至自伐戎

公出師于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補

曹殺其大夫

罪在於專殺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補

按殺之故言者不一大抵赤以庶孽奪嫡故殺其不附已者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爲魯患也補

張氏傳斷曰伐徐治戎黨也宋序齊上者國近徐戎亦志於伐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九

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補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衛伐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外大夫未有書葬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友與原

仲有舊已爲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

往葬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適他國而葬大

夫乎補

春秋翼曰慶父專權于牙黨惡友必有大不相謀者故與政未幾棄官而去可謂明哲保身矣但是時莊公無恙內難未萌乃遂託送葬之私交忘宗國之遠慮可乎且與其應君於疾革問後之時而卒無效於子般之難孰若調停於與聞國政之日而觀變以定奉般之策乎若友者亦明於潔身而短於謀國者也故直書公子友如陳莖原仲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冬杞伯姬來

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補

季氏私考曰伯姬何以來乎以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時伯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十

姬何以先夫而至邪夫春之會兆必亦為此之故也而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

莒慶來逆叔姬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至大夫以與之而公自主

焉非禮也補

劉氏意林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敬敵則書矣

杞伯來朝

杞伯朝魯者以其為甥舅之國然伯姬先通而

後來朝則杞伯之不能自強伯姬之預聞國政具見之矣補

公會齊侯于城濮

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人

所以見其謀之審也補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衛侯與焉二十七年再舉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十一

幽盟衛獨不至即怒衛者謂惠公朔卒懿公服

喪未終顧其立已二年矣同盟尊周而不至能

無疑有異志乎齊魯會于城濮將謀伐衛衛若

不聞齊侯師至是日即戰無服罪之心而敢於

拒霸是故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

被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

衛也補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桓霸王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

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伊川經說

傳斷曰楚令尹子元振萬以盡息媯既感尋仇之言無名而伐鄭經州舉之惡伐中國且不戒帥師也齊桓救鄭制楚是役焉始書公會者兼美魯侯不顧荆人之聘而善相齊桓也

冬築鄆

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

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補

大無麥禾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鄆而後言無麥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五

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補

劉氏意林曰此言為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 補

劉氏意林曰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為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未歎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攘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為罪此王政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廡

書新延廡者為大無麥禾民勤于食則仍舊可也 補

意林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廡南門蓋微焉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泰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意林又曰人問劉子曰昔僖公修泮官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官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弼其上為法而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五

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異也然則其書延廡南門何哉劉子曰延廡者天子之廡非諸侯之廡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矣延廡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華而不華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夫春秋之記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夏鄭人侵許

許鄭世讐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

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補

傳斷曰鄭與許鄰許與幽盟侵之者何罪在鄭也

秋有蜚

記異也 補

劉氏意林曰蜚之為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足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非中國之禽也故曰有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鸛鶴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言多而言有糜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益蟻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無所苟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於十二年守節歸鄒至此歷十八年而卒則事定而節完可以為賢矣故春秋不卒紀侯而特書叔姬之卒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十四

城諸及防

凡城之志皆識此之可城者得土功之節則識之淺失土功之時則責之深不謂作城無議也 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將卑師少故直言次以齊將降鄒故設備 補

秋七月齊人降鄒

鄒紀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運以兵

威脅使降附 補

胡傳曰前書鄒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鄒專罪齊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婦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 補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

非禮 補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十五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補

張氏集註曰遇者簡禮以議軍旅之事

齊人伐山戎

特貶稱人為好武功不修文德者之戒 補

傳斷曰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遠北距燕極阻職貢使隔周室史記云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戎實負罪齊可無伐乎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董子繁露言譏驕溢不恤下也 補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薛附屬於宋故自齊桓倡霸以來凡會盟皆不

與卒而不日不計也夫薛既屬宋與魯無交而

魯弔之者謂將築臺於薛欲因弔示恩而求薛

割近魯南界之地耳所以上書伯卒下即書築

臺也 補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有四裔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裔諸侯

不相遺俘捷囚俘也獻者下奉上之辭齊大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夫

且伯王安得自屈於魯哉蓋有倖勝威服之意

焉 補

張氏集註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一年之中三臺並築

則民力無一時之暇矣 補

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

深也 伊川經說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魯因齊來獻捷有威脅之意故城此以備之耳

補

孫氏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按杜元凱以小穀為齊邑為管仲城之則何為不係之齊而

書耶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不以霸王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補

蔡氏劄記曰梁丘之遇左氏曰為楚伐鄭之故諸會諸侯恩觀當桓公首霸之時與齊並強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七

晉魯宋三國而已晉終不與齊魯本結於齊桓公所以卜從違者惟宋而已故北杏以後伐宋者求其服會鄭者定其交伐鄭者從其欲盟幽之後復窺之以梁丘之遇則宋服而可以倡諸侯矣此齊桓之志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為善周

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酈叔牙則微其跡二

叔之罪已彰倍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

自卒為文也 補

劉氏意林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義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

莫知季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正寢也啖氏纂例言凡公薨必書其所

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補

啖氏纂例曰莊公正終而嗣福分位不明而聞闕不修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弒而書卒般不宜立且立而未逾年也書弒則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太

成其為君矣此春秋之微意補

黃氏經翼曰莊公踰年不娶哀姜歸纔九年且無所出子般出於孟任其名不正閔公幼而非嫡獨倍公生在哀姜未娶之前其母成風雖賤亦非孟任之流當哀公疾革問後季友何不以立長之說擁戴倍公乃逢迎諛合為以死奉般之議於是子般得立在國人尚且不服况慶父乎是子般之弒莊公自貽其禍而實成於季友之一言也慶父之罪奚待言哉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

父至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補

張氏集註曰春秋書慶父如齊者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

率之職也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補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補

齊人救邢

救邢狄患也范甯謂齊桓善得霸之道補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九

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

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補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莊公既薨子般被弒國人方危而慶父未討公

子友賢而在外國人思得以安社稷故公為落

姑之盟以請復之來歸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

文以嘉之也伊川經說

陸氏纂例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

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冬齊仲孫來

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

補 意林曰桓公不務修伯王之義討其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規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不滅之敵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為者矣豈嘗沮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丰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人遷之取其地也 補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魯之郊禘非禮也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官廟也一舉而三

失禮焉 補

補 意林曰說者以禘為諸侯之禮也何謬歟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

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皆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為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地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弑閔公者慶父也書曰公薨諱之也弑君大哀也則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丰

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補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此哀姜也姜氏不絕于夫人以魯人猶未正名其罪也 補

補 纂言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歎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為魯人所逼也逃于莒蓋畏齊桓之討也齊桓霸王威震諸侯

於此亦可見矣補

傳斷曰子般之亂季友奔陳閔公立盟於齊而請立之國人喜其來歸謂必討亂定魯逾年閔公復弒友再失賊矣宋人不能討宋萬則萬誅而書奔魯人不能討慶父則慶父誅而書奔失賊同其譏同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

能恤魯

程子經說

意林曰魯君弒國亂夫人出奔上下莫相安齊桓公驚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甲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三

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之入衛也懿公失政也夫霸令行於諸侯諸

侯奉之則自治交鄰政事修舉外患莫能加焉

此霸者所以有功於世也歟懿公不肯服齊非

所謂畏天保國矣狄禍之及也宜哉補

揚時經解曰衛之淫慾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鄭棄其師

高克帥師次于河上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春秋

書棄師責在上也補

私考曰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為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故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逃于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眾之失也左氏以為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為惡其將則不探其本矣夫高克將兵而使眾不返誠非善撫馭者然鄭之使將此師豈為欲遠克哉今觀清人之詩未見其為惡克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三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學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補

傳斷曰僖公閔公之庶兄閔公遇獄其次當立季友奉之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正也傳云季友將生桓公卜之吉成風聞其繇事之而屬僖公焉若是則成季之立僖公私矣何以服國其事誕不足信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齊未嘗與大眾此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

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救不言次言次無意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難故言次讓之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宋師

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補

高氏集註曰始緩于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

是之謂

王法

經翼曰吳臨川謂邢即夷儀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則混矣然夷儀必與聶北相近三國之師在聶故就之以自托防不虞也再敘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山南城東方之遺意美齊桓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之薨公羊以為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往從而莒送避于夷爾薨於外而言地恒詞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齊人至而薨也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二

書夫人書姜氏書薨詞不異者桓以夫人既死

今已伏辜於法已正則以親親之故使魯為國

諱恥若無其事然者其喪既歸而魯不得不以

夫人禮成矣補

楚人伐鄭

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於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然而聖人之慮深矣補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權之會謀攘楚也補

私考曰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即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為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與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為此會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魯方從齊會權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

齊矣補

按權之會邾人在焉方盟而即敗其師何若傳者各以意言有邾謀侵魯虛丘戌歸之說甚而云為哀姜後警益荒矣蓋前此北杏之會邾專附宋昔魯及夫人孫邾事多不睦此其所以有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三

饋之敗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

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補

春秋翼曰莒納慶父又以求路不遂而加兵於魯則成季帥師敗之亦以雪先君之恥即殺莒君之弟寧不為太甚胡傳以友至此戰而責之不然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者姜氏也不稱姜先儒以為絕之于齊也

審如是則何以不于薨夷時絕乎杜氏註以為

不稱姜闕文其說是已補

意林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議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殺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警母唯伯主得行焉耳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據詩小序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四

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百姓說之然經不言桓公不與諸侯

專封也補

意林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許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書薨書葬如文姜焉亦諱國惡之禮也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至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伊川經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補

冬十月不雨

一月不雨雖未為旱災然恒暘之變亦天道之不和也故僖公三不雨公羊皆以為記異得之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矣補

楚人侵鄭

時子文為令尹楚勢駸強故比年侵鄭補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此正月四月乃寅巳之月周禮有正歲正月其正月與夏時不異當春初夏始雷雨之月乃見為災故書之補

徐人取舒

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補

家氏傳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帥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六月雨

自冬至六月始雨見久旱而災甚今日雨可喜而前此之災可憂也補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去年盟江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也補

私考曰陽穀在齊之西鄙非江黃之便道也宋公致江黃遠至於此蓋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密其跡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援此其謀也是會也所托惟在宋公諸侯不須焉亦猶貫之盟耳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蒞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來尋盟魯使上

卿詣齊受盟補

發微曰凡言蒞盟者受盟於彼也來盟者受盟於我也經翼曰友之如齊蒞盟趙鵬飛以為聽伐楚之期是也

楚人伐鄭

楚抗伯豈能忘鄭於是乎伐鄭自莊十六年以來楚五加兵於鄭矣桓公于檉于賁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也補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侵蔡者蔡自莘之敗遂事楚故先伐蔡遂次陘以致屈完之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七

程翼曰齊桓次陘之役可謂算無遺策矣方其與江黃盟賈已啟入楚門戶而蔡自哀侯折入於楚不通中國者二十餘載是尤楚之東藩也齊不得蔡何由深入楚哉然當是時以九國劫師何難蹂躪剪除而顧為潛師侵掠之計蓋侵蔡本非齊意侵蔡者所以震楚也及蔡潰而楚落膽矣於是整兵疾進而次于陘焉既以潰蔡先聲奪其氣又宿重兵據上遊以示必勝之勢所謂以我而致人者也於是楚人使屈完如師則退師召陵載書盟晉蓋不待血刃而獲楚之功成矣

夏許男新臣卒

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

卒于師

意林曰以許男卒於師乎當日卒於師卒於會乎當日卒於會今一無稱焉者此去其師與會而後其國之驗也春秋褒不失實貶不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書于師則知屈完就師志服楚書于召陵則知桓公師退不盟于陘志不以戰服楚也書名氏完服義也不書大夫楚無大夫且諸侯與大夫盟為霸諱也補

意林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爾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巴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贊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憚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八

備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責楚之能拒敵而責齊之能不遂也

齊人執陳轅濇塗

桓潰蔡盟楚其志侈矣師歸乃執陳轅濇塗尋轅濇塗之罪辟軍道爾轅濇塗事陳能憂其國原情者所恕既執其身復役諸侯伐其國且命大夫合諸侯大夫侵其國怒未赫于楚而逞之與國伯業之衰見諸其盛君子賤之故不書齊侯而曰齊人惟齊人執轅濇塗則秋伐陳冬侵陳不言齊人皆齊人矣補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伊川經說

吳氏纂言曰江黃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王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與齊桓他會多不致此獨致者以伐楚事大

也 補

葬許穆公

許男實不卒于師而葬禮以侯者重其從伐楚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九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魯以卿出六國皆以

人行統在卿矣齊于陳既執其臣秋伐之冬侵

之凌虐無已則過矣此夫子所以大桓公之功

而小管仲之器也 補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繼自殺也斥晉侯殺者成晉侯之殺其世

子也書晉侯罪不君書殺其世子罪不父書世
子申生明無罪也 補

杞伯姬來朝其子 言與其子俱來朝也

直書以示譏 補

經翼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曹伯有疾遣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諱之况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尚幼未承命為世子何以朝乎疑杞惠公時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甥令攝父行禮以托於魯故徐母而曰朝其子然朝而泰以婦人益非禮矣惠公是年卒其子立是為成公

夏公孫茲如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十

牟小國也公孫茲益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

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補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

故其辭異 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傳斷曰書會王世子猶曰王世子在首止公及諸侯往會焉爾齊不敢當會王故不書會齊侯

尊王世子也王世子尊而王世子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之盟欲諸侯翼戴王世子也

補

傳斷曰諸侯盟于首止者盟諸侯則謹信盟王世子則下防上故復舉諸侯明王世子不與諸侯自盟焉再言首止明所盟之地即會王世子之地則知諸侯盟為王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

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補

傳斷曰鄭伯逃歸不盟誅鄭伯也逃者匹夫之行即有王命曷審諸義今日孔叔以失親諫不知前三年楚伐鄭鄭伯即欲成孔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是桓十餘年勤諸侯以固鄭鄭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一

無日無外志首止逃盟於王世子無損然鄭貳楚生心即滅弦楚敢背召陵之盟者鄭伯致之二十餘年伯事害於匹夫則匹夫之故曰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

也補

張氏集註曰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伊川經說

意林曰春秋記事原始要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黨于滅夏陽而深汲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

故圍新城以待其服

補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二

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

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

補

冬公至自伐鄭

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

謀也

補

七年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補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邾黎來也桓請壽於天子以壽通故稱補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本國名而邑于楚以國為氏者也侯者名也

申侯由楚而仕鄭故鄭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

侯而殺之以說於齊不罪已而責其臣失道甚

矣故書殺大夫以見其殺非正刑也補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甯毋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五

桓公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桓公之德漸見衰

矣然因管仲之言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見

管仲救正之功大也補

曹伯班卒

曹伯班卒不日未訃也曹何以不訃嗣君未立

不暇訃也春秋外諸侯卒雖不訃我往弔則書

爾補

公子友如齊

公與友同心事齊故甫盟甯毋又往脩聘禮諸

侯不相朝聘故止言如而霸好勤矣補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

惠后王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

謀之鄭世子華雖受盟甯毋鄭伯猶懼見討故

自乞盟於此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五

傳斷曰鄭伯初迎惠后之意則肯首止既知襄王將立則請盟洮前書逃後書乞皆賤之也

夏狄伐晉

狄伐晉報采桑之敗晉猶遠與齊未通也補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

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

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

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

貶之補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賢君也齊桓始霸同心仗義其卒也魯必

往會葬不書者或以襄公在喪與會簡父葬禮

不及致諸侯也補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五

傳斷曰周襄王之位齊桓公所定也既立而錫命焉史記所云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宰孔來而有葵丘之會桓公合諸侯以

重王命也王世子則殊會宰周公則不殊會王人下土也序於諸侯之上而同盟宰周公冢宰

兼三公者也序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辨上下明尊卑甲桓

公誠知節哉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長女許嫁未適人而卒啖氏曰內女

為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亦然補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與伊川經說

傳斷曰諸侯復盟者宰孔已還桓公大明王禁於諸侯也桓盟不日此日者桓以天子之命行於諸侯期會急矣公羊氏所以疑其震孫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訃而魯往弔故書其日補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曰弑君而曰殺君之子以獻公殺適立庶雖

立為君春秋不成其為君也補

張溥列國論曰昔桓叔莊伯武公之君曲沃也日翦文侯之子孫惟恐不盡獻公立又患桓莊之族偏謀於士焉諸富子殺游氏季公子殄滅無遺後惟恐人之害其子也是以不辭殘賊孰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七

知驪姬一入殺其子者即獻公也董生云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於晉

獻公尤明徵夫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自莊公後魯不朝齊幾二十年今僖公始朝齊

見於葵丘之後見霸者日驕而王室日微矣補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內諸

侯狄得滅之不獨周之恥也補

晉里克弑其君卓

驪姬譖殺申生奚齊卽不當立固君之子非賊

也卓則驪姬婦子奚齊死荀息立焉母旣無罪

次又當立國人皆曰吾君也君之子不可殺况

吾君乎故正名其弑君之罪補

傳斷曰殺奚齊書殺其君之子者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也殺卓書弑其君者獻公旣葬卓免喪稱君也此左氏例也胡氏則本穀梁而爲之說曰奚齊書其君之子者國人不予也其君卓者里克

君之也

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七

書及其大夫者息不食言也且息不以奚齊死

而以卓死晉旣君卓能無義息乎卽從君于昏

君子恕之補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狄滅溫溫子奔衛齊不能救北戎距齊遠反役

許伐之豈欲服戎以威狄歟宰孔有言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然乎補

晉殺其大夫里克

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補

張氏集註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六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學

僖公中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

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補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於外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非禮也公與齊侯俱有失矣補

秋八月大雩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補

冬楚人伐黃

楚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

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補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補

夏楚人滅黃

書滅者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補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齊桓公行荒業怠然後狄人輕於窺衛補

夏四月莖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會于鹹淮裔病杞故且謀王室也補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年春正月公如齊說者曰魯始朝齊也十三

年冬公子友如齊則大夫聘問之常矣補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淮裔病杞諸侯會於鹹城緣陵而遷杞補

張氏集註曰城緣陵之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極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

邢畧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魯女無故違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

左傳曰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不朝遇

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

傳斷曰此條說者紛紛當以左氏為正公羊穀梁則云季姬使鄆子來請娶已以為夫人胡氏疑其說乃云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遂以季姬歸之或又曰季姬莊公女必成風所出稱字者蓋已許嫁于鄆矣故遇之而使來請已由僖公溺母愛也然請已之說范甯致疑謂左氏近情則儒者可無合左而訟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三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補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

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矣補

冬蔡侯肸卒

穆公也蔡從楚者也故不訃喪而魯亦往弔不

訃故無日月也補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

於事天子之禮僭矣補

楚人伐徐

徐自僖公三年為齊取舒以開入楚之路楚人

患之今齊桓伯業廢衰故一旦伐之目已無齊

矣補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四

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

夫救徐

牡丘之會謀救徐也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

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

患可知也補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者屬楚之微國也桓公合七國之君盟于牡

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

與國之微者齊為不競矣補

八月蝻

九月公至自會

暴師於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

也補

季姬歸于鄆

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補

經異曰鄆子既成禮而朝夫婦可以寧居矣非于歸之歸也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晦者晦朔之晦非晦冥也震者雷擊之名夷伯

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爾震而至於壞廟天怒

甚矣欲人君敬天之怒也豈必謂夷伯哉補

冬宋人伐曹

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補

楚人敗徐于婁林

何以書病齊也補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

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

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

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

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意林曰人君遇性異非常之變者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

所待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

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春秋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

以責於已者望於人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而稱字蓋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

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命之為世卿也補

意林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莫強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弑子赤

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異而書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季姬卒而不葬史闕文補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日者以僖公有恩禮於大夫也補

傳斷曰僖公元年以來季友見書於經者五公孫茲見書者三鄆季姬見書者三生而禮之處而隱之於常卒有加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鄆為淮裔所病會謀鄆也然兵聯七國逡巡不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果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補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桓公為徐謀楚以報婁林之役而徒伐其與國

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補

夏滅項

滅項魯君臣之謀也僖公在淮兵忽及項意亦

效齊桓之滅譚遂乎無王命而滅小國魯首犯

禁矣齊人以為討而止公也補

明宗正西亭辯疑云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及江黃伐陳同先儒以項為魯滅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况當是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速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為此事乎附此備考啖氏謂按其文義乃是魯滅或僖公在會密遣兵以詐道滅之未必出於季孫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邑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譏失禮也補

據左氏言薑姜之會以公故解齊桓止公也高閔集註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

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為齊所止而歸文之曰至

自會也危哉補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紀霸王之大故也赴至則書之補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譏伐喪也補

夏師救齊

善救齊也補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

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伊川經說

意林曰宋襄公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爲不正以矜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日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爲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狄救齊

善救齊也至於書狄救而聖人惡宋襄之心蓋

滋戚矣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九

傳斷曰靡之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能定亂矣春秋奪之又褒魯進狄以示譏焉曰無虧長也孝公少也立君以長不以少賞伯以實不以名是故舍易牙豎刁而專治宋襄也

秋八月丁亥莒齊桓公

恤喪之爲義後莒之非禮並見矣夫諸侯五月而莒禮也桓公之卒至此九月以生時不勝其嬖愛之私遺命不正遂致五公子爭立而齊大亂幾不能莒僅乃莒之其失禮甚矣 補

冬邢人狄人伐衛

紀其伐之善也夫衛人不念桓之舊德嘗同宋

曹邾人伐之矣今邢狄伐衛所以救齊也故春

秋善之 補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執滕子以威求伯也 補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皆從宋之國去年同與伐齊此何以盟蓋

宋襄圖霸故又盟以堅其志曷爲不貶宋而貶

曹邾然貶曹邾卽所以貶宋襄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十

鄆子會盟于邾

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子乃會之于邾是後時

也是以取罪焉 補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用之者以之祭社也書之見宋襄之暴盟也夫

要盟且不可况暴盟乎 補

用之公羊以爲卽其鼻以血社也經不書所用之跡所不忍言也惡之故謹而日之

秋宋人圍曹

譏妄動也未有罪而伐之者於與盟而伐之者

皆矣動也補

傳斷曰宋襄公之求伯急也伐齊之役滕子不與則執之曹南之盟鄆子後會則使邾人執而用之曹伯雖盟而不修地王之禮則圍之執之圍之暴矣用則取國君之血若畜牲然是榮宋也

衛人伐邢

伐人者為曲春秋書之罪衛也補

左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圖之役張洽集註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故人之而貶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十一

諸侯惡宋襄之虐則思齊桓之德陳蔡為楚致

魯乃盟於齊是故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補

家氏傳曰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於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畧齊侯書法特為謹嚴

梁亡

梁伯昏亂秦因取之以滅其國春秋書梁亡則

自亡者與亡之者交罪之矣補

按梁人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相率俱去故曰魚爛而下以魚爛從內發也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補

夏郟子來朝

郟姬姓國書郟子來朝著事大之義也補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三宮之一禮夫人居中宮西宮者妾媵之

居其書儼房室也補

鄭人入滑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十二

鄭人入滑甚鄭之無忌也幽之盟鄭與滑實同

桓沒未幾鄭首從楚遣二卿稱兵故人之賤鄭

伯也書入志鄭陵滑著暴也補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譏失盟也蓋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

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為盟也夫桓

公征楚攘狄孝公既與楚盟于境復與狄盟于

邢故曰譏失盟也補

冬楚人伐隨

隨漢東諸國之大者姬姓書楚人伐隨罪楚之
憑陵傷中國之不競也補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去年齊狄盟邢今年侵衛為邢故也齊桓沒後

書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補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書盟于鹿上譏要盟也宋人求諸侯於楚楚不

自來而宋求於楚是要盟也宜乎其見執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夏大旱

紀災也補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為會而蠻裔執會王諸侯莫違故以

同執書之伊川經說

傳斷曰盟于鹿上齊人在焉宋猶有恃會于孟齊人疑而不至宋公獨往陳蔡鄭許皆楚之黨曹又宋仇也楚與五國執宋公魯公雖在會弗能救也

冬公伐邾

邾久附宋魯因宋為楚執故乘間伐之書之譏

不義也補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書獻捷執宋公之捷將以威魯也補

湛氏正傳曰言獻捷則宋捷也不言宋捷公羊以為為宋襄諱胡氏以為為僖公諱皆非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此見楚之狡而魯懼不能上告天子以正其

罪乃會之以求釋於楚為中夏之辱也補

傳斷曰僖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魯豈能釋宋公釋宋公者亦楚謀也宋當東諸侯之中天下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古

之要處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既執宋公而後釋者何蓋楚方會中國諸侯未盡服從即殺宋公宋未可即滅姑假魯以釋之是楚之狡也楚之於宋公也欲執則執之欲釋則釋之魯共命而已春秋分惡於五國而重諱於我公非薄楚罪哀無霸也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風姓邾人滅之以其國為邑魯人往伐而

取之取者收奪之名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

故直書之補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伯叛中夏而先朝楚啟孟盟以執宋公罪固

可伐矣但此伐出於諸侯則為聲討之舉至于

宋襄則為報復之私不自反而徒責人祇為啟

釁耳泓之敗績將誰咎哉補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耻也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五

宋襄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裔而于中夏

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補

傳斷曰宋司馬子魚於襄公之執滕子用鄆子也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求伯難乎於圍曹也

曰君德有關而伐人若何于盟鹿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于會孟也曰禍在此乎于薄之釋也

曰禍猶未也于伐鄭也曰禍在此矣襄公之行皆敗道也泓之戰則曰不鼓不成列又違子魚

之言而敗于魚仁而智襄公不仁而愚胡氏責其三罪穀梁子先言之矣鄭附楚楚伐宋義皆

當貶春秋後之者以典兵自宋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著其伐之非也乘人之敗也宋王者之後一敗

于楚乃因宋之敗而伐之不義甚矣故春秋書

以譏之補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僖公有志附楚不會宋葬故卒而不葬補

秋楚人伐陳

著蠻裔得夏也補

張氏集註曰成得臣敢於得夏而闢穀於菟賞以貴仕春秋人之意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六

六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裔故

子之後復稱伯伊川經說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著狄之亂中國也見中國之亂天王亂之也補

傳斷曰王啟狄師不言王以為天王諱也鄭執王使豈有怨辭然時雖無霸聲罪於諸侯可張

天討乃使狄得志是無中國也故書狄伐鄭見鄭無王狄得伐之亦見王自無中國不以王加

鄭則伐鄭者狄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子無外不言出茲天王以內亂播越故書補

傳斷曰周襄王崇姦即禍富辰一再諫王終弗聽方召狄伐鄭叔帶即以狄攻王王實階亂又將誰憚則奪其無外而書出王者至尊故出不出奔天子無容禮莫敢為主故所至稱居天子所在諸侯不敢有其土故越在鄭地泥不書泥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在去年九月此乃書文公位定始告從

告史法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七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書滅邢則其滅同姓之罪不可掩矣不待乎名

之而後見也補

傳斷曰春秋罪衛者齊桓與伯救邢存衛為德於中國之大者也桓公方卒衛從宋伐齊為負德首邢助狄伐之邢小國也誠不自量其力抑以救齊為名近知義矣衛不自省過舍狄伐邢又使禮至昆弟往仕以寬其間披殺國子衛遂滅邢春秋惡滅同姓未有如衛滅邢之論且惡者也故書名以著罪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配蕩氏其往嫁不見于經者國君不與大

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

大夫之昏補

宋殺其大夫

罪宋公之擅殺也其不名者史佚之耳然亦不

必名而義自見矣補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書此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七

者紀蠻裔正中國以譏中國之諸侯也補

莖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莖慶盟于洮

莖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

卒成公追成父志書者著修好之義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學

僖公下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書盟于向者著數盟之非也補

傳斷曰僖公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鄆獲莒罕自是莒未嘗與魯盟衛文公欲平之未及而卒成公斬然衰經之中為洮之盟平莒於我追成父志也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明年盟于向始自至以尋洮之盟也盟洮言衛子者成公親與盟也盟向言衛甯速者成公在喪不再行而使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一

大夫

張氏集註曰十二月己盟今又要盟所以召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潛師入境曰侵彼兵已退而逐之曰追西鄙者

魯之邊境也鄙者齊之地書齊人侵我西鄙著

齊無名之兵也書公追師至鄆弗及著魯窮追

之兵也交讓之也補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春伐西鄙夏伐北鄙甚其非義之罪也補

衛人伐齊

衛之伐齊為魯伐也補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云者卑詞也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著不義也

齊侯已還襄仲復出反乞師于楚背夏即裔魯

為禍首罪莫大焉補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小國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著楚滅同姓之

罪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二

傳斷曰楚滅同姓又為之辭曰責其不祀祝融與鬻熊夫夔祖熊摯禮無遠祀而傳者不詳遂以楚為正楚納頓子實侵陳也而有存亡之名滅夔實滅同姓也而反加人以不祀之罪其操術詭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

書所以責楚補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書之著不義也用裔伐華因而取其地不義甚

矣補

公至自伐齊

僖公借兵蠻鬻取非所有失義甚矣猶歸而飲

至危乎其至也補

傳斷曰一僖公也先任公子友而智晚任公子遂而愚其始也從齊伐楚頌於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終也以楚伐齊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悲哉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著違禮也魯秉周禮朝覲會同有周公之遺焉

春秋書之則其不循禮可見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三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之卒魯有深怨不廢弔喪會葬之紀禮也補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以小弱而朝于魯縱使禮有不備自當以甥舅親之乃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春秋惡之故入杞書日補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伊川經說

傳斷曰楚人爭伯魯與曹衛陳蔡鄭許皆從宋懷厥父仇弗南服楚遂合諸侯圍宋然獨陳蔡鄭許者楚道所由且留曹衛以遏晉留魯以遏齊其困宋云狡矣穀梁子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然魯不人諸侯惟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實從楚人圍宋則益著家氏傳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亦以正諸侯從齊之罪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者即前圍宋之諸侯也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譏失盟也圍宋之舉魯未與也公乃就圍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四

宋地而會盟焉公之罪著矣補

傳斷曰公會諸侯盟于宋不言會楚人此固圍宋之諸侯則已會楚人矣詩稱公荆舒是懲齊桓既設惟楚之勤安在其能懲乎宋不與盟豈乎其殆此天所以開晉文也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曹衛並有宿怨於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兩稱晉侯以刺之補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

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及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裔

書以著其惡補

楚人救衛

楚人分圖宋之師以救衛也補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

由也補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五

濮

楚師敗績

善晉為盟主合中國諸侯以伐之得崇夏攘裔

之義其餘在所略矣補

傳斷曰晉欲救宋則先伐曹衛欲與楚戰則先

激齊秦楚怒益甚晉謀方老子王徒恃西廣東

官與若敖六卒以戰三

大國之師能無敗乎

意林曰當是之時晉辟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譏楚之棄其將也補

權衡曰此殺有罪而以累土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衛侯出奔楚

衛侯黨楚而畏晉一聞楚敗惟恐晉害已而出

奔于楚其從裔之罪不待言矣然逼之奔楚者

晉也故有遺譏焉補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六

子盟于踐土

書公會晉侯與諸侯盟于踐土著晉侯尊王之

義也王盟者晉侯而云公會者內史之詞也補

私考曰襄王自出居于鄭之後至是尚未復晉文以楚患方急未暇納王今既敗楚城濮於是會諸侯于踐土先定盟焉將以謀王復辟也趙鵬飛氏曰踐土之盟三傳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經于傳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此說是也杜元凱以為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則亦因左氏之誤耳天王下勞晉侯乃事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其實非下勞矣故諸侯自盟何預於王而左傳乃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耶

湛氏正傳曰據左傳甲午至於衛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則是晉侯作王宮以俟天子巡狩而與諸侯先為此會盟以尊周室此時王未會也蓋諸侯之會盟為王也而公穀諸儒謂王亦會盟有何義乎蓋諸侯會盟此一事也王以巡狩而出居于王宮以臨諸侯享醴命晉侯為伯此又一事也復兩言公朝于王所者即此也但經有諸侯會盟而無天王同會又不見策命之文則公穀左氏所載策命之事及晉侯召王致王會王之事則知諸傳皆未可信也所謂以經證傳之真偽也

陳侯如會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七

公朝于王所

王所者即作王宮于踐土者也書公朝于王所者尊王之義也臣之于君惟其所在而朝觀焉所以尊尊也公穀乃有非其所之論又有不與

致天子之論皆非也

陳氏後傳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書魯以見其餘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

武也

補

意林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各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衛元咺出奔晉

著非義也衛侯鄭入而殺叔武亂國敗倫固為有罪乃元咺奔晉以訟其君可謂義乎直書而義自見

補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人

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

補

公子遂如齊

紀平齊也

補

吳氏纂言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遣卒未及報怨魯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齊不敢背盟以報魯故魯因使遂聘講好釋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

溫本畿內地為狄所滅者會諸侯於溫左氏曰

討不服也

補

甚氏正傳曰此書會在天王狩于河陽之上則知天王將出狩諸侯會以朝之所以尊王也且議討衛許所以服有罪也穀梁曰諱會天王非也夫溫會將以朝王討罪而天下亦會有何義乎若以此會為諱王會則下不當又有天王狩河陽之文矣蓋諸侯會與天王狩各為一事且會溫無會天王之文以經證傳之偽不足信矣

天王狩于河陽 王申公朝于王所

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諱

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

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伊川經說

傳斷曰踐土之盟天天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尊天王也溫之會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書曰天王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九

狩于河陽為天王諱亦尊天王也杜氏曰周室既衰天子微弱晉忽帥九國之師入京師臨天子嬖於篡奪因令王就會受朝事未必然抑其時朝覲會同其禮久廢王室之力不足以待諸侯即諸侯未敢召天子天子未嘗不樂就見諸侯也王寵晉過禮親至踐土晉侯稽首受策出入三覲又會諸侯于温將相率朝王上答王寵且假王靈以討衛許豈敢再致天子哉王聞晉侯之來而重其入也狩于河陽而就見之諸侯因天王之意朝于王所于禮雖變不損臣節說春秋者所謂辭逆而意順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

衛

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

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

矣已明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補

胡傳曰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十

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遽會

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補

傳斷曰書曰諸侯遂圍許會溫之諸侯許許也又書曰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方得復遂從伐許也四國之師能勝楚十一國之師不能服許雖晉之伯威幾以楚屈在許寧獨

無罪乎一年之內晉大敗楚師再致天王執曹伯復曹伯復衛侯執衛侯威福咸自出也其伯功震其用兵講春秋詳之而難乎為繼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紀裔之歸夏也補

公至自圍許

公初往會盟恣在朝王不在圍許仍書公至自

圍許者本公志也補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

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

惡之大也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十二

秋大雨雹

紀災也補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其事

魯勤矣然明年遂侵蕭其兩來乃有所窺也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志外秋之陵中夏也晉侯霸圖之不競可知矣

補

胡傳曰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備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及猶并也書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紀專

殺大夫及同氣之罪也補

傳斷曰責咺者曰以臣訟君可以死矣然瑕則何罪衛侯始聞叔武之立則殺元角既復則殺叔武殺叔武者雖欲大實緣侯意也元咺不怨衛侯殺其子而怨其殺叔武其志哀其辭直矣衛侯再入咺與瑕未嘗稱兵以拒必路周治殺之而後入臣之罪未甚於里克而君之忌深于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十二

晉惠弟之心不同于叔段而兄之忍過于鄭伯受殺者大夫元咺也因咺而及者公子瑕也君子曰公子瑕之虎又一叔武也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以行賂獲免若逃歸者然故不曰歸自京

師而書歸于衛也補

意林曰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之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固其國也及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于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固非其國也故不言復春秋之褒善罰惡豈不至明至察哉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本謀王室而鄭不預有貳心焉此晉

所以加兵為討翟泉之不會也鄭誠有罪矣然

諸侯不見德而不能自循何遽至于圍不亦甚

乎補

經翼曰秦西州強國齊桓所不能致而晉以舅甥之好得其同力以挫強楚此天之所以資晉霸也謂宜乘此一勝永與偕好共圖滅楚乃釋楚而圍鄭秦繆已知晉文失計矣故獨之武一言秦師遂逐豈非薄晉之背施忘德耶及襄公逞其詐力掩襲殺面人但知秦遭一厄而不知晉失一強援也卒之秦晉構兵迄無寧歲而楚氛日熾晉伯頓衰豈非自圍鄭一役敗之哉

介人侵蕭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三

來朝稱各此稱人者退之也補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魯與諸侯未有朝聘之禮而王乃使宰下聘焉

君先于臣非禮之正也補

簡端錄曰王之卿士何以或公之或子之兼三公者曰公不兼者曰子劉恭卒何以稱公外既借矣內何以不借此王室之衰也正外者自內始正遠者自近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遂者繼事之詞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者魯

之貳于敬君也補

陳氏後傳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于晉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者取之非義也濟西者曹田也晉侯執曹子而

分其田與諸侯非義矣諸侯受之豈義乎補

左傳公羊皆以為取曹田至孫明復始云濟西田本魯地胡傳因之至季氏私考以為濟西齊魯界上互爭之田蓋無所據從左氏公羊為正

公子遂如晉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四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之郊禘本為僭禮况周人以建子為正則郊

宜在子月禮之常也常則不卜今周之四月建

卯郊不以時故卜而不從求吉之道三四卜非

禮也免牲者穀梁所謂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立

端奉送至于南郊是也不郊故免之也望郊之

屬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但祭其封內

山川則泰山魯所宜祭而云三望者蕪河海而

言非其分矣不郊亦宜無望故曰猶謂其可已

也補

胡傳曰諸侯祀天其僭極矣春秋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母為子求婦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補

狄圍衛

書狄圍衛見晉文之志衰矣補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五

遷者避狄難也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

安攘之功補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時狄有難衛侵之偏師入其郛就廬帳而盟兩

晉人稱及貶衛所以嚴中國也補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紀伯主之大故也來告故書補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師之出本欲圖鄭也鄭有備遂移兵以入滑

何義乎春秋書以罪之也補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亟朝以自托夫齊與我有穀怨二十八年因

晉文霸公子遂聘齊以解越六年國歸父始來

乃彼以大夫聘我親往報損威棄禮甚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六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

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

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共憤

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伊川經說

胡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

簡端錄曰宋志於霸而不量力卒於辱華楚成

乎霸而不率義卒于僭夏故得罪于春秋秦寃

中國惟鄭之役為大敗而

癸巳葬晉文公

赴之詳故日以詳書之也補

狄侵齊

因晉衰也見狄未始不畏晉文而不能蚤攘之也補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此報升陘之役以晉文方霸而未敢動今晉文方沒遂有是舉夏取其邑秋伐其國君臣交逞不義甚矣直書其事而罪自見補

晉人敗狄于箕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七

狄自伐邢之後垂四十年齊衛交受其毒今又伐晉而深入至箕則狄惡肆矣晉敗其師獲其子可稱幹蠱之子然不能遣將帥而以墨衰從事故稱人補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書如齊議不宐親報大夫之聘也如至書日議在齊之久也補

己巳公薨于小寢

于小寢暱也補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君權下移天則恒燠十年之間政逮襄仲則其應也且季友受費公孫茲公孫敖帥師三桓皆肇自公故於公薨著變補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伐許討其貳于楚也許之從楚晉文溫之會翟泉之盟皆不能致其來晉襄父喪未葬而以墨衰從戎會眾非義甚矣故人之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七

七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學

文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始也補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會葬禮也補

家氏傳曰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無貶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書來錫命則非禮自見矣補

權衡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諭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

晉襄初嗣立衰墨從戎不宜伐也衛成公復國

用甯俞為政任人自強未可伐也補

叔孫得臣如京師

如周拜錫命也然不親往而遣得臣失臣禮矣補

衛人伐晉

晉侯親自伐衛而衛使孔達報伐示輕晉也晉

襄輕動以取侮衛成伐伯以怙強中國相爭楚

氛日橫職此之由矣補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禮卿不得會公侯敖以大夫會晉侯非禮也補

私考曰戚衛地戚之會魯欲為晉說衛而衛尚不服也不然則衛人乃地主而何以不預乎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候親至于戚其不振甚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類稱君以見其

有君之尊商臣無父無君以著其大逆無道補

啖氏纂例曰楚簡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之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

公孫敖如齊

著如齊之非禮以居喪而行聘也補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

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

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伊川經說

私考曰彭衙秦地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伐晉侯聞之即與期戰故書及秦懷敗殺之然而與師欲以襲晉取敗之道也然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宜嚴以待之彼知有備或自引去何必以墨衰急于一戰哉善戰者服上刑此春秋責晉之意也

丁丑作僖公王

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王慢而違禮甚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其盟也左氏以為晉欲討公之不朝也然盟于

晉之都而君不出辱甚矣補

正傳曰其及不言公處父不稱氏公穀諸儒皆以為諱非也言及則公可知矣言處父則陽氏可知矣不言地而言晉則于晉越國可知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

垂隴之會左氏以晉討衛故也晉以士穀王盟

魯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陳侯執衛

人孔達以謝晉而士穀竟罷兵則大夫專執國

命具見矣補

大全曰垂隴之會士穀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沒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也其臣固有罪也使之者亦非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災之甚也補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大合食禘祭也五年一禘毀廟與羣廟之主皆合祭于太廟之室太祖東向其餘皆以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四

南北相向以為昭穆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

躋僖公者至合食之時見僖與閔同昭穆而僖

兄閔弟遂躋其至于閔之上蓋于時夏父弗忌

為宗伯主之且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而不知

閔雖弟先為君而僖雖兄時已為臣君臣之義

已前定今升而上之非禮矣如僖公者但當以

兄弟相及之義及於閔之次昭則同昭位在昭

之左次穆則同穆位在穆之右次可也三傳皆

以閔為祖僖為禰先禰而後祖為逆祀誤矣補

家氏傳曰此一書而再譏也大事于太廟未當

裕而裕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

王樵輯傳曰躋僖公以僖兄而閔弟也而僖嘗

臣閔矣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之不先于

君臣禮也故以為逆祀謂臣不可以先君也公

羊穀梁以臣不先君猶子不先父故以昭穆父

祖為喻非實以閔僖即當以傳位為父子也春

秋之義止于如此至于宗廟世及昭穆之序又

當別論禮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故僖閔不

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二公位次之

逆非昭

穆亂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

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五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伐沈之舉為其服於楚也沈固有罪然魯於沈

為同姓會兵伐之使其民人逃散非義舉也 補

夫之專 政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諸侯卒而赴於諸侯禮也大夫卒而赴於諸侯

非禮也 補

秦人伐晉

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

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伊川經說

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悔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耳仲尼以

恕與人君子大改過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六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

中國之心故先圍江 補

雨盞于宋

自上而墮有似于雨來告故書 補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

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為公宜固辭乃復與盟皆

非禮也 補

非禮也 補

王氏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患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人之不與大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先言伐楚而後言救江者惡不能救也楚人圍

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

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

江補

胡傳曰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四年

春公至自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七

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伊川經說

意林曰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弑強臣擅命幾于亡矣夫婦之際人倫之首文公間弱情慢不能率禮而行故夫人不安其位終卒至於禍又非獨文公之罪雖夫人預有罪矣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在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夫人之不能安其立由無以謹於禮也

狄侵齊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時無霸也補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之救不力適速其亡耳補

晉侯伐秦

秦遂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

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遷善

悔過乃其善也 伊川經說

家氏傳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八

之以其徇私報怨之過甚故目其人而責之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武子之名來聘于魯事大睦鄰善道也補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

尚未敢同嫡也 伊川經說

杜氏左註曰莊公妾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稱始故稱夫人胡傳曰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

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伊川經說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

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補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

此尤謹其戒 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九

夏公孫敖如晉

王合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

貶而惡見也 補

秦人入郟

郟小國各書秦人入郟譏非霸討也而其擅興

陵虐之罪見矣 補

秋楚人滅六

六小國書楚人滅六者蠻裔之猾夏而霸業之

不競也 補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著其如之非禮也此行父之私行陳衛非魯之

所畏陳又未先聘于魯魯何遽遠求好乎季友

嘗再如陳行父蓋結先世之私好耳 補

秋季孫行父如晉

著其聘之非禮也古者朝聘以時五年夏公孫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十

敖如晉矣今踰年而行父再聘焉是知有霸王

而不知有天王也 補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以魯會葬故書 補

正傳曰晉襄公紹霸業以威諸侯身死未久而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紀會葬之禮也三月而葬速也以趙盾患秦之

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殺陽處父乃趙盾專權之始事也陽處父在襄公時得君專寵久矣而兵權又為所掌此趙盾之所忌也襄公既沒欲立長君陽處父實王其謀則襄夫人豈不銜怒哉乘襄夫人之怒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其大夫狐射姑必處父之黨也安得不奔奔狄則違去以避禍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七

經翼曰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易已班使續翰居殺之則何不宜書射姑殺而乃稱國耶公穀又以襄公漏言射姑出刺處父于朝又何以書殺于襄公既葬之後乎蓋射姑本以中軍將易班在趙盾之下居常必偃蹇忿怒兩不相能始又王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奔狄者遣史駢送帑釋其憤且利其去也三家見殺奔俱出一時故以往事附會立傳與書法實相去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怠慢政事以閏非常月故不告朔非禮也然猶朝于廟是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所謂我愛其禮也補

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

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七年

春公伐邾

書伐邾見其陵弱也補

杜氏左註曰公因晉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本邾邑為魯所取而不服故復伐而取之

時邾文公子叛邾在魯左氏以為寘文公子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三

貪而納叛兩失之矣補

遂成部

部魯邑城部所以控制須句也補

穀梁傳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以國亂故不日不葬補

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

大夫不各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各不足紀也補

汪氏纂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羣公子以敬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為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絃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為宋人之君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與兵以納之

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故稱人晉懼秦之不

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伊川經說

經翼曰趙盾立靈公其失有五父處子立禮之常也襄公有適嗣而外求君失一既為難故而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七

欲立長君則當善謀之穆嬴以定其計庶可無後悔乃不謀而遽遣先蔑迎雍失二既議迎雍又患穆嬴之言畏國人之偏遂背蔑而立靈公自相矛盾失三君位既定胡不遣使之秦告以穆嬴啼訴國人相偏之故亟止公子乃泄泄然不相期會以釀戰爭之患失四秦不失約送公子于令狐當是時猶可告以不得已之情退秦師而善為公子計乃竟與師禦秦潛起以敗之信義何在失五故書及者深罪之也然襄公卒已九月莖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秦康公豈不知之乃不一顧慮而竟送公子來是欲導之爭鬪而亂文公之業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不充是心乎故皆貶而稱人春秋之義至公矣先蔑時逆雍在秦與秦師至令狐故復歸秦而日奔左傳言將下軍則是既歸而復將與經不合令狐晉地

狄侵我西鄙

時狄以晉秦交兵故敢于見侵也 補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伊川經說

程子之說從左傳胡傳因之曰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劉氏權衡曰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穀梁曰其日諸侯略之也近是

扈之盟湛氏正傳以為義而非禮何以謂之義晉立太子為君是立嫡也而魯與諸侯盟會以定之定立嫡之義也何以謂之非禮諸侯與諸侯盟君與君盟禮也而公以諸侯不與晉之新

君盟而與趙盾盟焉是置立在盾益盾之強而紊君臣之分非禮矣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今伐莒以中國無盟主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七

公孫敖如莒泄盟

八年

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莒近于魯亦魯之患也

公孫敖如莒泄盟

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為備也 補

私考曰按左傳載敖為仲遂遊已氏見其美而自娶事語近於誕不足據也

八年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衛地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天王崩

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

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春秋直書其罪自見矣

補

私考曰魯本事晉而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因與趙盾相結此奸臣之黨也故今年公子遂復往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五

與趙盾盟而為之要雒戎以爲援趙盾之惡魯成之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魯距雒戎甚遠又素無交焉公子遂何爲而與

之盟耶其陰爲趙盾植黨明矣 補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是時列國視周天子如弁髦故公孫敖外結強

援蔑視公室受命如京師不至而飾詞以復君

命魯不能罪之而令其奔莒並責魯也其奔莒

者以去年蒞盟與莒有舊耳左氏從已氏之說

未可據 補

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司馬者公子邛也司城者蕩意諸也書殺

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紀宋之亂也有來報

故書之以示戒焉 補 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

宋卿何以書程子曰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八

六

獨書爾不備書者省詞也因公子邛蕩意諸不

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王兵權所謂因事

之變而書之亦猶魯之郊禘云爾 此條程子經說不載

意林曰宋君幼司馬惡故使華孫得因隙乘衆託于義而爲刑春秋並疾之故貶司馬於前宜其誅死而斥華孫

於後以禁暴亂也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

金故不云王使 伊川經說

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即出姜齊昭公女書如齊紀歸寧也補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大夫往會葬也公不親奔使臣往焉非禮也補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著擅殺之罪也而晉之亂可見矣補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禮與君同書如書至出告反面之義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七

發微曰夫人行不至此至者孔子傷文姜之亂出姜又不安魯終以子弒而去十八年歸於齊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先都士穀箕鄭父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

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是時晉

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

黨也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

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則

專殺之罪自見矣補

經翼曰春秋殺稱人以見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見殺非其罪而非國討也或曰諸臣之死既出於盾夫子何不宜書趙盾殺哉大抵晉史畏盾不敢直斥其罪故合蓄於晉人二字之中夫子以他國之事非得於目擊但仍其舊如趙盾獄君明出於董狐直筆夫子即以良史贊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因晉靈初立國亂遂師于狼淵以伐鄭因

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

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

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觀此則楚有猾夏貪暴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六

罪而諸侯雖有安攘之名而緩兵逸賊之罪不能辭矣補

書楚伐鄭見晉伯之衰公子遂不奉命而會四國者專擅無君之罪

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以中國無伯也補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前此未有書地震者自此年始宜靜而動異也

補

冬楚子使椒來聘

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者以其慕義修

聘進之也補

意林曰楚成王以力為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壽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編于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

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裔之也言其尚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七

裔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伊川經說

莖曹共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學

文公下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而魯政

益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以為竊位

其人可知矣補

夏秦伐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一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

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裔道也故裔之

伊川經說

孫覺傳曰以其易世相讐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秋之也

楚殺其大夫宣申

楚穆公商臣弑君父天下所不容宜申為工尹

事商臣越十年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

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

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意深矣補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大災也補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之卿士及者魯公及之也書及蘇子盟

于女栗譏諸侯與王人盟是上失天子之尊下

無人臣之禮矣補

冬狄侵宋

書狄侵宋紀狄之陵中國也補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蔡從裔楚陵夏之罪

並見矣補

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者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

諸夏而未敢遽前也蔡背華即裔已久故獨同

次厥貉說者泥左氏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之說疑陳侯亦同事遂有失位降齊之說誤矣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麋

麋小國近楚書楚子伐麋則荆蠻陵暴之罪見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此會謀諸侯之從楚者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

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補

叔仲惠伯也名彭生卻缺即冀缺是為成子汪

氏纂疏曰晉欲謀戴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

違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却

楚人方張之勢也審矣

秋曹伯來朝

因卽位而來見也補

公子遂如宋

紀聘問鄰國之禮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侵齊

據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後

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于鄰國相恤之禮得矣

紀攘裔之兵也補

狄鄭驕侵齊遂使我得臣設伏于鹹以誘敗之

十有二年

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嘉之魯之諸卿能立國

威如此政速大

夫有由然哉

按穀梁載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尾石不能

害叔孫得臣謝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

信經止言狄未定其為長狄也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伯卒太子可以繼世為邾伯而不能自立以其邑奔人之國是自棄其爵而不能守其國矣

故春秋書以譏之補

發微曰諸侯失地皆各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邾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偏爾故不名也

杞伯來朝

據左氏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則杞伯之來為絕叔姬而求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四

再昏也於禮無據矣補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據左氏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何以書叔姬見出于夫家卒于魯而無所歸則

魯喪葬之是以書焉補

啖氏纂例曰按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爾

夏楚人圍巢

紀楚之憑陵虐及小國也補

秋滕子來朝

紀朝聘之禮也補

秦伯使術來聘

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益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補

據左氏來聘且言將伐晉也張洽集註曰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以厚賄答之賓王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王之受兵此舉以書而自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伊川經
洪氏正傳曰秦人以令狐之役以伐晉取羈馬是貪憤之兵也晉人不薄人于險則曲在秦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五

聖人書之使考跡據事而其是非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在莒東鄆在莒西由魯言是為東鄆成四年

所城則西鄆也諸服魯已久鄆則新附是時三

桓擅國季氏志專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皆從

其經略而諸鄆則皆近于費者故行父親帥師

先城諸以及鄆魯自此與莒有仇由鄆始補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遫蔭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甚災也補

世室屋壞

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

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春秋曰世室屋壞左氏曰太室之屋壞公羊曰魯公稱世室胡氏取公羊焉蓋魯公實魯始封之祖故魯人以其廟為太室而左氏稱之實世室云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六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

公往朝晉衛侯要之于路而與公會于杏欲因

公以請平于晉補

狄侵衛

紀陵夏也補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

于棗

據左氏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杏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

成之此與前一事也始終書之見文公睦鄰恤

難之義春秋之所予也補

李庶會通曰杏棗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鳴雁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是年春頃王崩左氏以為不赴故不書簡端錄曰天王之不諱天下莫不聞以不諱而不書謹日也日莫重於是矣而可以不謹乎追不計之故則罪必有所歸矣此又一義也季本私考以為頃王實未嘗立左氏謬存其世次據史稱頃王在位六年何以云未立天亡之崩天下共聞即不赴春秋豈不書疑闕文耳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七

公至自晉

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

天子之禮故聖人於此一簡書之特詳補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邾人報七年取須句之役故惠伯策兵伐之

所謂應敵之兵義也補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葵酉同盟于新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

楚也 伊川經說

胡傳曰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高氏集註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貶而自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與彗同光直上如帚者為彗光芒四散者為

孛書有星孛入于北斗紀變異也天象人事一

氣相符者故聖人記之示謹天戒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九

簡端錄曰志有之斗為帝車又曰天之璣衡七政所出於此而孛且入焉蓋將有僭行天子之事者兩伯迭典七種並起而先王之制大壞於秦其兆於斯乎叔服之言何其狹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書此者紀悔過之義也 補

胡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入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覆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書公孫敖卒于齊不正其卒也外之也 補

經異曰公孫敖廢命奔晉義絕于魯矣雖穀難哀請文公許復將歸而卒竟不得終於父母之邦故書此以為不忠者之戒陸氏纂例云既許其歸即我臣故書卒以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直書之以著弑逆之罪也 補

經異曰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多聚士因弑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夫商人桓公密姬子昭公之弟也昭公殺孝公之子天道好還何足怪哉然皆起於桓公舍無虧而托昭於宋宋襄殺無虧而立孝公也國君之貴誰不覬覦彼見兄可殺

春秋程傳補 卷之九

而奪之位又何有於兄之子哉故稱公子商人所以著五公子爭立之慘禍生有胎末逾年而稱君所以著商人弑逆之惡無可未滅胡傳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似非確論

宋子哀來奔

子哀高子字書宋子哀來奔義其來也 補

陸氏纂例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著齊人之不義也 補

胡傳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高氏集註曰齊人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並執之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

齊人執子叔姬

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伊川經說

十有五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十

春季孫行父如晉

齊人既弒其君又執君母與天子之命大夫其弒逆之罪暴橫之惡極矣行父以國上卿不能請討於天王約與國以正其罪惡反因晉以求釋焉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補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直書以罪之補

家氏傳曰穀襄之族連處為亂剪君之羽翼幾蓋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為篡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耦益公子鮑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主

也

夏曹伯來朝

凡書來朝皆譏其不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補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赦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于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強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十一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補

單伯至自齊單伯之見執于齊非單伯之罪也齊之罪也故

書至自齊則齊人之罪大矣補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

卻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

後入焉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

曾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

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

入甚之也補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商人篡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

兵于我故貶而人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九

三

季孫行父如晉

此為西鄙之侵也補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

諸侯者眾辭見眾國無能為也伊川經說

意林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為伯
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罪矣
諸侯又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
田恒弑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
行之哉固以謂天地之道君臣之義是乃其宜
者也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則固有罪而諸
侯亦病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執之書之來歸不得不書伊川經說

意林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祀叔姬
鄭伯姬曰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春秋
正名別賢治不肖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
先君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
來歸明罪之有在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

還商人遂無顧忌恚魯使晉以謀已故一歲而

再侵魯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九

三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

會故齊侯不及盟伊川經說

趙氏纂例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譏公不
親往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

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

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補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補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姜氏嚴姜僖公夫人文公母也補

毀泉臺

築之蓋勞人也又勞人毀之以彰為者之非是

益非也補

左氏泉宮蛇出之言誕甚不足憑經翼曰臺築何年毀因何事是年夫人薨適有毀臺之事紀之不必求其實以穿鑿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高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人據險自強不為楚下楚乃北連秦南連巴

三面夾攻以滅其國楚之滅庸本為吞併之計

乘其有隙而動耳或以滅庸為為賈善謀功利

之說也補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臼之死襄夫人為之也若專歸罪於夫人則

杵臼無道失眾之惡無自而見惟以眾言之則

夫人之罪在其中矣補

杵臼之弑左氏坐襄夫人以淫殺事未可信汪

克寬曰意昭公無道久失眾心故襄夫人密使

人因眾惡而殘之既殘之而稍加以美謚則將

斃其殺國君之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

弑其君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

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縱國人之弑其君

其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五

伊川據左氏之說也左氏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是詩之不果而反成其亂矣

高氏集註曰春秋之謀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文公怠於政事是以緩葬其母且不稱僖姜而

別為之謚非禮甚矣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鄆丘之盟商人得利于魯故又侵西鄙貪得無

厭也文公又親往盟自後遂專於事齊矣補

諸侯會于扈

此即春伐宋之四國也聲罪而往受賂而還各

將歸國至扈而再會補

胡傳曰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

秋公至自穀

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補

冬公子遂如齊

魯於齊秋則君往冬又臣往非禮矣補

高氏集註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九

六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書公薨于臺下非正終也補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云齊人者歆與職也何以書正弑君之賊也若

二人舉報私怨也非仗大義為君報仇者也且

已事之為君矣是以書弑補

胡氏茅堂曰聞職弑君不書盜而曰齊人須熟看傳文思聖人之意使弑君則書弑君夫人而

能為春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二子之邪謀可考

見矣夫先君之喪甫葬二子何為而如齊乎為

舍子赤之嫡而謀立宣公之庶長故請於齊也

補

胡傳曰子赤夫人之子卒於獄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於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

春秋程傳補 卷之九

七

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卒

子謂子赤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

侯既許廢黜仲遂因而弑之然宣公受之而不

討賊亦難免於與聞矣補

意林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者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時惠伯死難經不書張洽集註曰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救文公之失政又不能撓仲遂之

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其心就
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子赤之母也子赤見弑故歸于齊春

秋書之重弑君之罪也補

左傳曰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
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傳曰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
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於邾者

季孫行父如齊

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

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六

高氏集註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
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惡齊之甥恐齊人
聽夫人之訴來討於是讓納賂而請
平焉行父之罪不可掩矣不容諫矣

昔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自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補

私考曰庶其之弑稱國者大臣假國法以廢其
君而因以誅之之辭也昔自莊僖以來制在權
臣如昔慶是也至於文宣國勢不振而當其時
隣國強臣弑君相望則昔諸臣故亦踵而為之
也

按左氏以僕弑父春秋何以書國弑且僕既與
國人同弑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蓋僕懼并
及禍而來奔也况是時行父已如齊安得命司
寇出昔僕左氏之
說或未盡實也

卷之九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學

宣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補

公子遂如齊逆女

赤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欲惡昏于齊也

公穀謂譏喪娶而不知更可罪者喪娶之故也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一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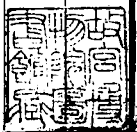
脫氏字伊川經說

正傳曰姜不言氏程子曰脫氏字是也稱夫人
以國君言之也稱婦以敬羸言之也稱以以仲
遂言之也書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參議
之也而其昏禮之失公不當成昏敬羸不當王
昏仲遂不當為邪謀以將命皆可見矣夫在喪
而娶娶之非禮矣非仲遂謀之敬羸王之公從
之何以共成此失哉故

春秋並書而參議之

經翼曰婦以嫡為姑出姜文公之嫡配齊姜之
姑也出姜在齊姑在則稱婦故曰婦姜至自齊
見敬羸不
得婦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補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著擅放之罪也大夫不請於天子而自命又以其有罪不告於司寇而擅放皆罪也補

胡傳曰秦晉戰于河曲撓曳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備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圍穿其族子而看庇之也桃圉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二

曰會則魯援強齊黨惡之罪俱見矣補

公子遂如齊

以拜成也如齊拜成再書于策者以明其始終

成就弑立之罪也補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疆

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伊川經說

何休公羊註曰魯人篡弑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路皆合稱人

秋邾子來朝

宣公篡立邾乃首來朝之不必加貶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補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著鄭人黨裔侵華之罪也並稱楚子鄭人者著同惡裔之也補

胡傳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清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陳氏後傳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五

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善救陳也補

張氏集註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鄭以畿內諸侯而外附于楚與之同惡諸侯會晉師伐之見其伐之善也補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乃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趙穿謀侵崇侯

秦之救因而求成此謬計也蓋穿志在作難託

伐崇以專兵書之誅其心也補

晉人宋人伐鄭

裴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

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鄭背華而即

裔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以

篡今復借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

鄭則不可也補

二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四

春丘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文公以秋與四國伐鄭冬與晉人伐鄭俱未

得逞故特遣華元為將帥大衆以往伐未出境

適遇歸生亦帥師來伐兩軍相當遂戰而致敗

然當日因華元獲呂樂而經不書樂者元大將

而樂偏裨也補

秦師伐晉

此報侵崇之役趙穿之啟釁也補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

為宋報耻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補

趙鵬飛氏曰趙盾塞宋之請始為驅勉之行侵

鄭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

更無人知之也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趙盾之弑君孰書之歟仲尼因董狐

之所書書之也董狐在當時身親其事知其謀

出於盾故以律所謂造意者當之如此其曰不

不越竟反不討賊云者蓋折盾之詞非以二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故而輒加以大惡之名也不然則何以謂之畏

史左氏稱仲尼曰越竟乃免云者則加之文而

不知其失於誣也說者

謂非聖人之言有見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魯郊本非禮况文公之處尚在三年內天王崩

于去年冬十月忘君父之喪行非分之禮故郊

牛未卜而先傷改卜而殺牛處上天譴告之意

豈止如僖公四卜不從而已哉乃猶行三望之禮逆天甚矣補

葬匡王

四月而葬簡也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王也補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伐陸渾陸渾在王畿之側窺周室也雖王孫滿問鼎之對足以陰折其心然無王之罪著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六

夏楚人侵鄭

鄭人背楚即晉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曰侵著楚人侵掠之罪也補

秋赤狄侵齊

紀之見時無霸王也補

宋師圍曹

宋圍曹報武氏之亂也然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國計之左也補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穆公之子長曰夷次曰堅公子歸生屬意於堅故穆公卒未餘月而葬者夷欲定其位汲汲於治喪也補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邾相怨而邾乃魯昏姻之國公欲為邾平莒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七

而挾齊以為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

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補
意林曰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唯已有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使子路動而違義言而廢信不可以決邾黨之平况千乘乎之國

秦伯稱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

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

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

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伊川經說

纂例曰于宋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于家縱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

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明傳曰歸生據殺生之柄何畏于人懼其見殺而從之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

為後世鑒

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政可知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八

矣補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補

冬楚子伐鄭

前年楚人侵鄭不服故復伐之其君親行故稱

子聲罪致討故稱伐然楚師之來為鄭未服非

為討罪也若使楚子仗義以問鄭弑君之罪則

楚其為中夏矣補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故去秋之

書為公危也今春之書為公恥也補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

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

以得此辱也補

叔孫得臣卒

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九

明當誅補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叔姬初歸未合歸寧亟來非禮也大夫非君命

不越境擅同姬來尤非禮也補

左氏曰反馬也証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蓋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蓋女子有行終遠父母不違故處故留送馬以示相依之念廟見之後既成婦道則遣使反馬以示不復歸之義故

日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氏據之作宵言

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今後世亦莫之行矣家鉉翁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

楚人伐鄭

稱人罪其數犯中國補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據左氏曰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夫晉與衛

侵陳必假其以夏從喬之名於義似矣然以左

氏之言觀之乃惡陳即楚而不附已耳不義之

兵也補

傳斷曰晉靈弒晉成立楚師至而不能禦鄭國亂而不能討陳何所持而責其屬已甚矣晉之不怒也且趙盾弒君書名國史而儼然帥師亦春秋之所惡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十

夏四月

秋八月螽

伊川經說 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補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是時魯專事齊衛久睦晉齊成公將為黑壤之

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來盟者前定之約

也補

夏公會齊侯伐萊

者陵弱之師萊無罪而伐也補

秋公至自伐萊

萊微國也特書至者兵出踰時煩民毒眾危之

也補

胡傳曰平昔及鄭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帥師行之危亦可知矣

大旱

書大旱不雩也無恤民憂國之心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十一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宣公從之晉人

止公子會公不與盟以賂免是故黑壤之盟春

秋深為國諱盟之無責也二國其交有責乎補

傳斷曰宣公篡弒援齊為助上不知周之有王下不知晉之有霸在位七年朝聘不通衛成公為晉致魯公始與會晉人怒其敵齊而簡已也執而辱之僅取賂而免公公復歸而告廟飲至一無禮一無耻

故交有責也

經異曰在會六侯而以篡弒得國者若其四魯以仲遂殺惡而宣公立晉以趙盾弒夷臯而成公立宋以何徒弒杵臼而文公立鄭以歸生弒夷而襄公立何以薦信于神明哉

八年

春公至自會

紀危也補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禮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
死以尸將事夫親喪身死者且然遂將命而以

疾還越禮無君矣補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書有事于太廟紀時祭也禮之常也書仲氏卒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十五

于垂紀大夫卒也事之變也而遂以弑逆之賊

得以善終春秋感慨之情見矣補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不告

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釋者全始終之恩于

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釋非禮也萬入非

禮也雖去籥亦非禮也補

經翼曰釋者祭明日又祭之名所以實尸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各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凡舞入廟必先文後武舞則必先吹籥然後樂大合而以舞終焉去籥不作樂也檀弓下篇云仲遂

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

戊子夫人麋氏薨

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

其非補

晉師白狄伐秦

著援裔猾夏之罪也經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

晉也補

楚人滅舒蓼

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十三

舒蓼其勢益強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

而莫能禦矣補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紀天變也遇

變修省所以應天也補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夫邦君之妻稱曰小君敬嬴妾也而稱焉則僭

禮矣因葬而書聖人正名之義見矣補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譏無備也補

經翼曰左氏以雨不克葬為禮穀梁以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為禮惟孫明復以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得之矣蓋有備則當從穀梁之說無備則當從左氏之說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侮

焉

傳斷曰孝子事親莫大乎葬禮庶人懸封葬不為雨止士喪禮有潦車載簣笠豈國君而獨無乎補

城平陽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補

楚師伐陳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十四

前年晉衛侵陳以陳之即楚也今楚伐陳以陳

與晉平也一見楚之暴一見晉之不能救也補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無哀甚矣補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

朝矣補

齊侯伐萊

紀陵弱之兵也補

秋取根牟

書之則公忘哀貪殘之罪自見補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

帥師伐陳

何以書先言會而後言伐見陳不會然後以諸

侯之師伐之近于義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十五

胡傳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蓋將之也晉王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鄭地卒于境外故書地補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

亦魯不會也補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朝魯時宋內有國亂外
被楚兵故未暇伐今昭公卒宋伐喪不仁甚

矣補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杜預註云六年楚伐鄭取
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故不以黑壤與戎而遠

稱厲之役者志恨也是時晉景方立未修霸業
卻缺雖救之而不能定然書救者與之也補

汪氏纂疏曰救者善
國伐者之罪者矣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六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以靈公宣淫直諫而死故稱國稱大夫殺
無罪也補

意林曰洩冶則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
也所謂大臣者必潔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
焉則止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冶
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廢男女之節然
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
也居大臣之位而為具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為
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而
後知之也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為賢以能止君
淫之為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為賢以能去國亂
之為賢也此兩者繁矩之道也春秋責賢者備
謂也

卷之十終

卷十一原書缺第1面。

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

弑之由補

家氏傳曰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用淫殺諫而
弑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
之所從生討徵舒
亦所以治平國也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之私忿之師也補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深德齊侯生則傾身事之沒則親往奔喪

使貴卿會葬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二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補

胡傳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疆令豈其罪乎不
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自是責楚益輕罪在
矣

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享國十年天王之覲禮不修弔葬不赴罪

也僅一使聘而即報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

不復錄矣補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經以罪之也補

大水

紀災異也補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以當國正卿聘賀嗣君則伐邾之故當以致命歸父何必繼往蓋取釋之謀成于歸父恐齊罪之自往解釋耳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季孫行父之聘也齊侯在喪而亟行聘是忘

哀也補

饑

重民食也大水之後見魯不恤災也補

楚子伐鄭

鄭從晉故楚子伐之左氏以為晉士會救鄭經

無其文附會之說也補

呂祖謙集解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于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傷中夏之無霸也補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

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補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內外之防亂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四

王氏經世曰比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成乎伯主矣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乎伯討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會狄于欒函其言外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伊川經說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伊川經說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伊川經說

遷翼曰或謂陳成公方與盟辰陵楚子即入陳殺微舒此成公所請非也蓋寧父在楚欲除微舒以爲歸國之計故以入陳說楚子楚子因遣衆殺微舒故書法先殺而後入也觀楚子入陳即納寧父則知謀出兩人也夫除好不告司寇無法也殺而復入不仁也納其亂臣容姦也故書曰人曰入口納蓋痛楚不道而傷中國無伯也

十有二年

春莖陳靈公

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莖補

楚子圍鄭

楚之圍鄭意在服鄭以憑陵中夏非討鄭篡逆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丑

之罪也觀鄭肉袒哭臨之辱春秋憾之補

正傳曰書楚子圍鄭紀以力服人之師也而荆蠻之陵中國與王政之不行霸圖之不振其可見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聖人之心也胡氏取楚之能討亂賊者非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言及者並者不義之兵也夫楚之伐鄭非討罪之師也晉之救鄭非恤鄰之舉也二國要皆爭服鄭而已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此之謂乎當晉師之出苟爲鄭也而鄭已與楚平則亦可

以已矣而又與楚戰其至於敗績非自取乎春秋直書之而罪自見矣補

私考曰及者兩相欲之詞而及之者爲主蓋晉不濟河則無此戰故書及在晉也當時楚勢橫行入陳圍鄭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既服楚無及於事經不書救可以見晉稱之怠矣及至於河泉皆欲迎先殺懼晉失霸奮欲濟師雖或失於觀變亦以効師武臣力之忠夫豈畏敵爲身謀者哉林父當元帥之任專閫外之權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勦民則下令三軍退而修德雖先欲濟必不從也既不能違師皆同濟則當與衆一心焚舟在戰况師據敵地利何憂於敗乃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以避失屬云師之罪謀之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爲矣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羨於先殺哉春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六

以林父至此戰而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

經以滅書斷其罪也補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

貶之伊川經說

經翼曰楚子滅蕭偏宋宋與衛國相唇齒未援於晉故有此盟然晉已爲楚敗何可恃也况原

殺達命喪師又可使為盟主乎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因清丘之盟故為晉討陳衛乃叛盟而救之

輸情以悅楚也故一則稱師以責其輕動一則

稱人以貶其媮楚補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

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七

夏楚子伐宋

據左氏以其救蕭也宋之救蕭恤小攘裔未見

其失楚乃以救蕭而伐之橫肆甚矣補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晉之敗績也非師之咎而帥師者之責春秋以

林父主戰書其實也晉殺先穀討邲敗也舍將

而殺佐晉失刑矣補

傳斷曰殺佐中軍偵師會誅然邲敗師歸林父請死士貞子以犖殺得臣諫晉侯復其位舍將

而殺佐殺不服也又加以召狄之罪族而後快
豈先軫之動獨不可使有後於晉乎晉文公敗
楚于城濮其能刑也殺顛頤祁瞞舟之僑三罪
而民服今邲戰踰年而族先穀殺之死不以軍
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春
秋又何恐後去其官乎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宋無故而伐陳以挑楚禍孔達主謀令衛往救

本為與宋同盟懼於楚討其策未為盡失衛稷

懼晉而殺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去其大夫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八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據左氏為邲故也夫晉之救鄭緩故師未及而

鄭已從楚若林父以勦民為慮而即還師則鄭

可無敗矣君不擇將故以卒子敵乃不知自咎

釋楚怨而嫁禍于鄭不智甚矣補

秋九月楚子圍宋

書楚子圍宋則蠻裔猾夏之罪與宋人殺其使

以啟釁之罪皆可見矣補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王之故其父子

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

之會也非禮甚矣補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方圍宋諸侯宜糾合以控御之而不能魯為

望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可恥甚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九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及者兩相欲之詞宋人為王故以宋及楚補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據左氏潞子與晉婚姻也其相鄆舒傷君目弑

君夫人而君不能討晉為討之則執鄆舒而誅

之可也其君民無罪乃滅其國而以其君歸何

義乎補

呂氏或問曰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
與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
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
及留吁是誠何心哉備書而義自見矣

秦人伐晉

報八年晉與白狄伐秦之役也補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王子札也天子之庶兄也一朝殺二

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補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諸侯非時私會已非禮矣况大夫私會乎補

胡傳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
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十

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
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
也不能辨於早雖

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補

經翼曰按公羊傳曰稅畝者履畝而稅也穀梁
傳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于公
田租外又步其畝十取其一是公私兼取也哀
公云二吾猶不足正謂稅畝耳後世賦法日重
皆是詩畝起科則

皆宣公之作備也

冬螽生

螽螽之子也一年兩見為災甚矣補

饑

饑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其二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畱吁

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

書人者貶士會亦貶晉侯也補

夏成周宣榭火

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

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十二

秋郟伯姬來歸

郟伯姬文公長女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

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補

冬大有年

大饑之後復遇豐年書以志幸也補

簡端錄曰有年則有之大有年則大有之聖人何心哉以為記異者天下後世之論也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是時許蔡從楚而魯亦與楚通二國皆來討魯

俱往弔故書日書葬補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伊川經說

胡傳曰斷道之盟諸侯同日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按胡傳從程程從左氏至穀梁氏以為同外楚此時魯已附楚會盟外之恐未然耳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十三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弟公母弟也叔肸其字書公弟叔肸卒紀賢

者之正終也補

王氏集傳曰叔肸之生不名於策書非卿矣死不目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自翟泉以來恃強輕晉魯會無婁因晉徵會

也而竟置不報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之
所以不圖楚而謀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補

公伐杞

杞自文十六年來朝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
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補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邾與郕人有仇郕服魯而邾不敢問今魯與邾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十一

同盟斷道故邾乘間而殺郕子書曰戕于郕痛

責其臣不救也邾之殘暴不待貶矣

補

甲戌楚子旅卒

楚僭王而稱子者仲尼筆之

補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如晉據左氏以為歸父與公謀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事之有無不可知然魯素事齊一旦

捨而附晉驟以大事決於新交晉方趙盾諸卿

用事豈計之得哉

補

私考曰歸父以父仲遂之故素謹事齊今魯自
斷道之盟已改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
蓋季孫行父嘗國貴主此謀左氏以為歸父欲
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殊不知魯之于晉初交
未固此豈遽與謀廢心時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正寢也

補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已畢事之詞也至筮遂奔齊

罪成公及季氏虎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補

高氏集註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
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十一

亡之不免而能不夫度于鱗沛造次之時
異乎他大夫之奔矣故左氏曰善之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成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水

寒極而無水者常燠也是陽不閉而常燠則為

災異矣補

三月作丘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為齊難作丘甲紀重賦也補

按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即五伍為兩也甲士為之長故亦名兩為甲蓋每丘出十有八人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為兵車一乘之數也作丘甲則一丘作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約一甸共百人為兵矣

意林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曷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

汲汲焉求為此盟補

胡傳曰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承天子之命而正其罪者乃王道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出令也伐者行兵也今天子自行兵而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致敗失王道矣故書以見之補

意林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耻言敗是以王者修己而不責于人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補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以齊師在魯故乘其虛而侵擊之不期相遇于道此石稷所以欲還良夫不從倉卒進戰遂致喪師辱國春秋專罪良夫故以之主是戰也

補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三

晉為盟王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為不足道補

意材曰魯次國耳三軍而四卿大夫安得不備公陪臣安得不執國命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師既敗于鞏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偏齊都而與盟袁婁書曰齊侯使國

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補

意林曰郤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秋惡之以為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為之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間則安以榮反是則危以辱人皆多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緇之為其先力而後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魯侵疆也不曰歸而曰取蓋以借霸國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四

兵力而得也補

冬楚師鄭師侵衛

鄭以中國從楚首伐衛喪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補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以望國之君而屈於楚之公子魯之辱也春

秋責之深矣補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楚為強盛凌轅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嬰結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約

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伊川經說

意林曰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為功薄于義而陋于禮與卻克一耳卻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丑

游兵于丘與使皇成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

不復從晉矣

補

趙氏鵬飛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霸王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牽之役於今日乎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據諸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莖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宮成

而王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

胡傳取對紉春秋傳之說斥公殺以哭為禮之非

乙亥莖宋文公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補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據左氏謂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夫晉患方殷乃遽責許鄭許同附楚鄭以已大於許

故凌弱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六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魯能使齊歸之汶陽之田而不能服其田間之小邑蓋歸田者晉之威力也其不能服小邑者魯成之德不足以服之必待威力圍之然後可也

補

意林曰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強國之行若五霸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

晉滅赤狄潞氏甲氏留吁其餘黨散入麇咎如

又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哉故咎如雖潰削

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補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書聘志禮也書盟志非禮也聘者諸侯邦交之

禮禮也盟者歃血以要鬼神非先王之禮非禮

也且聘且盟非禮也補

發微曰此公及庚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裔之伊川經說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據左氏來聘通嗣君也此則聘為有詞蓋庶乎

得禮矣補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出叔姬來朝言其故補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公如晉

據左氏云晉侯見公不敬夫魯與晉為與國汝

田則朝來聘則報其見侮亦公自取之也補

莖鄭襄公

喪未五月莖之速也大不懷也補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魯有二鄆此西鄆也城之見魯人輕用民力也補

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伊川經說

胡傳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秋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鄭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韋

之事則忘親矣稱許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杞叔姬之歸雖非有他故然以公女也故書之

補

汪氏纂疏曰鄭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伯來歸之後不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補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據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遊女故宣伯會諸穀夫
人臣無私交荀首之如齊非有君命於魯僑如
之會穀非有君命於晉二卿私相交會非禮矣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九

補

梁山崩

梁山崩記異也外異不書為天下記異也補

秋大水

山崩大水陰盛之徵補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伊川經說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天王初崩憾公不至自京師而至自會也補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至是以歷十一世其毀已久

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補

取鄆

鄆微國書取魯君滅國絕世之罪見矣補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十

晉以宋之辭會命衛遷與大眾以伐中國帝王
之裔其罪自見矣補

夏六月邾子來朝

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補

公孫嬰齊如晉

據左氏云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夫以天王之
喪不奔而汲汲於謀伐宋以如晉非禮甚矣補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

為與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補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蟲牢之會鄭從晉盟故有此伐此楚書大夫帥

師之始也補

冬季孫行父如晉

據左氏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夫遷都大事也以

賀遷而聘禮也補

晉樂書帥師救鄭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善其救也鄭舍楚從晉正也楚伐之而晉救焉

義舉也書以與之補

七年

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何以書志異也夫牛祀天之大牲也麇鼠再食

其角異之大者也書之既以志異免牛則不郊

矣補

家氏傳曰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

也異

吳伐邾

紀荆蠻侵中國之始補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補

不郊猶三望

書不郊猶三望則非禮自見矣補

朱長文春秋通志曰釐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

所當祭故不書三望借天子禮是以書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

陵

諸侯同心病楚伊川經說

胡傳曰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

攘楚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照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家氏傳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吳楚爭強始見於此補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皆為旱也雩而舉時則歷

三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補

衛孫林父出奔晉

著叛君之罪也補

高氏集註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已七年而特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八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圭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

謂之歸曰歸之者強歸之詞蓋以明晉之失言

也補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畏楚不與晉盟會至是欒書復加兵然非執

詞討罪之舉故書侵補

公孫嬰齊如莒

大夫非君命不出境故聘禮也託而逆婦非禮

也補

私考曰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絕至是魯人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嬰齊如莒以求通好先儒以為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魯前未有婚姻之好今來聘蓋聞伯姬之賢

欲圖昏先行聘以通其情也故納聘未有使卿

而特使貴戚之卿重伯姬因重其禮補

正傳曰左氏曰禮也公羊子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合二氏之言而觀之則納幣為昏禮之常而亦書者以伯姬之賢而表異之耳胡氏以使卿為非禮似應從傳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二

十四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以譖見殺書之著專殺之罪故稱國以殺

而不去其官補

汪氏纂疏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抵牾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

簡端錄曰春秋書天子惟此父天母地而為之子此有天下者之號也故一書為萬世法其他書王者蓋周之稱於天下久矣徐之天尊之也其不天者君子則有說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杞叔姬之歸出叔姬之意非杞歸之故書國魯

君為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杞伯來逆

喪以歸而不書葬者或魯不會補

此段採屬詞而杞姬之來去生死始明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

伐邾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五

邾與魯為昏姻之國吳伐邾魯不能救今晉以

其服吳欲伐之而先來聘言伐邾也魯乃賂之

以緩師及文子不可而師出矣書曰來聘曰會

伐一見晉之陵暴一見魯之依違不自振也補

衛人來勝

勝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勝之故書以

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卷之十二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成公下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繫

之杞春秋與之歸而為之書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一

諸國患楚之疆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

其反覆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

著其惡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歸不言卿逆者君自逆也補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

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伊川經說

晉人來賂

著伯姬之賢也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

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

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補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貪楚之賂而與楚公子成背華從裔罪也然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二

悔而來晉當以禮接之胡為見執而又使帥師

乘虛伐之直書其事不待人晉而罪自見矣傳

載晉殺鄭行成之使而經不書重在君也傳載

楚子侵陳救鄭經不書薄楚不足錄也補

冬十有一月莖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莖庚申莖潰楚人入鄆

楚之伐莖以救鄭也莖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

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補

秦人白狄伐晉

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莖故諸侯携貳而

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補

鄭人圍許

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于許而圍之補

據左氏曰示晉不憚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

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城中城

中城者邪之內而官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

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三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與師動眾不揆之義而惟晉命是從以陷於不

義故直譏之曰侵補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不從者不從人謀也補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

成爲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然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補

劉氏權衡曰左氏謂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取晉書其名乃可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經翼曰晉景未下而先立君春秋又從而書曰晉侯有是理乎見左傳之妄

齊人來媵

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非禮也補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四

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書補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故至者議之也補

晉侯使卻擘來聘已丑及卻擘盟

公留于晉者九月及歸而涖盟之使至矣晉之

無道如此無惑乎諸侯之不服也已補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擘之聘也補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聘蓋謝戰筆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

之迫于晉之辱也補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五

據左氏載周公與伯與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

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政出一人豈容私競復

由王命何可再好伯與之曲直固無實證而周

公之罪自大矣補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爲會實始於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

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補

考左傳事實與經不合春秋權衡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

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

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此言是矣余故取高氏集註以補程傳庶與經合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在瓊澤之北既會瓊澤遂誘狄師以

敗之補

高氏集註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劉翰春秋傳曰雖晉之大命魯與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伊川經說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伊川經說

胡傳曰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

也

正傳曰在京師可以請王命與諸侯奉討矣而遂私會諸侯以伐秦焉蔑王擅伐之罪見矣

曹伯廬卒于師

死于行故不言也補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如京師致而以伐秦致究其心也補

冬莖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莖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歸補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女乃齊姜也成公即位十有四年迄今始娶

又使同姓之親逆之非禮也補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鄭之怨久矣鄭伯從晉伐秦歸遂移師以伐

許一伐再伐卒入其郛其虐甚矣補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以卿往逆未為失禮至不待君迎而即以

至國則非禮甚矣補

張氏集註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莖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乃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此之後

歸父書曰仲見其以父字為氏可謂亂昭穆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八

序矣補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

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

其既同矣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將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秋爵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捨曹

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

之乃盡善也補

簡端錄曰君子曰伯討諒哉乃若先盟後執則文之故諱也於厲何尤使能先令於會執而盟焉召陵將斯下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鄭既從晉伐秦又同盟于戚故楚伐之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九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山去族害公族也伊川經說

蘇轍春秋傳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

故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廉願籠重于出奔必不能討矣

李蘆諸傳會通曰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

簡端錄曰宋四告故四書之實一事也元曷為先奔而後討哉先奔而後討討賊之法也志籠

而後能奔得人而後能討又曰華元出未至晉而書奔晉志其志也河上非晉地曰還自晉何

也奔所宜奔而有益於國故成其奔焉河上非晉之地也之晉之道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

書諸侯往與之會以見蠻裔盛而中國衰也時

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祖之會十四年向

之會與此同 伊川經說

杜氏左註曰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

意林曰春秋之外吳也在於稱其君以國稱其大夫以人而不在會又會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十

許遷于葉

葉近楚許遷于葉以避鄭也 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言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

也 補

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

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

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程子語錄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為楚加兵于宋故

書侵 補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失霸王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耳按傳稱晉侯將伐鄭范文子諫而不聽遣欒黶如齊衛乞師欒黶來乞師非示弱也知楚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十一

必救鄭也然自丙寅至甲午幾越月矣三國之師豈無一至者而鄢陵之戰晉獨以偏師濟耶則晉之號令不取重於諸侯可知矣而沙隨之會獨不見公何哉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

績

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

不暇侯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

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 補

按晉楚對壘未及交戰而共王被矢中目及欲戰則子反又為酒困故書曰楚子敗績然則晉之捷亦幸焉耳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卒有樂

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
大亂文子之見遠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嬰齊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

臣知其莫有鬪心而委罪于側何耶春秋稱國

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書法與殺

得臣同補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

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十一

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

直故不足恥也伊川經說

私考曰鄆陵之戰魯與齊衛宋邾之師皆不至而獨不見公何耶蓋當晉使乞師之時專責於魯故齊衛宋邾皆以魯為望魯公後期則罪有所誅矣夫沙隨之不見公叔孫僑如為之也是時季孫行父當國而仲孫蔑以賢輔之故二難皆以賢稱僑如忌之欲使得罪於晉故搆於君毋將為內難以致師出後期因而譖之耳魯侯自反非有大咎晉聽僑如之譖不明甚矣春秋直書不見公以明曲之不在公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之卿士自此以後厲公凡三伐鄭而皆

有王臣與焉以鄆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

為重以脅諸侯耳楚鄭已敗肆伐不已此則晉

厲之驕志也補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

王命也伊川經說

胡傳曰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十二

寘之于荏丘也伊川經說

意林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執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荏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齊

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夫將作難以亂魯國

者僑如也故書以黜之立其弟以絕之補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

晉釋行父行父自荇丘與卻擘爲此盟也今按

季孫及卻擘盟則卻擘之心亦明矣補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

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補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宣公之子成公之弟也未必僞如之黨

但穆姜之言曰是皆君也似有廢立之意則成

公行父皆卿之矣故歸而卽刺之先刺後名不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四

言其事見偃爲無罪而成公之恐戕同氣也補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爲他人與師者皆書侵以譏之補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

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王兵先尹

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

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補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諸侯同病楚也伊川經說

正傳曰鄭從楚以背中國人所同惡然連兵構怨相尋無已且與王臣同盟失正甚矣

秋公至自會

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

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補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

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奔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五

經翼曰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己出然慶

克崔氏之黨也而使得私通官禁蒙衣乘輦是

誰之過歟及聲孟帶高無咎鮑牽武子又不加

察而刑牽逐咎反縱淫人之志此國佐卒不能

自保而崔氏復進以釀成弑逆之禍

九月辛丑用郊

九月非郊之時也不卜日不卜牲而漫然舉之

非禮甚矣補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以盟王而乞師已爲卑辱况以王之卿士王兵

乃言乞師且蔑王矣豈勝兵乎補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

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補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補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從公伐鄭還而道卒補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夫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卻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用

變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

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

也補

私考曰樂邠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邠氏一族三卿尤為強盛不惟胥童惡之雖樂氏素為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聽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諫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邠氏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邠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

楚人滅舒庸

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異志於吳故楚滅之以

振威於與國也補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既致三卻於死又欲併害書偃於是書偃

以私怨執國法殺之故以國書何以不去其大

夫蓋因厲公之弑而重書偃之罪也補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夫

弑厲公者樂書中行偃也而春秋誅之乃不以

名而以國穀梁謂君惡甚矣弑之者雖書偃之

為乃國人之所同志也故書晉人使人考跡而

觀同欲之者晉民而為之者書偃也補

簡端錄曰晉弑其君州蒲與趙盾書法略同各誅意之所在也若律所謂王謀者若夫穿也書也乃從而加功者耳夫誰不知之而必待書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謂齊為慶氏之難故靈公使華元以戈殺

國佐于內宮之朝夫慶克通于聲孟武子殺之

雖曰棄命專殺不能無罪實為靈公正法也乃反殺佐為慶克復仇何哉故稱國以殺罪累上

也稱大夫明其無罪也補

李氏諸傳會通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愚謂國佐之死固為靈公之無道然慶克濁亂中閭國佐不能見幾而去及殺慶克以邑叛君與之盟而反仍依違於危亂之朝寧能全其身哉又不能不為佐咎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補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六

據左氏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彭城納魚石書曰復入志納惡之罪也補

經翼曰傳稱楚納魚石而經書復入者何蓋納者雖強其所不容然憑藉歸國猶是順辭至於入則乘勢逞強直據之而已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志禮也補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成公自晉歸士匄來聘杞邾來朝有侈心焉鹿囿之築春秋前此未有書者補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為中國要樞楚所欲得而鄭附之兩國侵暴之罪著矣補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載華元告急于晉晉侯師于魚台以救宋

遇楚于靡角楚師遂還而士魴又來乞師可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五

晉悼之急于恤鄰而慎於師旅矣補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朶

晉悼初立救災恤鄰親曾以圖復霸蔑以賢大

夫輔翼霸王故乘喪盟會而不以為嫌諸侯盟

大夫而不以為屈春秋予之也補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襄公上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

臣守之故雖入于楚經還係之于宋所以抑強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喬而黜叛臣也補

胡傳曰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劉氏意林曰楚為不道使臣叛

君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鄆

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

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可謂放

於義合於節制之師矣補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所以救鄭也而諸卿次于

鄆楚不敢肆矣補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

襄公即位則邾子來朝晉衛來聘簡王崩而諸

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

時狃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此春秋直書之

而罪自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此報彭城之役鄭奉楚令以伐宋其罪大矣故

春秋惡之補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姜氏成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書薨禮也補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補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補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魯宋本姻國國君嗣位而使大夫通聘問焉禮

也補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三

人邾人勝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設險所以固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伊川經說

程子責鄭之說胡傳因之然鄭附楚屢為中國

之患恃者險也今合兵城其巖邑鄭人乃成其

地非鄭可有也故削鄭不書經旨似如此

經翼曰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為天下之計而

城之故不繫之鄭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為

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為宋也故可曰宋

彭城若虎牢方為伐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

之又豈可曰

城鄭虎牢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楚司馬也楚兵不得于宋而諸侯又城

虎牢故殺其司馬然左傳載其多受小國之賂

或借辭以殺而不去其官見罪不至於殺補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伐吳以吳與鍾離之會故使子重伐之以張

其勢兵出不義宜子重喪師喪心以死也補

公如晉

童子侯不朝王反朝同列失義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四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公至自晉

長檣近城之地晉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

就已出盟于外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補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

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

臣而下與諸侯盟

故特書日以間之

此會專欲援吳以威楚而左氏載晉侯使荀會
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則其輕視中國之心
已萌葉於此趙氏鵬飛曰自是天
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從楚盟于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今鄭已

同盟鷄澤陳成公苦于楚之侵欲使袁僑如會

求成皆裔向華春秋之所與也補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

侯之大夫則鷄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五

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補

意林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
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
其君之詞也異乎漢梁漢梁者諸侯皆在是而
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
政奪於其臣
不亦宜乎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乃伐之許固有罪然

晉失懷小之義故許終不服並陳而失之也補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魯襄公名午夫子作春秋不諱按禮不諱嫌名

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古制也補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補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

成公姜襄公母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補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六

定謚也喪以正夫人禮僅二十三日而葬速也

補

冬公如晉

公有母喪復如晉朝補

陳人圍頓

頓近于陳陳所侮也特自僖二十五年楚人納

頓以後頓為楚與今楚勢少衰陳遂恃晉以圍

頓補

五年

春公至自晉

時公甫七歲書至危之也補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背華從楚久矣今來聘通嗣君聖人書以善之補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是時莒欲偏鄆鄆以魯為婚姻之國故世子特來求援魯乃遣豹助巫以託于晉與莒同會于戚焉然不越兩載而卒為莒滅亦魯晉之羞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七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氏言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鷄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然告以會戚之期聽其自來可也至使魯衛特往會之過矣補

秋大雩

因早祭志僭也補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忿陳之復歸于晉也各令尹子辛之侵故殺之補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吳來會非為王也伊川經說

胡傳曰來會諸侯而不為王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王吳則貶而稱國私考曰晉悼欲與霸業而亦與吳會何歟壽夢方強懼與楚合與吳通好使為楚憂此悼公遠交之計也蓋欲紓楚患不得已而然耳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八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伊川經說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子貞為令尹伐陳以其從晉也晉悼即合五國救之勤於義矣補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

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補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本平公逐之而曰奔者朝廷尚敬而弱瀆

慢如此所以罪弱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九

私考曰華氏宋之強族世掌兵權然其專恣則自華元奔晉之時已見疑於君矣至是華元方卒樂喜為政而華閱時猶未為右師也又當晉悼公討魚石之後羣臣方有畏心華氏勢稍殺矣故固弱不勝樂營之桎而遂逐之為其勇力不足以掌兵也雖云退不肖實以漸抑其權耳

秋莖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補

莒人滅鄆

鄆恃賂而不修備故莒得而滅之補

諸傳會通曰據趙氏纂例以為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

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絕祀故書滅

冬叔孫豹如邾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

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補

季孫宿如晉

據左氏謂晉人以鄆滅來討故宿如晉此季孫

宿如晉之由也然宿以父喪未周而遽如晉則

其如之非禮可見矣補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恃

強陵弱以滅同姓之國其罪著矣補

七年

春邾子來朝

成七年吳伐邾邾既從吳魯又嘗會晉伐之至

是吳與晉通好而邾遂來朝魯以修舊好補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雖禮然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則過時

不敬矣此孟獻子所以云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也補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補

城費

費季氏私邑也界于邾莒季孫宿初嗣位而即

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當時大夫食邑猶屬于

公城以國事舉也然私邑自專之禍於此實造

端矣補

秋季孫宿如衛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十一

此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

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補

纂例曰左氏曰報于叔之聘豈有鄰國經七年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孫林父來聘報季孫宿之聘其盟尋孫良夫之

盟也補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鄆

前五年子囊伐陳范宣子即有喪陳之慮知晉

不能終庇陳也今子囊復用大眾以圍陳其勢

盛于伐矣而晉悼公遷延三月始會諸侯于鄆

實有緩師畏敵之心故不書救陳罪之也補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已至于鄆越鄭都矣而鄭伯不會則有疾

可知如會而卒于鄆以疾卒也三傳皆以弒言

不經之說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十一

趙氏鵬飛曰若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

陳侯逃歸

夫陳之所以從晉恃其能庇已耳楚患日迫遂

倉惶而效匹夫之逃陳不足責亦晉之羞也補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襄公立八年而三朝于晉此魯所以日卑也補

夏莒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鄭人恃晉故侵蔡蔡楚之與國也而獲其公子

子產所謂小國不修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者也能無致楚之討乎補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之會魯君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

也補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圭

疆鄆田之師補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人無故侵蔡虐其與國則楚有詞於伐矣故

前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

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

也補

晉侯使士句來聘

來聘者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補

九年

春宋災

來告故書補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補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姜氏穆姜成公母也補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上言伐鄭下言同盟自是鄭伯與盟也伐時止

許鄭成故未言盟既受成則盟故書同盟鄭有

罪伐之既服而盟而舍之非窮躡之師聖人之

所與也補

胡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書楚子者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補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吳子在祖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祖楚地補

悼公蓋欲資吳以困楚然晉之霸業方盛乃令中華十二國君世子王吳以為會則是舉天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十五

之諸侯皆宗吳矣非許之得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晉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非

義舉也故日而志之補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公受偃陽故也鄭背中國即楚又與楚同

伐中國罪不容誅也補

晉師伐秦

據左氏報其侵也補

家氏傳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

亦甚矣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所以爭虎牢矣自
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十六

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補

黃氏震曰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滕薛之上以其先至而踴之也非禮矣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不稱大夫失卿職也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鄭之從楚以夢中國皆公子騂之罪也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騂請從楚故騂者從喬之人也而發輒惟騂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虎牢本鄭地自二年晉會諸侯于戚而城之專

以偪鄭鄭既從會鷄澤乃復與鄭鄭得虎牢之

後子駢王謀從楚則負固不服而晉患之矣今

復駐師戍守以偪之楚於是救鄭非爭虎牢也

止欲堅鄭之從耳故晉不與戰而楚師退補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補

胡傳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七

莫強焉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從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

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補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補

私考曰是時鄭人從楚左氏以爲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爲謀迂拙不近事情蓋亳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見鄭及晉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不若

直謂之報復念兵庶乎得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補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六

經翼曰同盟者以鄭伯在會與盟而言也杜氏云亳城鄭地則豈有地主不與盟而可言同者乎此時諸侯一心所慮叛盟者唯鄭故以十二國明神震懾之實非以鄭不在盟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據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

伐宋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復可知鄭又服

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

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信哉誠之能感人也白

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 伊川經說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伊川經說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既服晉而使良霄告絕于楚故楚人執之行

人無罪焉故即釋之 補

冬秦人伐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四 五

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

年之役 補

家氏傳曰晉為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襄公中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

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 補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一

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

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 補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謝前年伐鄭師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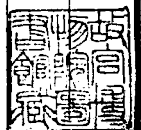
也 補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書

侵貶之也 補



公如晉

謝士魴之聘也臣來而公親往非禮也補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補音詩公
羊作詩

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故婉

其辭也補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二

防滅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

城防者畏齊也補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甸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吳來在向諸侯之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

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耳重言會

與會鍾離同補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

秦

晉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秦境將帥

不和晉侯待于境上視若贅旒悼公之政衰矣

補

已未衛侯出奔齊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以其自取奔下之禍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三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補

意林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則已立矣而衍不
名何耶劉以公孫為貫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
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
也叔武稱位而鄭不名劉篡國而衍不名其不
名也同而所以不名者異叔武稱子而劉稱侯
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

同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補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補

冬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
莒人邾人于戚

定立剽也立剽非正也不能討逐君之賊而反
與會以定其所不宜定此春秋之所甚惡也補

高氏集註曰諸國書
卿明皆林父之儔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國著向

戌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仇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天子不親迎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劉夏士也

使之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

非禮則書也補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

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

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甲弱已不足以當敵

故書公救成至遇力不能進也補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

家相黨以備齊為各而興役之眾故其城堅固

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郛蓋外城也補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貳于晉以與齊黨于莒故來伐補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五

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莖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將

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補

戊寅大夫盟

凡大夫與於兵好皆曰諸侯之大夫如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是也今曰大夫盟而不係之諸

侯何哉大夫自盟不由諸侯之命也補

張氏集註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邾數加侵魯以小犯大誠為有罪晉為霸王

宜告於天子聲罪致討可也於其來會盟而許

之乃又執之於盟會又以歸焉刑政紊矣其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六

乎故春秋非之補

意林曰晉人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已之不可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正本之意也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前年

北鄙之伐為首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

晉會渙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

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

五至于魯矣補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

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

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補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

在於爭霸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七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齊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穆叔

往晉告愆補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七年鄆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

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

伐陳皆著楚之誅也補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蒯犯上之臣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乃挾

責卿將重兵以攻其國春秋之所惡也補

按左氏衛孫蒯田於曹隨飲馬于重丘毀其甌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安而何以田為林父逐君而立蒯諸侯無倡大義以執言者乃自重丘人發之所謂三代直道而行也顧不自愧而反伐之尚有人心乎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八

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

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

已齊之不道可知也補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

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補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

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

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補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書白狄來而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亦不

當受其朝也補

意林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相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王室為之也是以春秋亦于其朝夫裔翟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九

不予其朝不予其朝者懲淫惡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懲蒙氏重九澤而獻其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贊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伐曹也不告於晉而晉謂曹已嘗同會

渙梁雖不與立剽不必復治也故因其使晉而

執之補

意林曰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伊川經說

家氏傳曰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爲之令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歛而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公子午之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

無成功蹟武而已矣補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

爲害則祝柯之謀也補

發微曰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執之以其伐我故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

之非伯討也故稱人補

意林曰此其非伯討奈何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

公至自伐齊

圍卽伐不必起義補

權衡曰公羊云未圍齊非也春秋記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梁云何爲以伐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致齊事也書執邾子取晉已明矣又何以齊起邾乎

取邾田自澗水

書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專罪公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一

自澗水者隨澗水以爲界著其取之多也補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且取邾田也補

莖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以獻公在齊故乘圍齊之後請伐于晉平

公遣欒魴帥師從之經獨書林父深著其罪惡

也補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殞帥師或冒喪伐人

而士甸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補

權衡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據左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蓋崔

杼既迎立莊公欲招權擅政故誅牙餘黨而殺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三

之不去其大夫見殺無罪也杼之奸惡著于此

矣補

張氏集註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專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稱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國

人殺之而分其室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見

其非必誅不赦之罪也補

按嘉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魯備齊難城其國之郭補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城武城

魯猶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更城武城以備

之補

按齊與晉平魯恐齊修同圍之然而晉不救援也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動叔向而向曰敢不承命則晉終不能保齊之不侵魯矣故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

城

二十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三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昔魯結好自是十

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

年之喪也補

汪氏纂疏曰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助于速與淵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儘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蓋自晉恒公卒齊與晉絕至是齊靈

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預盟之國皆晉之舊人

也而齊獨先焉以其始服故尊之耳陳蔡不預

時皆從楚也補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足矣而復

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補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燮蓋嘗為鄭所獲者欲舍楚而之中國正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五

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

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爭也

而殺之非其罪矣公子履同母弟乃遠害懼禍

而奔楚書之者罪之也補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以公弟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懼禍

奔楚直書之陳侯之不明慶氏之專擅黃之從

裔其罪俱見矣補

叔老如齊

齊屢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固

齊好也補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魯始平于齊遂交好鄰國以尋舊好補

二十有一年

春上正月公如晉

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補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五

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

時公在晉季孫宿納之魯之無政甚矣補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乃書之孫鷹之子也擅政而汰久為晉人側

目及鷹娶於范甸之女生盈甸之子鞅常為鷹

所逐故與盈不相能盈母欒初通於州賓懼盈

見討遂講於范甸而鞅為之徵乃使盈城著而

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而又奔強國

以為復歸之計盈不得無罪矣補

意林曰不以范句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舉則句不得逐矣句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越月之間日食者再焉忘天變也補

家氏傳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類月交會者而襄漢高祖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類食以後至今于有餘年未有類月類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為異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六

曹伯來朝

以魯與晉睦故朝於魯將附大國以通於晉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據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樂氏之出非有他

罪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于國而平公勤動

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

故盈發憤卒與禍亂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

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補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以一樂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強而晉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盈之譖為可憫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一七

者也諸侯皆知之而平公不知也故齊侯背此

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補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

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

圖其父終則殺之轅其黨于四境由威柄失于

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補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夏邾界我來奔

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

邾叛人也故是年冬滅紇出奔邾亦受之補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

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

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以專制中國也補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死則黃歸自楚者因楚力也黃之歸自此

當國用事矣補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自齊入晉不言自齊何也潛至也曲沃欒

氏私邑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帥曲

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

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

晉君也補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此齊侯昔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

亂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

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晉者衛之故

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齊

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於此矣補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失救道

也故先書救晉明晉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

罪叔孫也補

己卯仲孫速卒

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為孟

孝伯夫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

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

尤孟氏之豐熙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

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

備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補

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

紇之出奔以阿季氏廢長立少為之也邾為世

讎而奔就之是與讎也故書以罪之補

私考曰滅孫紇奔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為後孔子謂其要君罪之大者也然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滅為紇既不得所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奔齊畧而不錄

晉人殺欒盈

盈之入晉王不由君况既入曲沃則專祿阻兵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手

無人臣禮故韓趙荀范之族即羣聚而攻之國

亂無政眾人乘勝共殺非以國法治也故稱人

殺欒盈不稱大夫討賊之辭也故但稱其名補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補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據杜氏賀克欒氏也補

仲孫羯帥師侵齊

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

於晉故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

晉之疑也補

夏楚子伐吳

據左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

還於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補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前齊襲莒實無所得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手

惡而已補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此年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

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進則

憚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

耳晉霸之衰亦可知矣補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吳還復伐鄭蔡陳許皆從楚之國也楚

率三國伐鄭瞰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

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補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據左氏言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是鍼宜咎慶氏之黨也又不擇所從而奔楚罪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重

更甚矣補

叔孫豹如京師

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

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補

大饑

民有殍為大饑國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

殍無政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襄公下

二十有五年

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據左氏傳以為報孟孝伯之師也補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絕其妻而

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一

因民之忿遂以宣淫之故弑之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

之弑則宜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

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

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

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補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

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

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

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補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

于重丘特書曰同補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二

獻公君道雖或有虧然為林父所逐則義猶未

絕故聖人亦不絕其位而稱衛侯補

呂氏後傳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

于夷儀之衛侯衛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

衍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行

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

衍當立者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

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下以著楚人滅

國之罪補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從楚幾年於茲晉人置而不問鄭從晉

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

書之無貶辭與之也補

十有二月吳子暹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本欲伐楚以報舟師之役乃先事侵巢竟

為牛臣射殲書之責其自輕而見殺也補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三

衍入夷儀則書曰衛侯甯喜弑剽則書曰其君

何也蓋衍為林父所逐人心尚繫位望未絕故

入稱侯不然是與林父以逐君之權矣剽雖非

正臣民共主盟會久列故弑稱君不然是與甯

喜以弑君之權矣扶綱常正各分非聖人孰能

定其衡哉補

意林曰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剽何

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

剽者甯殖也則何為于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

于殖而殺剽也然則為甯殖者宜若何宜乎效

此勿聽耳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處聞

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慕弑因已而立後雖

悔之不
可及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專權逐王及獻公反正之日又據邑以叛

其罪大矣戚本林父私邑何以言入意是時林

父恐邑人未必相容遂逞兇以入故書入書叛

深著其奸雄跋扈之罪狀也補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書歸易辭也喜弑剽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其

位未絕也書各著其不足以有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四

春秋發微曰先言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後言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以見衎待弑而歸也十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據左氏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以討衛然則荀

吳之來非聘也召公以討衛也夫衛林父據戚

以叛而晉人戍之黨逆也至於衛伐戚戍卒見

殺者三百乃召諸侯伐衛其不直甚矣補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以黨叛戍戚而見敗于衛乃其自取猶為此

會以勤列國之衆而不知自咎春秋所深惡也

補

家氏傳曰晉平公此會各大夫之意也林父據
邑叛君平公反取衛田以益林父晉平雖愚何
利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諸侯之大夫互
為羽翼平固無如之何也故當時會者四國之
大夫惟齊公為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晉
卿不書氏各卑晉之用事者貶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寺人伊戾內援外黨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

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

向戍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此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五

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

著其惡者也補

私考曰左氏載宋芮司徒女子曰棄長而美平
公納諸御嬖生在太子痤美而狼向戍畏而惡
之寺人伊戾事痤無寵誣痤與楚客盟將為亂
向戍曰固聞之求其弟佐為請向戍詎而與在
語故使失期痤無救乃縊已而公知其冤烹伊
戾黃震氏以此為向戍之罪也然凡殺世子皆
嬖寵庶孽而先有奪嫡之意然後小人乘間與
讒以為之助寺人伊戾之誣太子痤與向戍之
得證之由平公嬖佐之母也公因太子使無以
自明則太子不得不自縊耳是宋公有欲殺太
子之心者也故專目宋公而斥殺與晉侯殺世
子申生義同夫向戍小人不不足論矣是時樂喜
為政殺太子乃事之大者而獨
不能救則不免於全身固寵矣

晉人執衛甯喜

不以討賊之辭書者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

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耳非伯討也補

高氏集註曰弒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甯請楚師伐鄭而死于楚死非其所矣補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蕭魚而後楚不敢與晉抗雖嘗伐鄭諸侯猶知

救援故不能得志于鄭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六

六

恣霸業已怠楚是以復為侵陵之舉也鄭雖未

服于楚明年晉楚為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此

春秋之所慨也補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

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

賢矣補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

夫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桓

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昭定哀之春秋

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補

孫氏發微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宜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

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濮諸侯莫

有見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六

七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弒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

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故春

秋皆曰殺其大夫補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鱣始衎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今以其專而

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逃其兄而去之鱣衛獻之

母弟也獻非鱣不得返國今甫奠於位而不能

安鱣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

也補

意林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歸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歸以全身不罹於惡名為智以母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蕪可為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諸侯之大夫即前晉楚蔡衛陳鄭許曹之大夫

也書叔孫豹再盟著其盟之非也何非也瀆也

夏既會于宋趙孟既以楚氛之惡是懼矣今又

盟焉宜中國之不兢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八

正傳曰此會蓋合諸侯大夫以弭兵其名則善矣而楚表甲以會而又爭先焉其信安在晉既以遜讓而楚勢益振故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也宋之盟叔孫豹之偷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時煥也補

夏衛石惡出奔晉

據左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書之

者志惡黨之逸罪也補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

來朝補

秋八月大雩

旱也補

仲孫羯如晉

據左氏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書之者譏失如也補

冬齊慶封來奔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无

慶封者崔杼之黨負惡逆之罪卿士大夫不能

去盧蒲葵王何莊公之倖臣也乘亂去好期年

之內二族皆亡乃得之於倖臣卿士大夫之恥

也會為望國首納齊之凶人何以示諸侯宜齊

人來讓奔也春秋書之所以病魯也補

汪氏纂疏曰齊殺崔杼不書蓋非以討賊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朝楚也屈亦甚矣書曰如猶為諱其恥也補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公在楚者外為楚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

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

在以存君也補

齊氏履謙曰季氏無君故正月必存君以示義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行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七

闕弑吳子餘祭

闕門者也刑人也禮刑人不在君側吳子近刑

人則輕死之道也補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昔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昔齊

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

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

攜乎補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補

杞子來盟

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

來聘之下補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聘魯始此春秋書之喜其來而著其善也

補

私考曰來聘不稱公子者未為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耳胡傳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士

之則過矣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而輕

於絕人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本惡族也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不知以臣

道自處好事自專至於身不見容宗祧不守是

其罪也至於公孫董公孫竈擅放大夫是無上

蔑君其罪均矣補

按北燕燕國薊縣即今京師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也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楚之無禮見矣補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本姬姓之國迫於荆楚遂叛華即楚則其父

淫子惡有自來矣補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上書災下書卒見卒于災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賢之也補

天王殺其弟倭夫

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補

張氏集註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僭括謀亂而免倭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于朝之亂也

王子瑕奔晉

瑕蓋亦與聞乎僭括之謀括事敗而倭夫見殺

瑕懼及禍而奔晉景王不能庇其同氣使倭夫

見殺於尹釗之黨而瑕懼以出奔則瑕固有罪矣王獨無罪乎春秋書之譏及王也補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之子共姬從夫謚也書叔弓如宋葬

宋共姬親之也賢之也補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

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

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也補

張氏集註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各以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志葬者因會而書也鄰國不討弑君之賊公然

會葬人倫廢天理滅矣補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伊川經說

胡寧通旨曰 澶淵之會書宋災故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于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賦不討御書葬與正卒者同其義則內貶魯君通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弑父與君之大變以弑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可謂倒置矣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通刺天下之大夫也意林曰 宋災故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違而小人恤所近天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戎翟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六

十四

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

安所樂失其所也 補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各未葬也不薨

不地降成君也 補

汪氏纂疏曰 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於不慈不孝野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于矣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

非禮也 補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六

十五

書國人 伊川經說

胡傳曰 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會于號尋宋之盟于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

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

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責修盟晉人以信

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補

高氏集註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

尋宋之盟也經先趙武所以抑楚而存中國也

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伊川經說

胡氏通旨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秦公子名即所謂后子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貽禍而罪秦

伯何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不曰

公子出奔而特稱秦伯之弟出奔也補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晉地即太原也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善禦侮也補

按左傳狄來侵太原而晉禦之于境得禦侮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過矣春秋書之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

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

可立也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

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

莒展與出奔吳

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

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

君與弑之辭也故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民者罪諸侯也虢之會

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

稱昔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昔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昔人之諄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昔人為可討也展不稱子聖人不與其為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補

高氏集註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議其乘亂牟利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三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子之卒據其赴而書之外之也補

胡氏通旨曰國弑其君麇而以卒書者雖承其僞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以會不殊淮裔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弑逆之罪亦著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

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乾谿事起也補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是為宣子代趙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

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補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之來聘也補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不待去其官而誅罪弭

亂之義見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四

意林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諫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公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諫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諫之猶鷹鷂之發也無爾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公輕身而違弔鄰國之妾不以禮自居矣不待

至河見拒而始為可耻也君拒臣納是昭公曾

陪臣之不若也補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莖滕成公

卿共小國之莖禮過厚莖襄公滕子來會故魯

厚報之補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來朝修事大之禮故能使大國不卑而

禮之春秋與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五

八月大雩

志旱也補

冬大雨雹

志災異也補

北燕伯欵出奔齊

據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不書大

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補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戾氣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兩雹災之甚也補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事伊川經說

胡氏通旨曰申之會不殊淮裔者在會諸侯皆裔也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裔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麋書卒略其獄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六

楚人執徐子

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耳

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補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

楚與諸侯伐吳為齊討慶封也慶封負弒逆之

罪而奔吳封之鍾離故為齊討之討之誠是也

然楚圍負篡弒之罪是以逆伐逆也補

執齊慶封殺之

慶封固有罪然圍同負弑君之罪而殺之宜慶

封反唇以相稽矣補

趙氏纂例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

張氏集註曰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

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賴小國遂者繼事之詞言既伐吳又滅賴著暴

虐之罪也補

九月取鄆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七

莒滅鄆以為附庸今魯取之也補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甲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

家公乃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

于季氏矣補

家氏傳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矣

簡端錄曰舍三軍毀三而為四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蓋中軍既舍則勢不得不二不得

不二則不得不四以今之舍參昔之作季孫之罪著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據左氏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然稱國

以殺又稱其官則必殺之非罪而為累上之辭

耳補

公如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八

諸侯朝覲會同自有其時違時犯先王之禁而

忘宗社之重其為卑屈危辱甚矣宜其取譏於

女叔齊乎補

經翼曰當公初立穆叔即謂其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此其人必屑屑於威儀間者故自郊

勞至於贈賄舉無失禮女叔齊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豈必陳司敗同姓之論而後見其不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卿會號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

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補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之行非禮之恭矣見想於莒人而後

見執于晉書至危之也補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兵以義勝魯納莒之叛臣而利其二邑及莒人

來討叔弓帥師敗之蚡泉雖勝春秋耻之補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九

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

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

之役狄道也楚於是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

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補

陳氏後傳曰越大夫常壽過與會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兵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

若楚謀之失也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莖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拜前年取莒牟夷叛邑也補

莖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書華合比出奔著寺人之禍也補

胡傳曰宋公寵信鬪寺殺世適產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下

家亦可畏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十

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

吳以正之補

冬叔弓如楚

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

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補

齊侯伐北燕

燕伯欵自三年奔齊齊侯伐北燕將納之二月

盟于漕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玉櫝畢耳不

克而還故但書伐而不言納見燕臣之不忠齊

侯之無義也補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

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補

按左氏謂齊求之也齊履謙曰彼欲求成於我日輸我欲往平於彼日暨兩相欲日及是時晏子相齊強於政治是魯求齊平也

三月公如楚

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逼於強令而朝楚甲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十一

辱甚矣補

叔孫舍如齊蒞盟

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補

穀梁傳曰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一月癸亥莒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

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日陳侯之弟親之者

所以甚招之惡也補

陳氏後傳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日陳侯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十二

楚成章華而諸侯落之晉作虎祁而諸侯賀之

春秋書之非其往也補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招擅權殺偃師公子勝使人來愬冀其討也行

人何罪乃執殺之則罪在楚矣補

陳公子畱出奔鄭

楚將討陳故陳公子畱出奔鄭書之志亂也補

蘇子由傳曰留既為君矣不日陳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為君也

高氏集註曰偃師曰世子留日公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

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時之狩不於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蒐禮見兵權

之移於下且奪民時也補

意林曰奸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見其恃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據左氏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書曰

陳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十三

之為文補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

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奐招之黨也執而

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不待貶絕而

惡見者也補

葬陳哀公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

大大夫會之補

許遷于夷

先王疆理天下分封有定而楚乃遷許于夷肆

為繆亂其罪大矣補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猶書其災者聖人與滅繼絕聞變惻

然書之以寓存陳斥楚之意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十四

秋仲孫獲如齊

曾無故與齊平齊益輕魯叔孫蒞盟之禮兩年

不報故又遣獲往可見魯弱而事齊為恭也補

冬築郎囿

左氏以為書時非也夫囿之築所以厲民也叔

孫昭子之言是矣然但云焉用速耳而不言其

不宜築也夫不宜築而築者雖時亦病也補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樂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

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彊非卿

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補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為政也

補

胡傳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段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

至是季氏身為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日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五

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莖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元凱曰無冬闕文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莖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於茲以楚

子弑君之賊為之會主也今楚已得陳又欲舉

蔡乃誘而殺之是以賊討賊也春秋罪之補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

大夫于厥慙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

以病晉也補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娣齊歸則襄公之

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六

大蒐于比蒲

蒐于紅經黜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

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補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禚

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背齊歸之殯

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盡矣補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

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人肆焉
推行取之無忌此韓起之罪也補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
之

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滅國

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為牲

也聖人詳錄之深惡楚裔之暴也補

權衡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
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十七

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
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
子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
苦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播越於外至是十年藉齊之力僅能納

於別邑蓋為強臣所拒不能得國也燕伯出奔

名而納之不各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補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
來聘也補

公如晉至濟乃復

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
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

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穀梁所謂季孫氏

不使遂乎晉也補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作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十六

度以猜忌信讒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
辭書之補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慙不克而以費

叛慙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補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

君又伐其國也補

晉伐鮮虞

晉假道于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戎翟之道

也 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狄晉也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于狄鮮虞兵入郟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

十有三年

春秋程傳補

南蒯據費以叛故叔弓帥師圍之而不思臣之

春秋程傳補

叛已也由已之叛君以為之倡也孔子曰陪臣

執國命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書圍費之意也 補

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情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

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

首惡也 補

蘇氏傳曰比將為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此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比死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

殺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

補

趙氏集例曰棄疾假立為君國人心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不

春秋程傳補

言棄疾之殺其兄比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

簡端錄曰虔之殺非比令也而比實逼之故曰比弑比之自殺非去疾令也而棄疾實逼之故曰棄疾殺虔君也比臣也下殺上曰弑比棄疾皆公子兩下相殺曰殺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乘楚之亂大合諸侯而天子之老十三國之

君皆與焉可謂盛矣然不能討楚之亂又不能

悼信明義固結同盟徒耀兵甲示威諸侯是欲

合而反使之離也 補

陳氏後傳曰晉之不自強於至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耳於是復合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列國之君大夫旅見于楚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王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為哉

公不與盟

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圭

罪實為幸也

伊川經說

戴氏溪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業最先治魯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但以霸令威

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

季孫得道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甚強家故

也補

經翼曰劉子在會則當以王命執之歸于京師乃私執以歸國何其悖哉叔向日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斯言實啟之也故春秋人之以交責君臣之罪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

補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虔滅陳蔡而并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

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者也故其復國也書國

書爵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國然補

春秋發微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荆裔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抑強裔而存中國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七

圭

按書二侯之歸聖人蓋幸陳蔡而追恨楚虔也當有以守國戕身師以無寵見殺陳蔡之滅晉侯固置之不聞而廬與吳自謂死灰不復然矣今乃得復歸此雖棄疾之假義而天意存焉未嗣位而即稱侯聖人慶幸之意恍然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補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其失進退之義亦甚

矣宜其見辭于晉而不得入也補

吳滅州來

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為附庸及茲楚亂

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

見其滅之之易補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拒其君而歸其臣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欲未

遂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補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三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此公子鐸與蒲餘侯之謀也徒以愛憎之故不

顧大義而賊殺公子以擅置立亂人之國其罪

惡大矣故春秋書而誅之補

按晉丘公之子郊公居喪不感國人弗順而欲立丘公之弟庚與意恢者亦公子之儔也蒲餘侯善庚與意恢善郊公故蒲餘侯殺恢公子鐸迎與于齊而立之如公奔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昭公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祭者王於誠慙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

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

之變其常也叔弓預于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為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一

之徵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没于其家如柳莊

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

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補

高氏集註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官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蒞事籥入而下卒此豈雉鼎之變而已哉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之奔以無極之讒使之奔鄭然亦朝吳明

不能遠奸誠不能格物之所致也向使朝吳誠

明既立則佞人遠矣下位之言奚為而至哉均

之為有罪矣補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已伐鮮虞伐之又伐荀吳本以殄滅為

期者也觀十七年陸渾之滅無非拓地計所謂

不納叛不受降如左氏載圍鼓之事浮誇不足

信也補

冬公如晉

公屢擯於晉而朝之不已庸懦甚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二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徐本無罪而伐之受其甲父之鼎而與之成可

謂非義矣故春秋惡之補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御戎翟之道誠信而已因其亂誘而殺之無道

甚矣以裔殘裔春秋直書而其罪惡著矣補

夏公至自晉

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踰

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

而事著矣補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以卿會葬非禮也補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三

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於昭

公也補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邾子博通今古知歷代建官之義仲尼以為賢

者也故書于策表其賢也補

按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見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信矣然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摛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槩見何哉蓋上古時村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各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

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郊子乃議顛項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其善者而從之者非耶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于楚而

為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補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即彗星也大辰大火也心星也書有星孛于

大辰志天變也補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四

是時楚勢盛強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伐

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于楚也今闔閭始以兵

入楚境雖師徒敗衄餘皇被獲然光隨以計勝

楚則兩敗相當而吳之日張楚之日削實基於

此故春秋志之補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補

六月邾人入郕

邾人無可聲之罪而邾人出其不意襲而入之

春秋惡之補

秋莖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子聽王子勝之言遷許于析實白羽自葉遷

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補

正傳曰先王分封有定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楚十五年復遷邑許自夷遷居葉今又自葉還白羽其以裔凌夏

犯先王之誅矣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五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天下無霸而宋元公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

春秋錄而進之補

邾人藉稱邾襲而俘之辱及其君夫人其罪大矣胡氏以為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為

聲罪執言之兵是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罪世子也罪其有致弑

之道也補

李氏會通曰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已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終誅之也

簡端錄曰弑者殺人之別名也凡下殺上皆曰弑其惡不係于字義也故許世子止亦書弑左氏稱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止非醫也其殆自以為能醫者與故不由醫而自為之藥親有疾召醫而弗擇也進藥而弗嘗也謂之不孝况不由醫而自為之藥乎飲止藥而死是死于藥也非止而誰雖然止悔而奔以此非不孝子也而不知重其親不知重其親無父之漸於是乎在故春秋謹之

已卯地震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

冬莒許悼公

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莒

伊川經說
王氏輯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為義例也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不赴於列國故也間有書者或其人自隱罪逆同繼位之常禮莒其君如蔡般是也或賊已就討或出奔而他人繼葬之如禮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而斯繼之是也公歎不知此義乃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為春秋定例至於悼公書葬謂之赦止恐非經旨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公孫會之食邑也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

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

經翼曰會者子臧之子鄭者子臧之邑公孫會得罪而出猶待放於其邑也公羊氏乃以會之出奔為叛又謂經不書叛為賢者諱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况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宋華亥向寧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鄭出奔而不先書叛又安得樂日出奔為叛乎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

此故書以著其惡

補
張氏集註曰繫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見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繫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

耳 補

私考曰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戍之子二族本宋之強家也至於華元則專

恣無君而宋昭遇害向戌則奸邪蔽主而世子
遂遭讒此其不忠之大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
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宋元公惡之於理
亦正豈可以為無信多私哉但平公在位四十
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變元公
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為已無序矣
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遠不遠仇國陳宋之仇也
危 矣
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為亂而宋其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莖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

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三大夫之叛宋久矣而此復書叛者以始終其

叛逆之跡以大其罪也

私考曰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
內里名也華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
人不附而皇樂諸族皆助公耳至是因陳而入
國以叛但言自陳而其義已明矣凡叛有入於
威蕭晉陽朝歌者而皆不係之國以其邑在郊
外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故係之宋
亦可以見叛臣逼
脅其君威已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鞅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平侯廬之子也左氏載費無極取貨于東國

嚇國人出朱而立東國東國者廬之弟朱之叔

父也夫朱曾祖靈公般為楚所戕祖世子有為

楚所用今廢置之權又出於無極之手朱忘其

世仇而復依於其國亦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九

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又

為見拒春秋蓋傷魯之削滋甚而不能以義自

強也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十九年高發伐莒矣莒猶不服故景公親將以

伐之莒子行成而莒始服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前書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此書自宋南里出

奔楚必係以宋者見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也

然當是時不有楚遠越之援則華向猶有所顧

忌不有戍諸侯之請則宋人亦未必相從故凡

亂臣叛逆之事不特身犯不韙亦恃樂於亢不

衷獎亂人以助成之耳春秋前書自陳此書奔

楚併罪之也補

大蒐于昌間

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

蒐時矣然書之者譏之也何譏乎公不得與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十

補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執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是天子而行大夫之禮也補

王室亂

王室即京師也不曰京師亂而曰王室亂者蓋

京師者統一國而言王室者王王家而言景王

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

也故曰王室亂補

按景王太子壽早夭與旬皆其母弟子朝庶

孽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

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於是劉子單

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

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

單欲使王猛惡成喪以行事也於是子朝作亂

劉單相攻諸王子皆奔

走於外而王室空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七

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補

意林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

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

挾君之勢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為天子臣也

君昏則不謙固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

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

也上下胥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東周之京師也王室既亂國內無王故不

稱京師而曰王城然是時子朝實在焉故入者

難辭也左氏載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

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而經不書者何以

猛入即卒未成為君無以成晉納王之功耳補

劉氏權衡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

天子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

之子冠王于子又與他

王子相亂故稱王係猛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補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

來聘以魯為卑已故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十一

止傳曰觀叔孫在晉夷邾大夫而不與之坐及韓宣子將以叔孫與邾則去衆與兵而朝以彈其難范獻子求貨請冠而皆隨機應之及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至跡其始末以忠信待人而於饋沛之際畧無自失可謂不辱君命矣晉乃執之于通聘之時可謂無信義之甚者也何以為

盟王故春秋書之

按叔孫舍乃豹之子也豹會于甯樂王餽求貨卒弗與舍今被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可謂賢大夫矣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于于春秋之明鑑也舍即昭子媯經曰舍

傳曰媯一也

晉人圍郊

邾子朝邑也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

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師薄之

為援非勤王之義也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補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于楚而卒補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之惡為國人所不容乃自奔也補

胡傳曰庚與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齊人納郊公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十三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蓋

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

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

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六國皆敗而

喪師之凶三國尤甚故特言之補

劉氏權衡曰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公子光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經不書楚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

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

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補

經翼曰天王者敬王也旬為子猛同母弟猛卒則旬於次為正使劉單當猛卒之後即迎立

敬王于王城則名位一正孰敢不從乃遲疑觀望於是子朝乘間自郊而入以依尹氏尹氏遂

擅立子朝至二十六年冬敬王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則四載之中正統絕天下無王矣故春

秋於尹氏立子朝之年即冠天王於上所以黜子朝而明正統也非聖人孰能書之至於子朝

篡位尹氏擅立之罪不待貶矣

八月乙未地震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十四

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宮極為屋所壓而死周地

亦震也補

補傳曰變異不書事應然觀周魯之地震而考彼時之時事天人相與之際深可畏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是時叔孫舍拘囚于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

以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補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覆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氏謂姑至自晉尊晉非也晉無信義於聘而

執其使不足為盟主矣何足尊乎書之者賢叔

孫而重其至也補

劉氏權衡曰姑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

褒而褒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祀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十五

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錄之也補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舍之如宋據左氏為意如迎昏也意如遣公室

之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補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

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

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惡

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

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補

有鸛鶴來巢

鸛鶴穴居北方之鳥南不踰濟濟經齊魯之界

魯在汶水之南今來魯而又巢居非常故書也

補

張氏集註曰柳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六

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鸛鶴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王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駟至大亂則知鸛鶴來巢之異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書一歲而二雩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補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譏公有以自

取也補

經翼曰魯君失政已歷四公季氏專政已經三世是時王室大亂晉伯已衰季氏何所顧忌耶

公聽譏人之計忽懿伯之言而遽然致伐則季氏得以自救為名而伐公徒殺郕伯惟其所逞矣彼雖不敢刺刃於公而公不能自安其身陽州齊魯境上邑公倉皇出奔惟齊為近然不敢直入而徘徊顧慮者止境上亦可悲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不能討意如于魯國徒慰安昭公于野井譏

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補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為公死也補

意林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婚不恐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七

也不恐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婚可以無死婚之虎畏也會哲使會參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會哲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會子之所以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婚少聞曾氏顏子之說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婚也婚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此之謂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云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諸侯卒其境

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而佐卒獨

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補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

處公則齊景仗義之功未矣補

私考曰取鄆取之為已有以居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田可以見鄆田之在齊也故取係于齊而景公自利之實不可掩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左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補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

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

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補

孫氏發微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

齊故齊侯矯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補

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公會鄆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

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補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

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不言歸而言入者言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左

歸熈與即位於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

於外也補

李瑾春秋指掌義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王盟於時不能即逐于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楚其罪不容誅矣然

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

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

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補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補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

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

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手

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

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

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補

按光當立罪在僚故稱國以弑當是時為季札者雖懷避位之貞苟有為國之念當權受夷末世及之序隨即禪光以全諸樊父子之情則臣民咸服僚必不敢相競而爭豈不兩全而無害乎此實春秋之微意隱而不發者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宛之行實無所考據左傳但稱其直而和國人

說之蓋恃國人之悅已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

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稱國以殺見楚國

無政也補

于扈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扈之會列國之大夫為成周謀納魯君也夫成

周為勤王納公為恤鄰皆義舉善謀也可嘉矣

晉鞅以取貨為詭言以敗之蓋晉之六卿猶魯

之三家也宋衛雖固請之晉頃何能為哉士鞅

之罪不待言矣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圭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庶其界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

意如復納之夫快邾之賤者春秋錄無所遺誅

季氏之世濟其惡而無君也補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不能自立而為強臣所逐棲身于鄆為陽

虎所敗奔馳于齊晉之間可辱亦可憫矣補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之奔齊屢往求納而景公不能公無所望矣故欲如晉以求託焉而竟莫能達也乾侯之次亦可傷矣補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葬

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補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補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公至晉不見受不待稱之爲王君而已辱矣補

公如晉次于乾侯

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補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欲納公而卒書之者惜之也補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書潰見昭公之見棄於民也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補

意林曰居於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日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葬

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吾君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以徐子之不執二公子而使之奔也一怒

之間遂至暴其師而滅其國奔其君而絕其宗

祀虐之甚者也故春秋書而裔之補

徐子書名者業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與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唐陸氏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

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

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者也補

陳氏後傳曰書適歷之會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五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為士鞅所阻則但唁之而

已必使荀躒者荀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

欲使他人得傳公意也補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邾之邑名邾快黑肱相繼來奔

季孫當國以類至也補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取闕不言公蒙上文也鄆潰而公寓乾侯無所

仰給故取闕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

蓋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稅而

實不得居其後薨于乾侯喪返而始得葬于闕

焉悲夫補

夏吳伐越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五

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入郢未返

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補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

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

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

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

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

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補

薛季宜經解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王室其實皆京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專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

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事至此極可

悲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柔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定公

元年春王

定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

在權臣不得正其始補

意林曰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墮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一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宋仲幾會城成周而不受功罪也然韓不信晉

之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

故曰執于京師疾之也補

李蘆會通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伊川經說

家氏傳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

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不當立偃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諫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補

據左傳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二

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補

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廟毀已久禮有其廢之莫能舉也季平子因昭公之出乃禱諸煬公因為立宮

倅禮甚矣補

冬十月隕霜殺菽

霜殺菽陰極之徵補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書雉門及兩觀災志變也而曾以諸侯僭天子之禮亦並見矣補

經翼曰按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為庫門而庫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雉庫路三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兩觀在雉門外兩旁東西各置一臺作樓於上以懸法象示民觀故謂之觀其狀巍然高大又謂之象巍臺下不為門空虛洞達闕然為道故又云魏闕蓋中門惟天子出入則開而兩觀之下則臣民往來之常路漢書所謂伏闕請闕者即此處也觀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然大雅縣之詩稱大王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諸侯止宜二門而魯之雉門兩觀皆非其分子家羈所以為僭而後世陳祥道云為周公故則又為魯解耳及者災起于門也非不以微及大也權歸季氏定公無為則臨民布法之地亦為虛設故災非為僭也僭不始於今日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三

秋楚人伐吳

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不能內自修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而遣人伐之自是大為吳困而不能復振矣

補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受位于賊臣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書之者譏之也補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

因會而請盟于臯鼫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四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補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舉以行天討無功而還

故書侵以罪之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至是蔡人不勝楚之跋虐乃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獲其患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吳子至黃池之會自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丑

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于沈也補

汪氏纂註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使之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處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

意也故書公及伊川經說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召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或怒其內附故遷之容

城盟會甫臨偪遷隨至許亦難乎其為國矣補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補

劉卷卒

召陵會罷而卒則知卑馳之盟以疾不與也補

陳氏後傳曰卷者王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葬杞悼公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六

楚人圍蔡

諸侯大會召陵而侵楚實蔡昭公之所為也而

又滅沈以剪楚與國楚是以有此舉然而僅以

人圍雖其心輕蔡而兵將之驕惰亦可見矣補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惟中山是伐書

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補

葬劉文公

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補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能聽蔡侯之請而伐楚可以愧晉之為霸王

不能存中國之諸侯者多矣故春秋書其伐以

與之又書楚之敗奔以褒其全功也補

庚辰吳入郢

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夷

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補

五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七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為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此邇近之事不足

具列諸侯補

胡氏通旨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

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

見其事之未矣

於越入吳

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

做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

吳若為楚復讎者是以君子惡之補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

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

媾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

三綱可正公室強矣補

劉氏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輩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矣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羣逐之裁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八

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仇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

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補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

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

亦甚矣故謹而日之補

二月公侵鄭

魯之侵鄭以鄭之伐胥靡故為晉討之夫鄭有

罪而問之與鄭兵加於已而應之可也今乃為

晉報怨而討之又行侵暴之事春秋書以罪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九

補

公至自侵鄭

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危

之道也補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云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

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一卿將命可兼

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

虎所制也補

劉氏意林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竄王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隸僕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為之脅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効也苟甚之必錄之錄之故必自其禍之所起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濱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補

冬城中城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十

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補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取之以居昭公後鄆雖潰而猶貳於齊何忌不言何史之闕文也春秋書二卿圍鄆則見其無公室兆於此矣又按左氏其明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則見其無三桓之機亦兆於此矣補

高氏集註曰二卿圍鄆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也仲何為哉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驟諸侯散離盟始復志

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補

陳氏後傳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十一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而衛不至蓋齊人讓之而衛使行人北宮結往謝齊遂執之以侵衛稱行人者非使人之罪也補

意林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補

李氏諸傳會通曰此齊衛合黨之始夫當晉楚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以圖晉為事此春秋之所深慨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補

李氏會通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霸之不振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圭

九月大雩

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補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鬪志

補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公以正月侵齊而未得志故復侵之

補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此報公春之再侵也

補

公會晉師于瓦

公因齊伐西鄙親至于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

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

補

權衡曰晉人與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天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賈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圭

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

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

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補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衛無可聲之罪魯特以貳晉之故而為晉侵之

書侵譏之也補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

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補

從祀先公

昭公為季氏迫逐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

始祔廟之禮至今缺然陽虎欲殺季氏專國政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五

遂定昭公從祀以暴季氏之惡而取媚國人所

托於正以售其不正者也補

意林曰從事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為裕邪宜曰大事於太廟為禘邪宜曰禘于太廟為時享邪宜曰有事於某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

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

可知矣故言竊以志不恭之大也補

簡端錄曰虎叛不書奔不書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則書此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也叛易知也奔易知也祀乎帶乎其于國也大矣而人或以為小也不書其可乎且書叛書奔跡也而未若二者之書之得其情與勢也曲而中稱而隱仲尼豈得已哉又曰陽虎作亂而叛是時也魯故多矣不書書其重者曰盜竊寶玉大弓而暴橫無君之狀著矣曰從祀先公蓋發難之端也其情逆其事順啟奸心有由哉從祀於是乎書

九年

春王正月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五

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

得寶玉大弓

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

其得之于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

補

簡端錄曰陽虎既竊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殆虎遺于道路以為緩追之計也追者得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抑有遺恨焉耳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
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

藁蔭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補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
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其

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

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

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

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

哉補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

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治

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為夾谷之會

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於信

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經言會而傳言盟

足知其誣也其盟辭尤悖景公之言曰魯以君

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裔道教寡人晏嬰之

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

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齊人歸田以謝

過觀此足證左氏之浮誇矣補

簡端錄曰齊既平矣何以又有夾谷之會會而歸田所以成乎平也

又曰前此嘗歸我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闕矣皆不云來來者齊志也誠于歸矣歸者平之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七

約來歸者聖人之化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圍衛必欲其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徒

足以堅齊之從晉衰可知矣補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伊川經說

按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聖人道化所感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邱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邱叛不書於策書圍邱

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邱則強亦可知

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二子

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據

事直書深切著明矣補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寵用桓魋羣臣離心故聞子明諳大心

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大

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為亂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景以嬖寵之私而逐庶弟則親親之恩廢公

子以愛馬之故而扶寵臣則尊尊之禮忘尊尊

親親國之經也而皆棄之此君臣之所以交失

也大心與地辰佗彊雖非宋之賢臣然以國卿

之重介弟之親而一朝以嬖佞逐之宋之非國

可知補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補

家氏傳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

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于晉

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

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邱奔齊齊

人又致邱是以叔孫如齊謝焉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

出奔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匡君靖難而為辰所率出奔稱名亦罪之也補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辰宋景公同母弟也當其為地請而公弗聽悻

然率佗彊以出奔乃藉陳之力入邑以叛此雖

四人之同謀而因情定法辰實亂之首而罪之

魁也故書曰宋公之弟一以見景公不能制其

弟一以見辰之恐絕於君兄而三人則在末減

之條矣故曰及補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洺盟

此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也昔魯親晉而鄭附

齊今鄭睦于齊而魯與齊平矣既平然後洺盟

補

經翼曰自孔子用魯講信修睦平齊之後不復與鄰國爭故鄭亦忘六年之怨而求平耳暮月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辛

而可效驗固如此家鉉翁乃云魯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非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

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

意林曰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上則治奚由順哉故師行邢域之中而書之若異

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之意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此因曹不從齊而伐之是時曹伯陽在位公孫

疆當國日馳騁于田獵而不恤國事故衛乘隙

而伐之補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三

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

相魯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壬

張氏集註曰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為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特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墮雖定公圍之而卒弗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惑於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

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樂之歸

其在此盟之後歟 補

汪氏纂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此盟于黃齊魯為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叔季既墮邱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公

親圍之經書三子墮邱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

弱不能墮成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圭

陳氏後傳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境不書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為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邱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

簡端錄曰三都之墮仲尼之志乎仲尼之志也抑非仲尼不能與於此於是仲尼在司寇之位雖赤效其謀而邱墮申句須樂頌效其力而費墮仲尼無聲色焉孟子曰所存者神此之謂矣然則成何以不卒墮也於是仲尼由司寇攝相事未幾去魯矣不然於墮成乎何有且墮成則齊人必至於北門其意則私其言或可聽也遲速之機將於是乎在仲尼亦何心哉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衛盂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選

制曹也 補

夏築蛇淵圃

謹田歸而築囿于其地見孔子去魯而君臣志

荒矣 補

大蒐于比蒲

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魯既叛晉而三桓日

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圭

胡氏宏曰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聖人色斯舉矣史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補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

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

定罪固如此 補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

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
據其私邑則曰無君矣趙鞅貪憤專戮寅吉射
以午之故與兵首禍皆悖逆之大者也故三臣
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補

簡端錄曰三子同叛異情罪必有等差焉而夫
子一書之則何以斷鞅之晉陽猶魯二家之歸
費成衛孫林父之戚也歸我衛貢其意何如哉
乃若朝歌者宋之南里耳蕭耳寅吉射惟不知
有君也遽而稱兵無已而入朝歌其跡何
異於晉陽哉知此義者可以斷斯獄矣

晉趙鞅歸于晉

據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孟

絳盟于公宮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

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

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補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補

啖氏曰稱國以弒自
大臣也胡傳用之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靈公寵南子而為惡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

正之是也然戍怙富而驕不能正已而能正國
家之患乎宜事不克而速禍戍奔而其黨趙陽
北宮結皆奔書之著衛亂之所從始補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據左氏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滅之

夫楚不足責陳佗人專兵助裔滅其國執其君

書之誅楚而罪陳也補

夏衛北宮結來奔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孟

結與趙陽皆公叔戌之黨靈公以南子之讒而

棄三臣結等三臣附黨行私使身見逐宗祀不

守春秋屢書交讖之也補

五月於越敗吳于樵李吳子光卒

勾踐兵加于吳而以詐戰敗吳師闔廬因傷而

卒光即闔廬也吳雖有擅與首禍之罪而越以

詭道敗人之兵厥罪更甚矣補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三國之會于牽為謀救中行氏也補

張氏集註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魯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

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也補

李氏會通曰是時宋有五卿之亂勢未能定故乘齊侯在率而來會以求援耳左氏以為范氏故則宋豈能舍其國而急人之急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祭肉曰賑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宗廟然後受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美

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賑非禮也補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

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春

秋兩著其罪補

胡氏通旨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公孟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

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者靈公之無道也補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補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則

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補

萬孝恭春秋百問曰大蒐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借諸侯之禮以為蒐終也借天子之禮而為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蒐

蒐大

邾子來會公

夫小之事大當修朝禮于都受之于廟邾子偶

因比蒲之蒐而來會公于此則非禮矣補

城莒父及霄

方墮費邾矣今又城莒父及霄墮三都孔子深

謀也既墮費邾未能墮成孔子遠以女樂去此

二邑之所以復城也補

經翼曰三家分魯公室困乏安得財力以城二邑此亦三桓備齊宋而城之者也杜氏謂公叛

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則助范之事不經見未可據也

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補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補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

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未

陵之怨也補

夏五月辛亥郊

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

於五月蓋卜四月而不吉又卜五月而後郊也

過時慢禮不待譏矣補

壬申公薨于高寢

按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

路寢之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

官矣薨于高寢非正終也補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納宋叛人公子地又為地伐大國欲取地以

居之蓋不待貶而罪惡見矣補

齊侯衛侯次于藁蔭

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

故為是觀望之役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補

邾子來奔喪

奔喪非禮也以所行於天子者行之同列故春

秋書之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其稱妣氏者哀公未

君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妣卒不稱夫

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禮也補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滕魯之與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

王者書非禮補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葬必有備有備無患何雨不克葬之有書雨不

克葬則是無備非禮矣葬之日日中而虞所以

安親之神也今日下是乃克葬則是無虞祭無

虞非禮矣補

辛巳葬定姒

姒氏妾也宜與吳孟子同然孟子之卒不書葬

姒氏何以葬乎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是

也補

冬城漆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九

辛

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今城漆謀伐邾也

於是元年伐邾二年取濼東田七年俘其君而

朝會奔喪之禮意不少加念矣此固三桓之罪

也而哀公之昏愚亦見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之于強吳而乘中國無

霸摟二三小國以釋憾于蔡謂之復讎而讎卒

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

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不時

也况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

上帝可乎補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五氏垂葭之次本為懼晉出師之故及晉

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于矣春秋書此所以慨

中國之無霸而罪齊衛也補

許氏春秋解曰晉為霸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
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

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二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素有禮於魯何至伐之何忌魯之強臣專兵而凌與國哀之昏庸不能制也補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鄒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澤

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今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十一

不能王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會來朝來

奔喪魯人猶以為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

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政不自公

出罪三子也補

李氏會通曰書取罪其不義也書鄒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

蓋微弱甚矣補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為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補

正傳曰蒯聵雖得罪於父而繼以出奔輒不可以居位而得罪於父宜不用夫人之亂命避位以讓父安社稷重宗廟可也是則輒之義得矣乃居位據國以拒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為人君乎晉帥師納之于戚比之為子以拒父者有間矣未為過舉也胡氏以納為國人不受而輒為不知義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三

趙鞅范中行之仇也鞅師在戚則離朝歌不甚

相遠范中行恐移兵襲擊必遣人求援於鄭而

鄭方有窺晉之志且欺鞅以孤軍深入衛地罕

達遂帥師及鐵以為二氏聲援於是趙鞅整兵

邀擊而敗之是鄭之不量力也補

汪氏纂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返國權於其君復與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慄雖倖勝不武矣况復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固宜

冬十月莖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本屬楚而為吳所滅則吳邑也蔡背楚而請遷于吳既而中悔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自是上下危疑遂以禍敗宜哉補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四

卿又為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故為惡首不繫戚于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所以正名而於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補

高氏集註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首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之廟五親盡則遷天之道也所謂遷者主遷而廟不遷謂之桓宮僖宮則桓僖親盡而不遷非天之道矣孔子聞災曰其桓僖乎蓋必之以理也補

按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下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陽故鄆國也昭十八年邾人入鄆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則啟陽鄆之別名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五

也二年春三卿伐邾取郕東沂西之田則啟陽必已屬魯故季孫欲城之以鎮沂西之田且以備邾也補

私考曰仲孫不與其事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啟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自曹伯陽即位公孫彊為政已有好宋之心矣故定十一年遂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伐之修舊怨也雖宋不宜以大凌小然曹實自取之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

伯陽歸矣補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之者以其公子駟之黨也駟獵蓋以請遷於

吳為非者故蔡因吳怒其貳於楚而遷其國遂

殺駟逐獵以說吳此則無政刑而陵替以下之

漸矣補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六

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

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

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補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

不用無罪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於

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

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

矣補

蔡公孫辰出奔吳

辰之出奔蔡人逐之也辰蓋與聞乎盜殺者故

書出奔而盜人之名斯得矣補

陳氏後傳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

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以小邾子事魯而執之也稱人以執非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七

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補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盱二人翩之黨也何以書誅弑君之黨也

於是盜弑之名斯得矣補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雖邇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

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

於是自拔歸晉乃詐而執之以歸於楚執人而

歸之強裔是以事京師者而事楚晉之罪大矣

故書人以貶之補

城西郭

魯城西郭備晉也夫魯助晉叛臣以召怨於晉

又城西郭以備之非謀國之道矣補

六月辛丑亳社災

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

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

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

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

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湯作夏社為後戒也周存亳社其猶湯之志歟凡都邑皆有之蓋舊社云爾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君弑不討賊則不葬昭公之葬或以公孫姓等

為已討也補

胡氏通旨曰蔡昭書葬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為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例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已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不去其罪故書大夫則當

從里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也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備晉也魯助晉叛人以起釁而乃屢城以自備

焉末矣補

夏齊侯伐宋

定之六年齊侯宋公為洮之會今甫六年耳宋

未有可聲之罪而齊遽與無名之師故春秋書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以惡之補

晉趙鞅帥師伐衛

伐衛者仍欲納蒯聵必求其入也輒以子拒父

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趙鞅為

之伐衛其順矣乎然不請之天王合諸侯以明

正其罪私于蒯聵急求其入豈春秋之所許乎

况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補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使卿吊且會葬也補

閏月葬齊景公

喪事不數閏數閏則哀殺矣諸侯五月而葬以閏月葬則數閏矣數閏則哀殺矣書之譏非禮也補

六年

春城邾瑕

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十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按左傳云治范氏之亂蓋謂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故也夫既伐衛又伐鮮虞是益仇之黨而樹已之敵也鞅計亦左矣補

吳伐陳

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故元年既侵之今復伐之修怨也陳自是

與吳成補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幹也齊景公廢長立

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二具臣陳乞復何顧忌

故先構二子與諸大夫成爨遂帥甲入宮逐之

而弑君立君皆在其手矣春秋書齊國夏高張

來奔於前陳乞弑其君茶於後其為輕國本托

國非人之戒至明切矣補

張洽集註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子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柎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十一

叔還以吳在柎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魯政不

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

矣補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也伊川經說

按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兄也鄭康成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

齊陳乞弑其君茶

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

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

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

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者而

陽生與有罪焉補

高氏集註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處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跡而同其誅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

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補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覓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補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宋景公寵任向魍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

而加兵於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

罕達老丘之後故不曰伐鄭而曰侵補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

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補

夏公會吳于鄆

鄆即舊鄆國近邾吳夫差畧地至鄆故公親往

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即伐之此

邾人之所以奔告於吳而魯遂被伐矣書以見

魯無睦鄰之誠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圭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無故虐小取禍之道也邾雖微弱而附於吳魯

人安可輕舉也補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

之亦已甚矣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

欲報皇瑗之師也補

家氏傳曰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去冬書鄭救曹此書宋公入曹蓋宋景惡鄭之救遂悉賦親征攻破之曹伯陽親佞好弋不恤國事固不足憫然宋公徒以曹奸命之故而遽入其國擄其君何暴虐之甚哉曰入曰以歸深罪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古

吳伐我

左氏吳為邾故伐我盟城下而還直書之召爨之由城下之辱並見矣補

家氏傳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責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於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帥師造於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遠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於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

夏齊人取讜及闡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非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

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

故賂齊以說之伊川經說

王氏箋義曰魯以兵召爨固不容無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稱人

歸邾子益于邾

此雖魯畏齊吳之伐而歸邾子出於有為然而

事則正矣補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遯卒

齊人歸讜及闡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圭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伊川

經

汪氏纂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讜闡脅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讜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九年

春王二月癸巳杞伯遯卒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鄭先以兵深入宋境皇瑗禦之圍其師盡覆其軍而殺之曰

使能者勿死僅以郊張鄭羅歸宋之報之亦暴甚矣然亦鄭有以自取之也補

夏楚人伐陳

陳屢滅於楚而僅存今而從吳亦求以自托焉

耳楚憤陳之背已今復伐之陳雖弗克自振而

楚之暴橫不道其罪大矣補

秋宋公伐鄭

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

君親帥師以伐其國後連年侵伐不能得志於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七

鄭而喪師于岳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

敗宋之謂也補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則非有不得已

之故失存圖後之謀而自去其國其為得罪於

宗社大矣故春秋惡之補

公會吳伐齊

公伐齊為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既釋故公為之會吳以報齊也不能講信修睦以安靖四鄰而結黨相攻春秋之所惡也補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不以弒討故以卒書補

補

正傳曰吳之伐齊以齊初請吳師伐魯會以魯平而辭吳師魯以歸邾子而獲免齊吳之師乃魯復與吳怨齊而伐之齊人以悼公辭吳以召兵而弒之其不書弒者齊以卒來赴也胡氏以為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不悉以裔翟之民加中國之君似未確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七

簡端錄曰茶之弒歸獄於陳乞陽生之罪固在也齊人殺之宜何如書曰弒則無以討昔之亂賊不曰弒而曰殺是以亂討亂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而可以亂討亂乎故因其以卒赴而卒之此所謂時措從宜之難也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補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于有

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補

五月公至自伐齊

三月公會吳伐齊既聞其喪猶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於吳也補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孟彊蒯聵之黨挾齊歸衛衛人納之是從輒而棄聵也故十五年春蒯聵反國而彊復奔齊補

薛伯夷卒

秋葬薛隱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支

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

存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補

經翼曰陳本墜于從楚者六年吳伐陳而楚不救則陳必背楚從吳矣故楚伐吳救自然之勢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傳謂救在楚則罪中國張洽集註謂楚近於中國故免其荆夷舉號之稱吳純於蠻裔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尤非正論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前年魯會吳伐齊而齊獨報魯者魯近吳遠且畏吳也不書四鄙者師衆盛也補

蘇氏傳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家鉉翁傳曰代我云者我自自以致寇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聚斂之臣附上刻下固當有罪然國不能

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補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國書

魯再會吳伐齊招裔以戕中國為惡大矣然公

與會不與戰吳強楚弱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尤

胡寧通旨曰吳伐齊獲國書晉不主盟制在蠻裔聖人傷之也高氏集註曰戰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貶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

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

相逐也補

經翼曰世子之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或得罪而與羣臣有不協焉則逐棄君而逃耳書奔則有罪可知矣若左氏所載孔文子之事始終顛末悖常拂經似非文子所為不足據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

者若漢家歛民錢以田為率矣軍賦十井不過

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章

按古者田出租里出賦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魯自宣公稅畝則公田之外又計私田之數而征之矣作丘甲則是十井一乘之外又增三之一矣此曰田賦則田不惟出租而田賦亦欲取于田較丘甲之賦不啻數倍故孔子曰丘亦足矣言丘賦亦足以供軍需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

取同姓也補

簡端錄曰魯昭弱而資援於吳故娶其女吳強矣曷為許之徒欲尊貴其女而不知禮之不可也蓋禮之廢久矣然各不正則言不順故不請於君不見於廟不登於策不稱夫人而以孟子稱於國當是時國人上下莫不稱為孟子也既而公遂顛沛淹郵伉儷俱困公薨之後煢然一

婦人寄跡強臣之間誰復以夫人待之生以辱生死以辱死禮之不可廢也如此哉是故卒書孟子不薨不成葬也不薨不成葬也在當時皆紀實也春秋修之有諱之義焉而昭公之罪著矣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哀公用子貢之一言而

却吳人之請尋盟而與之會而信益結春秋書

之善會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信哉補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公先會吳于衛宋來會而會之故不言會也經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章

不書盟是不盟也以其已辭吳盟可見矣補

正傳曰子貢一言而解吳衛之難以言語稱于聖門宜哉左氏以為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非也豈有一時之會魯與宋衛盟而不與吳盟之理乎且先已辭吳矣又許宋衛盟可乎以經辨傳知其斷不然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於是十三載矣雖其兵端起于鄭罕

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

師于岳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矣補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補

家氏傳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王在吳子也吳自栢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宗於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圭

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

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

者不與蠻裔王中國也

補

汪氏纂疏曰黃池之會吳子王盟而晉定公以奕世之霸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紊而強弱之勢自見矣

簡端錄曰或曰春秋不敢進退諸侯其然乎曰然有王命則敢無王命則不敢命非時王之命也先王之命也周爵五等王之命也四裔稱于王之命也禮莫大于分莫大于各各莫大于王吳王矣楚王矣春秋退而子之以從王命而天下之名分於是乎定何不敢哉若齊桓侯也

則固不敢退而伯之也晉文侯也亦固不敢退而伯之也王命故也雖然桓文嘗稱公矣春秋於其葬也乃亦公之何哉存僭稱以著私蓋所以為王命削之之地也亦固所以退之也僭王者號於天下僭公者稱於國中權輕重而致法庸禮討罪一以王命而已無與焉是故春秋之進退諸侯有王命敢無王命不敢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此之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之今吳出會黃池且

有越寇故楚乘間而伐陳也

補

於越入吳

吳子出會黃池乘其無備而伐之也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圭

胡傳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番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經翼曰書於越入吳聖人蓋傷諸夏之失策使天下之勢竟歸裔狄而不可復返也蓋春秋之始為中國慮者惟楚自齊桓倡伯稍能服楚乃其子孫弗率則楚氣復熾而不可撲滅浸淫至於晉文繼伯功埒齊桓其子亦弗克自振則當時諸侯往來於晉楚間而勢不歸一故晉不能有加於楚而楚之強自若也逮悼公援兵制楚楚日削弱矣而平定之際孱弱不振則威楚之功竟讓於吳而天下之勢亦歸於吳中國諸侯但知自相攻伐而於吳則不敢迫視也魯哀公欲息裔夏之爭故為黃池之會而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勢又不在吳而在越矣裔狄代與中華失勢此聖人之所甚傷者也豈徒為吳越之故而書以示後世哉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補

莖許元公

九月蝻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

政之庭也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齒

大辰皆言字之所加今不言所加者蓋且見東

方與日爭明不可以宿言也夫孛屬水陰氣東

方陽位太陽初升而陰慝互見諸侯代王治典

法滅絕之象補

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猶使

世執國政何以書盜殺見區夫之自取而陳國

之無政矣補

十有二月蝻

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

三蝻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

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補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

述作之意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

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

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齒

畧也中國四裔之廣莫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

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

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

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

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

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

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

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

外乎此也

伊川經說

獲麟之傳公羊最佳傳曰孰狩之薪采之獲者也皆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鬻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簡端錄曰春秋非感麟而作感麟而止也書至魯哀以言乎時則久矣以言乎事則多矣以言乎典禮命討則庶幾乎備矣聖筆將絕而麟出且踏焉故以是歲止卦嚙以圖書作春秋以麟止亦以天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三

附錄

春秋終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舊續載二十五

條杜氏曰弟子欲存孔子卒故錄以續脩經之

後或魯史舊文也謹附錄之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卷之二十

七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附錄

卷之二十

末

衛公孟遷出奔齊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

來奔

二月衛子暹成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附錄終

御製孝經序

朕惟孝者。首百行而為五倫之本。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立教。通之乎萬世而無

御製孝經序

數。放之於四海而皆準。至矣哉。誠無以加矣。然其廣大雖包乎無外。而其淵源實本於因心。溯厥初生。咸

知孺慕。雖在顛蒙。即

備天良。故位無尊卑。

人無賢愚。皆可以與

知而與能。是知孝者

乃生人之庸德。無甚

御製孝經序

玄竒。抑固有之秉彝。

非由外鑠。誠貴乎篤

行。而非語言之間。所

得而盡也。雖然。降衷

之理。固根於允民之

心。而覺世之功。必賴夫聖人之訓。苟非著書立說。以迪天性。自然之善。杼人子難已之情。使天下之人。曉

御製孝經序

三

然於日用之恒行。即為大經大法之所存。而敦行不息。以全其本始。夫亦孰由知孝之要。盡孝之詳。以無

忝所生也哉。此孔子孝經之書。所由作也。朕萬幾之暇。時加三復。自開宗明義。迄於終篇。見其言近而指

御製孝經序

四

遠。理約而談博。本之立身。以行道。推之移風而易俗。愛敬所著。公卿士庶。皆得循分以承歡。感應所通。東

西南北。罔不漸被而
思服。誠萬世不刊之
懿矩。百聖不易之格
言。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不可一日闕者。夫

御製孝經序

五

子所謂。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良有以也。
自漢以來。去聖日遠。
詮釋滋多。厥旨寢晦。
孔安國尚古文。鄭玄

主今文。互有異同。各
矜識解。魏晉而降。諸
儒群興。析疑闡奧。代
不乏人。源流攸分。不
無繁蕪。迨及開元。更

御製孝經序

六

立註疏。亦既萃一代
之菁英。垂表章於奕
世矣。而詳畧或殊。詎
云至當。宋之邢昺。元
之吳澄輩。標新領異。

間有發揮。然揆之美善。或未盡焉。至於明季。著述紛紜。或拾前賢之緒餘。文其謏陋。或摘古人之紕繆。肆彼譏彈。不知天懷既薄。問學復疎。因心之理未明。空文之多。奚補其於作經之意。均未當耳。夫親恩罔極。

御製孝經序

七

高厚難酬。德至聖人。猶虞未盡。同為人子。孰不佩至教。而興永錫之感乎。然則訓詁未確。漸摩弗力。欲其相觀而善。厥路無由。朕為此慮。爰集古今之註。更互考訂。其得中而窳繁者。採輯之。其妄逞而臆說者。刪

御製孝經序

八

除之。譬諸沙礫既披。美鏐始出。稂莠盡剪。嘉禾乃登。至若流覽之餘。時獲一是。或足以補未發之蘊者。輒為增入。聊備叅觀。總以孝之為道。甚大而平。故不必旁求隱恠。用益高深。誇示繁縟。徒滋複贅。惟以布帛

御製孝經序

九

菽粟之言。昭廣大中正之理。雖未知於作者之旨。能盡脗合。可無枘鑿與否。然而前代諸儒之書。瑕瑜難掩。與夫近代群言之失。淆亂不稽者。於茲正之。庶幾發矇啓銅。四方億兆。咸知做法。而允迪共底於大順

御製孝經序

十

之休焉。夫如是。將見至德要道。由此而廣。和睦無怨。由此而成矣。

順治丙申仲春望日

序

御製孝經序

士

御註孝經

開宗明義章第一

開一經之宗本

明五孝之義理

仲尼居。曾子侍。

仲尼。孔子字。居。謂聞居。曾子。孔子弟子。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

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

怨。汝知之乎。

古者稱師為子。先王。謂先代聖王也。

德者。人生所得於天之性。至德。謂盡性之美。造其極而無加也。

道者。人所共由。事物當然之理。要道。謂窮理之至。舉其一而該

衆也。順天下。謂順天下之人心。因其固有而無所強也。上下。謂

自天子至於庶人也。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

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亦皆各得其心。相親相睦。上下尊卑。無

怨汝知之乎。

御註孝經

一



所怨尤。此極隆之治也。汝知之乎。蓋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端以

問之也。**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參。曾子名。禮。師有問。則避席起答。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且深。故瞿然起

敬。避席立對。言參不通敬。何足以知也。**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孔子因曾子之對。遂告之以至德要

御註孝經 二

道非他。即孝是也。孝乃仁之本。原。仁乃心之全德。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曰德之本。本立則道生。自然親親而仁。民。仁不在吾仁之中。無一事不自吾
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可見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為至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
復坐。吾語汝。身體

始也。曾子起對。故使復坐。以孝道甚大。將詳以告之也。始

謂孝之根基也。人子愛親。必自愛身始。蓋一身之四肢髮膚。皆

父母與我者。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朝乾夕惕。不敢毀

傷。是為孝之**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終。謂

完備也。言不敢毀傷。祇是不虧其體。必須成立此身。力行此道。

御註孝經 三

使善名揚於後代。後之人稱其善。而推本其父母之賢。是光顯其父母也。而後孝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本愛親。故以
事親為始。移孝可以作忠。故以事君為中。忠孝道立。方謂之揚名顯親。故以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詩文王之篇。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

告成王者。夫子引此。以見為人子孫。當念其祖宗。而聿修其德。則孝之道。始可盡也。

天子章第二

此章言天子之孝。天子至尊。故居五

尊。故居五孝之首。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愛者仁之端。敬者禮之端。惡者

御註孝經

四

愛之反。慢者敬之反。孔子首言天子之孝。以為天子以天下事親。全在以兢業之心。盡愛敬之道。愛親者。必能博愛。不敢惡於人。敬親者。必能廣敬。不敢慢於人。推是以往。則我所以愛人。教人者。各得其宜。而人之愛我。敬我者。亦無所不至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愛親以及人之

親。則天下之人愛我。而皆愛吾親矣。敬親以及人之親。則天下之人敬我。而皆敬吾親矣。愛以下。愛之至也。敬以天下。敬之至也。豈非愛敬盡於事親乎。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則下效。君好則民從。我之愛既盡。則人亦與於仁。而各愛其親矣。我之敬既盡。則人亦與於禮。而各敬其親矣。如是則百姓之衆。四海之大。同歸於孝矣。此天

甫刑云。

御註孝經

五

一人有慶。圉民賴之。

甫刑。即書經。呂刑篇。

一人。謂天子。圉民。謂百姓。四海。孔子引呂刑之言。謂一人有愛敬之善。則圉民皆仰賴之。以見天子合天下之孝。以為孝也。

諸侯章第三

此章言諸侯之孝。燕公侯

伯子男。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

在上。在一國。臣民之。費用約儉。謂之。

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諸侯。為一國之君。其位高矣。高者易。

危。若能以尊自驕。位雖高。不。至于危。享一國之賦。其財滿矣。

滿則易溢。若能以謹守侯。度。財雖滿。不至于溢。是知貴不。

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生。諸侯固當戒之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居高位而不。居高位則不。

以陵傲。召禍。而致卑替。其位可。長居矣。財充滿而不溢。則不以。

僭侈。費財。而致虛耗。其富可長。有矣。蓋言不危不溢。其道行之。

可久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

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

孝也。

社。土神。稷。穀神。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諸侯。

御註孝經

六

之社稷。民人。皆祖宗受之於天。子。而傳之子孫者。故上承天子。

下。撫國人。必小心慮患。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

而民人和悅。此。此。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小。引。

此以見為諸侯者。常須戒懼。如。臨淵。恐墜。履冰。恐陷。方能不危。

不溢。以盡。其孝道也。

御註孝經

七

卿大夫章第四

此章言卿。大夫之孝。

卿與大夫不同。而合。言之者。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法服。謂先王所制章服。各有品秩也。法言。謂禮。

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卿大夫。事君。從政。承上接下。服。歸言。

行。須遵禮典。非法服而服之。是
借服。非法言而道之。是妄言。非
德行而行之。是僞行。三者皆於
孝道有虧。故教慎守之。而不敢
違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

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是故其

心。不言則已。言必守法。不行則
已。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

御註孝經

八

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
雖滿天下。既有禮法。自無有率
口之過失。行之多雖滿天下。既
有道德。自不招人之怨惡矣。蓋
三者之中。言行猶為切。三者備
要。故重言以明之也。

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

之孝也。三者。即服言行是也。禮

祖。必三者無虧。然後能保守
宗祀。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詩

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大雅

篇。一人。謂君也。引此以明為卿
大夫者。能早夜不懈。故事其君。
則戒懼之心常存。
自無三者之失也。

士章第五。此章言士之孝。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

事父。以事君。而教同。士始升公

御註孝經

九

仕。家修而廷獻之。故言取於事
父之行。以事母。則愛母與愛父
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教
君與教父同。子未常不教母也。
而愛先之。母以鞠育而愛厚也。
然充其愛母之心。承歡色養。不
敢少違母意。非教乎。臣未嘗不
愛君也。而教先之。君以尊高而
教生也。然探其教君之心。奔走
服勤。不恐少負君恩。非愛乎。總
之。愛教皆出於誠心。其自然之
性情。有如此者。故分言以明其

真摯之極。而其理未常不兼具也。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此言

之道。兼愛敬也。為臣子者。於君與父母。其愛敬之心。原無分別。

惟親至則敬不極。蓋言情親而禮節儀文之恭自少。非謂不敬也。

也。尊至則愛不極。蓋言心敬而左右依戀之時不多。非謂不愛也。

惟父則得朝夕奉養。與母同奉教。秉命與君同。故云事父之

御註孝經

十

道。兼愛敬者。正以明愛敬之真心。俱有其極。無少虛偽之義。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

順。士初離膝下。方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事長之道。然而愛

敬父母者。所謂孝也。以此孝道事吾君。則不忍欺君之心。即愛

親之孝也。不敢慢君之心。即敬親之孝也。為人臣而至於不恐

欺。謂不敢慢者。不謂之忠也。可乎。長。謂卿大夫也。以事父兄之敬。

用之事長。則此心常存謹畏。自不至有驕陵之心。恃慢之行。而同寅協恭。以為師法。可謂順矣。究之忠順皆本於事親之孝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

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

也。上。兼君長而言。士亦得立宗廟。祀其先祖。言能合忠與順。

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則君諒其忠。卿相樂其順。然後能保

御註孝經

士

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祖先之祭祀。蓋士無田則不祭。

而士之孝當如是也。詩云。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詩。小雅。小宛

父。母。引此以見為士者。當小心勉力。早起夜寐。求無辱其父母。

而無辱之道。則在於忠順不失也。

庶人章第六。此章言庶人之孝。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庶人服田。

則當耕種。四時之氣。春氣發生。秋氣收藏。則當割獲。冬氣閉塞。則當蓋藏。推之九事。而必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高下。隨其地之宜產者。而播種之。此分地利也。不順天道。則先時後時。而動無以生。不辨地利。則終日勤動。而物終不成。二者皆得。則生

御註孝經

主

植成遂。衣食謹身節用。以養父

母。此庶人之孝也。衣食既足。仰

而父母安之。即俯足以育妻子。而樂我妻孥。父母之心。亦用慰也。然凡人之情。稍充裕。則多生事。尤必謹身守法。不敢放縱。以遠耻辱罪戾。而不遺父母之憂。且財有餘。則易耗費。又當省儉。不用度。不敢奢侈。公賦既完。私養不窘。以無闕二親之奉。如此養

其父母。不徒口體之養。即謂之養志亦可。庶人之孝。誠當如是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天子

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之天性。則一也。孝雖有五等之別。其所以各盡其道。以抒其不能自己之情。則一也。若心欲行孝。則隨所處。而皆可以自盡。蓋自有身以後。無日非

御註孝經

主

為人之時。日則無日。非當盡此孝道之時。豈有父慈之殊。姑待無之日。而以力不及為患者。此必皆當自勉。不可以所遇不同。而生怠緩之心也。

三才章第七。此章言孝道

立教之義。天地人。謂之三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

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曾子平日以保身為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無限尊卑。故

聞夫子之言。始知孝道之大。遂歎美之。而夫子遂言。民性之孝。

原於天地。天之三光有度。而以生物覆憐為常。故曰經。地之五

土有性。而以承順利物為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為慈愛。得地之

性為恭順。是即孝也。孝為百行之首。人所當常行者。故曰民行。

御註孝經

十四

由是觀之。孝合三才以為大。在天為經。在地為義。在民為行。其

實一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

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允民生於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天地既具。此經常之理。

夫。人法天地。亦當以此為常行也。夫。民自初生以來。皆知愛親。愛

親之心。即孝也。然此愛親之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窮之而無

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無盡。廣大而無際。豈非天地之經乎。但

民不能自法天地。全賴聖人倡之。聖人則天之明。承三光。紀四

時。而民皆出入息。始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因地之利。辨

五土。播百穀。而民皆耕田鑿井。始得晨羞夕膳。敬養無違。是統

因夫天地自然之道。以順天下。人民孝養愛敬之心。而立之。政

御註孝經

十五

教。實聖人之事也。惟其政教既順於人心。是以人皆樂從。教則

不待肅戒而自成。政則不待威嚴而自治。其化之神。有如此者。

是蓋知孝者。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聖人之政教。所以云順

也。天下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

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

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政教皆可以化民而本孝之教其化尤神先王知此教本

於天地易於化民也是故以身先之人君愛其親而推此愛親

之心以博愛其民民皆法則之施由親始無有遺棄其親者矣

陳說德義之美以感動民心民皆興起於躬行而無有非於自

御註孝經

六

棄者矣又身行敬讓以率先天下而民皆讓路讓畔無有陵競

之行矣復導民以禮正其身而節其行導民以樂平其心而怡

其情禮樂兼備內外交養民皆和順親睦而無乖戾之心矣又

示之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好則有慶賞惡則有刑威民遂知

有禁令而不敢犯矣九此者皆因天地以順天下之事而教化

之捷應如此又何疑於孝治之大也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

氏也引此謂師尹不過大臣尚且為民瞻望况有天下者以身

行教化又何難於化民成俗乎由是而知教明於上化行於下

觀感興起之益良匪淺也

孝治章第八此章言由孝而治之義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御註孝經

七

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

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

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也昔者明哲之王

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教之心至於附庸小國之臣尚

不敢遺忘以闕其禮况於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乎以此之故

舉天下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

心和而王業盛。社稷靈長。而宗廟莫安。以此奉事其先王。則孝道至矣。夫子所以首稱明王。而言其不敢者。蓋即不敢惡慢於人之心也。明王。天下為一身。大國小國之君臣。是吾四肢百骸也。億地之民。是吾髮膚也。寡筭獨。顛連無告者。是吾膚理之痛癢。而不寧者也。明王不敢遺小國之臣。即不敢忽丘民。侮寡。虐無告。何也。所以教吾身也。教吾身。所以教吾親矣。故天

御註孝經

六

下之人。莫不尊親。所謂以天下尊養者也。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以欽明溫恭。開萬世治道之源。可見孝道即治道。統不外此。一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也。此言諸侯之孝治。以愛教治其國。尚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况知禮義

之士。與効力之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得百姓之歡心。而和其民人。保其社稷矣。以此而事其先君。豈非孝道之大者乎。蓋不敢侮鰥寡。即不驕不溢之極。得百姓之歡心。即長守富貴之本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

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

親。此言卿大夫之孝治。士庶人亦此言。推而知也。卿大夫以孝

御註孝經

九

治其家者。推其愛敬之心。下及於臣妾之疎賤者。尚不敢少失其心。而况於妻子之親且貴乎。以此之故。無貴無賤。無親無疎。皆得其歡心。而可以事其父母矣。蓋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於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以至一門之內。上下尊卑。秩然雍睦。然後可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夫然故生治家者。可不慎乎。

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

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子天

諸侯卿大夫。以孝治天下。國家

而皆得其歡心。以事其親。誠如

是也。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

志康泰。非徒其旨之具也。親歸

而鬼則享其祭。而神明咸格。非

徒陳薦之文也。總由於心志之

素安。所以神氣之易感也。是以

普天之下。和氣洋溢。蕩蕩乎。

無乖戾之氣。則水旱疾疫之災

害自然不生。無陵悖之行。則盜

賊干戈之禍亂。自然不作。蓋以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雅詩大

御註孝經

子

之篇。引此言天子有明大之德。行則四方之國皆順從之。蓋天子以至德要道順天下四方皆感之而無不順。乃理勢之必然。孝治之所以易於化民也。

聖治章第九

此章言聖人治世之要道。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御註孝經

子

人之行莫大於孝

曾子既問孝。治之大。極至

之效。以為政教之隆。皆本於德。故問聖人之德。果無以加於孝乎。夫子以為。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天地之生成萬物者。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其形。秉天地之理。以成其性。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則與天地參。為三才。而物不能。

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為貴。而人以之。行言之。則莫大於孝。何也。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也。性之德。為仁。仁為人心之全德。至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之百行。以孝為先。能孝即仁。仁者必孝。此所以行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之禮。無所不

御註孝經

三

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為大。至尊無對。而以己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則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原自有限。謂父為天。古今所同。求其盡孝之大。而得自遂其心。行以父配天之禮者。則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昔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后稷。周之始祖也。宗祀。謂別立一廟。為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官也。其制。後為室。前為堂。室幽暗。堂顯明。享人鬼尚幽。故於室祀天神尚明。故於堂上祀天也。郊則尊之。而曰

天。以形體言也。堂則觀之。而曰上帝。以至宰言也。配天。謂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始祖后稷配享也。配上帝。謂季秋於明堂祀上帝。以文王配享也。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以萬物本乎天。文武之功。本乎后稷。因祭天於郊。乃尊始祖后稷以配天。萬物成於明堂。乃尊成於文王以配上帝。此報大經也。周公之尊其祖父者

御註孝經

三

之。報大經也。周公之尊其祖父者

如此。是以德教形於四海。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以其職分所當。然。歲來。躬祭。敬供。郊廟之事。矣。孝德之感人。至此之極。由是觀之。聖人之德。誠無以加於孝也。故親生之膝

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

者本也。

此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聖人之教。無

御註孝經

三

以孝。亦非有所強拂也。凡人親愛之心。生於童幼。當嬉戲於父母膝下之時。便知親愛父母。比及稍長。漸知禮義。則其奉養父母也。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而聖人之教。因其日嚴之心。而教之以敬。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也。因其親之心。而教之以愛。恐其尊敬過恭。而至於疎也。夫愛敬

無所待教。而此言教愛敬者。樂記曰。禮者為異。樂者為同。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少也。不教。敬則不嚴。不親。則忘愛。愛。敬雖人性所同具。聖人恐其溺欲而忘本。故教之也。然亦不過啓其良心。固其本性。非有所待於外也。故其教則不待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嚴而自治。以其所因者。愛敬之本心。天性之固有也。父子之

御註孝經

三

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

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

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父慈子孝。乃天性之本然。加以日嚴。又有君臣之義。然亦天分之自然也。夫人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

體本相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
 接續。為親之枝。上以承祖考。下
 以傳子孫。人倫之道。至親之續。
 孰大於此。惟其至親也。所以至
 尊。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父母既為我之親。又為我
 之君。而臨乎其上。則恩義之厚。
 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
 能自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
 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御註孝經

三

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
 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
 得之。君子不貴也。德主愛。禮主
 敬。愛敬之心。
 原於一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
 推以愛敬他人者。則於德禮不
 悖。而謂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
 先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也悖矣。
 悖則謂之逆。立教者。特以順示
 則。而先以應順者。而逆行之。民

又何所取法乎。夫順則為善。而
 吉。逆則為不居於善。而皆居於
 凶德。舍愛敬之善行。就悖逆之
 凶德。雖或得志。而為民上。君子
 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
 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
 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御註孝經

三

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君子
 則順
 而不逆。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
 心。以及他人。則本原之地。先正。
 故其愛敬之心。發之而為言。必
 思可道。而後言。言無不信矣。愛
 敬之心。措之而為行。必思可樂
 而後行。行無不悅矣。由此而立
 德行。義不違正道。故可尊。由
 而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
 推之於容止。則威儀必合。規矩
 而可觀。推之於進退。則動靜不

違禮法而可度。如是則立身行道。處世接物之間。無非愛敬。即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民皆視其威如神明。儼然人望而畏之。親其德如父母。藹然成慕而愛之。法其端範。而日思倣象之。上順以率下。下順以效上。故德教成而政令行。又何待於嚴肅哉。是章。前言人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聖人獨能自盡。後言聖人因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由是觀之。聖人之德無加於

御註孝經

三八

孝益明矣。於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儀不忒。詩。曹風。鵲鳩篇。引此以見淑人君子。威儀不差。

為人法則者。皆本於孝也。

紀孝行章第十。此章紀孝

行。有當盡者。五。當戒者。三。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

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

矣。然後能事親。而稱孝者。於平

居之時。當致其恭敬。起居飲食。必加虔謹。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齋慄者。是也。奉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無所拂逆。所謂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婉容。是也。父母有疾。則當盡其憂。

御註孝經

三九

宜惟醫。禱必備。湯藥必親。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勝。衣不解帶者。是也。若親喪亡。則盡誠盡禮。擗踊哭泣。終其哀情。若春秋祭祀。則誠收齋戒。防其嗜欲。訖其邪物。致其嚴肅。備此五者。則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之心。然後為能盡事親之道也。夫人之一身。心為主。士有百行。孝為之原。為人子者。誠以愛親為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常有以致其敬。則教存而心存。遇養則

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然則五者。尤當以致敬為要也。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

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

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

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也。
事親者。既有五要。又有三戒。居人上。則當莊敬。以臨

御註孝經

三

下。而不可驕。矜。為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類。則當和順。以處眾。而不可爭。忿。蓋善事親者。常以父母為心。謹慎持躬。不敢有一毫之失。則驕亂爭三者。其所必無也。非然者。居上而驕。矜。自恃。則危。亡之禍隨之。為下而悖。亂。不馴。則刑。辟之罪。及之。在醜而爭。忿。不平。則兵刃之害。加之矣。以上三者。皆危身取禍。憂及其親之事。於守身安親之道。未有當也。若不能

除。雖日用三牲之養。不可謂不厚矣。然終必毀傷身體。遺父母憂。汚累名行。為父母辱。不可謂之孝也。可見孝不徒在口腹之養。而貴在守身。為人子者。可不戒哉。

五刑章第十一。
此章言五刑。以不孝為大。蓋明刑所以弼教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

御註孝經

三

於不孝。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五刑之屬。其條有三千

之多。而罪之大者。莫過於不孝。蓋刑以糾不孝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之子。要君者無上。是教典資於刑也。

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
人生莫大於君親。道法莫尊於聖人。

君者。臣下所稟命。而恭敬以從之者也。乃敢要脅之。是無上也。

聖人制禮作樂。傳之萬世而共遵者也。乃敢非踐之。是無法也。為人子者。當行孝道。以事二親。天理人倫之極則也。而敢非踐之。是無親也。夫一人之身。君治之。師明聖道以教之。父母生之。所謂民生於三也。若不忠於君。不則於聖。不愛於親。三者有一於此。皆罪惡之極。大亂之道也。刑必加之。而不孝之罪。與要君非聖等。故罪莫大於不孝也。孝足以治。不孝足以亂。孝之所關。

御註孝經

三

誠重矣哉。

廣要道章第十二

此章廣言首章

要道之義。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治平之道。

莫先乎教。教民之道。必順其心。故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於事親之孝者。以孝為親愛之本也。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悌者。以悌乃禮順之首也。君德因樂而章。欲轉移民風。變易民俗。莫善於樂。以其感最神而和人心也。名分因禮而辨。欲安上之位。而下以治民。莫善於禮。以其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夫孝弟禮樂。皆教民之道。然弟者。孝之易行者也。禮者。節此者也。樂者。和此者也。四者舉其要而言之。實一本也。然則聖人所以為教之道。誠約而易。禮者。敬而已矣。故敬操也哉。

御註孝經

三

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前言孝悌禮樂皆可教。民至此又申言禮教之

功。效也。禮以敬為主。禮非敬不生。則敬者禮之本。所以行孝也。父母於子。一體而生。愛易能而敬難盡。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由於敬而能之也。故由其效而推言之。上自教其父。而天下之為子者。皆悅以事父。上自敬其兄。而天下之為弟者。皆悅以事兄。上自敬其君。而天下之為臣者。皆悅以事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者至少。而悅者至衆。所持者至約。而天下之道。已括而無遺矣。蓋敬父。敬兄。敬君之心。原人心之所同具。所以君好民從。舉一而包萬者。其本一也。天下國家本於身。身本於親。事親孝。則九族睦。而四海準。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通可遠在茲。故曰。要道也。

御註孝經

三五

廣至德章第十三

此章廣言首章

至德之義。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

御註孝經

三五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君子日見而面命之也。固有本原。又在於施之得其要。爾教之以孝。使凡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矣。教之以悌。使凡為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矣。教之以臣。使凡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矣。蓋致一身敬者終有限。而上行下效。使一人各自致其敬者。

斯無窮也。總以因其至性而感之。一順立而天下大順。又何待家至日見而後為教也。詩云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

此其大者乎。詩大雅洞酌之篇。言君子以和平樂

易之道。化民成俗。故宜為天下蒼生之父母也。夫子既引此詩。又言若非至德之君。孰能順民心而行教化。如此其廣大者乎。

御註孝經

三五

極言以贊至德之無以加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

此章廣言首章

揚名之義。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

於君。君子能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推也。故能為孝

子。必知其能為忠臣。君父一天也。忠孝一本也。人臣有一毫之

不忠者。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孝則必悌。以弟作順。順者弟之推也。故能盡弟道。必能敬事長

上。蓋兄與長之親疎。雖有不同。而倫與序則相等也。故待長上

有凌悖之行。者必其家居家理。庭失同氣之和者也。

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則家事必可移於居官。而官事以治。治官

者。理家之推也。故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矣。由是觀之。何有於一官所治之事也乎。是以

御註孝經

三五

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誠是。則行成於內。達於外。不惟光顯一時。而名既立矣。必垂於後世。所謂揚名顯親者信矣。是知欲立名者。先求其實。實則在於

篤於行孝弟而無待於外求也。

諫諍章第十五

此章言臣子當諫諍。

子當諫諍。

以盡忠
孝之義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

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

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

言與。愛出於內。慈為愛體。敬生

於心。恭為敬貌。生則安親。而不遺親之辱。允若此義。夫子於前

御註孝經

三六

章言之詳矣。故曾子言既聞命也。又以事親有隱而無犯。似乎宜從父之令。而無所違逆。方謂之孝。故疑而問之。而夫子則言。苟有非而從。則理所不可。故再言以深警之。以見以從。令為孝者。是陷父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

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

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言

諫諍之不可闕也。臣之諫君。子

之諫父。自古攸然。天子之臣多矣。九為臣者。皆當諫諍。就中得

真能諫諍者。七人焉。則謙議日聞。忠言時獻。即有闕失。不憚再

御註孝經

三九

三陳告。斯救正之益甚多。故能不失其天下也。言七人者。見天下至廣。天子之事至多。一日二日萬幾。善則億兆蒙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一有所失。關係於利害安危者。不小。而七人之少。尚足以保之於不失。諫諍之功。其大如此。非以一七人為定數也。至於諸侯。有一國存亡之足慮。國雖小於天下。事雖簡於天子。然舉動之間。一有過差。則一國之仰賴於君者。何在也。故有諫諍之臣。賴於五人。則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亦可以保守土地人民。於不失也。大夫則有治家之責。家雖不可與國等。而非禮非義。馴至禍敗。一家之關係於其身者。亦無異也。故有諫諍之臣。三人。早夜箴規。陳說可否。則可以保守其家也。士雖無諫諍之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身之所行。無非美善。而令名隨之矣。父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則愛敬所積。天性所感。有以諭親于道。豈至感於

御註孝經

四

非道。任意行之。而竟陷於不義之地乎。觀此。而知君臣父子朋友之間。納諫受爭之益。如此其大而。敢君安親取友之道。不外也。此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

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

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

得為孝乎。此承上言。若有不義之事。則天下國家所

關至大。為人子者。至情不能自已。必起敬起孝。積誠以感動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必至於從而後已。非謂一言即止。毫無關切之意也。為人臣者。情義有所難釋。必披陳利害。明切以勸止之。倘有不從。必須極諫。或引古以喻今。或委曲以獻納。必至於從而後已。非以一言塞責。自沽敢諫之名也。為臣子者。平居既盡其愛敬之誠心。當不義。又必盡諫諍之情分。若為子而徒知從父之令。則竟陷父於不義矣。故曰。馬得為孝。甚言不可不爭也。

御註孝經

四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言孝弟感通之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

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易曰。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父有天道。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母有地道。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王者繼天作子。父事天。母事地。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王事父。既能孝。則於事天。能明其經常之大矣。事母既能孝。則於事地也。能析其曲折。

御註孝經

四十一

之詳矣。推孝為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允上下尊卑。皆化而治。無一不順其序。則人道盡善矣。夫孝。而至於事天地。能明察。則天時順。而休徵應。地道寧。而萬物成。神明之佑。於是乎彰矣。明王孝德感通。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

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

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如此。故雖天子至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天子至尊。固莫之敢先。而必有先於天子。則兄也。即至伯叔諸兄。亦皆祖考之胤。亦必推愛敬之心。以禮遇之也。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生。不敢有一毫之不誠。是不忘其親也。然必修持其身。謹慎其行。恐

萬一有失。辱先祖而毀威業也。夫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祖考來格。享於克誠。鬼神之德。於是乎著矣。明王孝德感通。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御註孝經

四十二

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相為感應。則徧天地之間。孝道洋溢。神人無間。上下和悅。蓋孝悌既臻。其極。則至性自然。通徹於神明。

德教自然光顯於四海遠近幽明無所隔礙孝德感通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至矣無以復加矣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見天下四方雖

至廣大此心此理無不同者則無所不通之意明矣

事君章第十七此章廣言中於事君

御註孝經

四句

之義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故上下能相親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君子之事君上也進見於君必思竭其忠愛之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嘉謀嘉猷入告我后以至

盡其職守直其操行致身受命無一非盡忠之道也既見而退

則思己之職業或有未盡身之闕失或有不修必思補之計無

過差而後能自安恐已身之不正無以感動於君也至於君有

美意善事則將順而成之惟恐不及君有未善之處則匡救而

正之惟恐彰著蓋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先意承志迎幾

致力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阻遏而中止也一念

御註孝經

四五

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

以早防之於豫戒於未然止於無迹若必以犯顏敢諫盡命守

死而後為忠未若防微杜漸為忠之益也若非君子進則面從

退有後言激君之怒以取高名諂君之非以明己潔故臣心偽

巧而君愈疑且厭之上下相疾何得為忠乎惟君子忠愛出於

至誠則上心洞鑒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如父子

之一氣。元首股肱之一體。君享其安。臣獲其榮。是以君臣上下。自然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烝桑之

篇。引此言臣心愛君。身雖在遠。而不自謂遠。蓋愛君一念。出於至誠。恒藏於中心。無日暫忘也。使非本於孝者。何以能忠於君。若是也。為人臣者。必如此事君。始可為忠臣。始能盡為子之孝。

御註孝經

四六

故曰。中於事君也。

喪親章第十八。
此章言孝子慎終追

遠之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

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

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孝子

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且不幸。而居親之喪。思吾之一身。父母生之。本同體也。存歿頤異。恩有睽離。哀痛之極。不能自已。發於聲為哭。其哭也。氣竭而息。聲不委曲。動於貌為禮。其禮也。稽顙觸地。不修容儀。出於口為言。其言也。直無餘詞。不為文飾。至於衣服之美。有所不安。故服練麻。悲哀在心。故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不知其甘。故疏食水飲。總以孝子之心。惟

御註孝經

四七

痛念親之舍我而去。言動之間。耳目之娛。口體之奉。自無斟酌之心也。然此六者。皆孝子哀痛之真情。出於自然。非勉強而為之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

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

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禮。三年之

入口者三日。三日之後。不妨飲食。教民無以哀死而傷已之生。

蓋愛親出於天性。若哀毀而至於傷生。則反至於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也。故雖毀瘠。而不使至於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天下之孝也。至於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不得過。亦不得不及也。孝子之情無盡。聖人立制。止於三年。使人知有終竟之時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

為之棺。擲衾而舉之。陳其簋

御註孝經

四六

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

之。卜其宅地。而安厝之。為之宗

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親之始亡也。為之棺以藏體。擲以附棺。衾以周身。然後

舉而斂之。必盡其心也。其朝夕奠也。陳列簋。而不見親之存。則哀傷痛感之。必致其誠也。其將葬而祖。賤也。不忍其親之去。

女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以往送之。至於為墓於郊。不可苟也。則必卜其墓穴。塋域。得吉而葬之。務求其安固也。以上四者。皆慎終之禮也。為廟於家。必有制也。則依制立廟。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禮而享之。使神有所依也。寒暑變更。益用增感。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因時而展孝思。不忘親也。以上二者。皆追遠之禮也。

御註孝經

四九

生事愛敬。死事哀

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

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子之事親。於其生

也。盡愛敬之道。於其死也。盡哀戚之情。生民之本。孝為之先。於

是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最大。於是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亦於是而終矣。夫孝之大。至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下親嚴之性。始為完足。於天經地義之理。始相貫通。於德教政令

之化始能暢遂。謂之德之本。而
教所由生。又何疑乎。為人子者。
不可不知也。

御註孝經

御註孝經

五

御製孝經序

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彝
 訓覺悟生民溯天地之性
 則知人為萬物之靈敘家
 國之倫則知孝為百行之
 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悖
 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下
 以此為立身之要上以此
 為立教之原故謂之至德
 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

御製孝經序

一

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為先
 務者也恭惟

聖祖仁皇帝續述

世祖章皇帝遺緒

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

御製孝經序

二

卷刊行海內垂示永久顧
 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
 周徧朕乃命專譯經文以
 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
 義暢可不煩注解而自明

誠使內外臣庶父以教其
 子師以教其徒口諷其文
 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為士
 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名
 顯親為庶人者能謹身節
 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敦於
 本行閭里胥嚮於淳風如
 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蒸
 躋比戶可封之俗是朕之
 所厚望也夫

御製孝經序

三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御製孝經序

四

孝經集註

開宗明義章第一 此章開張一經 顯明五孝之義

開宗明 義名章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

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

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女音汝下同辟音避

尼孔子字名丘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居

燕居閒暇之時侍侍坐也至者至善之義要者

簡約之名道也德也一也自其得於心而言曰

德自其行於身而言曰道德之至即所以為道

之要願者謂先王以此至美之德要約之道順

天下人心而教化之故天下之人被服其教自

相和協而親睦上下尊卑舉無所怨也辟席者

離坐席而起對也禮師有問則辟席起對敏達

也孝即所謂至德要道也人之百行如章中所

言忠順敬讓之類凡得於心者無往非德然一

孝立而百善從是德為百行之根其故曰德之

本至于君子盡孝於親而所以教家教國教天

下者又靡不自此推之舉天下之大事事皆從

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也命之復坐者以



則一身四體舉其細而言則毛髮肌膚此皆受
之子父母者為人子者愛其父母因以愛其父
子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慎不敢少有毀傷此
行孝之始也又須以道修身卓然有立大行于
天下流聲于後世使萬世而下賢其子因推本
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
故夫所謂孝者始於聚百行以立身事親中於盡
心以事君而終於教百姓以立身事親以事親
猶為人子之常必其得君而事能立親之身廣
親之志移孝以為忠乃全事親之道然一行未
能立其身斯為宇宙之完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以律切同適
經大雅小雅其一也無念二語見大雅文王篇
無念爾之先祖常述修其功德而勉子行孝也

孝經集註 天子章第二 前章雖通貴賤言之其迹未
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
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蓋天子之孝也惡去聲○親謂父母也惡憎惡

反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之身乃德

教之所自出故為天子而愛其親者必其於人

無所不愛而不敢有所惡於人敬其親者必其

於人無所不敬而不敢有所慢於人夫惟不敢

惡人而無所不敬其親然後愛敬為盡于事

親而天子以此至德要道之教行于一人加于

百姓則四海之大皆知有所視效義刑趨愛趨

終於立身夫音扶○身謂一身體謂四體髮毛

髮膚肌膚也凡人之身舉其大而身

敬而同歸于孝。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乃天子之孝。當為如是。而非諸侯卿大夫之可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作呂刑。甫刑。尚天子慶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則兆庶皆倚賴之。善則愛敬是也。二語所以通結上文之義。

諸侯章第三。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故次及於諸侯。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

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在上。在一國。臣民節制財用之節限。謹度。謹守法度也。溢。奢侈也。制節也。社。土神。稷。穀神。國之主也。言諸侯在一國

孝經集註
三
臣民之上。其位高矣。若能不敢。曰為矜肆。則身雖居高。而不至于傾危。積一國之賦稅。其財充滿矣。若能制立節限。謹守法度。則財雖充滿。而不至於泛溢。又言居高位而不危。則不失其位之尊顯。而貴是所以長守此貴也。處充滿而不溢。則不失其財之盈足。而富是所以長守此富也。夫惟富貴長久。如此乎。不離其身。然後能保有其社稷。而和調其民人。謂社稷以此安而一國之民亦用和睦。上下亦為無怨也。此則諸侯之孝當如是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小旻之篇。引之。重以戒勉。諸侯也。蓋諸侯如不念先世積累之艱。勤而一或驕溢。以至失其富貴。而不能保其社稷。人民則辱及其親。而不孝為大矣。○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水。恐陷也。

卿大夫章第四。次諸侯之貴者。卿大夫也。故次及于卿大夫。○按王

朝侯國。其卿大夫之位。分雖不同。然章中乃統論其當行之孝。不必泥引詩以事一人之詞。而謂專示王國之卿大夫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

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德行。擇行。行滿之行。並去聲。惡。去聲。○法服。禮法之服。法言。禮法之言。德行。道德之行。先王。蓋古之以孝治天下者。故其服為法服。其言為法言。其行為德行也。無擇。謂言行皆與道法相合。而無可選擇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中為身之

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以此之故。非法則不言。言則必合于法。非道則不行。行則必中於道。出於口者。無可擇之言行。於身者。無可擇之行為。是以言之多。至於徧滿天下。而無怨惡也。服法服。道法言。行德行。三者既全。備矣。斯能長守其宗廟。以奉其先祖之祭祀。此則卿大夫之孝當如是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大雅。蒸民篇。夙。早也。匪。猶不也。懈。惰也。一人。天子也。引詩之意。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而不得懈惰也。此乃深致其勤勉之意。

孝經集註
四

士章第五。古有上士中士下士之三。然其位總居卿大夫之下。故以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

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

孝也長上聲○資取也長謂卿大夫上則兼長

與君言之也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謂

取事父之道以事母而愛母同于愛父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謂取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

君同于敬父也母取其愛君取其敬者蓋母主

于思而君主于義故事母雖未嘗不敬而專取

其愛事君雖未嘗不愛而專取其敬合愛與敬

而兼之者則惟父然也為士者移事父之孝以

事君則為忠移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為順守其

忠順而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長保其祿位永

守其祭祀此則為士之孝當如是也○諸侯言

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為

重也若下文庶人則薦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忝音慙○詩小雅宛之篇忝辱也所生謂

父母也引詩以深惕為士者當早起夜寐

以行孝無致祿位不保而

孝經集註

五

也一云兼府
史胥徒言之

庶人章第六 庶人泛指眾人學為士而未
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養去聲○天之道謂春生夏長秋

敬冬閉四時之天運也地之利謂

土地之高下燥濕生植農桑之利也謹身者謹

修其身不妄為也節用者省節飲食衣服喪祭

之財用不妄費也庶人未受命為士既不得以

事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能養父母為孝

利而禾黍菽麥一任乎土宜又必謹乎其身而

不敢放縱省節其用而不敢奢侈以此為事奉

養其父母則不徒能養父母之口體而養志亦

無不足矣此則庶人之孝所當然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上節與前四章分論

庶人當行之孝此則總言以結之言上自天子

以下至庶人其尊卑雖殊而事親之孝當無終

始之異若或有始無終而自患已身不能及於

孝者未有此理也蓋為決言以勉人之力於行

孝

三才章第七 天地人謂之三才孔子陳說

道之大因言天經地義民行之事可教

化於人故以三才名章夫五孝之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

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

成其政不嚴而治夫音扶行去聲○經常也天

地以承順利物為宜故曰義則法也因憑也依

孝經集註

六

也肅戒肅也嚴威嚴也曾子因夫子陳說五孝

而深歎其大故夫子以彌大之義告之言孝之

為道雖出于人心然天為乾父不能外之以為

生覆之經地為坤母不能外之以為承順利物

之義民生天地之間不能外之以為慈愛敬順

為天地經常之理而民于此取法而為行則孝

本天下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孝而導之是以數之為教則不待戒先肅而自成發之為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先

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

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行去聲好惡並去聲○先王泛指古先帝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承上因天地之常經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來遺猶棄也興起也睦和之至也言先王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斯民則人知愛親而無有遺棄其親者陳說德義之美以教誨斯民則人為典起而未有不勉於行者先之以恭敬謙讓而為斯民之倡則人相敬讓而不爭導之以五禮六

孝經集註

七

樂而施陶淑之教則人皆秩然有禮雍然順適而和睦又示之以為善者之必好為不善者之必惡則人知國禁而不犯總見先王之順天下以化民而民之速化如此以結上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小南山之篇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引詩之意蓋言先王之在上者能教以化民而為民所瞻仰故民為之速化也此借師尹以深贊夫先王也

孝治章第八前章明先王因天地之常經順天下以為教此章則言明王以孝而治天下也故即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懼

心以事其先王昔者謂先代明王明哲之君遺如附庸之君之類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乃國之大者萬國極言其多先王即行孝明王之祖考也天子言昔者明王之以孝道而治理天下也推其愛敬之心至于附庸小國之臣尚不敢有所遺忽而況於公侯伯子男大國之臣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天下大小萬國之衆而皆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王則尊養之至而明王能以孝道倡其化于上矣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鰥姑頑切○老而無妻者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侮慢忽也一命以上為士諸侯皆有卿大夫止言士者舉小以見大耳百姓謂百官族姓先君始受命為國君者也夫子言諸侯分治一國者也當體明王孝

孝經集註

八

治天下之心而亦以孝治其國推其愛敬之心以及於國人即至於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之而況於士民乎以此之故所以合國中百官族姓之衆無不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奉其先君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治家者不敢失於為心而成其化于國矣

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臣妾婢僕也賤而疎者妻子貴而親者親謂父母也夫子又言卿大夫各治一家者也亦當體明王孝治天下之心而以孝治其家推其愛敬之心即下及於臣妾會不敢少失其心彼疎賤者尚如此而況於妻子之親貴者乎以此之故所以合一家之衆無貴無賤無親無疎而皆得其懽悅之心以此事其父母則可謂能體明王孝治之心以為心而成其化于家矣

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

此者夫音扶○生謂父母存時祭謂沒後奉祀安

屈而歸也○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于天者禍

亂如賊君獄父之類作於人者上文既言天子

諸侯卿大夫皆以孝治天下國家而得人之權

心以事其先王先公與親此又總承上文而言

夫惟如此故其生而養則親安之沒而祭則鬼

享之是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和則無乖戾之

氣而災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

總由明王身為率行孝道於上而諸侯以下化

而行之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有如此之美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詩大雅抑之篇覺大也義取天

美明王之孝治也○于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以贊

孝經集註 九

聖治章第九 曾子問明王孝治以致和平

否孔子因問而說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

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行去聲

為本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承之以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

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

尊無與對而能以已之父與之配享則所以尊

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

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

有限自古及今惟周公輔佐成王始行配天之

禮故曰則周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郊祀祭

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后稷名

棄周之始祖舜嘗命為稷正使教民播種百穀

始封于邰為諸侯以君其國故稱曰后稷也文

王名昌武王之父明堂王者出政布治之堂也

孝經集註 十

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也一也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郊祀祭

帝則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王猶夫上帝也周公

之所以尊敬其祖父者如此是以德教刑於四

海而四海之內為諸侯者各以其職之所當然

皆來助祭敬供郊廟之事夫以孝推之至于配

天而又盡得四表之權心以事其親孝之大也

誠可謂至極矣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

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

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

也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

以孝之故也親親愛也膝下謂孩笑之時也

言人子親愛父母之情已生於膝下孩笑之時

以此至情而養其父母然隨其年之漸長則日

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為真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能者。聖人之立教。亦惟因嚴以敬。因親以愛。循其人性之固然。而不加矯強。故其教不待戒肅而自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民之大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孝為德之本。而聖人之因嚴敬。因親敬。愛。總因父子之道。天性之以立教焉。是其所因者本也。

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

厚莫重焉。此承上文所因者本也。句而發明人子愛敬之情。所以當盡之故。父子之道。為天性。謂父子之愛。原于天。率于性。而本于所固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間。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者。父母所託生子。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

孝經集註
大子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恩義之罔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此可見人子愛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于父母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反說為上者。于德禮之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君自不愛其親。而令他人愛親。自不敬其親。而令他人敬親也。悖德悖禮云者。德主於愛。禮主於敬。故也。夫人君惟身能愛敬。而後以政教及人。斯順天下之人。心。今則自逆不行。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所取法。而為準。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如此之君。雖曰得志於民上。乃古先哲王聖人君子

所託生。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

所託生。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

所託生。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

所託生。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

之所不貴也。在。心之。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所在凶。謂害于德禮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君子。泛指聖明王道。行也。作為也。容主動。止主靜。言思可道。謂必其言之可行於民者。而後言。行思可樂。謂必其行之為民所懽悅者。而後行。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為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為民之法。容止可觀。謂威儀容貌。合于規矩。而可為民之觀瞻。進退可度。謂周旋動靜。不越繩尺。而可為民之軌度。君子之謹其言行。慎其動止。舉措如此。由是以其身而臨蒞斯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

孝經集註
德而親如父母。會極歸極。如眾星之共北辰。無不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者。特。○詩。曹也。忒。差也。詩言原美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教。前數章俱統論乎孝道。孝行之事也。故以紀孝行。名章大子聖治之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致其事親。當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于親者。其必平居則禮儀。祇肅盡其恭敬。而不敢忽。奉養則

紀孝行章第十
治。此章則詳述乎孝子當行之事也。故以紀孝行。名章大子聖治之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致其事親。當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于親者。其必平居則禮儀。祇肅盡其恭敬。而不敢忽。奉養則

事親當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于親者。其必平居則禮儀。祇肅盡其恭敬。而不敢忽。奉養則

平居則禮儀。祇肅盡其恭敬。而不敢忽。奉養則

承顏順志盡其歡樂而不敢違。病則行止語嘿何所不致其憂。喪則哭泣躑躅何所不致其哀。祭則潔俎豆肅駿奔何所不致其嚴。持此五者以事親而生存死沒咸備其道庶幾盡志于親而無媿于子矣。故曰能事親也。○此事親者居節乃紀孝子當行之善以示勉也。

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

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醜等類也。三牲牛羊豕

下而不可驕矜為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

恃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眾而不可爭競此論

人子保身以事親之常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

亡為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啟釁

而召兵此論人子危身以及親之禍三者不除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者謂驕亂爭三者

孝經集註 七

之不能除則危亡之禍必至雖日具牛羊豕三

牲之養以進于親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為

不孝也。○此節又紀

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五刑章第十一 聖王之教雖不肅而成其

亂忿爭而自罹于罪惡者刑辟亦不可不

加也故以五刑名章大子紀孝行之後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

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

道也。要平聲。○五刑墨劓剕宮人辟也。三千合

五刑條例之總數也。呂刑曰墨罰之屬千

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本于此要脅也無上無君也非詆毀也無法謂

弁髦法度也無親謂蔑視其親也蓋君者臣之

所稟命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為無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詆之是為無法人莫不有父母之當孝也而敢以孝道為非是為無親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為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廣要道章第十二 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

申而演之故云廣也要道先於至德者謂

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

成所以互為先後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

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

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

孝經集註 十四

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

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此夫子述廣要道之

也然欲教民以相親相愛則莫有善於孝悌所

以敬其長也然欲教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

於悌樂斯二者之謂樂然欲移改民風而變易

其俗則莫有善於樂節文斯二者之謂禮然欲

上安其君而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若禮之

為禮則主於敬而已矣嘗為推廣乎敬之功用

以此之敬而敬人之父則凡為之子者無不悅

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兄則凡為之弟者無不悅

以此之敬而敬人之君則凡為之臣者無不悅

夫此之敬止加于一人而彼則千萬人悅所敬

者寡而悅者眾誠所謂守者約而

施者博也此之謂要道之義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

之為人君者也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為之喻自見而為之督也教之以孝使凡為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為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為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終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為至德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

孝經集註 五

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愷音凱○詩大雅愷易也蓋言君子有如此愷悌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為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廣揚名章第十四首章略言揚名之義而未審而於此廣之故以名章大廣要道至德之後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

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長上聲行去聲○此夫子述廣揚名之義言君子之事親苟極其孝矣以之事君則為忠故忠可移於君事兄苟極其悌矣以之事長則

為順故順可移於長居家苟極其理矣以之居官則必治故治可移於官孝悌忠順齊治之道其相通有如此故士人惟慮內之所以事親事兄居家者行未成耳夫苟孝悌修齊之行成于內必其忠順治理之動猷著于外彪炳宇宙輝映竹帛而後世之名曷有極哉顯親之孝此焉寓

諫諍章第十五曾子既開揚名以上之義以令有善惡不可盡從乃為述諫諍之事故以名章大廣揚名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夫音扶令去聲○慈愛恭敬安親揚名是曾子包攝夫子之所已言者言之又以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為問者蓋為子者原一以

孝經集註 六

應從為孝但于父母之命令若不問可否而悉從之又恐有違于道此其所以疑于心而問也○慈愛如養致其樂恭敬如居致其敬安親如不近兵刑揚名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之類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

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

令文焉得為孝乎與平聲爭諍同離令並去聲○爭與諍同蓋是非必爭可

否必辯所謂而折廷諍不欺而犯者也令善也
焉何也兩言是何言與深明父令之不可一子
從也昔者以下是推廣而言為臣子者若見君
父之過皆不可以苟順而不諫諍天子之爭臣
以七人諸侯之爭臣以五人大夫之爭臣以三
人者蓋位有崇卑責有輕重政有煩簡故爭臣
有多寡也然天子有天下者故云不失其天
下諸侯有國者也故云不失其國大夫有家者
也故云不失其家總之以諫諍之得人故雖無
道不不至於亡也士無臣所有惟友故云士有
爭友不離合名謂事無謬誤而善名以彰不
不義謂所事合宜而行義以得也先言故當不
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是總言為臣子者當諫諍爭其君父又曰故當不
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所以結一
章之旨而終是何言與之義見為子者不可一
于從父之令也

孝經集註

感應章第十六 此章明明王孝佛感應之
事雖為天子言之諸侯以

下亦當自
知勉勵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長上聲○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
乎母則天有父道地有母道原與父母之道相
通者古昔明王能事父以孝則即通于事天之
道故其事天也明事母以孝則即通于事地之
理故其事地也察又推事父事母之孝心以順
家之長幼故凡四海之中上而尊長下而卑幼
又罔不就吾之均調而上下以治夫惟明王極
孝之所至至于事天明事地察如此則三光明
寒暑序而天道以清川流岳峙莫其常鳥獸魚
鱉若其性而地道以寧其神明功用之彰見蓋

有極其盛者哉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

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行去聲○承上文而言

必知有父之當尊與有兄之當先矣其在宗廟

承祭之時則嚴威祇肅致其恭敬而不敢有忘

親之心及夫平居無事之時則修身慎行極其

檢攝而惟恐招辱先之譴明王不過自謂率其

孝道之常也不知以修身慎行之主兼又致敬

于宗廟對越之時先王在天之靈洋洋乎有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而鬼神精爽之所著其

視神明之彰見又何如其盛哉夫孝悌之道原

始于家庭然和順之至精誠之極至于神明彰

鬼神著即幽而神明可以感通如此則遠而四

海必將和氣充洽光輝普被又何有不通者乎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大雅文

篇自從也義取四方皆感其德化無有思而

不服者以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之意也

事君章第十七 此章論君子事君之道蓋

士亦在其中矣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上謂君也

於君退謂既見而退匡止救止也君子之事君

無一念而不在于君者進而入告則思竭盡其

忠而不敢有所欺退而公餘則思補塞主過而

不敢有所徇至于君有為善之美意方在將萌

未萌之界。則從而將順之。俾君之美以成。君有
匪彝之惡意。方在將發未發之頃。則從而匡救
之。俾君之惡以消。是君臣之相悅。猶夫魚水之
相權。鱣梅之相濟。吾知其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其所為相親。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也。豈其微哉。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詩小雅。關。桑。篇。引。此。以。明。君。子。忠。愛。之。心。久。而。不。替。蓋。其。天。王。聖。明。之。念。藏。之。中。者。已。篤。以。故。其。一。進。一。退。一。順。一。匡。舉。不。敢。忘。乎。君。有。如。此。也。

喪親章第十八章中云。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

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故以喪親各章終之於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孝經集註 十九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喪去聲。偯。臨。音伊。不樂。樂字音洛。旨。甘也。毀。哀毀也。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偯。氣竭而盡。不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局踣。不能為容也。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為文也。服衣之美有所不安。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非有所勉強而為之也。禮人子于父母之始死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則傷生矣。教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至于傷生。雖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為政。所以為生民立命也。喪則定為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之心。雖無為限量。聖人為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之期也。為之棺。柳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

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簠音府。簋音鬼。厝音措。○棺。內棺。柳外柳。衾。被也。簠。簋。祭器也。方。日。簠。圓。日。簋。擗。拊心也。踊。跳躍也。皆哭泣之貌。宅。墓穴。兆。塋域也。安厝。猶言安置也。當親之始死也。為之棺。以周衣。柳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哀戚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戚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為墓于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慎終之禮也。為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戚。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為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為大。於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或問。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身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也。

孝經集註

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簠音府。簋音鬼。厝音措。○棺。內棺。柳外柳。衾。被也。簠。簋。祭器也。方。日。簠。圓。日。簋。擗。拊心也。踊。跳躍也。皆哭泣之貌。宅。墓穴。兆。塋域也。安厝。猶言安置也。當親之始死也。為之棺。以周衣。柳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哀戚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戚之。其祖餞也。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為墓于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慎終之禮也。為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戚。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為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為大。於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或問。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身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也。

孝經集註 二十

終矣。此又合始終而言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戚。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為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為大。於此而備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是而終矣。○或問。孝子之事親終矣。豈自是而後。可遂已乎。曰。非也。孝子之心。無窮。身在一日。則思在一日。古者大孝。所以有終身之慕也。此云終者。畢之謂也。謂生盡其養。死永其思。然後子職畢。盡無遺。非謂從今日後。遂不必容心也。

孝經解義總目

解義四卷 附刊駁辯原孝

後錄一卷

或問一卷

餘論一卷

孝經解義卷一

作孝經者誰與孔子也奚以作為傳孝道于萬世也
 曷謂之經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者也經之名實專
 之後迺廣而加諸易書詩禮樂春秋焉則以為尊聖
 人之典云爾胡為而授諸曾子也曾子孝者也孝者
 也故不必詳孝之事與曰否孔子本傳孝之道也設
 為問答者何傳經立言之體然也周易文言而既然
 矣曾子宜稱名惡乎而亦子之殆異日樂正子春子
 思之徒之所易乎夫亦各盡其尊下子禮也其文采
 何有同左氏則左氏之同之爾先儒多所疑難得非
 膠柱而鼓瑟者與孔子自謂行在孝經蓋此篇非孔
 子不能作此言非孔子不能道或以為誣者亦非也
 其書首尾完具血脉貫通義理慈實意味淵永信聖
 人之親筆而與大學之書相表裏者乎是故孔子以
 是傳之曾子曾子以是傳之子思子思以是傳之孟
 子孟子後愚不知其誰傳焉蓋子述之天人策蓋得
 其傳與然尚言之而未也韓子作原仁可謂得其傳
 者顧亦推之而未密二程子子未子則曾且密矣周

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尤抉孝經之精蘊焉則皆得其傳者爾然未及反之此書以立教亡迺得其傳而日不暇給也與用是敢因其所畧而詳之以與先儒互相補脩云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工下無怨汝知之乎

孔子將為曾子陳孝先約其端以啟其知德者天德五性之德也性無所不包而有總其實者乃天德之至者也故曰至德道者王道五倫之道也倫無所不

備而有立其根者乃王道之要者也故曰要道體至德以行要道則道修而教立焉在一家則一家順在一國則一國順在天下則天下順故以順天下而和睦無怨則天德王道達之天下而無不善矣曰汝知之乎者此理雖不學而知然非察識而擴充之則不能盡故呼之使求知也。至德也要道也以順天下也此一書之綱領也至德者天命之性之最初者也。要道者率性之道之最篤者也。以順天下則修道之教之最醇者也。至德要道明德之全體也以順天下

親民之大用也曰至曰要曰順則純粹至善而無疵也又呼之使知則大學格致中庸明善之功全矣詳具或問中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

曾子果有所未知者乃實指孝以使之知本馬五性之德統于仁而仁之實則孝也孝立而仁生則義禮智信兼之矣故曰德之本此天德之所以為至德者此五倫之道始于親而親之根則孝也孝至而親為

則義序別信統之矣故曰教之所由生此王道之所以為要道者也教生于道而道又本于德而德以孝為至焉凡物有本則生此孝所以為生意之根而生理之實者與。論語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發明此節最精切矣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

此乃使知其始終而以立身為本夫身者父母全而

生之望其成立不虧而歸全者也故不敢毀傷則立其身之形而不虧乃孝之始也而身之所具又有道者乃天地全而賦之望其踐形不缺以沒寧者也故行道揚名以顯親則立其身之德而不缺乃孝之終也夫守身所以事親孝固始于事親也行道揚名則須得君故又中于事君然身不立則道不行且無以事親又何以事君故仍終于立身焉於是終者於是始也身也者孝之所成始而成終也至德由是體要道由是行至于以順天下而教顯當時名揚後世則

為父母之孝子即為天地之肖子矣然豈有外于立身也哉。孟子曰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發明此義極透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以終身者與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工節為曾子陳孝之終始直說也此下五節乃泛論天下之孝有此五等橫說也直說既約以立身此橫

說貫以愛敬非有二也立身以事君親而君親即愛敬之大端愛敬以貫五孝而五者各隨分以盡其愛敬皆所以立吾身而成其歸全沒寧之孝則父母之孝子即天地之肖子而無二理者也此引大雅言念祖修德者以明天子之孝天子者天之所子而統理百姓總攝四海者也故愛敬必極其量焉愛親能推吾親之愛而不惡人則愛其所親而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萬物可以育也敬親能推吾親之敬而不慢人則敬其所尊而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

罔時憫天地可以位也故沛然德教加乎百姓而刑乎四海矣然皆自此愛親敬親之念推之此之謂念祖此之謂修德豈非天之所子而成為天子之大孝乎此愛敬人人當盡本孩提少長不學而知者但地分有限不無隆殺惟天子德位兼隆為能滿極其量故首于此言之豈謂下四者之有可偏至乎讀者自可意會今不盡釋。加子曰者別大雅文也信惟以大雅云者屬上節末故反疑子曰為衍文又各以下文雜引詩書者屬節末故反疑庶人節有缺文今悉

正之然只是古者離經之法而一毫不加穿鑿顛倒者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引甫刑以明諸侯之孝一人即指諸侯言之諸侯社稷人氏受之天子而傳之先君惟能恪恭執事循禮求章乃能佐天子代天理物守地効功斯為能保先

緒而永世克孝之子且早以自牧則萬不危乃恪恭之效也節以制度則滿不溢乃循禮之效也故能長守富貴長守富貴雖慶在一人而保社稷以致其敬和民人以流其愛則已賴及兆民矣豈不可以為孝乎工節乃樂天者保天下氣象此節乃畏天者保一國規模蓋天子諸侯地分不同而其為順承天地而不違之孝子則同也。此及下四節與上節體例相同故引古下不加子曰而意自明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引詩以明卿大夫之孝卿大夫者上承天子諸侯而下以表帥其士庶人乃行道揚名之極盛者也故專言其立身之事齊明威服立身之本也謹言慎行立身之法也服充服誦充言行走行是充而已矣服祭服誦祭言行祭行是祭而已矣其間相去不能以寸敢不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持其身乎故惟三者備則動為世道言為世則行為世法所謂衣裳乃以法乾坤言行可以動天地者乃能行道揚名而為保守宗廟之孝子也服法服則動必以禮由是而言法言行德行蓋動則兼言行而言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故下三層但承言行而法服自在中三者備而立身之事全矣卿大夫居五者之中故專于此言之亦是舉中以括兩頭也。古者世祿則大夫亦有太祖但不得祖諸侯耳詩云南仲太祖是也有太祖則一昭

一穆與太祖而三大宗小宗之法即于此準焉故曰宗廟士則宗法雖同而廟不必備矣故但曰祭祀諸侯以工則有加隆者矣又不專以有廟為祭也故不言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引詩以明士之孝一人謂君也本由事親推之事君

又必能事君乃能保祿位守祭祀孟子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善守孝經此節之義者

也士者事君之始故專于此言之雖有事母事長之分而主于事君言事母之愛者以引起事君之敬而

事長則又事君之推也然其本則在事父馬子夏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真焉都邑之士

則知尊稱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故于士獨細辨

事父事母之不同由父而內分之于母乃由父而外

移之于君子長是尊稱之意而別于野人者也此經

所謂孝莫大于嚴父者亦然由此而上則為配天配

帝之仁人守此不失亦為尊天親地之孝子矣且士

者亦兼學士在內則明于尊稱之禮即尊祖之義亦

自此可推故必以此為本焉而後及事君也。資即

取也母專愛君專敬若分取其一者雖然愛同敬同

亦各就其感者言之耳夫父子主恩似專用愛君臣

主義似專用敬今于事父中分出事母又于事君中

推出事長而一以愛一以敬顯兼之者惟父也而曰

以孝事君不曰以敬則亦兼之矣雖母主乎愛然豈

有事之而可不敬者乎雖長主乎敬然豈有順焉而

絕無愛者乎讀聖人書須辨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

同乃不死在句下耳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

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引詩以明庶人之孝用天分地所以夙夜勤力也謹

身節用以為養則德亦可以無忝于所生矣故為孝

此庶人耳曷為首以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也蓋天地

為大父母則人皆其子也故天子者天地之宗子諸

侯者天地之貴子卿大夫者天地之賢子士者天地之秀子而庶人則天地之庶子也非父精母血不能生此身非天氣地質不能成此形晦明作息雨暘燠寒無不與天之道同流耕鑿蠶桑寢食息無不與地之利同溥開眼便見合眼亦是寶霞塞滿空蒙皆然此天地之為我父母豈待遠而溯之形化之盡氣化之初始悟其與我同氣一息哉故雖庶人之賤亦必秉天之道而用之隨地之利而分之也于此能謹能節以養父母則為無忝父母之孝子矣既為無忝

父母之孝子是即無忝天地之庶子耳然則推此而工可知士必夙夜匪懈乃為無忝天地之秀子也卿大夫必戰兢臨履乃為無忝天地之賢子也諸侯必有慶頌民乃為無忝天地之貴子也天子必念祖修德乃為無忝天地之宗子也是五孝者蓋皆無忝天地之孝子耳不能為無忝天地之孝子又豈能為無忝所生之孝子乎通斯義也後章之則天因地明天察地皆即此用天分地之別而致者而孝雖有五等之分當為天地之孝子則初無二矣夫盡愛致敬雖庶人可能而父天母地非天子不稱今愛敬則言于天子而天地反言于庶人蓋惟天子能滿愛敬之量雖庶人無逃天地之間故愛敬則自工而下者以廣已狹也天地則自下而工者以小含大也而立身之道惟言于卿大夫者舉中以該上下也諸侯則對天子為臣對卿大夫又為君士則比卿大夫為賤比庶人又為貴自可依此而準之爾孝經立文之精如此。事親之禮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庶人所得自盡者惟養耳故以養父母惟言于此以工則養有加隆者焉但得之有財則其力甚易而不足言矣

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夫子既明五孝乃又統而論之首句結工五節下又並結首三節言尊卑雖殊而總以不敢毀傷為孝之始揚名顯親為孝之終是立身行道而為歸全沒寧之孝乃無間于終始者也孝無間于終始而患不能及乎孝無是理也言孝道惟當自盡自天子至庶人但能為父母之孝子俱可為天地之孝子而何患不及哉此孝所以為萬世不易之大經而德為至德道

為要道也察識于此而擴充之則本立而教生天德王道之原一以貫之而無二矣夫子所以啟其知者不亦深乎。開端呼曾子使知而曾子答以何足以知則此下語之者皆所以使之知者耳第二節德本教生則物有本末之謂也三節事親立身則事有終始之謂也大學格致精義備于首章補傳表裏精粗之云即本末終始之謂而知所先後則全體大用已無不明矣今證以孝經益悟此二書之如日月合璧也下文脩陳五孝則隨人隨地無時無事而不可盡

其道者而所以使之察識而擴充者豈復有一處不到哉中庸明善亦然不過明此天命本性之善而學問思辨亦以察識而擴充此本性之善性之善孝具總也。篇中雖至庶人節方露天地然不敢毀傷是全其父母所生之身行道揚名是全其天地所賦之道故須就道字提出天地以下乃俱有根矣非添補也蓋身為父母所生之身而身所具之道非天地所賦之道而何哉

右第一章

此全書之體要也至德要道握于百行之本終始五孝達乎天下之人而總以愛敬盡乎孝德之全立身統乎孝道之本天地極乎教孝之量則有一德之虧非孝也一道之失非孝也一教之悖非孝也此孝所以為仁義之宗道德之本乃聖門傳道之實際夫子特呼曾子而啟其知所以使之察識擴充于此則為修德行道以立教之人而非匹夫一節之孝也蓋此書所論者乃孝之道而非論其事也專論其事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已詳之矣。此書舊十八章今依朱子去其標目而經文則一遵注疏本但定為十三章又當分為四支此章特呼曾子而告之為一篇體要第一支也二章三章因曾子嘆孝之大而詳其大第二支也四章至九章因曾子更求其至故又探原而細釋之總以見孝德之無以加第三支也十章至十三章因曾子更端而問乃推其極要其終以結之第四支也章有十三總統于四支支雖有四總以申明第一支

規模廣大而節目詳明血脉貫通而首尾完密
並無缺文亦無剩句疑之者過也

孝經解義 卷二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曾子聞孝之論則既知孝之大矣夫子恐其猶未知
本故推其本于天者告之惟天地萬物父母而天心
至仁有常而不變是為經地德至順不習而感宜是
為義人得其至仁之心而為愛得其至順之德而為
敬愛敬合而成孝是孝乃天之所以為經地之所以
為義者也此心又非一人所獨得也共為天地之子
則共得天地之心一不如此無以成其為子即無以
成其為人是孝乃生民之所以為行者也則生民之
行豈能師心而自用者哉人各肖天地之心以為心
如有所則以為正者故民之行皆本于天地之經而
是則之者也此大之本也義即經也對經言之曰義
合言之則曰天地之經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
天心無改移者也是經即天地之心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此天地之經即為物之則者也故民莫不
是則之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此乃言蓋孝之道以成德而為立教順天下之本也夫孝之大本于天經地義之常則孝之至必有尊天親地之事故立身行道而則天之明命以正經以嚴父之道尊之也因地之利養以和義以慈母之道親之也則合于人心之不言同然者而順德交孚民乃本其則天地之經者轉而則我矣而政教有不各得者乎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見矣明故正利故大明

利者即天地之情也政者教之推而皆統于以順天下之教不肅不嚴而成且治則身先盡孝之故爾此二節承首章用天分地之語而推其本彼為庶人故就天之顯道地之普利言此為盡道立教之人故直指天地之心與情而言不曰則天之經因地之義而曰明與利者為立教起案則明利乃天地之情比心為發見易曉爾實則言情而心即在天之明即所以正經者也地之利即所以和義者也雖首章天之道地之利亦無非天地心與情之流露而周徧者也

然則能用而分之者亦何嘗不可則而因之乎利對道乃實字此對明故為情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共爾瞻

則天因地以盡孝者不外愛敬二端此詳其順天下之教亦仍本乎愛敬之良而已先之博愛者立愛自親始也故民亦能親其親而不遺焉陳以德義則有厚薄輕重之宜而博愛乃有等矣故不遺者且相觀而興行焉先之敬讓者立敬自長始也故民亦能敬其長而不爭焉導以禮樂則有節文度數之詳而敬讓乃有章矣故不爭者且相化而和睦焉先之者教之本也陳之導之者教之事也示以好惡則有刑賞勸懲之法而政在其中乃教之輔也故民雖有逸志而自知禁矣先王以順天下之教蓋如此其曲折詳盡也引詩專責為民工者之身則化民之本亦遂以身自盡其則天因地之孝已爾

右第二章

此以發明首章前三節之義而因庶人節用天
 分地之語乃推其本而言之也首章但曰至德
 要道此推本于天經地義則至德要道之原也
 首章但言順天下而民和睦此推本于生民之
 行是則夫天地之經蓋孝乃人心之所同然是
 所以和睦無怨之根也首章但曰用天分地此
 推本于則天因地乃是能體至德以行要道者
 故能以順天下而立教使天下用天分地之人
 無不化也首章但曰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此詳
 言教愛教敬而及于示好惡之政則有政以輔
 教而天德王道乃普乎天下而無不順矣豈非
 孝之所以大之故乎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權心以事其先王治
 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權心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況于妻子乎故
 得人之權心以事其親

前陳五孝此該以三等者卿大夫與士庶人統于治
 家者中也明王即先王變文曰明者推心出治非智
 以成仁者不能知之明而覆之當故指其德而名之
 也以孝治天下者先盡其愛親敬親之孝而後以之
 而治天下也治國治家者亦然蒙上省文故不言夫
 能盡不敢遺之道者愛敬達于天下者也能盡不敢
 侮之道者愛敬達于一國者也能盡不敢失之道者
 愛敬達于一家者也然必就其等而別言之小國之
 君不以混于國君則固由大而及小矣鰥寡之微不
 以混于士民則固由衆而盡寡矣臣妾之卑不以混
 于妻子則固由貴而逮賤矣蓋于理一之中仍有分
 殊之序非所謂知明蒙當而智以成仁者乎故善推
 其愛敬于人而各得其權心也既各得其權心則又
 合其愛敬以歸于親矣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
 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

由生安而至祭享已盡孝道之始終則事親之孝何

嘗不該于其中然承上文來總見必如此善推其愛敬于人而得懽心方能使親生安而祭享耳是以孝德所推而如明靈當物各得所則懽心順動蒸為太和自然六合同風而天無災害人無禍亂矣是所謂以順天下而和睦無怨者惟昔孝治天下之明王為能智以成仁如此也則非有先覺之智豈能成明王之德而立順教哉故引詩言有先覺于此而成其德行者四國之後覺者皆順之而成治矣孝之大不于此而益可徵乎不言治國治家者孝治天下之道足以已之也。○覺字舊訓直大此不依者直大乃覺之轉本非正訓也就詩言之則根哲人果此靈引之亦承明王說皆于明覺義為切也程子解先知先覺謂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首章呼曾子曰汝知之乎是要他知其事之所當然也此引有覺之詩是要他覺其理之所以然也孝本不學而知之良然非讀書窮理以祭識而擴充之則不免氣拘物蔽而為匹夫一節之孝豈能智以成仁而立教以順天下乎故須盡其知覺之明方可語于明王之治也

右第三章

此以發明首章後六節之義而以順天下而和睦無怨之意亦無不宣暢焉。上章因曾子之歎而推其大之原此極言其懽心順治而著其大之實舉俱與首章相發而實又暢其所未言而更進一層也故為第二支

孝經解義 卷三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承工章末有覺德行句而問聖德之何加雖有求進意而實猶未覺也夫子乃直透本源以覺之孝經之蘊畢萃于此夫天經地義者天地之心也天明地利

者天地之情也是皆天地之道之主宰流行而其性則猶未及也此乃搜根于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即太極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固無極之真而天地之所以為性者萬物得之而各一其性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四端萬善統之而無不全故獨主乎萬物而為天地之所貴也而四端萬善必有總會之靈則孝實為之本而統其全故人之行莫大焉孝以親愛為主也而以嚴敬為至故又莫大于嚴父嚴父則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遠而追之至于所自始推而上之合

于所自生故又莫大于配祖于天至于配天則享帝享親無不格四方萬國莫不來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惟昔達孝之周公足以當之孝至此已無以加故聖人之德亦無以加于孝也此孝經論道之極致天地之性萬世言性之根也董子曰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夫明于天性則覺其所以然矣故自貴于物而知其所當然也是以盡心知性以知天即存心養性以事天而孝行之極乃至于嚴父配天則能全天地之貴而成其德行矣達孝之周公非四國之先覺者

乎 易有天地之心天地之情而未言天地之性此因天地之經天之明地之利已暗指天地之心與情故此遂顯揭天地之性易則以天地之大德暗指天地之性蓋互相補備者也心性情本人身所有之名假之以言天地者所以見天人之合一也其旨微矣餘見或問中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承上文孝嚴之意而申之親愛也膝下幼孩之時也親愛之心生于幼孩年長則漸識義方而日加尊嚴所以存莫大于嚴父也本謂孝也上文既從天性之孝推之于嚴父配天矣此從嚴父之意歸本于孝也蓋孝莫先于愛而愛之中又生敬焉人道仁先而義後故孝性亦親始而嚴終因其有日嚴之性也而教以立敬之道則義不可勝用矣因其有親生之性也而教以立愛之道則仁不可勝用矣是以不待嚴肅教成而政自治蓋無非一以天性之孝為本而因之者也聖人何嘗一毫矯揉造作于其間哉就性說則先親而後嚴就教說故先嚴而後親蓋性則積愛以生敬教則用敬以成愛非偶便文倒說也至追本于孝則仍以愛為主耳此所以為德本教生者與孟子孩提知愛及長乃敬歸仁義于親長而辨愛敬之後先可謂善發此經之蘊者矣

父子之道大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又承上文愛敬之意而極言教不因本者之失也但上言用教當因人之本此言立教當因己之本則更警切矣夫人為天地之貴者正以其具愛敬之良故性有善而無惡德亦有吉而無凶耳蓋父子主恩天性之親也而以養日嚴又有君臣之義焉惟其為天性之親也故生我者親一氣之續莫大于斯而因親教愛者惟先愛其親也惟其有君臣之義也故謂之嚴君民生之厚莫重于斯而因嚴教敬者惟先敬其親也夫所以愛者即心之德也愛他人而反不愛其親則悖其心之德矣所以敬者即性之禮也敬他人而反不敬其親則悖其性之禮矣故謂之悖德悖禮既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何蓋亦欲立教行政以順天下也而實則自逆其天地之經矣而民之行又何從是則之乎是以惡日長而善日消吉德亡而凶德在雖使異教得立霸政得行而其本既喪天地之貴不存焉君子不以為貴也是教民愛敬當因民性之親嚴而以愛敬教民者又當本己性之德禮

而不可悖也已此節義理尤微至向來因下半節為左氏所襲人皆忽畧讀過而不加精思熟體焉耳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則正言君子不悖德不悖禮之事至于德教成而政令行則以愛敬順天下為有本而能全其天良之貴矣此孝德之所以無加也言可道行可樂故德義可尊而不悖德也事可法容可觀故進退可度而不悖禮也如是而臨民以順天下以其不悖德也而民皆畏而愛之以其不悖禮也而民皆則而象之畏而愛之則德教成矣則而象之則政令行矣引詩似證不悖禮然大學云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則不悖德在其中矣此條于立身行道之事亦無不盡其實也已

右第四章

此章曰曾子問無以加有求加之意故更細剖其微以覺之雖承第二支天經地義未然而于首

章之義無不顯闡孝經之精蘊已發洩殆盡比前又進一層當為一篇之樞紐者也第一節探源天地之性推極配天之烈凡四子六經之蘊無不包焉可以發明首章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根也二節推愛敬之後先明政教之所本則德本教生之義備矣三節反扶親親仁民之序四節正列立身行道之詳而總以愛敬之天性為之本焉此孝行所以能統四端萬善之全而為天德王道之總也自此以下數章又引而伸

之觸而長之孝經之能事畢矣詳見或問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備而事親之始終具矣此因第三章生安祭享而細分之前以二者舉其概此以五者盡其詳也五致字下得有力致者推極而無餘之謂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有一端一念之不盡即不得謂之致矣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

之養猶為不孝也

三者除而立身之常法全矣此因第三章不敢遺不
敢侮不敢失之意而切言之前以不遺不侮不失而
得懼心此乃所以能不遺不侮不失者也反是則有
亡與兵刑之患豈但不能得人之懼心而已哉

右第五章

此章雖承三章之意而加詳焉彼由立身行道
而轉到事親此由事親而仍歸本立身行道也

蓋此篇所陳者皆孝之道故首章所論五孝亦

皆立身行道之事而于事親之節目畧焉三章

中以生安祭享則已該之此更提明五致則自

古孝子所以事其親者豈復有出此五致之目

哉然必收轉不驕不亂不爭不然雖三牲之養

俱無與則仍以立身行道為本爾孟子曰夫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故愚謂孝雖始于

事親中于事君而必以立身統其終始焉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之屬其條共三千而以不孝之罪為大者蓋民

生于三親者生我之父母也聖人者教我之父母也

君者成我之父母也則皆當盡孝以事之而如一焉

但此身必親生之而後師教之君成之故能孝乃能

師聖而事君也然君統行道之權聖人傳行道之法

不能事君師聖又何以為行道揚名之孝乎故大

亂之道有三而統之以罪莫大于不孝蓋國之忠臣

本家之孝子而生我者之孝子即教我者之肖子而

已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生民之至性非以賓

形主之謂也。此以申上章之意則要君者無上是

以為下而亂則刑也非聖人者無法是以居上而驕

則亡也非孝者無親是以在醜而爭則兵也若以發

首章之義則非孝者無親所以孝始于事親也要君

者無上所以孝中于事君也非聖人者無法所以孝

終于立身也彼先事親此非孝無親在後者工根罪

莫大于不孝求故終之以此始終皆以成其孝而已

矣

右第六章

此因上章不孝之云而次于此亦以發明首章始中終之意也然說出聖人與君親並重之大義正以補前文之所未備論孝至此乃真無以加矣通斯義也乃知孟子距楊墨韓子闢佛老程朱辨禪學皆能尊經宗聖而與伊周曾閔同為父母之孝于者乎。此章道理濶大意味深長有不可以一說窮者嘗讀而贊之曰要君者無上此春秋之所以修也非聖人者無法此周禮之所以從也非孝者無親則孝經之所以作也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其修春秋之志乎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從周禮之思乎而統之以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則作孝經之道乃一以貫之者乎孝之時義大矣哉又曰要君者無上臧孫統之所以殿也非聖人者無法少正卯之所以誅也非孝者無親原壤之所以杖叩其脛也天王狩于河陽其要君者無上乎初稅畝作正甲其非聖人者無法乎

昭公不得正其終故定公不得正其始其非孝者無親乎吾于孝經而識孔子志在春秋之心馬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孝悌禮樂皆道也而由孝生悌由悌生禮樂則孝悌者禮樂之本而孝又悌之本故為道之要也孝生悌者孝主于親愛而悌即親愛之推也悌生禮樂者悌以禮順為善而禮即禮之體順即樂之和也此先樂于禮者承親愛之孝說來樂則愛之意多禮則厭之意多也且由樂而反之禮亦以便下文之單承禮言

○前文由孝而推之君長及聖人且逮妻子臣妾矣兄弟則尚未言也故此又補出悌來禮樂雖見第二支中然尚混舉此分而言之亦加詳矣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禮者敬而已矣則樂者愛而已矣而此不言者非缺

文也蓋論天性之發則愛始而敬終論教化之施則禮先而樂後故孝可以該悌而禮又可以統樂此承上文來既已由樂歸禮故即以禮該樂也况敬其父兄君而子弟臣莫不皆悅者悅即愛之微而樂之本也則單言敬而愛亦在其中矣其所以無不悅者總以子弟臣之達道順天下之心三其字雖指人言敬則孝之實而自己推之者也此所以為道之要

右第七章

四五六三章論孝德之無加已至矣此及下三

章又申首章之義而分釋之更加詳焉亦以見其無加也此章分釋要道之意前言至德而及要道者自體以達用循序之理也此先要道而

下章乃及至德者從用而反體歸根之義也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惟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言君子以孝道立教而其教達于天下者惟躬行心

得于內不待家至日見而喻之此至德所以為順天下之本也本一孝也隨事析之則有孝悌臣三者工章言敬其父兄君而子弟臣悅此言躬行以教孝悌臣即是所以敬其父兄君蓋由要道歸本于至德也故引詩而釋之惟悌者即君子之至德也有此至德為天之肖子故能為民之父母為子之父母則順在一家為民之父母則順在天下矣故曰順民如此其大豈非教之所由生乃所以為德之本也與

右第八章

此分釋首章至德之意從上章要道逆轉以歸本也而仍推及順天下而和睦無怨則又循其序以達于教矣若將二章倒轉不反逆其次乎。孝經引詩最精切有味于此可見聖人說詩之法而首章引詩俱在節首下三支引詩俱在節末此又引之而加唱歎焉法乃備矣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也

孝者所以事君故忠可移于君悌者所以事長故順可移于長慈者所以使眾故治可移于官分之則有三其實一孝焉盡之故總結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之孝也獨由揚名後世于此釋之所以束盡前文而第四支乃可更端另起焉

右第九章

此分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之意而事親事君之義亦該焉蓋第二支發明首章之義已極其大矣而四章至六章又承其意而更加精詳焉

七章至此章則又以分釋首章前三節而加細密焉總以見孝德至此已無以加也故為第三支。古文孝經比下有閨門一章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業嚴父即孝嚴兄即悌妻子臣妾即居家理與此章意同而短淺無味不能另加發明則徒然複疊而已劉向刑之卓有高見哉

孝經解義卷四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于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慈者愛滋于情恭者敬形于貌此二句括盡前三支大義下乃更端以發之也而揚名意又繫承上章末名立于後世句來可見一脉相引古文閨門章斷不容攙入其間矣聖人作經若預知後日之有偽托者而早彌其隙焉事親有隱而無犯曾子恐諫親涉于不順故問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

重言以明從令之不可必當論親于道乃為孝也夫行道揚名因為孝之大矣然行道者必能使親亦行道揚名者必能使親自揚名而不專藉乎子則其孝不更大乎此義蓋前文之所未及也而倫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有爭臣爭友爭子又與五孝相照

應補備也父有爭子謂庶人也爭子但言于庶人爭友但言于士亦是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耳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深著不義二字以明不得不爭之故子臣一體苟唯令是從而陷君父于不義則臣為逆臣子為逆子而已矣烏得為孝乎不得為孝者又烏得為忠乎曾子篤于孝者傷爪受杖之事夫子曾責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恐其于隱犯之分辨之太明則有孝而過者故深明不義當爭君父無二之理以覺之然所以爭者一出于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至情則自有不從之從者何憲其激而至于犯哉

右第十章

前三支發明孝道已極其大而至此矣然皆常之正經也此因曾子又問乃說出從治命不從亂命之大義則必能諭親于道而不唯令是從乃為達權者耳然達權正所以善經則權即經也故親不陷于不義則親先行道揚名此為

孝子行道揚名之造其極而無以加者矣通斯義也所謂底豫之誠幹蓋之道大舜所以致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而不作井中泥濘工灰神禹所以告成功而配績于郊而不終作石戶農羽淵熊者亦皆由此而進之耳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由一家之父母推而上之于天下之大父母則明察著而天地位矣由一家之長幼廣而被之于天下之

羣長幼則上下安而萬物育矣然悌生于孝則育亦由于位也故收轉天地之明察而與神明合其德焉此仁人享帝之事所以郊焉而天神格也。自首章用天分地說起二章承之以則天因地四章申之以配天配帝此節又極之以明天察地則父天母地之孝已無以加矣此章又稱明王與明察義相應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此又通乎在下者言之已五孝在內與上章同言雖天子必有所尊况諸侯以下乎何也父母人所共有者也雖天子必有所先况諸侯以下乎何也兄弟人所共有者也尊者父親者母言尊則兼親也先者兄弟後者弟言先則兼後也惟其共有父母也故宗廟致敬報本之恩即父母已遠而猶不敢忘也惟其共有兄弟也故脩身慎行成立之難即兄弟稍卑而亦恐辱之也然孝而後悌則亦由祖父而及羣從也故叔轉宗廟之致敬而鬼神先致愬而著焉此孝于享親

之事所以廟焉而人鬼饗也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總承上文而引詩以結之神明彰鬼神著是通神明之德也而後上下順治榮及宗親則已光被四表矣夫必上徹神明乃能旁達四海故歸本孝合于悌而歎其至也蓋孝于父母者必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悌達于一家矣孝于祖宗者必以祖宗之心為心而悌達于一族矣孝于天地者必以天地之心為心而悌

達于四海矣此孝悌所以為至而孝尤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故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獨歸之于孝也與引詩證光四海然思即孝思之誠所孚則通神明在其中○孝本赤子之心良知之性也然非察識而擴充之則不能知其所當然覺其所以然而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矣豈非匹夫之愚孝而不足為修德盡道以立教之人者乎故章首即呼之使知二文又警之使覺凡篇中所言皆所以使之察識而擴充之者也至此章乃結束于父天母

地則是知化而善述其事窮神而善繼其志之孝子矣故事天曰明事地曰察神明曰彰鬼神曰著以極于通神明光四海蓋無非本良知之性而盡其知覺之功故能明察彰著而通以光也事天必明者非達權不足以善繼能達權以善繼則天之經乃無不明也事地必察者非盡道不足以精義能盡道以精義則地之義乃無不察也天經明地義察斯為則天因地之至而天地之性乃無不全故能尊祖敬宗而致配帝配天之烈立教行政而化用天分地之人是所

謂神明通而四海光者斯為無愧于天地所責之人也孝之理不其微乎

右第十一章

前三支俱言事生之道而事死之道偶及之而畧焉此故特發感格神明之理以詳其所畧也然亦兼五孝在內而又推本孝悌之至明其為至德要道而用天分地則天因地配天配帝之孝乃至極而無以工矣此兩銘又乾母坤胞民與物之意所以相承而作者與。第一支行道

揚名便是能全天地之所賦則人當為天地之肖子乃能為父母之孝子也至庶人節獨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則自此而上可知矣故第二支承之先推本于天地經義乃及則天因地之孝則更極其大焉第三支又因天地之經溯源天地之性乃及于配天配帝之孝則極其至而無以加矣此因配天配帝而詳其通神明光四海之治也然根則天因地之意而先發其父母事明天察地之誠則天地之性于此盡天地

之經于此正天地之道乃于此全矣是聖人之與天地真乃呼吸可通聲容若接曰明曰旦無不及爾而光昭亦保亦臨自常在帝而陟降則居元子之位盡宗子之職庶不愧踐形惟肖繼志述事之孝子矣又必通乎在下者言之則所謂諸侯為天地之貴子卿大夫為天地之賢子士為天地之秀子庶人為天地之衆子者位有崇卑道無大小孰不當為天地之肖子乃盡行道揚名之事而為父母之孝子乎蓋庶人節之言天地是自下而上為以小舍大此章則由上及下為以大包小也論孝至此已無不盡故孝經亦終于四支也此支之首先以爭子一章者二三支承用天分地遂層推進故居各支之首此二章與首章相應乃逐層歸結故先之以爭子章正是行道揚名之極為父母之孝子乃所以為天地之肖子也次之以此章兼收五孝之俱當不愧天地正是立身行道之本為天地之肖子乃所以為父母之孝子也後二章不過分

承此二章而結之耳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臣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

進則思盡其忠誠退則思補其過缺有美則將而大
之助其成有惡則匡而救之善其改非獨盡義也中
心惻怛無已無非慈愛恭敬之情絕無激訐懟怒之
意自然一德感孚而上下相親矣此事君之道不曰
事君而統以事上言之者君親一體為爭臣爭子者

皆以是術行之此周公之所以迂其身而成君大舜
之所以盡其道而豫親者也引詩言心愛之至則何
者不告而謂之乎總見不當從令而當盡言也盡其
言而猶進退思念藏不去心則真忠愛之無已者矣

右第十二章

此承十章之義而申之彼但言不義之當爭此
乃言爭之之術蓋互相補備也事君無隱事親
無犯其禮未嘗不有辨而其心則初無二也此
故合而申之可見無犯者原非一意曲從而陷

于不義無隱者亦非任情抵觸以激成其過蓋
忠孝一理臣子一心聖人之言乃萬世不易之
常經權即經之妙而非有二也亦因以知臣道
即在子道中而馬融之忠經乃畫蛇而添其足
矣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支服美不安
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
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
有終也

此言居喪之禮既內盡其情又外遵其政故無敢不
及亦無敢或過也不像無容不文者情之文也不安
不樂不甘者情之質也三日而食三年而終者政之
經也死無傷生毀不滅性者政之意也像暫哭而暫
止也不像則無絕聲矣此性字以氣質言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
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此言殯葬之禮棺槨衣衾厚具物也陳設簠簋備其
儀也擗踊哭泣送痛之深也卜吉安厝藏之固也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此乃言祭禮鬼享之者以神道事之敬之至也而配

帝配天已統之矣時思之者以人道事之愛之深也

而不忘不辱從可知矣此正中天明地察章之意工

二節兼舉喪葬之禮所以補備之也祭則自凶而即

吉死事之終又生事之始故愛敬之至情尤無已焉

與儀禮之終于祭禮者同意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復補出生事之孝說到死事之誠括盡事親之終始

以總結前文十二章之意亦與首章末節相呼應也

哀感者即愛敬之無終極者也更指出生民之本則

是所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者乃人之所以得天地

之性則天地之經而全天地之道以貴于物者也不

能察識于此而擴充之則不知其所當然不覺其所

以然而生民之本不立矣其本不立而徒欲講道論

德以立教乃無源之水不根之花且何以異于樺學外教之二本蔑倫者乎故曰孝者德之本惟其為生

民之本所以為德之本也有本則能生此教之所由生也然則孝豈非至德要道而立身以盡愛敬之心則天德王道之原不已一以貫之而無二也哉

右第十三章

此承十一章之意而備陳之以明孝悌之至也

末節則總結孝之始終而指出生民之本乃孝

經四支十三章三十六節之大結束也○案此

篇首一章乃全書之體要與學庸之首章同以

下十二章總不出此因特呼曾子而使之知故

為第一支二章發明首支前三節之意也三章

發明首支後六節之意也而統以曾子數孝之

大故推其本而使之覺乃第二支也四章五章

六章又直探至德要道以愛敬立教之原而發

明事親事君立身之大義也七章八章九章又

承至德要道立身揚名之意而細分以釋之也

而皆統以曾子問孝德之加而極言其無以加

乃第三支也十章更發諫爭之義則是行道揚名之極而為父母孝子也十一章深明孝悌之

至則是行道揚名之本而為天地肖子也十二
章十三章不過承此意以結之亦因曾子之問
而推極之故為第四支也四分其支乃天然之
已絡章分十三乃煥然之法程節分三十六亦
自然之膝理可見此書乃一時之言一人之筆
不可減一句亦無從添一句真孔子之作而無
可疑者也

附孝經刊誤辨

讀朱子孝經刊誤有六疑而實有三快削去關

宗明義等標之陋一快也合并起首六章為
一章二快也魚載古文今文使人因古文之支
離愈信今文之確當三快也而其所疑之不一
而足者殆生平著述無虛日故第具藁而未遑
訂定者乎請得條其所疑者而析之如雜引詩
書之間隔經文古文之多闕門章與三子曰字
父子之道天性下之有缺文一疑也天經地義
數句以順則逆一段及事上章之與左氏同二
疑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文既有違而于理

尤序三疑也嚴父配天之說嫌于啟人子今將
之心四疑也孝治天下與至德要道三章非經
文本意而語意皆踈五疑也大要則通篇論孝
泛指德教而不甚切定事親六疑也按第一疑
者乃漢儒分章之錯皇侃標目之非劉氏古文
之偽耳既削去標目但將分節重另劃起止則
五引詩書恰好呼起五孝四蓋字一此字恰好
故應上文子曰字恰好別大雅文而不為衍矣
民具爾瞻正以責成教民者之身見當自盡其

孝則亦甚警切爾聞門章當以上下二章起結
語相參校自知此章之無可位置明係自外攬
入庶人節及第四章多三子曰而文勢不續天
性下君臣之義下少二也字而意更難明只將
石臺本比之則古文之偽不辨自明第二疑者
是左氏襲承孝經非孝經之襲取左氏吾前言
之亦已詳矣况孝經四支首支之用天分地二
支之則天因地三支之配天配帝四支之明天
察地一脉貫注中尤以天地之性與天地之經

為之根則天經地義數句惟在此書為更精耳
 凶德下有雖得之君子不貴句正與天地之性
 人為貴相應又豈左氏之所有乎至言思可道
 教句則終于立身之常法盡矣進思盡忠一節
 則中于事君之忠歎周夫亦非勸捨所能者也
 第三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句繫承上文不
 肅不嚴二句來既統政于教即以教根孝也溫
 公改教為孝無乃徒勞乎且天下之理有體則
 有用有功則有致先王燭以如神之智自然合

下便洞見到底豈有身任風教之責乃于化民
 成俗之務全無所見只一味懵懂者乎故謂身
 先盡孝非有意以之化民則可謂身先盡孝絕
 不知可以化民則不可然則見字亦有何害蓋
 下面皆孔子數陳原非在先王意中說也博愛
 二字亦無可議聖人論仁俱離不得愛字如子
 貢欲以博施濟眾求仁則不可韓子原道以博
 愛名仁則何不可此靈先之以博愛又不同蓋
 正是立愛自親始也下緊接莫遺其親句可知

不是泛愛天下之人又陳之以德義德連義說
 則有厚薄輕重之宜而博愛自有等矣于理更
 何悖哉第四疑嚴父配天一章先搜根天地之
 性復歸本天性之親中間細剖愛敬之良四節
 一線理脉精微乃孝經之心髓也而因配天配
 帝及有今將之疑然則中庸論孝極于大德受
 命郊社禘嘗亦不可為訓也哉且此章上二節
 稱聖人下二節第稱君子稱聖人故實之以周
 公又先呼一句曰則周公其人也是明以配天

配帝屬之以公當制作之權則其人耳為君子
 者但盡其愛敬之性順其愛敬之施以之成德
 教而行政令足矣配天配帝非其人也祀人之
 憂跡可不必第五疑則大概拘定經傳之分夫
 孝經四支十三章一脉貫注本一人之筆耳可
 以半為經而半為傳耶昔者明王孝治章于治
 天下之工有以孝二字則必先盡其愛親敬親
 之孝然後以之治天下耳是孝已在其前至于
 得懼心以事其親則又轉以大其孝蓋愛敬之

孝原循環無端朱子乃謂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即如其言彌見古人文章之妙詞不復出而理可相足也况孝而和者何嘗不亦以和而孝和而孝者何嘗不先以孝而和哉下治國治家者亦是以孝而治其國以孝而治其家爾因蒙首句來故省文也所論要道又謂之疎然禮樂皆道其要則在愛敬愛敬正是孝之骨也且曰敬其父兄君即是自己推之矣豈得謂疎君子之教以孝則至德意已藏在以孝內蓋教以

孝者教之以其躬行心得之孝也又反醒一筆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下文引懋德君子之詩明以懋德二字補實至德尚可謂之疎與然則即分經傳此三章亦甚精審况實無經傳之分而又何必製為二體而多致其疑端也至于第六疑則朱子之意總以孝經之不甚切定事親說夫誠如朱子之意而作孝經則是一身一節之孝區夫之所以無過者而已矣孔子何必特作一書且以授之及門中最稱篤孝者魯之乎抑

以實未能孝而誨之乎不知孝經所言大抵皆仁孝合一之事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天者父母之孝子也事天也如事親如事親者天地之孝子也篇中只此二意切定事親說者欲其為父母之孝子也不切定事親說者欲其為天地之孝子也此孝之一德所以能該百行孝經一書所以能總六經者爾尚何窒礙之未化而羣疑之不亡也耶

原孝

仁也者心之德也孝也者德之心也仁也者愛之理也孝也者理之愛也曰何也曰人皆言心之德而若無形象也孝親之心則灼然共見而肫然至篤仁惟為心之德故此其德之心也人皆言愛之理而動多過差也孝親之愛則不患不及而亦無能過仁惟為愛之理故此其理之愛也曰德之心也理之愛也若是其截然矣乎曰非也愛之理即心之德也故理之愛即德之心也然則德之心即心之德也理之愛即愛之理

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知仁之有偏言之仁也又有專言之仁也不知即此偏言者而專言之爾人知孝之有一行之孝也又有百行之孝也不知即此一行者而百行之爾人知心之有生仁之孝也又有生孝之仁也不知即此生于仁者而轉生之爾是何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地以生物為心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故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而具此生理即合此生意生理者仁之性也生意者仁之情也而孝則生意之根而生理之實也故生于仁而轉以生仁若還相為本者孝乃仁之實而立仁之根也根則能生實實則又生根故曰德之心即心之德也理之愛即愛之理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我非不知專以仁教之淵以懿也廣以溥也然淵以懿有使人終日求之而無可捉摸者廣以溥有使人畢世圖之而未可究竟者則不若顯而求之孝愚蒙昏曉而賢知亦不能盡為表粗而裏精也則不若切而圖之孝家庭

自足而四海亦不能窮為篤近而舉遠也則夫仁之淵以懿也者正以得孝而淵懿者也則夫仁之廣以溥也者正以得孝而廣溥者也然而此非我之言也孟子之言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然而非孟子之言也魯論之言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而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言也告哀公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吉曾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惟大故貴惟本故大而有本則生生不息而無窮矣故曰教之所由生適注孝經之既成也作原孝

孝經後錄



小戴曾子論孝四章及樂正子春語一章皆本平日所聞而稱述演繹之足與孝經相發明此本大戴曾子大孝篇文小戴錄于祭義篇反覺不類今錄于此而首以內則一篇益以大戴曾子所論二章焉而以為孝經之傳也可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父母之心必豫求安樂之志已有在即敬順不違焉

此先意承志之事也下氣怡聲以樂其耳愉色婉容以樂其目昏定晨省以安其寢冬溫夏清以安其處于是潔其滌澣備其甘旨而盡心以養之則養志即在養口體之中矣忠字甚精曾子嘗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即于思子之誠身以順親韓子之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之謂也此節已括盡孝始于事親之誠矣

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身即父母之身也父母之身終而我身未終即父母

之身猶未終也此大孝終身慕父母而君子思終身弗辱者與論孝至此則立身行道全受全歸之意都該其中所謂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者也就養而言則葬祭之必誠必敬可知矣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孝之所以為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善推此愛敬之心而已矣故愛父母之所愛雖喙息蠕動無不愛則其愛兄弟愛妻子愛族黨愛臣民者可知敬父母之所敬雖器服車輿無不敬則其敬天地敬祖宗敬君長敬賓友者可知然皆自此愛敬父母之一心而推之者也此條約而能該且犬馬與人不混所謂親親仁民而愛物者尤得理一分殊之序可以顯闡經文以愛敬貫五孝之旨矣

右傳之一章

此章三節而孝經首章之綱目精蘊無不提其要而鈎其元矣蓋曾子既受孝經而融會貫通之已久故能發其精義如此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大孝謂聖人為天子者尊親嚴父配天而德教加百姓刑四海也其次謂賢人為諸侯及卿大夫士者弗辱者各保其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其下謂庶人能養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也此約孝經之五孝而該之以三也

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儀問三孝之論而欲得曾子之所為孝曾子乃但居于養也曾子為士孝在弗辱之列曰直養者諫也直但也但養而已矣并非能養者然所謂事父母自知不足者與然此處論孝有在德意之精者又不拘于貴賤之迹也先意父母將有是意乃逆知而迎之也承志父母已有是志即奉承而行之也此非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者不能所謂養志者也喻于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譬之使歸于正道也此非盡其道而底豫者不能所謂樂諫者也此無

論大孝與其下皆當自盡者矣

右傳之二章

此與經之五孝相發而經之第三章亦以三而約五者也先意承志諭親于道則又與第十章爭子意相補備可以知一于從今之非孝矣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故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于親故不敬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是父母之遺體也愛父母之遺體不得不敬以成之下五者皆敬以成身之事而統歸于孝則愛行乎其間此與經之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及三者不除之意相發即子思之誠身順親孟子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之所本也標出敬字更得立身之要蓋敬然後誠敬而無失也曾子之戰兢臨履以終身者以此無非所以成其愛親之孝也亨孰瓊蕡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親嘗以薦愛也國人稱願則敬以成身者矣而愛乃全也此即所謂揚名顯親者也

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眾之本教即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其行曰養孝之愛也敬為難者敬以行愛也安為難者安以和敬也愛敬俱極則能終矣故曰卒為難卒者終也父母既没而猶慎行其身敬之至也不遺父母惡名則愛之

成也是愛敬俱極而能終矣此足以發明終于立身之義也

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此承眾之本教曰孝而詳其實也仁義禮信強俱本

此是德之本也樂刑亦自此而興是教之主也蓋孝者愛敬交至者也愛之體即仁敬之發即禮愛敬有不可混而施者即宜此之義也愛敬有不可貌為致者即信此之信也而愛敬之貞而能固所以成始而

成終者即強此之強也五常言仁禮義信而不言智者孝本不學而知之良則智已在仁前矣又益之以

強即四德之正而能固孟子之知而弗去是也中庸君子之強兼能擇能守亦然至于愛之生而樂與敬之虧而刑作則教與政悉統之矣此條義理尤精有子之本立道生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智禮樂之實皆與此相發此孝所以貫注乎五常而根底乎百行者也其斯為至德要道與○此節又與首節相應仁則出門如賓而居處莊矣義則憂國忘家而事君忠矣禮則進退可度而蒞官敬矣信則神聽和平而朋友信矣強則敵王所愾而戰陳勇矣至于五者咸遂則樂自生裁及于親則刑乃作是以立身以孝為本而孝又以敬身為要也

右傳之三章

此以敬身為本而發明至德要道及孝無終始之意無不精切而詳明真得孝經之底蘊者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置猶措置也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由父母而工措之于高曾而宗祖而形化而氣化而塞乎天地矣由父母而廣溥之于君長而師友而臣民而動植而積乎四海矣由父母而下施之于兄弟而妻子而僕妾而孫曾而先德所遺先業所垂雖百世可以常行不輟于朝夕矣此極論孝之大蓋上推旁推下推而無不至者亦皆愛敬父母之心之所際也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放依也準則也此愛敬之心乃人所同具之良非一人之所獨得即所謂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者故推而放于東西南北海之心無不準而則之也東海有聖人出焉西海有聖人出焉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而此心此理無不同者亦即此愛敬之心之良而已則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可知矣引詩止證四海而不言天地後世蓋亦舉中以該上下也思即愛敬父母之心之所結而已

右傳之四章

此可發明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之義施諸後世則以補經文之略也然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則經文亦詳畧互見此乃彙而申之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不妄殺伐愛之餘也必以其時敬之意也述夫子之言乃反正相足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遺思慮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遺矣

與第二章三孝相足用力故能養用勞故能弟辱不遺故能尊親彼別其品故自上而下此論其道故由小而大也用勞之勞訓功也思以忘勞愛勝于敬者也尊仁安義敬以成愛者也博施備物則愛敬俱極于無窮矣斷樹殺獸尚以時亦其徵也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亦與二章相足弗忘無怨則能先意承志矣缺而不
逆故能論親于道也弗忘者愛之深也無怨者敬之
至也不逆者愛以行敬也此孝之通義無三者之分
者也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既沒尚然况親在乎明此義者則知菽水可以承歡
而不義之富貴不足以相累矣此守身事親之極則
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曾子所以辭孟
孫之賜而歌聲若出金石者與

右傳之五章

此與第二章互相足而亦以詳經文之所畧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

此問至親切故重言以善之

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
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
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述曾子所聞于孔子之言人者父天母地而為子獨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四端萬善無不備故天地生養

萬物之內無如人最為大此即經文天地之性人為

貴也惟大故貴亦惟全故大全生全歸非徒體全又

須善行得全不虧其體以全其形也不辱其身以全

其德也斯為能體其大以不夫其貴為父母之孝子

即為天地之肖子也此條挾孝經之精髓而已立西

銘之根源塞吾其體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亦吾與

大之謂也繼志述事踐形盡性厚生玉成存順沒寧

全之謂也故謂孝經兼傳之子春可也

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

憂色也

頃當為跬謂一舉足也此指傷足而言故單承虧體

然曰忘孝之道則辱身在其中矣蓋形性一本形之

所以虧即性之所以傷也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賡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此乃並舉不虧不辱以教門弟子也壹舉足壹出言

而尚不敢忘則其他可知此所以為全也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分承上二句而指其實蓋亦舉其一二而例其餘耳此因傷足之事而為言故皆舉其至近至小者然遠大者即此而在也此真全受而全歸之孝矣
右傳之六章

此與經之首章第三節相發而述夫子之言則

深得第四章之旨可謂挾經之心矣

單居離問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雖亦曾子弟子也愛而敬一句已括盡孝經之要又自愛而敬則愛敬相生之序亦不紊矣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可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連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

此極寫論親于道之誠足以補備孝經父有爭子之

義蓋以愛而行其敬者也由己之諫為自免咎故寧由己之諫為賢于人則驕心生矣故亂舊注殊大分曉也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

此即先意承志之道也人子不自有其心而所憂所樂一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巧變即此而在矣蓋由愛敬之至而巧變生乃巧變既生而後可以成其愛敬故能安其親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

此不能巧變者敬雖有餘而愛不足故不得為孝孝必以愛而行其敬也○巧變者有察識之功此未免愚孝而已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視之以為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于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于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

事兄之道以敬為主而愛亦行乎其中養之舊注謂
隱之也然隱之意淺養之意深彌縫匡救之術養字
足以已之非但隱諱而已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
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
誠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

使弟之道以愛為主而敬亦行乎其中冠昏之事屬
嘉禮故曰嘉事兄事之者使之不安而啟其悟也舍
之則怒罰之也非棄而絕之之謂此二節因論事父

母而並及之亦以見孝之必兼乎悌矣彼不能愛敬
其兄弟者必不能愛敬其父母者也

右傳之七章

首節直提愛而敬三字可謂孝經十三章一言
以蔽之矣後二節並及事兄使弟之道經又言
孝每魚悌者以此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
不審不敢言大

親戚謂父母近者謂兄弟小者謂家人欲人先修孝

悌于家而後可及于國天下也此即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之意親戚悅父母順也近者親兄弟俞也小者
審則妻子合也逆而推之則由妻子兄弟而父母順
而數之則自父母而兄弟妻子也然以發明經文九
章之說則親不悅而不外交是以事親孝而忠可移
于君也近不親而不求遠是以事兄弟而順可移于
長也小不審而不言大是以居家理而治可移于官
也則正反正相足之詞爾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
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
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
與

和妻子亦以之順父母宜兄弟耳此故專重孝弟欲
人及時盡其愛敬之心可與經之末章相發也孝有
不及而悌有不時所謂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
親不待者乎是以孝子愛日

右傳之八章

首節與經之九章相足末節則更發十三章言

表意也至性之語使人惻然感痛于無已孝弟之心不覺油然而生矣故以亂篇焉。以上八章一章發明經文首章之體要也二章該括五孝而極寫事親愛敬之誠也三章發明立身之本而德本教生之實無不顯闡矣四章申通神明光四海之義也五章即以足二章三孝之說而中孝子之通義總以詳經文之所畧也六章發明經文首章第三節之義而探源天生地養尤得天地之責之意則是孝經之底蘊盡矣七章中事親之愛敬而並及事兄使弟卒章申經文三移之說而歸本于及時盡孝則是聖人作經言表之意而可與十三章相發故傳以是終焉

朱子于孝經本文必欲分經分傳實多未安故愚以為歸此八章于後乃曾子平日論孝之道實本之傳習之餘者以為此經之傳具庶可矣

孝經或問

客有來問者曰蓋聞聖人之教惟以仁耳孝雖至行不過一德且孝經之書先儒疑之久矣而子孜孜焉誦之津津焉道之又屑屑焉注之其亦有說乎曰有自虞廷開道統之傳而曰中曰一由湯禹以至文武周公相承而不失也迨孔子指出仁字而工夫乃親切有味然仁道至大而其理又甚淵微門人各得其性之所近而未純也故孔子又傳出孝經而道理更確實可猶蓋五常統于仁而仁又統于孝論語言仁首以孝弟為本雖有子之言反以先孔子焉中庸論大德受命制禮作樂而統以舜文武周之大孝達孝孟

子言性善仁義智禮樂之實而斷以克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皆此意也程子謂仁之為道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已五常所當謂孝之為德偏言則一行專言則已百行矣孝經為曾子傳孝道而實更在大學之先蓋小學大學之根本也隋書經籍志云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于孝者也可謂獨見其大

而得聖人傳經之微旨者矣此非史家之言必有所受之也而今人視孝經在四子六經之外不甚着意者何哉一則有古文今文之不同而疑經文之有顛錯也一則見泛論政教之所施而疑義理之不親切也嗚呼此則先儒考訂之未當而闡發之未精也而使二千年來其書曾經聖人手以為可以已百行而總六經者尚剝蝕晦盲于若存若亡之間不亦外乎夫孝經自漢而後劉向既以顏本比古文而除其煩惑至唐又御注之而宋咸平中又命增損為正義三卷以行世則其本既可據矣乃考亭朱子合古今文作刊誤一書則傳流已久恐未可遽然刊削也況古人引書多取斷章全不執着而自有餘味凡經皆然不獨此也至其詞之有與左氏同者則周易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論語出門如賓二句左氏亦同朱子不疑也何獨疑于此書且左氏在後史家每多撫拾惡知非左氏之襲取孝經而必謂孝經之襲取左氏乎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真孔子語傳之至今儒者尚未能解豈有別人更能撰出文章體例不同聖人之

筆亦極變化六經便是六樣設為問答自古有之此書因持授曾子故指實其人而相問答焉于理何礙問荅後每章又加子曰領起者乃是更調以成章耳取執其見者必謂是曾子所記又其甚者泥曾子之稱子并謂是曾子門人所記宜乎歐陽修無識并疑易繫文言之非孔子筆矣今但當據注疏本而刊去其標目乃于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畫斷以屬上文而以大雅云以下五引詩書者各屬五孝之起首而合自天子節共為一章乃一篇之體要以下悉仍舊貫或依文立義或別文發義總以申明此章則既無關文亦無贅句豈不寬通明晰而無窒礙也哉若謂道理之不親切者則是古注既已膚淺而後儒亦甚粗疎耳蓋此經所論者乃是數陳夫孝之道而非瑣列夫孝之事也孝之事若晨昏定省之常飲食寒暖之節聽聲視形之微其詳都具于曲禮少儀內則諸篇而自為弟子時固已教之入孝出悌矣此經因小學之成而立大學之基故不復詳陳其事而遂統論其道孝之道立身以盡愛敬之心而已

蓋吾心以愛敬父母即推吾愛敬父母之心以愛敬
 于一家推一家之愛敬以愛敬于一國推一國之愛
 敬以愛敬于天下則道何所不貫哉故備列五孝則
 盡乎天下之人統舉政教則盡乎天下之道且探原
 天地之性而溯乎天經地義之根論及明堂禮樂而
 備乎孝帝享親之盛故曰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此所
 以為至德要道至于明天察地而通神明光四海則
 所謂繼志述事而盡窮神達化之誠民胞物與而體
 父乾母坤之量一部西銘道理已全舉于斯夫豈僅
 反憚奉事之文已哉然則此書論孝正惟若不親切
 乃所以為親切之至也以此為傳道之本則百行可
 以一德全四子六經可以一書約而後來禪學異端
 之二本殘倫已不攻而自破至于馬融之忠經為無
 知妄作又不足辨爾且夫六經之名何自時哉孔子
 之作易書詩禮樂春秋也但謂之易書詩禮樂春秋
 而義已足若此書去經字而目之曰孝則不成乎書
 之名矣故孔子取孝為天地之經意而作孝經蓋自
 作之而自名之者也經者常也有平常久常二義惟

其平常而無奇所以久常而不易後人見經字義精
 故取而加諸凡聖人之典焉則孝經為之權輿爾此
 若非聖人之親筆而誰能作哉至曾子之稱子則其
 徒之所易者而予序中亦言之矣尚何用疑之也哉
 曰子之注孝經誠善矣雖然此亦聖人之格言爾心性
 之微言豈得與大易庸孟並哉而子比而同之蒙竊
 有猜焉曰固也吾將言之蓋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
 以貫之惟其為聖人之格言也此其所以為聖人之
 微言爾且子何不精思而熟體之乎蓋天人一也人
 身所有之心性情皆自天而來故大易每假人身之
 所有以名天地而見天人之合一也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是人有心天地先有心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見
 矣是人有情天地先有情也心與情俱獨無性乎易
 有太極天地之性也然太極本所以名天者而非假
 乎人之稱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性矣然德之為
 性又人與天地公共者而非以人名天爾孝經則言
 之矣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人有性而天地先有性
 也夫而後天地之心性情備矣則人之心性情乃有

根馬且心性情三者雖本一物而微分而性尤為心
 與情之本釋氏之所謂性乃吾儒之所謂心釋氏之
 所謂心乃吾儒之所謂意正以其不識性因并不識
 心也而性善情惡之論又有欲滅情以復性者亦以
 其不識性因并不識情也然則天地之性豈非萬世
 言性之根哉天命之謂性乃中庸一書之本然天命
 云者已就流行而付與者言是天地之情耳非直指
 其性也道性善乃孟子一書之本然性之善從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來而截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說起則
 是天地之心耳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亦然非直指
 其性也天地之性即太極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也
 具于人則程子所謂未發之真也故性難言而天地
 之性尤難言心與情則尚易見思孟二子之言性雖
 俱本之天而各就天地之心與情流露靈靈說者蓋即
 顯以明微由用以見體爾而實則體用一源也顯微
 無間也心性情原非二物得其一則三者俱在而無
 參差也然在後人讀其書者則不可不極本窮源而
 識天地之性為第一義也然則孝經此句豈非隱然

為大易補其所未及者乎乃所謂天地之心與天地
 之情者又何嘗不備言之也蓋天地之經者即天地
 之心之謂也天之明地之利者即天地之情之謂也
 天地之心有常而不變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
 萬物邵子曰天心無改移常而無改移者經也則經
 其見天地之心乎天以明命示人必有正無邪地以
 利養為事乃直方以大俱在發動之時則明其正也
 利其大也明利而天地之情見矣且第二章先言天
 地之經與天之明地之利至第四章乃歸源天地之
 性又可以見性為心與情之本矣夫惟天地之有此
 心也性也情也由是流行不息而賦于物則人得之
 而為人之心人之性人之情矣禽獸草木得之而為
 禽獸草木之心之性之情矣然草木有生而無識則
 其心性情不如禽獸禽獸有識而不全則其心性情
 又不如人故曰人為貴韓子曰人者禽獸之主也主
 則貴矣而究其所以為貴者則實不外乎一孝蓋草
 木有本而不自知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雖慈竹羔羊
 之類亦有孝意而究竟不能盡故俱賦而為物人則

孩提而知愛少長而知敬所謂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者蓋由愛而生敬也此愛敬之生雖畧有後先而本之在性則渾然全具盎然至足隨觸而動亦不觸而動有感必通亦無感而通此其得天地之性異于物而為天地之貴者正在此也惟其為天地之貴之在此也故擴而充之推而極之則尊祖敬宗而為父母之孝子矣配天配帝而為祖宗之孝子矣于是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地之間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善以一視同仁之心循以篤近舉

遠之理乃為天地之孝子矣是其貴於物者乃其為物之主而能生養萬物以佐助上天者耳韓子所謂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者蓋惟為之主而不暴乃天地之所以尤貴之者也而其根則皆自此愛敬父母之性之所周也孝也夫其始也本以肖天地之心具天地之性合天地之情故結而為孝其終也又以盡一己之孝而合乎天地之心復乎天地之性達乎天地之情故孝也者天地之性之心之情之所成始而成終者也此孝之所以為至德要道而天德王

道之原一以貫之而不二也則愚以為易之言性與天道也博而奧孝經之言性與天道也約而精者豈不誠然乎哉

曰心性情之說則然矣然則聖人不即具于大學而特言之孝經者何哉曰具于大學則以精為精非所謂下學而上達也惟言之孝經則以粗寓精猶之春秋推見以至隱耳故夫子亦自謂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也此正其下學上達之妙乃吾道一以貫之之實際云爾且夫聖人之道則既大矣聖人之言之也則

既詳矣然而聖人之憂患則自此而深且遠矣聖人知夫白黑不同色而苗莠有同生天下後世必將有叛吾道以立異而即竊吾說以行其欺者是故吾有道德彼乃并吾道德而竊之吾有心性彼乃并吾心性而竊之則將何以通其衝而預絕其萌耶于是既以一貫之道傳之曾子大學之書授之曾子而必作此孝經並傳而授之所以立大學之根而深明一貫之道之實際所在則似是而非者不得而汨其間矣是故探其源則曰天地之性天地之經推其極則曰

配天配帝明天容地而立其本以總其實者惟曰孝而已矣惟以此立教而人人知孝之為至德要道也則彼之叛棄君親而毀滅肢體者乃真悖逆不孝之子無以別于禽獸草木即無以立于天地之間者耳而凡彼之以虛空為性灰燬為心而道其所道德其所德者何待窮搜極討而後破哉是故孔子之作春秋也誅當時之亂賊即以正萬世之子臣故曰吾志在春秋言筆削之意微也孔子之作孝經也立日用之常經所以杜隱怪之竄竊故曰行在孝經言綱常之道實也然且有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欲廢罷之者則是不識志在春秋之義也然且有以孝經為其義淺近而與春秋俱罷者則是未會行在孝經之心也然而孝經則俱言之矣曰要君者無上此志在春秋之義也春秋乃孔子之忠經也曰非聖人者無法此行在孝經之心也孝經又孔子之刑書也故皆統之以罪莫大于不孝而曰非孝者無親蓋能移孝作忠則要君之黨自消矣能以孝立教則非聖之書自熄矣是國之忠臣本家之孝子而生我者之孝子即

教我者之肖子而已矣則聖人憂患天下後世而為之計者豈不深且遠耶愚故以此書為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而必托之孝經以傳者蓋孔子之行在此即孔子之志在此而當與春秋並讀者爾然則終日言性言心講道論德欲以息邪距諛自任而不知于孝經尋其實際以為根者其亦拙于計而徒勞矣乎是以二千年來異端之徒之攻之暫熄而復生絕之既深而轉橫者惟不識聖人作孝經之本意而未大明章而發露之故也豈真異教之不可滅熄也哉

曰聖人作經之意乃如其深且遠乎然亦自為一書耳而子以為與大學相表裏且四子六經可以一書約者得毋欲其書之行姑大言以張之而非其實與曰非其實矣則何敢大言之即言之而人必不信又安望其行之也吾今為子畧陳之蓋此經與大學並夫子親授之曾子者也然大學之道大而詳孝經之理精而約讀大學者當先以孝經立其根而後本此心以貫注于三綱領八條目之間乃滋潤而不枯燥充實而有光輝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盎然生物

之心在人生則惻然不忍人之心所謂乾之元而善之長心之德而愛之理者惟孝得之最初而總其實焉故生于仁而轉以生仁乃還相為本者也涵養此心而省察之擴充此心而推致之至溫至粹至精至實以之明德而自不入于空虛以之親民而自不流于殘刻以之止至善而自不雜于偏駁則綱領約矣以之格物而物自不浮以之致知而知自不鑿以之誠意而意自不欺以之正心而心自不格以之修身而身自不虧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自和國自

寧天下自順則條目精矣由是觀之大學乃孝經之巨廓而孝經正大學之底蘊爾蓋此經綱領在至德要道以順天下道德即明德之體也順天下即新民之用也曰至曰要曰順則固粹然至善而無疵也此經大本在立身而全受全歸行道揚名無不由此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總以能立其身而隨分可以盡孝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者也此經根骨又在愛敬愛敬者本性發情以成德乃充其道而流為教焉則自愛敬其父母祖宗上而格于天地愛敬其

一家一族遠而普于四海愛敬其君長臣民下而被于禽獸草木無不通達無不周備是即不欺其知之真好真惡直徹于心身家國天下者也蓋好者愛之篤惡者敬之明合而言之則好者愛敬之深惡者愛敬之反耳至于推極天地之性明察之神則大學正有所未及言者矣不獨此也即以中庸相擬而中庸之旨淵以微乃與孝經之意真而切者亦無不合焉至德者天命之性之最初者也要道者率性之道之最篤者也以順天下而教生者修道之教之最醇者也立身以該孝之終始則明善誠身以順親而至信友獲工者也而戒懼慎獨之文密正以完立身之功焉愛敬者即喜樂怒哀之筦焉者也中其節而愛敬之心盡即中和之德備焉故愛敬所孚而和睦無怨至于通神明光四海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且中庸以親親尊賢綰達德達道九經而此書亦以愛敬二端盡至德要道與五孝之實是故愛之理即仁而敬之通即智愛敬至而雖遠必致久而不息則勇生矣是三達德皆此愛敬之所體也孩提知愛而父子親

資父敬同而君臣正敬以節愛而夫婦宜愛以和敬
 而兄弟翁愛敬不失而朋友之交孚矣是五達道皆
 此愛敬之所敷也由是愛敬兼盡以修其身即合敬
 同愛以親其親而推其敬以尊賢又隆其敬于大臣
 推其愛以體臣又普其愛于庶民百工柔遠人愛中
 有敬也懷諸侯敬中行愛也是九經亦皆愛敬之所
 際也且夫中庸之理一誠盡之而已乃誠立則明通
 焉孝經之理亦一愛周之而已乃愛深而敬至焉愛
 必誠而敬自明也是故愛以生敬自誠而明之性也
 敬以成愛自明而誠之教也愛則無不敬誠則明矣
 是也敬亦無不愛明則誠矣是也惟天下至誠愛以
 生敬者也乃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至于參贊如神純
 亦不已愛則無不敬也大哉聖人之道敬以成愛者
 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于有聖不厭並育並行
 敬亦無不愛也故天下至聖而曰莫不尊親以配天
 愛敬無不周矣天下至誠為能經綸立本以知化愛
 敬造其極矣是愛敬也者性情之總仁義之宗故中
 和之德誠明之學位育之功咸在焉及于不顯篤恭

而與上天之載同其至此以順天下之教必本于至
 德要道而至德要道直歸源于天地之經天地之性
 則聲臭泯而愛敬之妙亦退藏于密矣至如舜文武
 周之大孝達孝孝之至蓋猶其顯然者爾然則此經
 之與大學中庸豈不異貫而同條也哉若夫推本天
 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探源天地之性人為貴則凡易
 之健善成性天地之大德曰生書之維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恒性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詩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東莢好是懿德春秋
 傳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禮記之人者天地之德五
 行之秀氣皆不約而同符者也而子思子天命之謂
 性孟子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萬物皆備于我董子明
 于天性知自責于物韓子原人以為禽獸之主周子
 無性而太極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張子天地之蹇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程叔子天然自有之中朱子人得天地生
 物之心以為心無非體原于此而發明之者爾則以
 此書為四子之權輿六經之總會乃天德王道之精

極者其亦灼然可信也已

曰乃今知合孝經于學庸如此融洽而貫通矣乎何未
 子當日之見不及此也雖然又有說焉蓋聖賢之書
 必示人下手工夫大學八目首之以格物致知中庸
 誠身因執始之以明善擇善今孝經之論德行道教
 誠大矣而下手工夫尚畧焉此先儒所以疑之而不
 甚闡發之者爾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下手工夫
 之最親切而最懇實者孰有過于孝也與况孔子之
 作此書者正所以指格物致知之要而啟明善擇善
 之方而已矣蓋孝本不學而知之良然不加察識擴
 充之功則是所謂匹夫匹婦之愚孝也者而不足為
 體至德行要道以立順教之人也故孔子與曾子詳
 完此理而勒成此書爾且子亦知大學之本無闕文
 而格物致知之義已曲折詳盡于首章中乎益知止
 有定節所以闡其端也物有本末節所以詳其實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節乃反覆申完先後之
 相因而末二節則尤其是格致之要領也是故開端先
 知所向方則志立而有定矣然後心靜身安以用其

精詳之憲焉乃能得也憲之如何則天下之物有本
 末馬物中之事有終始焉循其本末終始之序而精
 思詳察其所當先所當後者則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而德之全體大用即無不明故曰近道道之近者
 憲而得也物何在則意心身以及家國天下皆是也
 物中之事何在則誠正修以及齊治平皆是也故知
 所後不可凌其所先亦知所先未嘗遺其所後則為
 能格物者故物既格而知即至矣然必收出修身為
 本又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則惟知本乃
 為知至可見物非名數動植之迹而格非涉歷搜採
 之多矣如此讀去格物致知之義豈不精明透到而
 無闕之可補乎且補傳表裏精粗正是本末終始之
 謂爾蓋物之本必在內而未居外事之始必甚細而
 終則粗也此經首呼曾子而啟其知曾子既未知矣
 然後指出孝來則使之知止有定而後靜安以憲也
 德本教生即物有本末之意也始事親終立身則事
 有終始甚明矣詳陳五孝不出家國天下之道而盡
 其愛敬之性即是正心誠意之實又以立身統五孝

之終始豈非修身為本而以知本為知至于第二支
 推本天地之經義與明利而結以有覺德行之詩則
 是以經義明利覺之也第三支推極天地之性配天
 之孝則尤是知性知天極本窮原之理也第四支遂
 申之以明天察地而神明曰彰鬼神曰著是天之經
 無不明地之義無不察故能通神明之德而與鬼神
 合其吉凶焉則已知化而善述其事窮神而善繼其
 志格物致知到十分盡頭處矣而謂大學格致之功
 能加于此乎至于立身行道約以法服法言德行則
 亦無不盡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所謂整齊嚴肅
 則心自一者蓋敬以直內之事也謹言慎行乃義以
 方外之事而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讀書窮理
 者能修詞立其誠如此乎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
 克己改過者能力行近乎仁如此乎又首之以小旻
 之詩非探存者察以求放心者能戰兢臨履如此乎
 由是觀之即大學正修之功亦未能出乎此三者之
 外也而子尚疑下手工夫未及是徒以言語之多少
 為高下得毋類市瓜者之專取肥大也哉中庸明善

擇善所謂善者何物耶蓋即此達德達道九經之為
 我本性之善而已是故明者明此擇者擇此而知人
 知天者知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亦學問思辨乎
 此焉耳而此經之至德即達德要道即達道以順天
 下之教即凡為天下國家者之九經豈非皆本性之
 至善者乎則本末終始與五孝正所以明此擇此而
 已矣自天地之經天地之性而至明天察地尚不能
 知天知人乎而凡所以啟其知警其覺以發其問而
 辨其理者非即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乎是則
 孝經一書皆所以為曾子察識而擴充其不學而知
 之良者也後人讀之是即後人所以察識而擴充之
 方也下手工夫孰有親切懇實于此者而子尚嫌其
 畧與且夫大學舉明德之全體中庸本天命之大原
 非不廣博而淵微矣然廣博難窮淵微難識下學之
 士未必遽能了徹孰若此書之約而歸于孝為以粗
 寫精積小致大誠即此而格之致之明之擇之則下
 學在此上達即在此豈非吾道一以貫之之實際乃
 傳之萬世而無流弊者哉至覺之舊訓直大實久精

切無論引詩可以斷章即在本經亦當訓明覺為有味耳蓋直大非覺之正訓而德行內已含得直大意又重累其詞曰直大有甚意思古人蓋無此拙語也故斷之以理而從覺之正訓焉耳予豈好為新說而翻前案者耶

曰然則孝經大學皆孔子親傳之曾子無可疑矣子又以為曾子以是傳之子思子思以是傳之孟子則何據曰讀其書則自知之爾中庸之慎獨誠明得大學之義為多而天命之性大孝達孝等則孝經之心傳也孟子之反身而誠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得大學之義為多而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克齊之道不出孝弟及天之生物一本人性之善異于禽獸等則孝經之心傳也讀孟子精熟知善發孝經之蘊者惟孟子孟子外書四篇中有說孝經一篇其說必甚精妙惜乎趙臺卿之無識不為作注而竟逸之也此篇若何在何至啟朱子之疑而作刊誤耶然自今考之則孝經本無誤可刊而亦不必疑矣故愚斷然以為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又傳之孟子也讀戴記樂正子春語

則謂曾子兼傳之子春也可然而思孟二子之書精且博矣客于是歎息曰如子之說洵至當不易矣然則朱子之道其可議也與曰惡是何言也程朱者真得洙泗之傳者也其道豈有可議惟此等文義之間不無小出入耳朱子終身私淑程子者至其說經則多所異同而亦不害其為真同且朱子嘗言之矣義理無窮儘入儘有亦不敢謂己之所得已盡而不容後人之致思也蓋其平生精力萃于四子詩易故此刊誤之作亦稿本未成之書而日不暇給者爾惟其然故由此一端之未備而有待後學者推尋而廣續之也與客乃唯唯而退

孝經餘論

孝經源流

孝經自祖龍播始與六籍同灰漢興河間顏自出其
 父芝所藏十不章者以獻自是經師相授通行于世
 逮孔壁二十二章古文出安國傳之而兩標並建莫
 適所從劉向以顏本比之刪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
 則古文已并于顏本中而向所不取者蓋亦無足取
 也當是時經師惟章句訓詁是務訓詁既淺章句又
 未甚分明而纖緯之書作如援神契鈞命決左方契

威嬉拒等流為五行瑞應之文然孝經本文故在析
 之十八章合之仍是一篇也梁博士皇甫侃臆造開
 宗明義等目一似孔子作經時已自標題如此者而
 經文遂不可合魏晉六朝喪亂以來緯書既亡孔本
 又已滅迹則共遵者惟顏本耳隋劉炫乃偽作古文
 孝經以為王邵得自陳人者又著稽疑一篇真若孔
 本之復出章而諸儒譁然不信至唐時集議劉知幾
 雖欲伸孔絀顏明皇御注卒用十八章顏本又御書
 刻石是為石臺孝經但皇甫侃之標目因以俱存反

大書于前雖隔絕經文而不惜宋邢為正義亦是本
 也唐韓子所得李氏之科斗孝經殆即是劉炫本耳
 司馬溫公見新羅日本之別序孝經與石臺同而轉
 信劉炫本以為真與古文尚書同出者因作指解一
 卷王安石雖挾私廢之不為過也乃并廢孝經不得
 列于學官則安石之罪爾朱子刊誤削去皇侃標目
 合首六章為一章一空陋習矣然因溫公指解本亦
 承用劉氏偽古文又緣精力萃于羣經未暇細加反
 覆每于文之可疑者欲加刊削顧第屬稿而未成書

則朱子尚不違以為是也而或者見其出自朱子遂
 奉為定本元吳幼清能辨古文之非而改用顏本可
 謂不惑于流俗者然亦泥于刊誤竟分經傳且于章
 句多所削易則恐非孔子當日之原文而亦豈朱子
 刊誤附記闕疑之初意耶然猶謹守繩墨其所發明
 亦于經旨無失但過于求容而反疎爾若夫慈湖姚
 江之徒出遂乃脫去本文自憑胸臆說出一片直指
 人心起凡入聖話頭以及心法宗旨集靈引證諸書
 作無非致良知求真性當頭棒喝通身汗下伎倆則

此經遂為連磨祭可之別傳其庸下者又轉為因果報應之公案矣何聖經之不幸至此也素此經義極博而言則約鄭康成謂是五經之總會第歷代表章直以其詞明顯未令諸儒會議故經旨未能統一愚所見者以安溪李文貞公所解為最精但以寬說大義語尤高簡恐童蒙未能領會且五孝分節亦尚沿舊規竊不自揆略本其意而推擴之率爾成解義一編豈敢謂是孝經之定本庶幾可當訓蒙之口義云

古文今文

此經有古今文之不同司馬溫公謂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尚書已用古文而孝經獨否是信膾而疑矣也然古文尚書實係真本孝經自劉向以顏本校定除其頌惑已并二十二章于今文十八章中而古文斥廢久矣今所存者特張霸劉氏之徒增損離折今文以為之者耳非漢世孔壁中之本也且古文尚書實有今文所無而不可缺者若孝經則與今文本無甚異惟多闕門一章二十四字不過複說事親孝一

畫一也

孝經孔子自作

漢儒相傳孔子自著孝經據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則以為孔子自著者近是蓋孝經稱經取孝為天地之經意二字不可單用經者常也與中庸庸字同後人見經字義精因于凡聖人之典皆目之以經則孝經非他人之所能名又豈他人之所能作哉或謂孔子口授之曾子筆記之但有經孔子之筆削者夫

章意而味已短淺句更枯促徒為疊牀架屋而已況上章既結以名立于後世下章緊接以安親揚名則此章明係後人挿入矣其餘異同之字原無關係而增一字頓覺其支離減一字即成為溢縮多添子曰字反至筋斷脈絕孰若今文之明白條暢與大學如出一手者為無可疑乎是古文之不足信求之本文而自辨并不待證之許氏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而後決其偽也善乎宋文憲之言曰諸儒于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未矣此真通儒之論然亦不可不析此疑端以歸于

此經筆削便是孔子自著之矣史記云孔子以曾子
 通孝道與之共著孝經既是共著則弟統于師亦不
 可不謂是孔子所著也况終篇但有曾子一二問語
 而可反歸之曾子乎哉孔子述而不作詩書禮樂不
 過刪定春秋亦據舊史而修之不必守字手造也惟
 十翼與大學孝經為孔子特作然繁傳文言有何謂
 也子曰之云歐陽修尚疑其非孔子筆大學有此謂
 所謂之云朱子截去首章末二句而分經傳今此書
 有仲尼居子曰之云而疑為曾子所記或以曾子稱
 子并疑為曾子門人所記然則孔子生平竟不許其
 有一書自作者與蓋子者男子通稱因孔子稱子曰
 後人乃以為先生之稱而不可妄用如王仲淹之稱
 子曰則得矣夫子自稱則何嫌周人因太王立阜門
 應門文王有靈臺辟雍遂定為天子之制而諸侯不
 得名豈反不容太王文王之自名之乎則正不必援
 論語子曰為弟子所稱而疑之矣且即以為弟子之
 稱亦如周子通書每章加以周子曰三字豈可據此
 而謂通書非周子之作哉昔韓子以七篇中有記叙

語而謂孟子之書非某自作乃其徒相與集其所言
 朱子不以為然也謂決是孟子自作不是孟子如何
 寫得如此透徹如此貫串可謂卓識矣愚今正欲以
 此例之孝經以為不是夫子如何寫得如此其近如
 地其遠如天故斷然謂孔子自著而不必云曾子及
 曾子門人所記也

五孝分節

孝經本是一篇文字章句之分乃經師教授之所為
 然古者雖經辨志原有其例但未嘗橫加標目則雖
 難析本當後人按文尋經亦易于改正也惟皇侃加
 以闕宗明義等目既庸陋無稽又公然大書于前遂
 若孔子作經先已有此者千餘年學者俱為所囿而
 不覺雖本一脉所貫者竟判若異體而不相問易曰
 民其限制其黃此之謂與朱子削而去之合首六章
 為一章直與孔子溝道南之奠而合諸墓者同功矣
 然疑難引詩書之間隔多子曰字為衍文而并欲刊
 除則未免削趾適屨何如量體製衣之自然也蓋五
 孝節之所以錯分緣天子章子曰字俗師不知是引

詩而加贊之詞誤認為章之起首以致強劃大雅云
十一字歸上文而下文四引書詩不得不屬之章末
于是庶人章遂有缺文矣今案上文既已分論孝之
始孝之終又總束之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
身則其義已足其文更無可如何用綴以大雅之詩
耳詩語亦與始終意無涉也惟以引起下文則愛親
敬親視與念祖合而德教之加正從修德來然後束
以天子之孝也豈不呼應有情而意理俱通乎夫如
是則下四節恰好一例相準諸侯之富貴不離其身

一人之慶耳社稷保而民人和則賴及兆民矣大夫
之法服法言德行皆戰兢之所在也而連下三不敬
字豈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神乎士之忠順不失
能夙夜匪懈也以事其工即以事一人之謂爾庶人
用天分地可不夙興夜寐敬謹身節用以為養自然
無忝所生矣由是觀之五孝首之五引詩書真乃義
理精切意味深長也至庶人節之子曰字則顏本原
無者爾或謂一人有慶不當屬之諸侯夫惟余一人
三字為天子之稱耳止曰一人原可活用士孝節以

事一人亦但指君言之則天子諸侯俱可通矣不必
謂指王朝卿大夫之事天子也小旻詩則本是大夫
之作服言行三者已盡守身之法何時可不戰兢臨
履哉故曾子終身誦之而啟手足時猶以之教小子
也若贊諸侯則非曾子所當常誦矣況小子乎庶人
節末句之易蓋為此亦是行文隨手之變恰合第五
節結語耳或者謂蓋字是約畧之詞四者之孝甚博
故以蓋字約畧之高恐未盡故又引詩足之庶人之
孝則惟有此耳故以此字直收之而不必引詩恐未
免隨文生解而已

孝經引詩及稱名法

古人引詩大都斷章為多而引法亦不拘一格有引
以發端而後申說已意者有先自發揮而後引以足
之者有引在中間而以一二語唱歎之者或者因孝
經後半篇引詩多在節末而謂首章引詩不宜在節
首豈非因哉高叟之為詩也故五孝節之引詩書所
謂引以發端而後申說已意者也後半篇五引詩所
謂先自發揮而後引以足之者也教孝章之引惟悌

君子詩加以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乎所謂引
 在中間而以一二語唱歎之者也則是經引詩書者
 共十一而其法已畢備矣至篇中稱名曰先王明王
 及聖人君子孝子其義一也然亦各隨其事類所切
 非漫然者首章二章之稱先王是述古開端以詔後
 世也三章之稱明王則以推愛敬之施具先覺之德
 于明字義為切也十一章天明地察神明彰鬼神著
 則其德之通明已極故亦稱明王四章郊祀宗祀配
 帝配天乃制禮作樂之任也故特稱聖人于聖人中

獨稱周公者以周禮在魯夫子志在春秋也周公成
 文武之德一部周禮全是一片孝思結成孔子作春
 秋所以維王迹而存周禮也故曰周公其達孝矣乎
 吾其為東周乎下二節但稱君子則可知制禮作樂
 非凡君子皆然惟周公為聖人則其人也故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朱子今將之疑吾知免矣
 此後之稱君子大概指在上之人事親孝及事工二
 章則指在下之君子事親喪親二章又特稱孝子則
 以按照本事自宜標出孝字為切也三章以事其先

王則明王之先王也又可知改稱明王若預以相避
 然其稱名乃雜而不越也聖人之政與非聖人者之
 聖人同蓋立法布政非聖人不能

孝經為言性與天道之書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易傳而外莫詳于孝經之篇曰
 天地之性天性也毀不滅性三性字一也而亦不同
 前二性義理之性也後一性氣質之性也又別之天
 地之性者太極之本體也天性也者人心之太極也
 滅性之性太極之麗于陰陽者也天地之性人為貴

從天說到人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從人說到天也毀
 不滅性則專指其在人者言然天人一也滅人性即
 是滅天性耳是故天地之性起然于形氣之表父子
 之性藹然于倫紀之中形色之性雜然于物感之際
 然而形性一本形所以毀而性所以滅故居喪之禮
 毀廢不形正以篤父子而全天性也釋氏虧形宜乎
 二本而蔑倫也哉是故天地之性萬物一源之性也
 而人為貴父子之性五倫同貫之性也而孝為先形
 色之性真精妙合之性也而形為著惟聖人為能踐

形聖人者人倫之至故繼天而立極也萬世之言性者有能出此三者哉至于言天道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以天地之用言周而能遍者也曰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此以天地之心言順而有常者也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此以天地之情言顯而可象者也至歸源于天地之性則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不可以用求不可以心測不可以情窺而實情之所以能顯心之所以能順用之所以能周者也一言而性與天道合矣故人為三才之貴而功德至于配帝配天也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而實則天即帝也地亦天也故事父孝而事天明事母孝而事地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也天地明察而神明彰宗廟致敬而鬼神著惟仁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也此非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能通神明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乎然則以孝經為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誰曰不然

經解異同

解義中解經有與別本不同孝無終始句一說即作

及結謂天子以下五孝俱是孝有終始者故能免患若無終始則事親立身俱無成就豈有禍患不及之理蓋與大學首章反結同然大學自天子節先正說修身為本下乃反結之則意更顯豁此故自天子句緊承五孝一直正說尚是不了語遂以孝無終始句反接却于文勢欠順不如舊說之穩當也明王孝治章因下單結明王孝治天下或謂治國治家二段俱是明王教之使然也然聖人之言人人可行豈專為治天下者設哉有明王在上治國治家者自遵其教而成治即無明王亦可各以孝自治其家與國耳必專主明王則拘而小矣以順則逆句或謂于順之道為逆語甚顯然于以字則字語氣未醒一說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于逆民又何所則乎兩則字俱作實字然悖即逆逆即無則矣而曰自則于逆終欠自然雖得之句或謂雖得志為人工君子弗貴也然以為人工為得志則太霄淺一說雖靈無道成霸國克遂豈君子所貴乎恰與上節不肅之教不嚴之政反對者出則甚善矣但不貴貴字須從天地之性

人為貴尋根夫教之不肅而成者本立道生者也政之不嚴而治者本身徵民者也故克全其天地之貴而可貴若薄于其親而徒愛敬他人則是異端之教教之二本者也雜霸之政政之無本者也雖勉強得之亦成且治而天地之責不存焉君子不以為貴也則理脉更為融貫故此二句左氏獨不能抄去可以釋朱子此經襲彼之疑矣敬其父兄君三其字或指自己說亦甚精但此章先申要道下章乃申至德則且寬說敬人之父兄君而子弟臣無不悅蓋父兄君是達道而敬則道之要者也下乃收轉教之者惟以其躬行心得之孝弟臣則不待家至戶到以為敬即是所以敬人之父兄君矣此所以為至德也似呼應有情界劃清楚故仍從舊說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向俱作辱祖先解但上文必有先也既指兄弟說則此靈不忘親承必有尊句而恐辱先即承必有先句似為一線穿下脉無旁雜耳此二節本相對說上節從天地說到長幼仍逆收轉天地明察而神明彰此節從祖宗說到兄弟仍逆收轉宗廟致敬而鬼神著

下文恰好順接道神明乃及光四海也吳草庵惟不知此反疑二節末句之參差而欲移天地明察二句于鬼神著矣之下不亦鑿乎君子之事上也節申明爭于章意向來事工只作事君解則須補出事親意實則上字君父原可通稱則子臣一體忠孝一心何如即兼色君親在內為更渾全也哉

解義分支

此經舊十八章今依朱子首章合六為一而是為十三章當矣又分為四支者如人之一體可分為四肢而四肢合成為一體耳蓋首章特呼曾子而吾以孝道之全則一經之大體已舉矣故為第一支已下又三番問答陶答後各章又以子曰領起而總不出各支首章之意故又分為三支而與首一支合而為四蓋十三章分統于四支而下三支又統于首一支也大抵通篇以立身為之根愛敬為之骨而尤以天地立其極所以盡仁孝合一之蘊而已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天地也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故不能為父母之孝子豈能為天

地之孝子不能為天地之孝子又豈能為父母之孝子通體只此二義循環無窮了此則知切事親說者為父母之孝子也不切事親說者為天地之孝子也而此經之旨豈不昭晰而無疑哉故首支之不敢毀傷者為父母之孝子也行道揚名即是為天地之孝子也而更揭其端于庶人之用天分地則庶人以工可知矣支二支承之以則天因地蓋孝本天之經地之義故必則天之明命以正經因地之利養和儀是為尊天親地之孝子乃為因心錫類之孝子也

支更推原于天地之性歸本于天性之親而孝之周公制為配天配帝之禮則為繼志述事之孝子乃為尊天親地之孝子也而天地之性何不盡哉四支遂結之以事父之孝盡天之性而天之經無不明以事母之孝盡地之性而地之義無不察則為父天母地之孝子無非窮神知化之孝子也此其所以能繼志述事以成德而因心錫類以孝治者乎是則太極立天地之性所以探孝之大原西銘通神明之德所以推孝之極致而孝經一書已已之而無餘矣

此仁孝合一之蘊乃四支中一意相承之血脉也然則強分經傳似承允協惟支則分之愈明乃合之而愈密故竊取朱子中庸分支之義以續孝經云爾

後錄止于八章

孝經後錄八章蓋研曾子既受孝經而錯綜融貫以發之者朱子嘗錄于小學書及儀禮經傳通解中夫孝經于三章總不出立身以盡愛敬之性而又探其源推其極于天地耳今此八章發揮推闡已詳而稍其事親諭親更與夫子互相補論

授受是心心相續體合無間者朱子于孝欲分經傳似未允于人心何如采此以為孝之傳也或謂石君玩味此孝經之言更為精切故朱子反致疑于孝經乎然惟語語精切此所以終在孝經函蓋之內爾蓋孝經如太和元氣之運于兩間此則日月星辰萬象炳矣前六章亦載于禮記之篇後二章則第錄大戴禮文不敢正之曰傳故用朱子通書後錄之例云夫所錄止此且俱經朱子之采掇者故信而可徵若如別本濫及于書雜說則恐精粗莫辨反

致亂真矣

或問證合學庸

或問中證合大學中庸蒙頤用安溪李文貞公說與朱子稍異非故異朱子也朱子得大學之傳彌中庸之庭實與孔曾無間而文義瑣事不無小出入要于朱子大體無礙後人不妨各就所見以發明之乃為善學朱子者前所說之理原皆程朱平日所精講而熟述之者但解經時介人及此惡故為之居而也夫聖人之文雖無不盡

可執一求者

朱子

字概以定法

通之

尺哉且夫文獻無徵則虛理難信若孝經大學之不

當分經傳只就本文考之便有八然確證非吾之私

見也孝經如前言之已可明矣大學亦一篇文字惟

十日所視以下舊本共十六篇皆曾子之言可以稱

傳故特加曾子曰三字以著之而下文述夫子平日

之贊辭論聽訟者反不得不標之以子曰也此如

之贊辭論聽訟者反不得不標之以子曰也此如

儀禮十七篇皆經獨喪服有子夏之傳耳若首章為

經而餘為傳則既言曾子之言矣何又複出此三字

也此謂所謂之云乃夫子自論而自申之今人作文

亦多此體又何足致疑于其間哉夫古書流傳不無

誤求之本文而必不可通則增損更移先儒說經

原者不得已之變例今既無不可通矣而必舍却當

子之所許者乎若中庸無大異但章段

以其次字故字之首冠未有此等

孔子之釋元亨利貞也為四德矣而未

李健固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可與朱子並存者夫

孝經正義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爰手訂孝經筆削魯史修為春秋以法授聖又曰周監於二代吾學周禮吾從周謂二帝三王之治萃在周官矣而為政以德為本至德又為道之本孝為至德要道故論語有子曰孝弟為為仁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漢儒說此主於立政立教故鄭康成說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即指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是為志在春秋立天下之大本即指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謂知本是為行在孝經是以孝經首章特題曰開宗明義而即次以天子至庶人凡傳五章章各有名舉名定實實各舉要斷結於終明言蓋天子之孝蓋諸侯卿大夫士之孝比庶人之孝也厥義甚明人各有身身必有家衣食居處之養人人身家所同而有貴賤貧富之差人同此心雖曰心同此理而有知愚強懦賢不肖之別由是緣其貴賤貧富豐儉之差以各為之禮如其智愚賢不肖之量以別立其名庶民為人之本位身之所奉凡所以養生送死一如其本分之願欲而身之所主心理無窮治人者必賢於所治之人而又必先能自治乃受治於心而非他人之所可見乃更從自治治心進以君子必慎其獨為之始終條理詔以格致誠正以立於道本謂之大學

之道士進於大學者始教之也自士以上乃立君子之名學焉者有至焉有不至焉要不以責之庶民也故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不曰以正心誠意為本有身則有家庶人之分及家而止天子以至於士之分則自家而始證以大學釋齊家繫括自天子至庶人之對於家人而詞以庶人為主故引誘為斷他章皆正結於此章獨反結云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庶人不能齊其家者眾也能齊其家者即屬修君子之行斯進而為士矣再進授位則與君共治斯民者也士居四選之初階尚未離四民之本位故尚不得為在位亦得稱為有位居於下位而得備於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等位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內聖外王之道以位為主體人為副體以道為主觀身為客觀公卿大夫不過四選之進階積功累德得封建為國君故學記曰學也者學為君也然又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為人弟然後可以為人兄知事人然後能使人也故修士行者必先盡其子臣弟友之行中庸所稱君子之道四是也其所修之學則詩書執禮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是也執禮則樂在其中而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者文即詩書執禮之雅言行即執禮之士行禮之

實即孝弟之節文故事親孝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敬可移於長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而忠信者禮之本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謂士行即是儒行無異教也荀卿稱文王周公仲尼為大儒夫子亦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君子中庸序仲尼授受淵源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由今之言詁古之義然則孔子乃講帝王之學而帝王當講聖人之學豈如天日明不可誣乃後世儒生輒以聖人自期而後世帝王乃不講聖人之學兩失其義而學者茫然迷路不知所從宋儒之理學持世千年而理障浮烟參至於二氏之遺說七聖俱迷初未知同歸而殊途固無望殊途而同歸也推其失道之由自魏氏篡竊局成倫教破壞文辭之士汨於時俗之陋見以私意窺聖侮經肌說繁與偽書競出流波及於五季學術散亡中絕宋儒初受學於方外先入為主又不明小學訓詁因以望文生義夫亦知以經為宗而未達古訓安識聖言孔子告魯哀公曰學於爾雅則可辨言後人不解此為何語乃謂詩書雅言也其訓詁具在爾疋學此則通於詩書政教之故也揚雄書題方言為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者即謂釋古之訓與譯同科故聖為天口賢為聖譯漢儒說經兩派一為依經訓注例如毛詩故訓傳謹嚴如今之直譯一為倚席講論例如白虎通

義發揮如猶今之演說後末道家至不說經傳直道語錄空疏無所復入乾嘉學者始別標經學張皇補苴欲以彌縫其缺適貽識於不賢識小令乃欲乞靈於科學而求所謂哲理臣誠私心痛之夫孔子外王之道即所以成其內聖之功也故曰行在考經其詔示明王以孝治天下廣孝治以成聖治而其廣至德要道以成孝治之絜要專在於禮經曰禮者敬而已舊說誤解敬之一字不明本經下文敬之注脚為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敬天下之為人君者斯不能明禮之實為節文斯二者習承為宋學所云內修之主敬若與政教不相謀不知其即指周禮之三百六十政綱及淹中古記與十七篇之節文也知禮之實者則知先有其行禮之實也行禮之實安在位與財是也君子有財用之行禮有其禮無其時無其財君子弗行未有不使公卿大夫士有等有祿而能責以隆禮由禮以禮化民亦未有不使庶民家給人足而能責以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也是則孝道之行行之以禮下孝之能養先在養民以法授聖者先以授之後世之明王也明乎此者即明王矣即孟子所云行聖之政是亦聖人也後世儒臣對君不敢微聖而惟聞頌聖豈得為敬乎惟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養無不備尊無敢慢故記曰王中

心無為也以處至正故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夫所貴終始典於學者正謂王者中心無為以處至正但勤求明於外王之道即以成其內聖之功也夫殷憂啟聖者亦豈徒憂尤當念典於學矣臣伏念昔漢之平時天子臨雍養老執經問難講學於石渠虎觀稱制裁疑去古未遠盛事猶揚名於後世證之於今外域慈善救恤之會淑於比之潑漏姆陳賽展覽之舉起於英之匹令司皆倡自王家亦復型於四海今新學者流高談堯舜夫堯舜乃孔子所祖述傳心殿帝師之位在焉春秋傳義有云抑亦樂乎後之樂道堯舜之君子也豈有高法堯舜顧謙不敢憲法文武輒以此義上陳竊望以此問於諸大夫國人如曰國是烏乎定天下得人難儻謀復古行周官之政人民庶曰實利賴焉若諸大夫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已焉亦各據其政見焉爾夫誰得而非之抑能援保存三殿之議推廣經筵之意規復舊國子太學以旌民教育為言廣額及於漢籍相與講學通於四海質之海牙夫講學於國中何異游學於歐美古今之世變多矣因革損益何必同途亦在人為也帝學庸非內禪黃屋豈必堯心惟其典學稽古之深故能度越非常而殷憂啟聖昔大禹錫疇文王演易開千古之奇局繼王師之盛事亦為法於天下揚名於後世也臣學遜

舊於甘盤典或聞於難次講帝王之學迷先師之言非從己意義無所避亦不知所忌庸拜手稽首而為奏記

臣宋育仁謹記

孝經講義

宋育仁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即揭明內聖外王之旨為學者指引內聖外王之路孝者人人各有自盡之道故不在位而設教自修躬行學者相觀而善人盡能行論語所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春秋則非位在二伯為天吏（禮記五官之長曰伯曰天子之吏即孟子所稱天吏）執行天下之大政無由設施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禮運天子所歎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是其義也（由撥亂世反之正入所聞世治著升平即反於三代治有次第循是而進入所見世文致太平進於堯舜帝德廣運即是大同故張三世通三統然後大一統論語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王政進帝治時必經一世乃能致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由撥亂世而反正得善人為邦斯可矣進化速三世舉成數百年非俗儒舍王政法西即希大同之說說春秋無家法者固屬門外即通二傳學說者猶枝節耳如欲徵此言何據則告之曰春秋自始至終係一篇每條無同複試問春秋家知否此非正題再當別論）父子之道固屬天性孟子所謂良知但推原其初只有母子自伏室制嫁娶之禮女歸於男夫婦之道以次安立始有父子故易曰夫婦有別然後父子親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至天子始綜內聖外王之道歸納於孝之一經故

特題曰孝經孔穎達正義引天之經也句為題名孝經作證尚有古義之遺即是中庸說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參天地之化育鄭注分大經指春秋大本指孝經其實是合撰之注脚據此則孝道雖根於天性而父子之愛始於夫婦有倫乃中國特出之至教西學名詞所謂第二根性父子之倫既立始成其男主血統以立家道而通之於國於天下推而放之四海必有闕深細密之經綸組織始能程效故在孝經春秋皆為作而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乃由先王之詩書禮樂而經緯以成之故首稱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於聖治章舉周公以證明之而廣要道章舉禮樂之綱推究禮之本廣至德章申述禮之本與禮之用只簡括數語全經并無一句舉禮樂條文如禮記諸篇所述其經以孝弟緯以禮樂主點在孝治章首尾重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所舉即按第二至第五章次自天子至於士之事生事死括其禮度明其旨要其分別執行禮樂之條目節文則全在三禮即謂三禮為此篇之節目可也孟子所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至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全節皆為孝經作注即云十七篇之經禮一部大小戴所傳之淹中曲禮古記皆為孝經之節目亦可也（舊以十七篇為經而禮經當屬周禮十七篇可稱經禮禮記舊統名曲禮見漢書志）末學支離視孝經為空言勸孝之文視三禮為博聞學

故考古存古之學日誦孟子所云聖人倫之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諸安言等於詞章之比附八比之點題云爾是謂侮經請如不讀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夫子自筆之書以授曾子故題篇曰開宗明義章第一開立教之宗一佛經譯文標宗譯家即取此義今西學名詞之宗教是否取此不可知其必緣佛典之宗義而成西書名詞如悲觀樂觀原因效果平等差別品分等詞不勝枚舉一明至德要道之義故自稱字曰仲尼重傳教之人故稱弟子曰曾子然曰居曰侍明其為師弟傳學嚆墨之詞故此後仍用本稱及門稱夫子曰子乃復出子曰首揭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禮記云孝弟順德也開宗將言孝道即統弟道之誼次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和睦謂家庭宗族上下謂君臣上下長屬位分詞皆各有所指不可圖圖立解三才章又重提以順天下結以是故先之以博愛一節至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此文相起方舉孝弟以明開宗設教之體緊接即舉禮樂以達明義敷教之用民

者統生民之詞（譬之猶佛經統凡聖皆曰衆生）凡民用此禮樂之教而家和族睦周禮六德末次中和六行孝友之次以睦禮之用以和為貴先行於家庭然後能及遠睦謂睦族易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人情皆好自尊聖人作為禮教以自卑而尊人非有上下之等禮教無由而施非自卑尊人禮節又無所措而固非人情之所自願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先教以自情分別所發之敬心而為之禮節故廣要道章提出禮樂以明教宗夫禮以強教之樂以易安之先王禮樂本交相為濟而樂必附禮而後能施於教中故群經并重禮樂而舉禮之條文至繁舉樂之條特少故廣要道章并舉禮樂而歸納於禮又揭禮之根源曰禮者敬而已矣後人讀書不細審前後章句至此斷章取義函莽武斷將此一句納於宋學家相傳性理心學之夾中謂禮不相沿學禮者惟在敬而已矣殊不知下文所申解敬之蘊義謂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而其下章廣至德又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信若道學家所言斯言何解乃為之強解實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則亦惟以不解解之而已耳設為上下之位拂乎人

人自尊之情是以民怨其上習成通論（見左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今教之以禮鞭辟入裏教之以敬自卑而尊人如何始得其要道必也就人有生以來所習相承致其尊敬於己之父兄以引之於道是為要道故制禮之節文於養老尊賢定為公例國家天下尚以敬其父兄為通例公例目為達尊（通例即古言天下之通義公例即共同之公理）以此教為人子為人弟者自敬其父兄自然悅而樂從由此推暨於社會國家天下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習慣曉然知上下即長幼之義則上下無怨而天下大順矣鄭重而問曰汝知之乎曾子於是皇然避席侍問之禮席間函丈有所更端悚敬則降席負牆而立子先揭示提綱二語始命復坐又鄭重言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指明以至德立教乃所謂要道一部大經開宗明義曰吾語汝乃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似乎關係甚小况且髮膚之關於身體又微似有可疑不容疑也修出世之教以心為起點修入世之教以身為起點此即孔門性道與佛教分界處始於守身不辱終於立身行道人之在世者由吾有身終其生而身沒其能傳之於後世者名也俗學相沿耳語目論謂貴顯為顯揚太陋太謬夫居官貴顯所謂人爵在古義固

然當然大賢受大位次賢受次位非賢不得有位顧天運推移人事推遷即盛世尚且不能無差况事降運夷入春秋世君子小人已漸易位至於後世學者尚且忘乎貴與賢之本位以苟得為榮雖任宦至將相繩以孝道堪稱其次弗辱者殆不多人夫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故非其罪雖遭流貶刑戮不為辱當其罪則一入爰書賦私情實即為玷矣死綏至怯如陳不占猶賢於失律逃罪之馬幼常龍比之光昭青簡關岳之尊崇廟祀無論矣即司馬子長鄧君章蔡伯階范孟博韓退之蘇子瞻楊用修亦名稱千古來歛岑彭張飛武元衡不必問為何人所賊傷而寧為衰槩不作褚淵流傳萬口降而至如高允之不負翟黑子康海之不負李東陽以視屠寄當世名流特以責友遺惡名於世榮辱判然可知此外如伴食中書歐後宰相曲于相公對聯相國降將軍亦每封侯義兒傳且有王者斯皆未入孔門孝道之門者也夫何顯揚之有又何顯親揚名之足云請玩經文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夫乃謂之以顯父母也重在行道二字為全經眼目篇終重提結論於孝之終始中間間以中於事君一語豈非贅詞然非贅也豈惟非贅詞正是組織家庭國家互為其根之鑰鍵關要董子春

秋繁露通國身篇謂溝通小己之身與國家同為一物乃發春秋之微義即於孝經之微義也夫士之所以必出身而事主者為行道也即行其所學之道也故學記曰學也者學為君也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為人弟然後可以為人兄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故又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官正官正然後國治故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及世衰道微已知道不行於天下而退而立教據常識以為教孝則已耳何預人國而猶必言故事其君者為行其義也何則無論人問何世所居何位皆有其各盡之義焉亦自可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完成孝道故子路之論荷蓀丈人曰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君子之仕於亂世為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論家國不能分離為二之理最精何則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其義一也必如此者何故論父子天性則孝為原質然祖之與孫則有間矣又何則祖母本自外氏母氏又來自別姓以云血統則祖母不若已母之母為尤親也然非立男統則家庭不能成立（說詳爾雅講義易名今釋有專書）故制其家統母自王母以上均自外姓來歸為妣父自王父以上均以男統一系為家之主子婦無論直系旁系皆自

異姓來從夫家事其家尊則全以名相繫屬故于婦稱夫
 之父母曰君舅君姑易所謂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又曰妻道也臣道也由是成立家庭列舉等位名稱有禹
 曾祖王父王母嚴君世父叔父諸母君舅君姑少姑諸姑
 兄公女公冢子長第伯姊介弟女君諸姊家婦介婦庶弟
 末妹如婦娣婦猶子從子幼子童孫家庭即備其君臣上
 下實以名義為主非為男統血統而設治家治國是同一
 法式國家固由家庭起例換言治家庭又以治天下國家
 為比例故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孝經之教合男女於
 一治故引詩殷士祿將於宗周之詞云毋念爾祖聿修厥
 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
 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故聖人之道以位為主觀人為客觀
 逆旅為主人旅行為過客理本如是聖人設人世之位即
 是天地之寄象孟子發明此義屬之於周室班爵祿明王
 政即是聖道已之願學孔子孔子法周公周公之道傳自
 文王而監於二代思兼三王一以貫之故孟子屢稱周公

仲尼之道而孔子云夢見周公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漢師說春秋素王即文王也孝經以孝化成天下故於
 開宗明義之次即次以天子至於庶人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皆君也天子為大君五等爵
 統曰諸侯為分土而治之國君春秋傳云天子爵稱也等
 位不同而同於君臨其國故復次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彼經據王朝為統系
 則士分三等尊經據諸國為主位列國無中士故合三等
 士為一等而天子元士以上統於諸侯將以孝治天下必
 先以孝教天子首舉天子之孝似若干言萬語所不能盡
 謹誦經文乃只概括數語首章即不可解全經從何索解
 唐明皇注邢昺疏皆無可觀孔安國注又屬偽託今謹按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四句確乎
 專為天子說法非天子則必有同等之人雖賢者不能使
 人皆好之而無惡已者其上又有所承事之人除君之惡
 惟力是視即亦不能無惡於人非天子則必有同列不能
 使人皆不慢我或因公義政見之不同不能免同列之爭
 或時諍於上位又不能必其不以辭色相加故書曰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論語曰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皆指王德
 而言天子大君君天下之至尊自無敵體惡慢之相加故

直詔以廣至德要道之方以立廣孝治之本推其愛親之意設使有惡於國人則無以對國人愛戴之心或漸至積疑生謗積微成著即已失其所以為君不待至厲王使巫監謗流王於彘始悟為亡其身以及其親也設使有惡於臣下則無以合萬國歡心以事先王不必待河上逍遙取麥取木周鄭交惡始悟其為君不君臣不臣也推其敬親之心則孝治章所云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小國之臣謂陪臣與王朝來接者公侯伯子男統王朝公卿大夫元士既為大君君天下無人不敬設使已有慢心而使臣不以禮已不勝其大孝尊親之責任而失其象賢崇德之本心不待至肆心周行天下舉烽戲召諸侯而始悔之已晚也故直下承當曰為天子者如此始得謂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即加被於百姓而四海奉為典型斯為孝治天下矣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萬方之養宗廟之隆世所求乎愛敬其親者無有不足所承者厚所報者隆實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始足以完其愛敬事親之道故結云蓋天子之孝也他章皆引詩為證此獨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一人謂天子禮若天下曰天子受職任功曰余一人明天子之受職任功即其盡事親之孝兆民賴孝治而民咸一人乃受其慶實非如公卿

諸侯之加地進祿即為有慶也尚書者道政之書也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諸侯者世守封地之君以君其國子其民者也承受於開國之先君受命於天下之共主生成富貴不可離其身非失國黜爵則自然長守富貴以成其奉先之孝君臨一國本然在上居上以不驕為義即孝治章所云治國者不敢侮於矜寡而況於士民乎同列之班更不待言不遭讒嫉庶無罪悔則居高而不致有危一國之富宗廟百官之美無所不足亦易蹈於驕淫五等之封與王朝公卿大夫士比秩而加一命古之九命即後世九品但古制以多為貴後世以少為貴恰是反比詳見拙著周官命數表其宮室衣服車旗皆各以命數為節定有制度制其節而不過謹其度而不踰不奢不僭財自有餘居常豐亨滿足而不溢於度外則國不患貧而世祿饒益富貴長守不離其身安富尊榮名顯四國則社稷弗辱而人民和樂諸侯之孝重在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故須謹持保其富貴惟恐失之此

亦專以教國君之孝正如鐵案不移俗說誤解為通常之義卿大夫若執此為孝即成患失無所不至之鄙夫士庶人若執此為孝即多非分索緣無理劫貸（二字見漢書食貨志即今時之盤剝放債）種種敗行因緣而生不可不察也此即朱子致疑大孝尊親天子之尊祖嚴父配天或致人臣有非分之想視綫一差漸至疑經非聖又不可不察也由於末學支離不通章句輒談大義之故也每章皆重提曰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唯其漢後學者謬以經傳為文辭未常求義真學作文視為文篇之架調云爾引詩戰戰於臨深履薄為世承富貴君臨一國者示其要道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卿大夫之孝重在有宗廟承先啟後謂之有家位進於士四五十命為大夫居首位執政為卿即與國同體為輔佐孝治之人故孝治章舉言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孝治之道先治其家而及於國有國者以化行

於國為限量有天下者以化行於百姓先於四海為限量有家者以孝傳於家表率士民奉天子之孝治施於四國為限量此主王朝卿大夫故引詩以事一人王朝卿大夫與諸侯同等除公受成國之外其受采與出封不同食封不全置官不備則富貴不如諸侯後選起自田間國子興於國學天子隨時可以與奪黜陟即不得視同建置社稷分茅胙土之諸侯富貴可世守長保則其受爵食采不外於德進事舉言揚故教其孝道以法言德行為主必則古昔稱先王見於曲禮臣下固無敢作繼體守文之嗣君亦無敢作也而此經冠首以先王之法服其意何居可以思矣三代始有天下之王皆必聖人亦即天子為聖人之位之定理其所制制度天下服從為卿大夫者之先人亦既服從者累世矣豈得自我而違之若自我而服非法之服即自背其先人不孝莫大焉但禮親二代為尊賢也其義為前代二王之後其始王亦皆聖王故通三統俱稱先王非天子不議禮改制而學者稱先王可以考禮議禮故首言法服次以法言次以德行而此下單承側注言行致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行之節目詳見於曲禮極其淳深至於不登高不臨深不服闇不苟訾不苟笑行不履闕立不中門無往而不以懼辱親自警故曰孝子之有深愛

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言孝德之極謂至是自然惡言不出於口怨言不反於身嗔恚恚泯率慢俱無淨法之八萬細行無以加此但此經於此又重提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乃緊跟上文先王之法而直接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謂一是服承於先王之法言道行而已無所於擇與曲禮之教孝行孝德遂境引入深細者不同彼屬通教之擇言擇行此為立教之示範孝治之法程即內聖外王之表現所謂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朝卿大夫佐王出治故其言行樞機所發遍及天下侯國卿大夫佐其國君亦分布王政以廣孝治名卿大夫聲施四國其揆一也故其章引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廣孝治章則引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結并承上文云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卿大夫立宗廟先王之制無改法服乃能長守宗廟此中寓有微言以俟後聖者也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魚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修君子之行自為士始出身而事君亦自為士始由家庭之順德而交際於國家亦自為士始然則孝之中於事君自士始也前說在家之婦道比例於在國之臣道再究根源子之事母比例於女在室事父母之道在家子事父之道即比例在國事君之道也士大夫有妾媵則子有不同母共出一父則父為家尊上逮事王父高曾祖王父則王父高曾王父為家尊或不逮事父而世父叔父統家則猶子從子亦奉以為家尊即皆家之君也據子若子婦共事父母而言則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故喪服傳曰母至尊也據異母子對父母而言則已母為私親而父乃家尊故喪服父在為母降傳曰父至尊也為人後者則其本生父母為私親所後者為家君以此推例演為倫理士出身於國而事主則父母為私親而君為國尊喪服斬衰章又云君至尊也國尊視其家尊換言之即家君例如國君也所謂經緯人倫組織細密絲絲入扣鍼孔相符故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魚之者父以其為私親則重在取資於愛以其為共主則重在取資於敬資之義猶云儲備儲備所以事親事君者惟於父則

在國為私親者在家為共尊能以事父之孝敬事君則必忠於君矣顧為士初仕位卑必且年少於其家有伯叔父母諸姑伯姊皆屬家之尊長於其國比例則部屬之長官學官之師長年輩之先進事同一例則當推其敬事君父之順德以事其長上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其義一也即其揆一也禮四十五十始命為大夫方為士年少位卑故以忠順事上為孝行之表見知事人然後能使人也位在百司執事不在圖議國政之列即不得位卑而言高尚有父母在遠事親之年則當營祿養積資累勞得受圭田以奉祭祀故詔其孝道重在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即君子思不出其位也引詩無忝所生以明次孝弗辱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各就其位之等秩詔以各盡其道之天職各盡其應盡之天職即是各盡其能盡之于職乃以成孝治之天下此中微言隱而不發之奧義即含有天地大父母之深理春秋穀梁傳曰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人貴者得貴稱賤者得賤稱故或曰天

子或曰母子也禮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後生淺學小慧反詆此言為二本不知人之知識靈於萬物者以有五官百骸具足之身由此始知身之所自來先知有母次知有父再推父之父始識有祖身固屬天地之委形祖猶是天地之委蛻但以位為主觀或曰天子或曰母子據所已知某母也所生之子由後以推前即果以求因知某子者上推其前乃知為某祖之孫也故必別其所分屬而人本乎祖乃以立人倫之教而人道始成西人粗識謬說中國孔教不知有天當於五倫之上加以天倫此乃耶教撮拾佛典之上首而未明佛乘主張還元不主張發育之微細智又未明去來今劫眷屬因果相尋所以發心度盡眾生之無量義又安知聖人之致廣大而盡精微乃完成此天經地義乎庶人無位而為生人之本位以孝治化成天下又必須注重在多數之庶人顧其所受於天祖而分屬於其父母只合得此養生送死之微分數為主孝治者立算應設有天子至於士五等之位為受孝治者立算則須歸還其平等無位之本位其分屬既寡其責任自輕其知識既短少其職分自當簡易故詔庶人之孝祇要言四句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人以食為天故國以農為本帝典之欽若昊天專注在敬授民時即農時也

故愚按夏小正為古代普及之教科以授時為主而間及國政與庶民之交際兼教普通文法（詳夏小正古文法今釋）所謂用天之道周官司徒之教以十有二壤之名物分掌於稻人草人諸官皆庶民所應公知所謂分地之利如此即已成其民格益詔以謹身不敢為非節用不敢踰分就百畝之分所入以孝養厥父母安居樂業又為之鷄蟲桑麻之制老者衣帛食肉百室盈而婦子寧於是手康樂和親為一書而孝治廣矣上章皆言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孝蓋者不盡之詞此章特斷言曰此庶人之孝此者盡詞也廣孝治者盡於此廣聖治者亦無以加於此也此即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義也故總結諸章云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他章皆引詩為證此獨不引教庶民者不必文言之也孝無終始謂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非一段終結更從一段做起在各素其位而行方終方始固不能責庶人以德教加於百姓亦不得詔以富貴不離其身且無望其以孝事君之忠豈得期以言無口過行無怨惡乎君子之孝自不容以謹身節用能養父母為終事庶人之孝但能謹身節用以盡孝養亦何患有愧於其次弗辱耶故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至如大孝尊親疑若非在天子之位則有所不及焉然以觀於孔子之行在孝經崇封五代則有聖人之德者亦不患無其位而孝不及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自天子至庶人各明其應盡之孝道則民之行成矣故次以三才章即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民字亦即首章之民字廣義猶佛典統聖凡皆謂眾生董子春秋繁露釋此經精義云地之事天猶王者之事天地人民之事父母凡天之所生皆地之所出至如雨雪皆謂天雨莫曰地雨也是則地承天時行而歸本於天人受中以生實生於地故佛典說食地所生之穀者終不能離地而存在人受生於地即法地事天之義以成民之行孝道乃於此成立復次即承上文歸納地之義於天經故撮合二語為一辭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謂人之法地亦復如是取則於此復

次單承則字其語專屬於天者上文民字即統凡聖而同於為人其所以為民表義有精粗程有深淺而要歸有同點所在則統括為詞其所取則之知識屬於天所降衷之明其血氣身體之所養所因者地產之利順化而生順化而盡其間必用順德之行則聖凡所共雖有以孝治天下之明王順孝治之凡庶宜有差別而要之各盡所能合之乃為化成天下故云以順天下即首章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故次以是提出政教肅敬威嚴政教之作用但推原順德之本乃因人之天性順施而行之不用敦肅而教自行不加嚴勵而政已治教為政之原母故次又重提先王單承教化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周禮教國子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即論語次章之舉孝弟為經結云君子務本而立而道生亦即此經首章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下章廣要道廣至德所發明以順天下之理由與上相覆與下相起再從人受中以生同具於天性之起點次第而陳說其故人生同具之天性只是受得天地之生氣故有愛力即禮記所云天地之仁氣也初民之知識尚無所辨擇只示以博愛則心所共知即明此一端思悟漸次入裏乃知身所從生由孩提孺辨所親者而親之其始祇屬博愛中之一分知其他之當博愛則於其所

親之愛不當有遺即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而至今耶教猶專以博愛為主旨尚未進於父子有親即是本經舉施教次第之初步至是然後陳之以德義而氏興行德義連文先見於尚書傳禮記保傅篇指謂德之見於行事者謂之德義陳之以德義即保傅云師者教之以德義謂由此進化揚權而陳之若何之行誼合於德義若者之行誼謂之德義興與也（去聲今蜀語猶古語謂兩人競作云興他興我）相觀而起見人稱若彼之行義而亦效而行之復次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此即廣要道章禮者敬而已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之原點敬讓連文亦是以敬為讓告以其所親者內有父兄所當敬而讓之推及外有君長與家之父兄同例先為之示範以止其爭由淺而入民即知以不爭為敬讓古義之君子皆取廣義凡一部分之首長皆統謂之君故莊子云無往而非君也曲禮記云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即因其本然心知之所尊而推之以立君臣之義知不爭之為敬讓則敬近於禮而可以學禮乃於是導之以禮樂而民用和睦即獲開宗明義章明周禮六德六行普及萬民之教禮者由博愛德義敬讓組織而成以為朝聘燕饗冠婚喪祭射飲相見各篇之節文因時際

會就事演習而以樂緯之於其間使人優游濯翰浸漬靡
 飲而樂於行禮又以使人情之所樂皆歸納於禮而引之
 於正是以民用是之故而有中和之德睦姻任恤之行皆
 以孝弟為綱領而演成禮文以為之節目例如內則一篇
 標明是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節目弟子職一篇是標明
 弟子事長老之節目曲禮上下篇是條舉自居家庭處宗
 族以及交際於社會國家之普通為人處世之節要而連
 帶演說理由以教普通之知識祭禮是事已歿之親追報
 父母以上之祖若考妣喪禮係聯合存歿親疏之際全用
 節文以導民性引而致之於孝敬之極點以生其永久之
 和睦冠昏是示為父兄者為其子弟之事却對照即是教
 民孝弟之前塵影事也其整篇之節文在儀禮十七篇一
 部禮記皆其條文之逐條說明也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禮為具體樂為抽象人情皆有所樂以生禮教失
 其範圍則有非禮之禮亡於禮者之禮由風俗而演成又
 自演為風俗如今世通俗所行之昏喪賓祭大率皆以意
 為之外域亦自有其結昏燕客俱可以單簡一言括之皆
 沿於庶人之禮耳庶人無祭禮記云庶人無廟薦於寢士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父母之喪無貴賤專為服制言記曰
 庶人不擗菴窆而葬面垢而已凡居喪之節皆不責於庶

人無祭則無虞無廟則不命于不廟見非命士父子不與
 宮則不得質明始見舅姑無賓燕則無相見禮故冠昏喪
 虞相見諸篇皆題曰士禮惟鄉飲鄉射則庶人皆得與焉
 以責之孝弟者略故其教之孝弟也簡但使之觀禮以知
 好惡而已故次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易曰何以聚民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詩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
 是效示民不佻禁民為非即本經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有亡於禮之禮即有亡於樂之樂原人情必有樂與俗多
 好歌舞自後世雅樂廢而梨園教坊起至今有戲園以至
 洋琴大鼓灘簧仍屬人聲與樂器相和成聲成文然適與
 禮樂之雅樂所教相反甚至以相反為教世道安得而不
 墮落教孝弟之禮文質而擬之即如佛道家之一壇法事
 亦如一段劇本土君子習而演之使眾人聚而觀禮其間
 用樂詩鹿鳴所稱鼓瑟琴吹笙吹簧即指儀禮燕射之樂
 堂上瑟歌堂下笙詩聞歌三終合樂三終文舞武舞並作
 極觀聽之歡欣譬如演劇與觀劇者同樂而示民以莊重
 不佻同其好惡其君子相觀而善選相則效詠歎流溢以
 灌輸於人心譬之觀劇者耳目所注久則當行能分別其
 良否所見略同書洪範所謂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違王之路此之謂王化之成內聖外王之道無往非提

起教孝教弟之精神寓之於五禮六禮節目之中（周官

目五禮吉凶賓軍嘉賓軍二禮天子諸侯主之屬國禮司

徒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士為主體屬鄉禮故題篇皆云

士禮五禮統括六禮六禮屬吉凶嘉無賓軍二禮一故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故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

矣即新界語所云精神上之生活尋味而不能自己不自

覺其手舞足蹈謂引好樂之人情納而範之於和睦家庭

宗族推鄉禮而廣為國禮視一國如家庭宗族所謂僕射

如父兄也禮曰樂自樂此生刑自反此作正本經示以好

惡而民知禁對勘之證故論語次章云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通章主謂化成天下而

結引詩赫赫師尹具爾瞻其義何居師者教官及學官

尹者行政至執政內聖外王之道在以禮教成孝弟化民

責在在位之君子能舉其官也故曰守道不如守官起下

章孝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

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

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

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

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承上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首開宗明義次以自天子

至於庶人盡人羣之等為分別施行禮樂之位而孝弟之

道充滿其中塞乎天地之間乃所謂際天蟠地三才亦孔

門特組之名詞聖人貫通天地人之道效地法天為人倫

之代表承天地之宗子乃為天下所歸往而為域中四大

之王王道乃由此出故曰內聖外王之道又曰聖人倫

之至也張橫渠西銘在理學中最淵深博大今人但只稱

民吾同胞一語而不解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也其實今

人所稱同胞乃從耶教西方學者演傳而轉輸於淺學第

引西銘作證學界不能破也實則張子見到原本詞非一

偏既探元於乾父坤母自當見得物與民胞然既知得天

地父母民吾同胞之神理即應知得大君為吾父母之宗

子宰臣為吾宗子之家相新界淺生耳學固只聽半句不

待詞畢即已鼓掌譁然所謂聽言則對舊學陋儒讀書亦

原只截取數句又不求甚解非所謂言如醉者乎統羣經

則孝弟為禮樂之原理禮樂為孝弟之應用就本經則開

宗明義合三才章為孝弟之原理孝治聖治章為孝弟之

應用廣至德廣要道章為孝弟禮樂之效果此章標名孝

治是統天子以至於士各盡之孝道導天下以禮樂而施行其孝治各有分數未嘗引禮之條文而各有其範圍如其禮度之縮影明王謂天子故以治天下為前提治國者謂諸侯治家者謂卿大夫而士亦歸納於中受采者為有家四五十命為大夫非短折不祿不以士終而宗子守圭田奉祭祀亦比於有家士則有妾有妾即有臣士之臣即其僕役也大夫始有家臣室老其秩得比於士故曰大夫有貴臣貴妻士有長妻無貴妻長妻謂始為士所取相從久及生有子女故禮云大夫不名家老室婦士不名長妻古於婚姻最嚴士只一妻及為大夫應增置妻則須取於有姓之家或娣或媵各有名分視其母家身分為之兩等故有貴妻其取自寒微無姓氏小家乃所謂不知其姓始有買妻故云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非如後世之秦亂無章有財者任自為之豪貴者動無限制如所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便思易婦亦無所謂後庭絲竹聲伎滿前也禮教廢而世衰道微以至今日世俗竟自承為多妻之制可為噴飯何其陋耶先王之制原國家家庭之關係而制其財產今乃因財產之關係而僅有家庭世學所稱五達道之僅存者固賴有此而其間兄弟爭財謀繼圖產晚母戚姑之虐待子婦嫡室之殘暴妾婢夫男之偏私妾婦破

亂家庭訟獄蒙蒙所在而是家庭之幸存亦甚可危矣此無他故產業與財用兩俱無度互相弛驟則禮義無所措而孝弟之教無由施也雖日誦勸孝弟之言亦惟鞭轉相傳作中國之陳設品學者之門面語耳觀於本章結論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對照可知不和不平則災害生而禍亂作隨發立應速於影響災害禍亂今日之至於斯極者推原其故亦無他故上下相怨而不和財產傾奪而不平耳非舉明王孝治天下之道謹修其禮制而審行天下無由而治也故重覆章首之詞云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天子諸侯先君沒然後嗣位故主於孝事宗廟稱先王先君卿大夫士先其生事而死事之禮在焉故雙承三節云生則親安祭則鬼享引詩通結上三節覺即先覺覺後覺臨民者亦先覺也古之臨民稱君子者必從族塾書其敬敏有學而來必取其先覺者也非先覺者不得與於其選也孝治主旨在化萬眾兆民而其責在天下諸侯卿大夫士不責之庶民也詞引四國統君卿大夫士皆有責焉非匹夫有責也新學誤讀顧亭林語彼云天下之亡匹士有責非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哀明季士習民風之壞而有此言謂有罪責非云責任此又請爾雅不熟死未知寃之喻也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故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變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悌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悌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智仁聖之名義有周孔古今義之異同又有儒道墨三家之異俱周禮六德首智次仁次聖證以尚書古義聖與哲謀肅又並列涵義相符即訓為通莊子所稱聖人即謂通人故周公六德列聖於仁智之次墨經名學詮解智仁涵義甚狹其明鬼之目聖人程度亦不甚高外如佛典最推重智而智有兩層六度既以智為究竟而十波羅密終以一切智智按格拉第所稱愛智乃佛乘所說之一切種智

智所謂參透究竟有其實知推究字源可明所以然之故矢口為知知覺相符則直宣於口直宣於口則知達於心知白為智白者古文自字知自自知皆鞭辟入裏一層即一切智智猶云一切知智故孟子始並稱五常而於智之詮義每有差別如云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與佛典重智愛智之言詮距離甚遠仁字亦然從心則謂人羣所同之心理從人二則謂仁悃相愛之感覺從人人則謂人為天地之仁仁又為人中之仁如果實之仁也孔門設教特立君子之名則推崇仁智之至者為聖聖從耳呈最為難解蓋即耳順之義見淺見深蘊括始終條理殆微言也古文或用呈字壬字自孔門後儒家相承荀孟皆發明善人士君子以上之德等名稱以聖為極則故曾子於聞三才之要道後次舉聖人之德為問意聖人之德或有加於孝夫子直揭孝道之源於天生人歸結於人配天所謂人倫之至即人道之極獨舉嚴父者天以陽為統人法天故以男為統禮郊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月之配日與地之承天其義同人子之事父資於事君其故又同故宗廟之祭以妣配祖而郊宗之祀以人配天大傳曰自內者無配不行自外者無主不至即此義也周禮有方澤祭地之特祀而孔門所考訂演說則統於郊天於方澤減殺其禮合

之於秋嘗之社西人說月行星皆一地球古宣夜家亦主此說緯書說地靈名耀魄寶與鄭康成引緯說五帝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燁怒同其謚號然則月即地靈主於西方不主太白故董子以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黃石齋孝經集傳說月者天下之至孝也天下之至讓也天下之至敬也天下之至順也四者至德而孝子法之者人月之所生也釋董子天之大數畢於十旬陽氣以正月始出積十月而功成故人亦十月而生黃氏深於易數此由易數而推義甚精微以明祀天不以地配而月星風雲雷雨皆從祀於郊郊宗祀天帝皆以祖配其所以然之故此經學家所宜知非常識公知所必問但即此可以證明聖人之制惟天子得主祭天而此下皆為助祭執事非西人野說人人皆當祀天之淺義所能議其毫末也嚴父即是主敬事君之義父者達於高曾祖王父推之太祖亦曰太祖王父其後儒者祇持庶人之義是以末俗相承所謂孝者亦祇知厚於父母而略於王父母以上厚於生養死葬而昧於報本追遠尊祖敬宗收族奉先思孝之旨其實皆未聞士君子之道也人之行至嚴父配天為極則而獨舉周公其人者何也周公聖人佐武王開國踐阼攝王聖人本當在天子之位且既已攝王踐阼而仍復子

明辟退居臣位仍佐天子承文武之德制禮樂定太平近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告孝治功成故本經撮舉郊祀明堂二大禮以證嚴父配天而顯其合萬國歡心以事其先王之實證曰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即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實際故重言之曰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次以故親生之膝下以養兼父母並提故次曰父母日嚴嚴固主於事父而宗廟妣配亦即與祖配天一例故又雙承愛敬以明聖治之所由成以養斷句此養字兼父母養子子養父母兩義仰事俯畜習與性成則子之對於父母日見尊嚴是以聖人因其良知之已然以教愛敬再覆上章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增以注脚說明云其所因者乃人心之德所發源處即覆首章夫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再申之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分疏愛敬二句是順遞而下非平列謂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因其本然之天性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緣父之統家猶君之統國即家之君也故云君臣之義如誤解作父母由天性君臣以義合則經文何必橫挿一語又不能用之字掣合其詞正謂緣父子之天性而勘合以君臣之義以立家庭之孝治黃氏集傳引子云小人皆能養親不敬何以辨曾子曰孝有三

大孝不匱申孝用勞小效用釋庶人章證於禮記親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與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別足徵士君子之孝與庶人之孝分別在能敬與不能敬備禮而將以誠乃可謂致敬但禮節過嚴誠愛必疏故必交修始為能盡其道知此則論語之答問孝其言各有分際義皆通矣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漢書藝文志注諸家說未安處以校中古文奪誤四十餘字此處舊說誠未安義隱而難解謹按父母君親對舉即重申事父與事母愛同事父與事君敬同其間相繼續之事惟父母生子養以成人其事為大父子天性而以君道臨之推此義例父母對於家人統謂嚴君則以親厚之情而加以嚴重故云厚莫重馬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即指博愛而無差等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即分晰庸敬與斯須之敬明義內非外孟子與諸人辨仁內義外即發明此旨博愛不可云非德沈敬不可謂非禮但不根於孝德以為道本（周禮三行見前注）則可以謂之悖德悖禮若持此以為教是反其本然之順德而使人則效其所主之悖德悖禮悖字古文作藝兩或相

倒時俗語所云顛倒錯亂則民無所取則縱有才辨知能後世有述焉然非吉德而所存察於心者皆屬於凶德在察也善吉也如異學說入中以小孩為最大某陋生駁民之東彝不在懿德天演論駁起非人情其心所存察者皆凶德也此其為異教者亦自有所得然非君子之道即提出設教標宗立君子之名義所謂君子之道四即子臣弟友之道其一則夫婦之倫側重在女教詩屢稱女士教女德有士行也男正位乎外國家由家庭起例女正位乎內家庭又由國家起例互為其根也故特提起下曰君子則不然可道可樂可尊可法可觀可度皆屬他人見得其如此可道之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即俗語之言道小說家乃習用之經傳惟論語與本經用此義文史家所不述故於道十乘之國不得其解矣以臨其民上無天子下及諸侯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中於事君上事君然後得下臨民所治有廣狹故次其民統結以成其德教即孝德以為道本而行其政令即至德以為行本三德以教國子主於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本以備卿大夫之選也引詩黜出君子其儀不忒謂威儀指禮樂以覆上文之容止進退士君子之異乎庶人者禮樂不斯須去身庶人之觀禮合樂舞為時疏且暫固由學為君子者服習於禮樂之日久亦由

於古之分田制祿足以舉之故曰君子有財用之行禮又曰有其德無其財君子弗行而說文字訓箋為無禮居也黃氏集解刺取經傳作大傳此章引郊社禮甚完備小傳亦多可採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全經惟此章屬統自天子至於庶人之通義故標出有孝行可紀者通稱曰孝子敬雖主於禮而敬謹以將其奉養雖寡人亦自可致其敬噉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養致其樂貴或不如賤也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無富貴貧賤一也祭致其嚴即庶人薦於寢饌其精潔拜跪謹嚴家規所承賢於宗祠牲獻者亦多矣故云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此五者人皆能備者也對於家庭能事親矣其出而交際於宗族社會國家居上則有臨下為下則必事上在醜者平等也古訓醜為類則醜謂在同等居上臨下每易驕人情自尊不甘為下任情則亂同等尤易不相下人之爭即由此起故提出三者之逆理與順德相反而究其流禍

之所即反應上幸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子驕盈不保四海如穆王欲肆其心觀兵於戎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驕滿不保社稷如衛懿宋捷並無大惡而驕以亡國卿大夫而驕觀於童子備官之歎樂厲為恭之評而考當日之覆宗滅氏者靡不由此史不勝書為下而亂則刑警士庶人以事所必至在醜而爭小則白刃相仇大則干戈相討相爭不解勢必至於弄兵又必至兩敗俱傷與推刃自殺無異故統結以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孔作制傳後世有如制律賢作傳有如依律定例附加引案說明乃詔後王奉為法典非比於上條陳希世主採擇學者傳經解傳有如學為善吏學習律例法令以待應用非比作文考課求月旦加美評也知此則知治經律是國法經為人法故於孝經大本特著五刑一章以明出於禮即入於刑之大綱要故標揭而括其詞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周禮司徒有不孝之刑不弟之刑其曰蓋在司寇所掌專篇各有科斷而惟科斷不孝之刑最重

也發明制刑所以獨教之根本法意而下文承以要君非聖學者求其故而不得則就文敷義而已黃氏集傳引事君三遠而不出境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又引君子畏聖人之言小人侮聖人之言列入大傳兩條固是後所續引論孟禮記則支離未當按論語子言賦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斷語與三遠不出境詞同謂懷利以事其君非聖無法指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及異服異言疑眾亂政其始由於人臣懷利以事其君先有無上之心非聖無法者流乃得因緣而起以恣其偽行偽學何則卿大夫章明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斯士流自守為下不倍之訓必先有卿大夫輕視先王之法服法言漫浪行為恣其蕩德先疇漸破高曾規矩推見至隱即是非孝無親而非聖無法者起又必至顯然非孝無親此乃大亂所由行之道也此又決出孝治之中心所以注重宗廟之原點非廣勸人羣但能各孝養厥父母而可謂為以孝治天下也三句似平列實屬順遞連文釋明五刑三十以科不孝之刑為總綱者為預防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先之以博愛而民不遺其親然後導之以禮樂教以愛有差等從親生之膝下以養明其親疏之等及由父子之愛天性引而致之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而孝道乃立由此乃標孝為宗以教民成化設為君卿大夫士庶人禮制之等俾各依其禮順而行之其所發見行禮由禮之秩序悉由悌道演成如卿大夫士之對於君則資於事父之禮至於卿與大夫士大夫與士庶人士與庶人其相接之秩序皆從悌道起例而各為一組其立根起點特以敬養庶人之老隨地隨時表示身教言教其最高之度在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太學諸侯養耆老於庠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其低度最要之切點在鄉飲酒賓興賢能黨正歲行鄉飲以正齒位所以明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不但明其貴即是賢賢即當貴而且示以耆老即是鄉黨之賢尚齒即是長長老老長長即是貴貴尊賢故鄉飲有賓介三賓上座示以尊賢有尊者俱特坐示以貴貴有鄉先生六十者坐示以長長故記曰老老為其近於親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長長為其近於兄也（舉行鄉飲凡有七事詳問琴閣著

禮書稿一記引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指此鄉飲燕鄉射在內司徒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本以一字為名也其行禮正用雅樂明日息司正雜用鄉樂所以樂之也使民樂於行禮鄉飲記所謂明日息司正鄉樂惟欲徵惟所有推求禮意即今若行之就用時俗演戲洋樂風琴均無不可徵惟所有飲饌之品亦不拘有燕品數觀其景象為後史之大醕三日後世百數年而一過者在三代每歲數舉之三年而一大舉此所謂君子有財用之行禮此所謂與民同樂言之皆有實際非空言也墨子非樂篇問何以為樂也答曰樂以為樂也正謂與民同樂是以為樂乃是正答不知墨子當日何以不解此語吾故斷其為墨家者流後學小生之所附益樂之為用為欲使人移情人情移於邪僻則風俗邪僻情移於雅則風俗雅馴一定之理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次乃出安上治民重發禮之制度安上即所以治民非屬二事在上者不安其位則精神不注在治民後世之士流終身營營人人意中皆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未嘗專心致志於學禮其將何以治民乎重提禮者敬而已矣統括之詞次即三復上章以起下章敬天下為人父為人兄為人君三敬字實確指天子視學養老諸侯燕射習鄉尚齒黨正鄉飲正齒佾諸篇

之國禮為主幹國禮與民禮組合而為一者惟鄉飲養老之一大節而聘禮饗禮冠禮士相見禮之等數秩序亦皆與悌道相為發揮旁通所以必連舉敬其君則臣悅而總結其詞曰敬一人而十萬人悅國家之公同敬禮不能遍及乃推擇其資格尤異者而施其敬於行禮隆禮之中明示正告以國禮所致敬皆其父兄則民情自悅服樂從而自各敬其父兄故又中之曰所敬者寡而所悅者眾此之謂要道結明禮樂也者所以推廣此教孝教悌之工具也故篇題曰廣要道黃氏采集經傳作大傳頗多出入未悉符合今分別刺取文王世子大傳射義燕義鄉飲酒義以次於篇此與孝治章言相表裏不嫌重見備學者考焉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首提君子引詩結以君子君子者自天子至士之名詞至德以為道本即論語之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周禮教國子以三行所標之宗國子者皆儲備出而治民典教之君子也故揭言君子之教以孝也組織支配行政施教皆

在於禮皆以身教而言教蓋寡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謂並非逐家比戶行至其門每日見編戶之民而教以孝也教以孝教以弟教以臣復廣要道章第三節重提綱領為下注脚即如上說所引經傳視學養老燕射習舞合樂尚齒鄉飲賓興正齒位諸篇之說明理由為教民以孝所以制為敬天下為人父者之禮為教民以弟所以制為敬天下為人兄者之禮為教以人臣所以制為敬天下為人君者之禮詩鹿鳴所謂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徵賓興之樂章特著此文為示民不佻原為普及而設而君子之則儆自先在其前矣未有不自修而能示民以法程也人情好尊榮而樂譙樂易流於驕奢淫佚故僻邪侈而大亂由此作觀於今世之大亂可一言以蔽之無非競爭勢利耳抵死爭勢利者何故亦無非為逸樂豪華耳此人情中外所同不能用消極禁錮是以聖人為之積極引導導以禮樂故孟子發此旨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二條言下立解人人能解其實並未求甚解至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即已難解若推其究竟須到佛乘以捨為喜以悲為智始謂透達且即酌中言之即是要樂於行禮知禮之制作每有事於廟朝鄉射無非孝弟之演義一段如釋道法事如章回小說如舞臺演劇但是莊嚴不佻故曰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先知禮之實無往而非斯二者之節文觀念人生衣食有餘居住器用齊整完備非提起精神上之生活更無餘事就消極一方而論勢必故僻邪侈相爭至於相殺無由納已身於軌物就積極一方而論厭心一起更無餘味無由使其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今導以禮樂簡淡溫文而始終條理使人樂其生故云樂則生則惡可已譬如軍隊之步伐整齊有軍樂益形其興高彩烈官場之揖讓安坐有吹打益顯其雅步從容自然之應不期然而然故云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普通文法踏舞即可落句但必用之字神情始活之字斷句起句古義即是此字茲字斯字合內外之詞也）引詩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悌即正話禮樂二字本作豈弟豈以強教之弟以樂易安之即禮以強教之樂以易安之民之父母正指卿大夫以至適士而上賤公族以至天子民者乃正謂庶人故結論申言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以覆上開宗明義順天下而民和睦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覆上士章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復增以居家理

則治可移於官一則統括由士上達至卿諸侯名教之旨以名為主體人為副體即是以位為主觀人為容觀老子開宗以道與名並舉道不可得見因人而見人不能久存因名而存教者懸名以為鵠而行以副之宇宙之相續者比物此志也故孔門設教先立君子為名而尊仁為元善之長以樹鵠中之的故特發其義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人必沒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惟有名之相續則終古相聞想見其人即如見其人孟子所謂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也俗學誤解名義視若新學界之謂名譽則與所謂利益者同科其相去無幾何矣孝經之揚名後世以立身行道為注脚而以君子為前提君子之名又以子臣弟友之四行為樹鵠注官之治即與國人文孝治言居家理不敢失於臣妻故治可移於官是謂行成門內大學所引釋絮矩之道盡之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過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過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過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

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承上章廣揚名能立身行道始有喻親於道曾子既聞安親揚名以顯父母為孝之終事隆於報本設如已有令名而親未底豫仍屬缺陷因此發疑問設親有亂命從之則失令名不從似違順德故發此問此即後世忠孝不能兩全之說漢儒已有懷疑朱公叔穆有仁孝論（見後漢書本傳）正不知忠孝為一貫非有兩歧故夫子直從事君引比通常之義則國家以家庭起例此等處則家庭轉從國家起例先折以是何言重言之者為立身行道者說上乘法昔者稱先王七人者四輔三公合為七數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官不必備惟其人有其道義德行者選居此位無其人則闕之雖四代每用兼官然舉官各有分職記所稱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承設四輔及三公（詳見文王世子大戴保傅篇周禮三公四輔三孤二伯九卿四代沿革除授表）五人者大國三卿五大夫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二卿五大夫卿即在五大夫之中舉小以賅大故曰五人大夫有家相室老宰士雖不備亦舉其員數言雖無道不失天下國家者明大過則必諫小過可諱則諱故春秋義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起下事君章將順其美匡諫其惡故上下能相

親推例以明事父之道非諫諍則當陷於不義始諍之士無臣惟厲之友以起父為庶人子為士者記所云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復諫也（詳見論語禮記曾子黃氏采列大傳今更釐訂補遺後出）後世儒者不得其解即在比章與孟子答問匡章父子不責善程子遂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言又云人子之逆惡只是見得父母有不是處未明齊父事君之理從而為之詞此其間分寸全屬以道義為準為人子者能立身行道始可言喻親於道是為大孝尊親責之大賢以上其次修身慎行僅及不辱其親是為其次弟辱則當知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至於其下能養者以子視父以父視子須識同在普通之人格即無責善之可能必至其事當陷於不義為鄉黨州閭所不齒始有諫諍之必要故言父有爭子謂若有數子一人知義謂當知責在於已思免其親之陷於不義乃重言之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夏小正說文法云則者盡詞也即今新名詞之云必要也又重復上文一句連云臣不可不爭於君交互見例以明事其家君比例於事其國君家國一致結論再申言故當不義則爭以證於從父之令不得為孝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孝經之義不以從父之令棄公理之義明王之孝治所以

化成天下預防人之各私其親以忘公義孔門立孝之名義為子承考涵義廣從父從子謂子效父上推宗廟高曾遠祖皆屬父道入廟稱孝無非子道原其究竟為天地之肖子即是為父母之肖子故云教之所由生墨子書改訓名義其經上云孝利親也其義甚狹而猶未敢非孝無親今之亂名改作者曷不返而求之矣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章統覆上章自天子至於士進庶人之等納入士等每文可見重提昔者明王者父天母地天地為大父母人同為天地所生然是間接而非直接而有承宗為後則入廟之中全乎其為子道禮有為祖父後為祖母後中間不嫌缺代故春秋穀梁云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人貴者得貴稱賤者得賤稱或曰天子或曰母子即說明天子君天下承天之宗獨稱天子質而言之即是為將以孝治天下所以必須正名制為典禮以其典禮首教天子奉行此禮

資於事父以事天資於事母以事地教成天子之聖德成其為明王然後真能以孝治天下與三才章相應以聖人為人倫之代表以明王為聖人之攝位言外是統說禮意內即指郊社宗廟大事之禮春秋書大事有事即其事也非空言孝敬足以為孝治長幼順故上下治係指儀禮十七篇包括禮記冠昏喪祭鄉飲射燕諸篇之事義無處非明長幼以治上下而無往非孝弟之道所組合之節文以流行於其間順即以順天下順可移於長教以孝道為主而發見之故事則弟道為多又非空言忠順事上故復次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先也即記云雖天子必有父雖諸侯必有先先王之教因而不改所以順天下國家也復次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為統論上下之詞括自天子以至於士宗廟卿大夫章之詞以卿大夫為詞主而天子諸侯之孝更重在宗廟士亦有一廟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其皆以修身為本主修身為本則各有身家分際之不同庶人章云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之修身慎行即此二語概括已盡其子職故大學獨於齊家章不引詩書而引諺以明之曰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惟此等詞意可通乎庶人之齊其家於其所親愛而僻於其所哀矜而僻正與護身

節用為反對其次弟辱之孝庶人均可勉而致故又統釋之云恐辱先也天地明察承上天子諸侯宗廟致敬承卿大夫士起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祭則鬼神神之於嚴父配天躋家鬼於天神故或曰神祇或曰鬼神也神明彰鬼神著凡屬宗教一致而百慮亦殊途而同歸引詩明內聖外王只是一事先於四海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無所不通無思不服中庸述武王周公達孝齊其大孝正發揚聖治章與此章之正注詳次於篇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諫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手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以上孝治之道已備又問以事君一章者為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再示機緘義從士始以達於公卿故章題事君而詞統於君子之事上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雖天子元子諸侯世子皆士也然富貴崇高之境或敬至而恩疏則須防上下有怨而不相親故孝道中於事君必教以忠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論語臣事君以忠此忠孝並稱之原始但聖人之以孝治天下忠即資於事父移以事君例為女子之事父母移以事君舅君姑初非二事故忠經原

可不作世傳忠經係偽託馬融即係未通孝經之故進謂
進於君所退謂退食自公公朝之事退而思之日就月將
始能拾遺補缺其要言在將順其美乃能匡拯其惡斯上
下之情親而長毋相忘矣引詩以證資於事母以事父而
愛同再推而進之資於事父以事君猶如事父之愛同於
事母則移事父以事君而愛亦同然藏之中心固未嘗一
日忘而行之以敬非私愛於知過之一主如後世張禹孔
光趙普之流風惡寧元祐之黨禍皆坐不知事君之義也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
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
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
而舉之陳其蓋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
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
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喪祭為禮教所最重名為吉凶二禮人必有死子必有親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即以神禮祀之子孫孫相引無極
是以為古禮顧死生之際人子終天之憾無可如何故於
附身附棺必勤必慎勿之有悔制為喪以永哀而又斷之
以義體夫天道四時既改至親亦以期斷為之加隆是以

三年故此終篇彙括喪禮經傳記而絜示其首要五禮惟
喪禮最繁重所以聯死生之際通幽明之界為世界進化
之源其理深微非別教所有惟學為君子始能諳而行之
不為庶人說法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專為喪服而言例
如期之喪遠乎大夫謂諸侯即禮絕旁期三年之喪遠乎
天子謂為妻為嫡長子此兩等喪服庶人即不與焉禮所
云上達下達以士為執禮之主體乃所謂君子之道其大
小功之服亦無及於庶人之文故周禮閭共吉凶二服從
可推見庶民之祭服皆公製公用記曰躬執事而後事行
者面垢而已又閭師懸喪冠之式又云不樹者不槨不績
者不衰據以推知庶人執親之喪自製者可以有槨有績
者可以為衰衰即負版加於衰服之製由喪家自製自折
而經之與冠皆自製之既葬而先除乎首先除乎帶聽民
之自便其閭供之吉凶二服則事畢而除仍歸之公以此
為教足矣其得書於族師之考敬敏有學升學於庠望進
為士者必先須學為士行無疑也凡為士者自三年以至
絕小功之喪皆所有事以居父母之喪為主故終篇直題
為喪親章時有約舉喪禮之條文而逐條隨釋其原理統
自天子至士之稱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三句見曲禮
條文服美不安三句即說明原理云此哀戚之情也三日

而食毀不滅性亦舉喪禮條文教民無以死傷生即說原
 理結以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括舉三年問喪服四
 制各篇文意釋以示民有終為之棺槨四條括舉喪禮四
 節始死大小飲朝夕哭朝夕奠既殯啟殯既夕有司徹筮
 奠祖載卒哭三虞諸節之文（黃氏集傳未備文多又不
 能備載畧舉條目以備參考）既除喪乃入廟遷舊廟之
 主樹新廟之主以告終易凶祭（虞為凶祭三年喪內祭
 不行禫而除喪乃祔廟行祭禮）故次以宗廟鬼享春秋
 祭祀以鬼享之以時思之既說制祭禮之原理與送終之
 終事相緣而生又從宗廟追遠報本祖以溯祖是為高祖
 其生死每不及相見皆繫之以名如在如神在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夫乃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旁推制為五服
 之親乃廣家度為宗族即廣宗族為民社今宗教家所謂
 天國無非意境所成而人道訴合於天道佛說世界由衆
 生造同此一理此之謂彌綸天地即是大悲大慈究竟
 捨義故總結兩言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記云哭死而哀
 非為生也修德不回非以干祿也又曰禮之近人情者非
 其至者也此微言也聖人所不明言而輒言之者聖教之
 元宗大義之本根末學支離益趨益遠不悱不發亦若會
 至其時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於隱而不發者

復發其微明乎生人之本盡於此經然後可見死生之義
 備於聖人至教也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聖
 人之德無加於孝故總章首之詞云孝子之事親終焉

周禮孝經演講義後叙

宋育仁既刺取周禮封建并田制度附以學校軍禮謹案孝經章句申以孝弟禮樂都為經術政治學凡四章十六節孝經義十八章竟作而歎曰世論謂斯道也將亡矣育仁謂斯道也其始將興乎自黃帝畫井分九州立中國國界其前之萬國不限九州內外皆自闢地而有之如西半球之美洲國土燧皇以至庖羲神農之世大都視其國有聖人出興於世特有創造利前民用其他諸小國土則梯航重譯而來學因以來賓是為天下有王之原始亦即聯邦之原始也及有書契乃制為皇字謂為王之鼻祖蓋自庖羲制嫁娶人類始有傳代其外來學之國亦相繼來賓來賓之聯邦推之為上國自崇拜其繼體傳學之君特加敬禮或謂之來朝因此沿為世及至帝榆罔承神農之後嗣世為君而失道蚩尤苗民作亂互相賊害侵陵天下分崩怙兵為強怙強為惡黃帝既平蚩尤苗民之亂而榆罔之朝亦習染於用兵夫尚武力與右書契垂衣裳之大興文化固不相容之勢况畫井分州明厲九州歸化榆罔君臣猶欲自居上國加以兵威是以有阪泉之師即啟征誅之局厥後少昊高陽高辛顓頊帝嚳之時代即其前庖羲神農迄於榆罔時代繼世為帝之後影也所謂萬國者有分封有來賓有歸化有聯邦有天子使吏治之而不干其內政堯舜更益釐定制度以成統一之規

增四岳設八伯輯五瑞頒五瑞舊國則加封新封則建國大國則益以附庸間田名山大澤置以虞衡俾其世守共與天下製造玉畿亦設澤虞林衡八伯統四方諸侯禹佐堯舜平水土分別內方三千里為五服外置三州之名薄於四海合為九服內五服建方伯卒正連帥屬長之制使大國統小國小國事大國若如聯邦制度大政干涉小政不干涉外三州則咸建五長若如東西四盟歐美領土故禹會於塗山執五帛者萬國至周公定太平益加詳密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一相處乎內總持大政兼領東方諸侯外八州方伯之國設三監大夫布行上國王朝之政令一伯處乎外五年代王一巡守率王師以出大國以師從小國以旅從一切納之於禮其軍制即謂之軍禮五禮周禮名為吉凶賓軍嘉吉禮專指祭禮賓禮統謂朝聘會同各以遠近等位分時分期以次來朝即從天子而祭於郊廟郊天享帝則天下之臣民咸在助祭執事侍班之列祀太廟則來朝之諸侯邦君均與於祭來聘之陪臣國卿大夫均執其事國君之祭社稷其舉國之臣民亦咸在一壇有事於其祖廟則通率羣臣駿奔將事大夫祀五祀士承宗子亦率從其宗族與采地之民集於壇廟皆為習禮以教之孝弟也文武學並不分途禮樂教以文學射御教以武學教民於農隙講武田獵部署以兵法步伐坐作擊刺無人不習兵教名之曰起徒而司徒所屬

治地方之官名之曰教職其兩司馬皆下士國司馬皆上士卒
 旅長皆中大夫師帥皆上大夫軍將皆命卿正如後世之貴
 舉科場臨時皆易官名事後各復原任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即是習行軍禮軍士所以稱為士而凡為士者皆以執禮為
 學業之主科故春官掌造士而其職謂之禮典曰宗伯掌邦禮
 也故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謂舉行
 古禮軍禮乃胥通國之人而教之禮也古禮中組織有各種教
 科演習在其中軍禮中并權謀技巧形勢器械資糧皆預備在
 其前也然此委曲而繁重之制將恃何術以行乎其必在建国
 親侯分民而治也夫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計舉天下之大
 政必有其綱要非提挈其綱則條理必亂則謂之宜於古不宜
 於今耳夫古今中外之所以有異者即其建国之根本不同而
 其綱要異也自庖羲至顓頊皆為推戴之世及惟黃帝一舉征
 誅自顓頊以至周末皆傳位世及惟中間堯舜一行禪讓自秦
 以至今皆用兵爭除敵國征服之外皆以篡弒假名禪讓而世
 及則同惟封建與郡縣不封建分自庖羲以迄於三代秦以後
 迄於今治亂之數可睹矣為之建國分民而治然後簡稽戶口
 生產搜田歸田轉戶撥戶教課農桑蓋藏興發委積均輸起徒
 役作即甲一切乃井井有條於以行均產養民之政俾民得分
 土而食有一定之手績明乎立國以安民非厲民以自養也其

原理本來如此故原則決定如此也夫然後所謂公共衛生普
 及教育推行盡利罄無不宜後世祇有私心為己之觀念人主
 與人民分為兩界中間士大夫又各自為界其行政專注在消
 防一方面政策於是為私為己上下相蒙自慕始以天下為家
 私百姓遂各私其私產從此學者遂誤認孝為私德（私德二
 字本不詞欲破世迷姑就世說）一人自謂能孝不知事父即
 事家君事君即事國父孝經禮制首立宗廟以為教孝提綱即
 推宗法以為建国之法自生子冠婚喪祭以至天子諸侯之巡
 守朝聘會同出師告捷頒朔告朔無不有事於宗廟即無事不
 示以孝道明其孝道之為公德公理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不言之教行乎其上也統計其時通國之財惟行政經費統
 籌收入再分別支出而行政中之巨費多數皆為行禮之用米
 地祿餘幾於悉歸之宗廟大多之屠食服用資生之具直屬與
 大多數之平民平均享用而各適所宜祿在其中別無所謂學
 校之儲費軍需之籌款而舉國皆比如退伍之兵無人不經受
 普及之教數千年學術沈晦為國域廣大重力之所吸引其因
 陋就簡畏難苟安習與性成者宜也然抑思今寰球之巨變大
 亂何由而至於此此是乾坤何等時哉以分崩離析之天下處
 震撼危疑之際會延萬死一生之絕命得法聖復古之美名舉
 為國以禮之盛事收回日久離散之人心復成隆禮孝治之天

下是誠千載萬期之一時也則又何憚其難而不為此此事似繁而且難知也何況於行則請以簡要著乎明之考察有功德於民昭昭在人耳目者先封數國以為模範正告於天下將行先王聖人之政則官吏非能執禮由禮者不得列於士籍以學位加於官位即以為議即代今之所謂代議士者初封國仍五等不世襲終其身察能以禮為國首舉均田改良學制軍政為成績再加世封乃為世襲先令議即終其身不為行政官不以無非去舊官吏再進選用簡任為任官以名列士籍者為之等量才授位三年小效百姓樂從更益廣封而小其地於是乃命大國并行貢士之典其郡縣如故而先為之模範縣邑即以均田改良學制軍制為課吏之殿最則賈生所云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顧炎武所云經之以封建仍緯之以郡縣於是乎在議事以制則令大臣與儒臣議即參定之復古之卿士亦即厲行兩院之制也是誠宜古宜今則又何所憚難而不為此試行封建使試辦井田由是安反側以定民志反側安則兵爭漸熄公理日伸苛政減消民生自裕而禮樂可以興民志靖則家庭相保孝道日光倫教永固良莠自分而過激無由作然明知此必居帝王之位而加聖人之心焉始可得為也豈民舉之代表可以行之哉但後世儒生每自命聖人而後世人主反不究聖學誠佛經所云見想顛倒世界顛倒顧由是以思述孔聖先師之言

非從已出又何人不可言哉堯舜讓天下於稷由稷而不受未足以損堯舜也今既為堯舜之大言矣又何為謀於封建井田之小言而不取道乎哉

稷由稷而不受未足以損堯舜也今既為堯舜之大言矣又何為謀於封建井田

春秋程傳補目錄

序	一
目錄	四
卷一	五
卷二	二一
卷三	三九
卷四	五〇
卷五	六二
卷六	七一
卷七	八〇
卷八	八九
卷九	九八
卷十	一〇七
卷十一	一一五
卷十二	一二二
卷十三	一二九
卷十四	一三九
卷十五	一四八
卷十六	一五九
卷十七	一六七
卷十八	一七八
卷十九	一九一

御注孝經目錄

卷二十	二〇六
-----	-----

序	二二一
御注孝經	二二六

御製孝經集注目錄

序	二五二
孝經集注	二五四

孝經解義目錄

總目	二六四
卷一	二六四
卷二	二七一
卷三	二七五
卷四	二八一
孝經後錄	二九一
孝經或問	二九八
孝經餘論	三〇九

孝經講義目錄

序	三一八
孝經講義	三二一